阿拉伯马格里布史

〔埃及〕萨阿德·扎格卢勒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24.51
133
:1-1

阿拉伯马格里布史

第一卷

上　册

〔埃及〕萨阿德·扎格卢勒·阿卜德·哈米德

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سعد زغلول عبد الحميد
تاريخ المغرب العربى
دار المعارف ، القاهرة ، ١٩٦٥

根据埃及开罗知识书局1965年版本译出

内 部 读 物

阿拉伯马格里布史
第一卷

〔埃及〕萨阿德·扎格卢勒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317,000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1·74 定价：（共两册）2.20元

2k608/11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根据1965年埃及开罗知识书局出版的阿拉伯文版本译出的。书中的“马格里布”一词，是指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诸国。作者萨阿德·扎格卢勒系埃及人，在发表本书时是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书第一卷概括地介绍了这一地区的地理、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情况，阐述了公元七世纪以来阿拉伯人进入马格里布地区和伊斯兰教传入该地区的经过。最后一章《独立时代的开始》，扼要地叙述了在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基础上，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三个摆脱哈里发政权控制的独立王朝：中马格里布的罗斯图姆王朝，西马格里布的伊德里斯王朝和东马格里布的阿格拉布王朝的情况。本书第一卷写到公元九世纪为止。

阿拉伯世界西部的马格里布地区是第三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在

32334

当前反对苏美两霸，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资源的斗争中，正起着日益显著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说："目前的事件与过去的事件紧密相连；不了解我们过去的情况，就不会懂得我们今天的处境。"本书对于了解北非的历史，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1975年6月

序

艾哈迈德·菲克里博士教授

在大学教授的生活中,甚至在其一生中,没有比从事研究和著书立说的成果更为美好、更有裨益的了,也没有比让这种成果永葆青春更加辉煌的了。

师生之间持久的特点,就在于这样的一种关系:它把教授及其学生连接起来,当这些学生成为教授的同事时,它把他们和教授联系在一起,以后,又把这些同事和新生一代的学生联系在一起。

二十年前,当萨阿德·扎格卢勒博士还在准备优秀文学士学位,并且在1945年6月以优等成绩荣获学位的时候,我就觉察到他醉心于研究,响往着著书立说。从那时以来,萨阿德·扎格卢勒就倾向于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历史和文明。当他被派送去巴黎大学,奉大阿拉伯通,马格里布和安

达卢西亚现代史学家中的权威，已故的莱维·普罗旺萨耳教授为师的时候，他选择了阿拉伯马格里布作为学习和研究的领域，努力使自己严密掌握阿拉伯世界中这个地区历史上的文明的各个方面。他还在巴黎大学的艺术和考古学院听取已故的伊利·朗贝尔教授讲关于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艺术的课程。1947 年，他获得该院中世纪艺术史的毕业文凭。

萨阿德·扎格卢勒为了准备两篇法国文学的博士论文，花了六年时间。1951 年 6 月，他以甲等荣誉获得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主要论文的内容是“回历 580—595 年（公元 1184—1199 年）穆瓦希德王朝的阿布·优素福·雅各布·曼苏尔”，包括这位哈里发时代的政治、文明和艺术的历史。曼苏尔在位期间，是建立在西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穆瓦希德王朝的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在塞维利亚、马拉喀什和拉巴特同时修建闻名考古界的三座宣礼塔，至今依然屹立，这些宣礼塔是那个时代繁荣昌盛的巍然不朽的标志。

萨阿德博士还考证了《地方奇闻考证书》（该

书对回历六世纪〔公元十二世纪〕的麦加、麦地那、埃及、马格里布与苏丹地区作了描述),作了评注。他的博士学位的补充论文——《国家》也就是对这本书的评注。

萨阿德·扎格卢勒博士于1951年9月任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讲师,1958年升为副教授。此后,他一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56—1959年,他被利比亚大学借聘,有机会潜心钻研阿拉伯马格里布史。他在论文中,发表了他所进行的研究的一些成果。读者可以在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里,看到他的论文一览表。

萨阿德·扎格卢勒博士不仅关心马格里布地区的历史,而且对亚历山大城极为重视。在《自远古以来的亚历山大城历史》一书中,他撰写的《亚历山大城历史,从阿拉伯征服到法蒂玛王朝的建立》一节,于1963年发表,是这种重视所产生的一个丰硕成果,其中史实丰富,识见广博。

萨阿德·扎格卢勒博士现在所发表的这本书,是他关于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的同类书中的第一卷,包括整个马格里布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即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稳定、马格里布特点形成和

开始在马格里布形成若干统一范围的时期。

萨阿德博士的这本书广泛汇集了马格里布史的资料，包括这方面的印本和抄本，从本书中对这些丰富的史料进行细致分析的、内容充实的前言来看，这是很清楚的。作者在这方面所尽的巨大努力，证明他经年累月苦心孤诣地从事研究，证明他没有急于搜集资料予以发表，而是深入研究，详尽探讨，从古代史学家的传述中调查实况，从他们记载的神话里去伪存真。他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遵循了历史科学的方法。

作者不仅阐述上述两个世纪的政治史，包括征服、战争、斗争、统治者的更迭以及王国和王朝的建立，而且竭力剖析伊斯兰教进行征服以前的马格里布地区的概况、社会制度和民间风俗习尚，说明凡此种种对征服的时而顺利、时而蹶所具有的影响。作者还对当地被征服以后的文化、道德和宗教生活的现象以及思想的演变，作了解释，并且说明它们对政治倾向的影响，这些倾向导致了马格里布地区三个主要王朝的建立和后来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

萨阿德·扎格卢勒博士成功地解释了所以造

成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同那阿拉伯马什里克地区在历史倾向方面不尽相同的原因，他顺利地确定了孕育出应该称之为马格里布团结的种子。这种团结是建立在民族的和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它抵制了政治上的分歧，虽然其中贯串着斗争，但是并没有象阿拉伯马什里克的斗争那样激烈，也没有能够动摇阿拉伯马格里布各国人民之间的社会联系。

萨阿德·扎格卢勒博士竭力阐明的是，尽管在阿拉伯马格里布的民族中这些国家的人民互不相同，但他们毫不勉强地结合在一起，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引此为荣。

在萨阿德·扎格卢勒博士的这本书中，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初期的史料，包括那时代的历史事件、传述和城乡人民的情况是很丰富的。为了让读者自己来辨认、鉴赏本书并估价它的意义，我不打算对它进行详尽的解释。研究细致、科学方法严谨、语言简洁和风格洗炼，本书都是兼而有之的。

我相信本书在历史界将受到应有的欢迎和赞赏。谨祝萨阿德·扎格卢勒博士在发表他的第二

卷时，同他提供这第一卷一样一帆风顺。

前言　本书的宗旨和资料出处

宗旨:

我们在本书所作的研究，涉及阿拉伯马格里布——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

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因其固有的特点和深刻的意义，确实是一种新颖的题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独立的历史，因为，只有在总的伊斯兰历史的范围内，才能正确地理解它。它的第一个特点，在于最初阿拉伯人进行征服的艰难。尽管如此，同其它地区相比，阿拉伯人在马格里布还是作出了体现根本变化的出色贡献。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仍有一些当地居民信奉基督教的零星地区，而马格里布却是完全伊斯兰化了。

当伊朗的马什里克回复到原来的民族主义并信奉十叶派的时候，马格里布还保留有一些(通用

柏柏尔语的)柏柏尔人零星地区，而当十叶派的分支伊斯梅利亚教派的法蒂玛王朝建立的时候，马格里布曾遭到强烈的教派变迁，尽管如此，它却始终是属于阿拉伯的逊尼派。

这里不妨指出，促成马格里布的阿拉伯化和使它皈依逊尼派的条件之一，是它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西北面是阿拉伯逊尼派的安达卢西亚，东面则是阿拉伯逊尼派国家的中心——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

当波斯人和后来的土耳其人征服了伊斯兰的马什里克的时候，阿拉伯人便从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埃及向马格里布迁徙。其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是回历五世纪(公元十一世纪)阿拉伯人中的希拉勒族从上埃及向马格里布的迁徙。

另一方面，特别是从回历七世纪(公元十三世纪)起，西班牙人压制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造成阿拉伯人成群结队地向马格里布转移，一反原来从马格里布向安达卢西亚的迁移方向，就象是一股向马格里布地区输送阿拉伯新鲜血液的潮流。

由于十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在马格里布建立，

造成了阿拉伯马什里克和马格里布的疏远时期。在此以后，马格里布的阿拉伯化便最终肯定了下来。

在异乎寻常的国际条件下，当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在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同十字军的欧洲(西班牙的基督教国家，西西里岛和阿非利加[①]的诺曼底王朝)相对峙的时候，建立在语言、血统、文化和同一命运纽带之上的马格里布诸国和马什里克诸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巩固的。而当阿拉伯马什里克陷于土耳其奥斯曼政权统治之下的时候，除摩洛哥外，马格里布也随着屈服于君士坦丁堡的素丹。

接着，当欧洲的大国瓜分阿拉伯的马什里克和马格里布，还竭力使它们彼此孤立的时候，它们遭遇的是同一种命运。最近，当代的阿拉伯人开始觉醒，阿拉伯马什里克争取独立的斗争获得成功，这就在马格里布产生了必然的反响：整个马格里布都得到了解放。

血统和同一命运是一千多年来历史进程的惊人产物。这个独特的过程，把阿拉伯的马什里克

① 即今突尼斯加上的黎波里和君士坦丁地区。——译者

和马格里布史无前例地连结在一起。如果有过这样的时期，它们彼此曾稍有疏远，那末，这是由于异乎寻常的条件，而这种条件不久就会消失，使阿拉伯世界的这两个部分又重新恢复和睦。

我们的这篇研究，目的是在我们所涉及的时期里，说明强盛的因素和衰弱的原因，是为了了解老问题的原因，了解在决定这个地区命运的时候，这些原因所起的深刻影响，而在那以后的时代里或许直到我们今天采用的决定命运的方式，仍与这种影响有关。这方面，除了经验和教训，还要了解现代问题的许多原因。正如谚语所说："原因清，怪象明"，"对症才能下药"，这就是学习历史的最大目的：目前的事件与过去的事件紧密相连；不了解我们过去的情况，就不会懂得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的今天，就象是新的一环，我们把它放进一串长长的链条中去，这一串长链，将把我们引向遥远的过去，引向我们真实的渊源。

本书除前言和后记外，共有五章：

一、阿拉伯人征服之前的（马格里布）地区、居民和社会状况的介绍。

二、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地区的征服，从探

索到立足下来。

三、倭马亚王朝的行政：它的错误和在哈瓦利吉派运动中的反响。

四、1．倭马亚王朝末期和阿拔斯王朝初期本地区的概况。

2．在归属哈里发国家和争取独立期间的马格里布。

五、独立时代的初期：阿格拉布王朝在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建立；罗斯图姆王朝在阿尔及利亚和内富萨山的建立；伊德里斯王朝在摩洛哥和特累姆森的建立。

资料出处：

由于研究的方式、方法问题，要完成这样的计划，不是一件易事，因为，马格里布史的初期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深究，更确切地说，还需要有更多的新资料。称为档案（或者文件）的政府公文或者雕刻、货币、古迹和其它的原始资料寥寥无几，近乎乌有。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就象研究伊斯兰教通史一样，只能依靠历史文学，依靠早期的和晚期的史学家和非史学家的传述。

早期的作家采用了古代编年史家的传述。起

先，他们引证从目击者或传述家和说书人处听来的口头传闻。不过口头传述常常会变化和发展，因为它难以把握，又受到陈旧的宗派主义或部落主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治条件、教派偏见乃至个性和心理诸因素的影响。口头传述的演变还往往达到使史实变为神话，或者使神话变成史实的地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伊斯兰教产生初期的许多传闻中，神话占了上风，对同一事件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从而使现代史学家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这种困难一般明显地表现在编写早期的伊斯兰教的征服史中，而在编写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征服史的过程中，这种困难就更为突出了。对待互不相同的历史传述，史学家要去伪存真，就不能踟蹰彷徨，而必须对那些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述进行分析，倘若它还有根据，就得还它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面前有三个困难：首先，是资料的匮乏；其次，是资料的混乱，或者说混乱到了难以整理的程度；第三，在许多资料中神话占了上风。[①]

---

① 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1963年，第1—5页。

马格里布史早期的最重要资料是关于入侵或者征服的一套书籍。军事文学是最早的一种历史文学，因为它的出现是与伊斯兰教的出现以及先知时代紧密相连的。第一次是使者(穆罕默德)的远征。传记作家重视这次远征，也重视被征服国家的穆斯林们后来所进行的远征。后者乃是前者的补充。这种关于远征的书籍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总的阿拉伯的征服；另一类是专门关于征服马格里布的。当然，这后一类要更重要些。这种分类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具形式的，因为这两类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来源于马什里克。[①] 我们想以这最近的见解来答复这样一些人，他们把关于征服马格里布的传述分为两类：一类来自马什里克；另一类则来自马格里布当地。他们把后者说得比前者更有根据，也更加详细，但是这

① 这里，我们仅提出安达卢西亚最早的史学家阿卜德·马利克·本·哈比卜(回历 179—238 年〔公元 796—853 年〕)。他曾到过马什里克，学习马立克派的教律学，拥有“安达卢西亚学者”之称。他编著了《历史》一书，此书涉及安达卢西亚诸埃米尔的历史，一直写到回历 274 年(公元 887 年)。*但是，此书虽然出现很早，却充满了神话和迷信(参看安赫尔·冈萨雷斯·帕伦西亚的《安达卢西亚思想史》，侯赛因·莫尼斯译本，1955 年版，第 194 页)。

*此书可能系其学生伊本·阿比·里卡阿所著。——译者

种看法仅仅适合于以后的时代：那时，在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阿拉伯文明的中心已经建立，马什里克的大学者和历史学权威移居到了马格里布，或者马格里布人在马什里克已经掌握了科学的初步基础。

伊本·伊斯哈克[①]（卒于回历151年〔公元

① 关于伊本·伊斯哈克，参看伊本·纳迪姆的《百科辞书》，商业书店版，第142页；布罗克尔曼的《增补》I，第205页。这里不妨指出一些伊本·希沙姆的同代人，他们在那么早的时期就留心历史纪载，重视征伐，被称为传述家（即轶事讲述家或史学家的先驱），如阿兹德族人阿布·马赫纳夫·鲁特·本·叶海亚·本·马赫纳夫·本·萨利姆（卒于回历157年〔公元773年〕），他著有《叙利亚的征服》和《伊拉克的征服》（伊本·纳迪姆的《百科辞书》，商业书店版，第143页）；塔米姆族人塞夫·本·奥马尔·阿萨迪（卒于回历170年〔公元786年〕），著有《伟大的征服》（伊本·纳迪姆的《百科辞书》，第143页）。继他俩之后，有卡勒卜族人希沙姆·本·穆罕默德·本·萨伊卜（卒于回历206年〔公元821年〕），著有《大地志》和《小地志》（《百科辞书》第146—149页）；有马达伊尼，他的全名是阿布·哈桑·阿里·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阿比·塞夫·马达伊尼，他是沙姆斯·本·阿卜德·马纳夫（卒于回历225年〔公元839年〕）的幕僚，著有关于征服叙利亚、伊拉克、波斯、霍腊散、埃及和巴尔卡等地的许多著作（《百科辞书》第153页，并参看布罗克尔曼的《增补》I，第214页）；还有祖贝尔族人穆斯阿卜·本·阿卜杜拉（《索引》第166页）和祖贝尔·本·巴卡尔·本·阿卜杜拉·本·穆斯阿卜·本·祖贝尔（卒于回历256年〔公元870年〕）（参看《百科辞书》，第166、167页和布罗克耳曼《增补》I，第141页）。

768 年〕）是第一个写远征的作家。他除了《穆罕默德传》外，还著有不少有关远征的书。我们已经获得了他采用故事体裁写成的《埃及和亚历山大的征服》一书[①]。瓦基迪被认为是这类历史文学最早的代表，"他熟知远征、传记和征服"[②]，许多关于征服和远征的书据说都是他的著作，其中如《叙利亚的征服》一书，我们已经得到，但究竟是否是他所著，尚有疑问；征服埃及是征服叙利亚的一部分，瓦基迪这方面的著作，我们见到了他的独立成篇的《埃及和亚历山大城的征服》一书[③]，此书与伊本·伊斯哈克的书同名；《埃及的巴汉萨和法尤姆的征服》[④]也是瓦基迪的著作，此外，他的《阿非利加的征服》一书，也是我们所重视的。

尽管在世界的各个图书馆里，有不少《阿非利加的征服》的手稿[⑤]，也尽管这本书大约在七十年

① 欧洲版本。

② 《百科辞书》第 150 页。

③ 公元 1825 年莱顿版。

④ 回历 1278 年和 1280 年开罗版（《巴汉萨的故事和它的奇迹》……）。伦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所抄本，第 6386 号（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公元 1963 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第 7 页）。

⑤ 参看布罗克耳曼的《增补》Ⅰ，第 208 页。

前就已经出版,[①]然而,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工作者的参考书目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提到它。这种忽视显然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本书象瓦基迪的大部分著作一样,已经亡佚散失,我们所获得的,只是他以后的作家的转述;第二,它的神话和故事色彩超过了它的历史性,因而很难加以利用。[②]古代作家怀疑伊本·伊斯哈克和引证他的瓦基迪的传述的确凿性[③],并且怀疑我们所见到的他俩的书是否确实是他们所著。我们认为,瓦基迪的《阿非利加的征服》的原始著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

① 回历 1315 年,(阿卜德·拉赫曼·萨纳迪利的)突尼斯版。

② 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第 6 页(作者指出,莫尼斯在他的一些注释中,已经提到这一点,阿卜德·穆纳伊姆·马吉德在《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史》的参考书中,对此也已予指明)。

③ 关于对伊本·伊斯哈克编年史的怀疑,参看伊本·纳迪姆的《百科辞书》,第 142 页;关于对瓦基迪著作的怀疑,我们看到,塔伯里在谈到早期的征服和对罗马的战争时,常常在引用瓦基迪的传述前面加上“瓦基迪声称”(参看《回历 52 年和 54 年事件》)或“在瓦基迪的话里”(参看《回历 58 年和 60 年事件》)等字眼;并见萨哈维的《对诋毁历史者的申斥公告》,回历 1349 年版,第 117 页。萨哈维指出,《各阶层人物传记》一书的作者伊本·萨阿德是个权威,而“他的先生瓦基迪却才疏学浅”。这里,我们要指出阿卜德·阿齐兹·杜齐是持相反意见的(参看《阿拉伯人的历史学》,公元 1960 年贝鲁特版,第 30—31 页)。

展的，直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种神话形式。这是因为囿于历史条件。我们在对此书的一篇题名为《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的论文中，曾试图解释这些历史条件，并对英国博物馆所收藏的瓦基迪的手抄本之一《一个阿非利加城市的征服》作了研究和评论[①]，对此，我们将在一些地方予以指出。

我们所见到的最早、最详细的关于马格里布的征服的完整传述，是阿卜德·拉赫曼·本·阿卜德·哈克姆(回历 257 年〔公元 871 年〕卒于福斯塔特）的《埃及、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征服》一书[②]。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是个埃及人，埃及是早期征服马格里布的基地。而且，作者出身于学识渊博的书香门第，他的家庭深深地陷入了政事，因此在回历 237 年(公

① 公元 1963 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第 10 期。

② 参看公元 1920 年(托里〔Torrey〕的)莱顿版。亨利·马塞(Massé)于公元 1914 年出版了这本书中有关埃及的部分。后来，阿卜德·穆纳伊姆·阿密尔主持出版了该书的历史部分。这个版本广征博引，其中有关于文本的考证，也有关于旁注确凿性的研究。这里，我们指出一下侯赛因·纳萨尔博士对这版本的评论，见《文库》杂志第 7 年度，公元 1963 年 8 月，第 80 期，第 98—102 页。

元 851—852 年）遭到巨大的不幸。[①]这就是说，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社会地位使他得以研究福斯塔特的地方志，这本地方志中，关于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的书信和记录下来的正式文件十分丰富；或者说，这种社会地位也使他能够向那些曾看见过或缮抄过这些记录的长老求教。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引证的主要作家，有：伊本·拉希阿（卒于回历 174 年〔公元 790 年〕）；埃及的伊斯兰教律学家和传述家来斯·本·萨阿德（卒于回历 175 年〔公元 791 年〕）[②]；道地的努比亚人亚齐德·本·阿比·哈比卜（卒于回历 128 年〔公元 746 年〕），他是叙述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的权威传述家之一，也是伊本·拉希阿和来斯·本·萨阿德的老师；叶海亚·本·阿卜杜拉·本·布克尔（卒于回历 231 年〔公元 845 年〕），在他赠给

① 参看鏗迪的《总督和法官》，第 119—200 页，第 452 页；托里的（英文）序言，第 1—2 页；公元 1948 年阿尔及尔出版的法文节译本中加多(Gateau)的序，第 12—13 页；公元 1963 年开罗出版的易卜拉欣·阿达维所著的《阿拉伯史学家的先驱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第 31—35 页。

② 关于来斯·本·萨阿德的学问，沙菲伊曾说："来斯·本·萨阿德比马立克更精通教律，可是他的弟子没有继承下来。"（伊本·希利甘的著作，毛希丁版，第 3 卷，第 280 页）。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书中，汇集有大量的记录和文件[1]；奥斯曼·本·萨利赫（卒于回历219年〔公元834—835年〕），他是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关于马格里布史部分最重要的参考来源之一，他以温雅诚实著称，从不欺世盗名[2]；还有叶海亚·本·阿尤布（卒于回历163年〔公元779—780年〕），哈立德·本·哈米德（卒于回历169年〔公元785—786年〕）和阿卜德·马利克·本·马斯拉马。

此外，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还引证了许多在埃及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有的关于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有的关于行政组织和国家体制，这就增加了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著作的意义——特别是其中有关埃及的部分。他不仅注意政治历史，而且也重视文明、制度和措施。因此，他是这类注意社会和国家体制的历史文学的先驱。以后，精通历史文学的马克里齐，以他的《回忆手迹和古迹的殷鉴和教训》一书提供了最重要的典范，成为这类文学的代表人物。

① 参看托里的序，第3、6页；加多的序第18页。

② 参看加多的序，第21页（他引证了《扎哈比的秤盘》一书）。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在他的著作中的形象，与其说象一位史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位讲述者。他经常注意引证不同的传说，同时留心记下历史线索。这种特点表现在他著作的最后一节之中，他谈到了进入埃及和马格里布的穆门子弟，以引述传说中有关先知的故事。按照讲述者的办法，他对一些传述提前或挪后，对一些历史事件甚至一些重大的事件，他也是这样提前或挪后，因此要按时间顺序来排列它们，就很困难。这一点，我们将在一些地方加以指出。①

继瓦基迪和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之后，有白拉祖里（阿布·贾法尔·艾哈迈德·本·叶海亚·本·贾比尔，卒于回历279年〔公元892年〕）的著作《各地的征服》。这本书一气呵成，涉及所有的征服，特别是关于马什里克的征服。我们猜测此书的全名是《小地志》，不过内容扼要。白拉祖里曾打算扩大其篇幅，取名为《大地志》。然而，正如伊本·纳迪姆所说，白拉祖里没有能够完成

① 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公元1963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第5页。

这项工作。① 白拉祖里的方法与瓦基迪和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是一样的，他注意历史线索，在这方面，他是又一个讲述者式的史学家。特别是，他依据了阿卜杜拉·本·萨利赫、来斯·本·萨阿德、纳菲厄·毛拉·阿勒·祖贝尔、伊本·卡勒比和瓦基迪的传述，有时也引证瓦基迪的书记伊本·萨阿德的著作。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摘自瓦基迪著作中有关征服马格里布的传述，与我们一开始就指出的属于瓦基迪的《阿非利加的征服》中的那种纯粹神话色彩的传述之间，是毫无关系的。

除上所述，我们还要指出现存于征服安达卢西亚典籍中的有关征服马格里布的资料的重要性，尤其是回历四世纪(公元十世纪)无名氏作家的《史话集》② 和伊本·库提亚（穆罕默德·本·奥马尔·本·阿卜德·阿齐兹，卒于回历367年

① 参看《百科辞书》，第170页。

② 关于对这本书的评论，雷皮拉认为，它的作者不止一个，其中的第1卷是一个政界人士呈禀希沙姆·本·阿卜德·拉赫曼·达希勒的奏折，第2卷系一个教律学家所著。雷皮拉还认为这本书是在回历四世纪(公元十世纪)编著完成的。而杜齐则认为这本书的编成时期是回历五世纪(公元十一世纪)。参看安赫尔·冈萨雷斯·帕伦西亚的《安达卢西亚思想史》(侯赛因·莫尼斯译本，第198页，公元1955年版)。

〔公元977年〕）的《安达卢西亚征服史》两书。同时，还有铿迪(卒于回历350年〔公元961年〕)的《埃及的总督和法官》，此书对于研究回历一世纪到四世纪期间的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关系，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本书里，有关于古代埃及的总督们所进行最初征服的有价值的片断。这些总督把马格里布作为一个行省，纳入他们的管辖之下。铿迪的许多资料来自早期的讲述家，其中主要的有：赛义德·本·奥费尔、伊本·拉希阿、叶海亚·本·阿卜杜拉·本·布克尔、亚齐德·本·阿比·哈比卜、阿卜德·拉赫曼·本·阿卜杜拉·本·阿卜德·哈克姆等人，他们有时提出一系列的佐证，一直追溯到最初的见证人，如阿卜杜拉·本·阿慕尔和阿慕尔·本·阿斯。[①]

关于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关系，不妨提一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和铿迪的继承者，如马克里齐，他写了《回忆手迹和古迹的殷鉴和教训》以及关于马格里布法蒂玛王朝初期的著作，题为《教长们的传述——正统派的训戒》(回历1367年〔公元1948年〕舍亚勒发表)，此书对后代很重要；又如

① 参看铿迪的著作，第32—33页。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著有《灿烂的群星》；再如苏尤提，写了《演讲的精妙》。

这是关于征服马格里布的最早、最详细和最有根据的传述，被称为是马什里克的。遗憾的是，可以与这些东方传述相提并论的马格里布的古老传述，我们一点没有得到。[①] 这就是说，那时期第二类的参考资料，散见在通史之中，这类资料又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在马格里布史中；另一部分在专门的马什里克史中。

我们得到的最早的第一部分著作，是马拉喀什人伊本·伊扎里的《马格里布史中的奇闻》一书，它约在回历712年（公元1312年）写成。伊本·伊扎里所完成的马什里克部分，名为《马什里克史中的明证》，我们没有得到。《奇闻》的第1卷涉及马格里布史，它从阿拉伯征服开始，一直写到回历五世纪中期（公元十一世纪）希拉勒族人向马格

① 回历二世纪末叶（公元八世纪）在凯鲁万流传的有关这时期的最早的马格里布传述，要追溯到伊斯梅尔·本·阿比·穆哈吉尔。贝克里曾引证过他的一些传述。参见《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传记》中加多的序，第26页。不妨说《史话集》中的安达卢西亚征服史里所涉及的关于征服马格里布的传述，是这种来自马格里布的典型传述。

里布的迁徙，并包括后来的历史事件。这本书虽然一方面很扼要，另一方面对我们所研究的时期来说，又偏后了些，可是，它却包括了我们没有获得的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古代史学家的许多传述，并竭力在每一个场合提及其中的人物，从而增加了它本身的价值。东方化的荷兰人杜齐懂得《奇闻》的价值。早在一百多年前，他就发表了其中关于马格里布的第1卷和关于安达卢西亚的第2卷（公元1851年莱顿版）。然而，第1卷的前面缺少奥克巴·本·纳菲厄远征西马格里布的大段事迹。普罗旺萨耳和库朗(Colin)找到了《奇闻》的另一份抄本①，在他俩最近出版的第1卷里，这

① 不妨指出，这个抄本载有详述穆瓦希德王朝史的第三部分。普罗旺萨耳发表了《奇闻》一书中穆拉比特王朝时代的安达卢西亚史部分，使它和杜齐的两卷相衔接，成为第3卷（公元1930年巴黎版）。至于穆瓦希德王朝的部分，则有无名氏所著而由维西(Huici)发表的涉及穆瓦希德王朝历史的著作，西班牙文的题名为《Anonimo de Madrid y Copenhague》（《马德里和哥本哈根的无名氏》），阿拉伯文的书名是《伊本·巴萨姆史记》（公元1917年马德里—巴伦西亚版）。它只是这一部分的节本。因此，这是伊本·伊扎里《奇闻》一书的第4卷，也是最后一卷（参看最近法文版《奇闻》第1卷中普罗旺萨耳的序言，第7页）。事实上，拿维西发表的无名氏著作的一些内容，与伊本·哈提卜在他的《格拉纳达王朝史》中所摘引的语录相比较，就可以知道这本书是伊本·伊扎里所写。

个缺陷已得到弥补。

伊本·伊扎里求教的马格里布编年史作家，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著作。这些人中有易卜拉欣·拉基克，他大约在回历377年(公元987年)写了《阿非利加史》；有伊本·沙拉夫(卒于回历460年〔公元1088年〕)、伊本·拉希克(卒于回历504年〔公元1110年〕)；有称为瓦拉克的作家优素福(他的儿子叫穆罕默德·本·优素福·瓦拉克)，他生于凯鲁万，卒于科尔多瓦(回历363年〔公元973年〕)，为倭马亚王朝的哈卡姆·穆斯坦西尔编写了到他那时为止的《阿非利加史》[①]；还有伊本·卡坦(卒于回历628年〔公元1230年〕)，他是《时闻串珠记》的作者，普罗旺萨耳曾找到这本书中有关穆拉比特王朝末期和穆瓦希德王朝初期的一部分。[②]

---

① 参看《关于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新文本》中的"文本的研究"一节，第198页。对照公元1911年版的贝克里的著作中德·斯朗(De Slane)的序文，第16页(德·斯朗说，他从贝克里处了解到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是道地的凯鲁万人，而伊本·哈兹姆却断定他纯粹是瓜达拉哈拉地区的安达卢西亚人)。

② 蓬斯·博伊盖斯(Pons Boigues)的著作第279页。阿卜德·萨拉姆·本·骚达:《西马格里布史学家的向导》，公元1950年得土安版，第184页。参看法文《马赫迪伊本·图马尔特的历史和穆瓦希德王朝的开始》一书的序〔选自《贝达克回忆录》即《未发表的文件》(Documents inédits)〕，第5页，注释1；《新文本》里"文本的研究"一节，第200页，注释2。

伊本·伊扎里的参考资料，有安达卢西亚人伊本·费亚德（卒于回历459年〔公元1066年〕）关于马格里布史的著作《警戒集》①；有优素福·本·阿卜德·巴尔·尼姆里的《圣门弟子列传》，作者生于科尔多瓦，卒于耶斯特（回历368年—463年〔公元978年—1070年〕）。② 其中，还有历史教律学家阿布·阿里·萨利赫·本·谢赫·阿比·萨利赫·阿卜德·哈利姆的著作《贵宾》。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位史学家的儿子叫奥贝德拉·本·萨利赫·本·阿卜德·哈利姆，著有《柏柏尔人传述集》一书。公元1954年，普罗旺萨耳教授在马德里埃及研究所的《伊斯兰教研究》学报上发表了这本书中的一小段，题名为《关于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新文本》。在对这一小段的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后，普罗旺萨耳又在《阿拉比卡》(Arabica)杂志第1期上，全文发表此书。③

① 参看《新文本》，第200页，注释1。那里指出查阅蓬斯·博伊盖斯的《阿拉伯—西班牙史地学家》，第138页，公元1898年马德里版。

② 《新文本》第200页，注释2。普罗旺萨耳指出，这一点见诸伊本·哈贾尔的《甄别》一书的注释，回历1323年—1327年开罗版，第3卷，第108—109页。

③ 参看《新文本》，马德里埃及研究所学报，第202页。

伊本·伊扎里从这些迄今无处查寻的书中，为我们保存了这些片断，从而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普罗旺萨耳所说，它包括了“各种不可估价的文本的珍品”[①]。

伊本·伊扎里引证的主要作家之一，是阿布·奥贝德·贝克里（卒于回历487年〔公元1094年〕）。他是《列国志》一书的作者。幸运的是，我们已得到了这本书中关于马格里布特点的部分（《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史中的奇闻》，德·斯朗于公元1911年在阿尔及尔发表）。贝克里的著作虽然属于阿拉伯的地理丛书，但由于它拥有重要的史料，就成为贝克里以后所有古代和近代史学家的参考书，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历史书提出来。贝克里这本著作的意义，在于为我们保留了从原始资料中转摘下来的史料，而这些原始资料我们却没有得到。其中最重要的是称为历史人物的穆罕默德·本·优素福·瓦拉克（回历292—364年〔公元904—974年〕）的著作。他曾应科尔多瓦哈里发哈卡姆·穆斯坦西尔之请，编著了许多关于阿非利加的历史书和地理书。在我们不曾获得的这

① 《新文本》第196页。

些书中，有许多马格里布的城市史，如《突尼斯史》、《提阿雷特史》、《瓦赫兰史》、《休达史》、《纳库尔史》、《巴士拉史》(西马格里布的巴士拉)和《萨杰拉马萨史》。[①] 从这些详细的资料特别是其中的统计里，可以知道，这是贝克里从保存在科尔多瓦地方志中的官方文件和卷宗里转摘过来的。[②]

最近，我们注意到贝克里不只是引用阿拉伯史学家的著作，而且也转摘欧洲作家关于阿拉伯征服以前马格里布史的一些著作，例如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以及马格里布的基督教等资料。我们认为他的许多关于马格里布的基督教的资料，是从(比他写作的时代更早的)古书典籍中引证过来的。但是，他辑录下来的这些材料，却几乎使我们误以为这是他个人的资料。[③] 因此，有人解释说，贝克里独自掌握了直到回历五世纪的基督教在马

①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中德·斯朗的序，第 16 页。

② 同上出处，第 13—14 页。

③ 这里不妨指出，大量引证贝克里著作的《考证书》的作者，在谈到埃及时(第 88 页)，他的做法与贝克里同出一辙。他记录了梅斯欧迪(写作年代在回历 332 年〔公元 943—944 年〕)的关于塔尼斯和杜姆亚特两城的传述。这个传述说，基督教徒住在这两个城里，“感谢真主，他们现在处在保护之下”，又说，“我们现在是在回历 586 年(公元 1190 年)。”

格里布复兴的资料，而对这些资料，其他人甚至早期的阿拉伯作家都没有提到过。梅斯欧迪过去也是这样的：他引用一些古代拉丁作家的著作，并把他所写作的年代（回历 332 年〔公元 943—944 年〕）接在这些作家的资料之后。①

伊本·赫尔东除了《历史绪论》之外，他的《教训集》中有关柏柏尔史的一部分，乃是马格里布史的最重要资料之一。② 尽管伊本·赫尔东出世较

① 参看梅斯欧迪在谈到希腊列王史时所引用的亚历山大大帝墓穴的资料（《黄金草原》，商业书店版，第 1 卷，第 292 页）。并见《自远古以来的亚历山大城历史》一书中萨阿德·扎格卢勒所写的《伊斯兰亚历山大城历史》，公元 1963 年亚历山大版，第 239 页。

② 其实，伊本·赫尔东在编写通史以前，一开始只打算写马格里布史。因为，他精通这个地区的情况，不象别人专靠引证，所以他的著作是原始的。《历史绪论》一书便是这样记录的："我在本书中，阐述了我在这个马格里布地区里所知道的一切……我的目的是专门编写马格里布及其列代和各民族的情况，叙述马格里布的各个王国和列代王朝，而不是其它的地区，因为对马什里克及其民族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流行的传述满足不了我的要求"（《历史绪论》，商业书店版，第 33 页）。欧洲人懂得《历史绪论》和其中有关马格里布史部分的重要性，它们在欧洲曾多次出版并翻译成了多种文字。曾在阿尔及利亚担任法军官方译员的法国人巴隆·德·斯朗重视伊本·赫尔东的历史，他将《历史绪论》译成了法文，题名为《Les Prolégomènes》，同时还翻译了其中有关马格里布史的部分，题名是《柏柏尔史》（Histoire des Berbères）。伊本·赫尔东成了欧洲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注意的中心，以他为题的研究大大超过了对别的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思想家领袖的研究。参看费舍尔的《伊本·赫尔东和帖木儿》一书的序，公元 1952 年伯克利—洛杉矶版。

晚(他卒于回历 808 年〔公元 1406 年〕),然而,他的著作不仅对他所处的时期,而且对阿拉伯马格里布的远古时期来说,都是重要的。这是由于伊本·赫尔东所独具的两个著名因素。首先是这位超凡出群的史学家的才华①,使他能够理解历史的全部真实涵义,即历史事件不仅仅是政治事件,而且是政治、地理、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促使伊本·赫尔东在他的《历史绪论》中,谈到了上述各个方面。他使历史的概念近似于文明的概念,也就是使它成为各民族和人民的历史,而不是国王、埃米尔或者名士阶层的传记。有人把这称为"历史哲学",事实上,这才是历史,历史也应该如此。

使马格里布史(或柏柏尔史)这一部分具有特殊意义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伊本·赫尔东所提炼出来的大部分史学理论,是他对马格里布史研究的结果,也是他在工作和游历中的个人经验。他到埃及和叙利亚去之前,曾为突尼斯的哈夫斯王

---

① 这里不妨指出,哥提埃认为,在马格里布地区除象汉尼拔和圣徒奥古斯丁等少数人外,没有什么知名人物可以与伊本·赫尔东相提并论(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80 页)。

朝、特累姆森的阿卜德·瓦德王朝、非斯的马林王朝和格拉纳达的阿赫马尔·纳斯尔王朝效劳。他作为立国基础的氏族理论，渊源于马格里布的柏柏尔部族和阿拉伯部族的历史。这种理论在马格里布比在任何其它地区都更为显著。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发现他多次编写马格里布史，他先是把它作为各王朝的历史来写，然后，又分别考证各部族的传述，不止一次地重写。

此外，我们还得指出，伊本·赫尔东——由于他的学识和社会身份——当时的地位允许他博览马格里布史的原始参考资料，而其中的绝大多数，我们都未能得到。他有时提到这些参考书，但更多时候，是忽略了未予指明。伊本·赫尔东一视同仁地向我们介绍了阿拉伯人和当地居民的古代柏柏尔人谱系，转摘了贝克里的著作，而我们，则仅得到了贝克里的百科全书中的一个片断，主要是马格里布的特点部分。伊本·赫尔东还引证拉基克、伊本·拉希克和伊本·伊扎里等人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想麻烦自己，去指明伊本·伊扎里的著作。[①]值得一提的是，伊本·赫尔东在编写历史

① 参看《新文本》，第195页。

时，没有遵循他在《历史绪论》中的“历史学的作用、历史学派别的调查和揭露史学家的诡辩”一节里所坚持的评论原则。[①]同时，他也从一些马什里克古代史学家如梅斯欧迪和塔伯里的著作中摘引资料。梅斯欧迪凭其《黄金草原》一书，被伊本·赫尔东奉为史学家的楷模，因为，梅斯欧迪“在书里解释了民族和疆域的情况，提到了人们的信仰和风尚，描述了地区、山脉、海洋、王国和王朝，区分了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的人民，他因而成为史学家的泰斗”[②]。目前，在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史学家的、扼要或者概括的著作中，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样清晰的材料。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通史书，最著名的是塔伯里（卒于回历310年〔公元922年〕）的著作。塔伯里从许多早期的随军作家如瓦基迪和马达伊尼的著作中转引材料，而这些著作，我们都没有得到

---

① 参看《历史绪论》，商业书店版，第28页。

② 伊本·赫尔东认为，在方法上，梅斯欧迪是贝克里的先生（《历史绪论》，第32页），并认为就他的时代来说，他是梅斯欧迪的继承人——虽然梅斯欧迪未能掌握马格里布的情况——并认为他的《教训集》就象是《黄金草原》的“续集”，同时也是他以后史学家（道地的）榜样（《历史绪论》，第33页）。

(诚然，如前所述，他几乎令人对瓦基迪的传述产生疑惑，他在援引瓦基迪的话前面经常用“瓦基迪声称”等字眼)。不过，塔伯里的缺点是他不很重视马格里布。他谈到安达卢西亚的征服时，引起了伊本·阿西尔的诧异。伊本·阿西尔在引用了他所记录下来的寥寥几行之后说，“这所有的一切，阿布·贾法尔在《安达卢西亚的征服》中都已经提到。诸如这样伟大的地区和显赫的征服，不会局限在这个程度上。如果天从人愿的话，我将从居民的分类方面，更全面地来阐述马格里布的征服，因为，居民们是最了解自己的地区的……”。①

伊本·阿西尔（卒于回历630年〔公元1232年〕）在概括塔伯里的著作时，弥补了上述缺陷，堵塞了它的漏洞。他参考了马格里布的权威人士的作品，虽然他由于疏忽，没有提到参考书的出处。伊本·阿西尔的一些资料，可以通过比较来加以考证。这些参考资料主要是拉基克、穆罕默德·本·优素福·瓦拉克和贝克里等人的著作。同时在伊本·阿西尔的资料中，有些显然取自叙述伊斯兰教以前的马格里布史和安达卢西亚史的欧洲古代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92年的事件》。

著作。[1]对伊本·阿西尔来说，不引述他的前辈如梅斯欧迪和贝克里的著作，而参考欧洲人著作的译本，是不奇怪的。

事实上，伊本·阿西尔是一个天才的踏实的史学家。虽然他常常疏忽不提他的资料出处，但他重视材料的确凿性。在这个方面，以及在历史评论方面，他都比伊本·赫尔东见长。他的《编年史全集》，不仅对后来的几个世纪，而且对最早的伊斯兰时代，不仅对马什里克——例如对塔伯里的著作，——而且对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地区来说，都是重要的。欧洲人注意到这一点。法尼昂(Fagnan)从《编年史全集》中收集有关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资料，译成法文，题名为《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年鉴》(Annales du Maghreb et de l'Espagne)。同时，最近发现的文史档案，也证实伊本·阿西尔关于回历六世纪(公元十二世纪)西马格里布的资料的正确性。[2]

①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92年的事件》中安达卢西亚的征服，那里有关于雷卡雷德(Recared)国王和规定天主教为国教的教会组织的资料(对照普罗旺萨耳的《西班牙穆斯林历史》，法文本，第5页)。

② 莱维·普罗旺萨耳：《穆瓦希德王朝公文集》，选自《外交研究》，公元1944年巴黎版，第30、36、38、40页。

许多后人转引了伊本·阿西尔的著述，如伊本·赫尔东、努韦里(希哈卜丁·艾哈迈德·本·阿卜德·瓦哈比·本·穆罕默德·本·阿卜德·达伊姆，卒于回历733年〔公元1333年〕)。努韦里的《文艺菁华》一书中，有关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历史的部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本书(除了前面的几卷已经发表外，大部分还是手稿)是一部包括文学、地理、历史和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类似卡勒卡仙迪的《创作启蒙》和奥马里的《列国志》)。其中的第22卷系努韦里所著，专述从阿拉伯的征服到他当时的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历史。① 尽管同我们所研究的时期相比，努韦里是偏后了一些，也尽管他曾大量引证伊本·阿西尔

① 开罗图书馆手抄本，编号18668。我们研究了保存在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图书馆里的影印手抄本M22号，将它与德·斯朗从中翻译并作为伊本·赫尔东《历史绪论》的增补的一部分作了比较。公元1915年—1916年，这一部分由加斯帕尔·雷米拉(Gaspar Remira)在格拉纳达发表和翻译，题名《格拉纳达王朝历史研究中心的刊物》(Revista del Centro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de Granada y su reino)。这里不妨指出，在奥马里(卒于回历847年〔公元1348年〕)的百科全书《列国志》中，有一部分是关于马格里布的，戈德弗鲁瓦—德蒙比纳(Gaudefroy-Demombynes)把它译成了法文，并作了深刻的研究。不过，这一部分只涉及与这位史学家(奥马里)相近的一段时期。

的著作，但他却从我们没有得到的一些书中，尤其是马格里布人如拉基克的著作里，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片断。

努韦里的《马格里布史》象一本现代著作。它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作者并不注意大量引证传述家们的种种不同说法，而是采用他所认可的传述。假如他这种信手拈来、直截了当的办法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种长处，假如拿他与别的作家相比较，他们留心记录传述家们对同一问题的分歧，或偏重于某一些传说，把事情留给研究者去评价，那末，努韦里的这种做法就降低了《马格里布史》作为原始资料的价值。

以上是有关我们所研究的时期的参考资料中最重要的历史书籍。意义次于它们的是地理书籍。地理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地名和经纬线辞典的科学类；另一类是关于地区和道路的描述类。我们特别重视后一类书。应当看到，阿拉伯的地理学同古人的地理学一样，是与历史学密切相连的。虽然地理有别于历史，但地理书籍除了拥有地理和文学等资料外，还一直包含着重要的史料。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作家把历史和地理编写在一

起，如雅各比（卒于回历 278 年〔公元 199 年〕[①]）、梅斯欧迪（卒于回历 345 年〔公元 956 年〕）、比鲁尼（卒于回历 448 年〔公元 1048 年〕）和阿布·菲达（卒于回历 732 年〔公元 1331 年〕）等。

地理资料对于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历史是记录人们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里经历的事件。伊本·赫尔东有别于他的前辈，他在《历史绪论》中阐明，环境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地理书除了描写自然和环境的状况外，还为我们提供了经济、社会和有关各民族的风俗习尚等各种性质的资料，是对特别侧重政治事件的历史书的补充。这些资料和史料一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引证的和连续的资料，其中，有的是原始资料，有的则是杜撰或者伪造的资料，因而，它们的价值也各不相同；另一类资料是个人经历或见闻的产物，它对所记录的时代，具有确切和细致的特点。

根据这种方法，地理书（和我们所提出的历史书一样）分为两部分。马什里克人的著作，占阿拉伯地理书库中的绝大多数。这类书对马格里布的

① 此处有错，应为公元 897 年。——译者

态度，类似塔伯里的著作，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马什里克，而对马格里布的地理学来说，它们留下的几乎是一块空白，例如伊本·胡尔达扎巴、伊本·拉斯塔、伊本·法基、雅各比、伊斯塔赫里、梅斯欧迪、穆卡达西和阿布·菲达等人的著作都是这样。这并不妨碍在所有这些人的著作里也包含一些关于马格里布的有用的段落。伊本·豪卡勒（卒于回历 367 年〔公元 977 年〕）在他的《大地的形状》一书中，独具一格。这是由于他旅行了一次，游历了马格里布地区和安达卢西亚，对那里的情况作了身临其境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他那个时代有关这两个地区的珍贵资料。

此后，出现了马格里布人的地理学家，他们弥补了阿拉伯地理书库中的这个缺陷。他们关心自己的地区，专门为它编写长篇著作。最重要的马格里布地理学家是阿布·奥贝德·阿卜杜拉·贝克里（卒于回历 487 年〔公元 1094 年〕），他著有一本全面的地理书《列国志》。很幸运，我们得到了其中关于马格里布的一卷，德·斯朗以《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地区的奇谈》为题予以发表，并译成法文，题名《马格里布地区的特点》。这本书具有巨大

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引证了一些有关马格里布历史的原始著作，这些著作涉及伊斯兰教最早的几百年里马格里布地区的历史。如前所述，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些书，尤其是穆罕默德·本·优素福·瓦拉克和易卜拉欣·拉基克等人的著作。由于迄今还没有找到这些资料的原始出处，因此，这些资料仍然具有珍贵的价值。

关于地理性的资料，我们在贝克里的著作中，看到有关公路和道路的详细资料，它们不可能是亲眼目睹的产物，而很可能是从地方志中的官方文牍中汲取而来的。这就是说，贝克里所处的地位，允许他阅读科尔多瓦地方志中的文件和记录。① 此外，我们注意到贝克里还引证比阿拉伯时代更早的古代书籍，如伊斯兰教前的马格里布史、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以及关于基督教的资料。他与梅斯欧迪有时候的做法完全一样②，他引证这

① 参看德·斯朗为贝克里著作写的序，第13—14页。

② 参看梅斯欧迪的《黄金草原》中有关塔尼斯、杜姆亚特和亚历山大大帝墓穴的资料（商业书店版，第1卷，第100、292页，对照《考证书》，该书通过贝克里的著作，引证了一些资料，而《考证书》的作者为这些资料所确定的时期，亦即是此书写成的时期（回历586年）（《历史绪论》第7—8页，第88页，注释1）。

些资料也仿佛是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产物。

虽然在贝克里的资料中，细致的科学特点很为突出，但是我们发现他搜集了各种性质的资料，有些是次要的，如有关他那时代马格里布的政治状况的资料①；有的带有神话迷信色彩，如他谈到的绿洲和一些风俗习惯；此外，还有一些贝克里未加批判就引用的基本上是错误的史料，从而成了引证他著作的后人如伊本·赫尔东、梯贾尼和阿卜达里所注意之处。不过，这些细微末节无损于这本鸿篇巨著的价值，贝克里的著作后来成为许多后人（如伊本·伊扎里、伊本·赫尔东、伊德里西、《考证书》的作者、伊本·阿西尔和梯贾尼等）加以引证的参考书。

继贝克里之后，有伊德里西（卒于回历 558 年〔公元 1163 年〕）的著作，书名《思慕者的游览》，也叫做《罗歇本纪》。罗歇（或洛歇）是诺曼底人，西西里岛的统治者。幸运的是，我们已得到了其中由杜齐和德格日发表的关于马格里布的一卷，他们两人将它译成法文，题名为《马格里布、苏丹、埃及和安达卢西亚的特点》（公元 1864 年莱顿版）。

① 参看德·斯朗为贝克里的著作写的序，第 14 页。

从有关最初几个世纪马格里布概况的资料来说，这本书的水平不能与贝克里或伊本·豪卡勒著作相提并论，但是，它增添了以后一段时期（特别是回历五、六两个世纪）的有价值的资料。对《考证书》也可以同样加以评述。《考证书》（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印刷出版）描写了麦加、麦地那、马格里布和苏丹地区，大量引证了贝克里和伊德里西的著作，但也增加了有关马格里布的珍贵资料（历史的、地理的和文化的），特别是当时（穆瓦希德时代——参看该书序）的资料。此外，我们还要提出伊本·赫尔东的《历史绪论》中关于马格里布地理的文本，其中拥有的原始资料，是从我们没有获得的书籍中转引过来的，或者是建立在经历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的，并根据批判和检验的原则进行了分类，伊本·赫尔东因此被称为马格里布的大史学家。

地理书之外，还有游记类书籍。游记有选择地记录资料，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产物。其中最著名的有阿卜达里（卒于回历 688 年〔公元 1289 年〕）的《游记》（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部，手抄本第 2283 号），以及回历 706—708 年（公

元 1306—1308 年）梯贾尼记叙游览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游记》（回历 1378 年〔公元 1958 年〕突尼斯版）。梯贾尼除了他的见闻之外，还引证了贝克里、伊德里西、易卜拉欣·拉基克、伊本·拉希克（后者著有《凯鲁万诗人们的时代楷模》，见梯贾尼的《游记》，第 33 页，注释 2）和伊本·沙拉夫（著有《史论》，他的另一本书被认为是拉基克的《历史》的续篇）等人的著作。最后，还有阿夏希的《游记》。尽管他出世较晚（卒于回历 1090 年〔公元 1679 年〕），但是，他极其重视地对从萨杰拉马萨到亚历山大城的沙漠道路作了细致的描写，使他有别于他的前人。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节里，特别利用了地理资料。至于其中包括的史料，虽然也有用，但从整体上来说，毕竟只占第二位。

继地理书之后是各阶层人物传记的典籍。其中有一般的，如伊本·希利甘的《名流之死和时人轶事》；有（地区上是）总的和（地位上是）特殊的各阶层人物的传记，如圣门弟子、文学家、医士和苏非派等阶层人物传记，这里面又有专门关于马格里布的书。我们比较重视后一类书。有关马格里

布各个阶层的书籍，主要的有三本，其内容是奴隶、隐士和有德行者的传记。第一本是阿布·阿拉伯·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塔米姆（卒于回历333年〔公元944—945年〕）的著作，名为《阿非利加学者的阶层》，由穆罕默德·本·阿比·沙纳卜发表，并附有同一个阿布·阿拉伯所著的《突尼斯学者的阶层》和穆罕默德·本·哈里斯·本·腊希德·哈沙尼所著的《阿非利加学者阶层记》（回历1332年〔公元1914年〕阿尔及尔版）；第二本是阿布·巴克尔·阿卜杜拉·本·阿比·阿卜杜拉·马利基[①]（约卒于回历五世纪中叶〔公元十一世纪〕）的著作，名为《心灵游苑——凯鲁万和阿非利加的学者、隐士、出家人和修士，他们的轶事、美德和性格》（以下简称《心灵游苑》），其中的第一卷已由侯赛因·莫尼斯博士发表（公元1951年开罗版）；第三本是称为达巴格的阿卜德·拉赫曼·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安萨里的著作，由凯鲁万人阿布·卡西姆·本·伊萨·本·纳吉·塔努希（卒于回历837年〔公元1433—1434

① 本书后的《参考书目》中，马利基的全名中没有巴克尔。——译者

年〕)作了增补，并把增补与这本书附在一起，以致一部分人只知道此书为后者所著(回历 1320 年突尼斯版)。以上三本书虽然是从各种人物的阶层开始阐述的，但相互作了补充。

各阶层人士传记这类书被认为是另一类更重要的书籍即普通的宗教历史书籍的一个分支。这些宗教书，有科尔多瓦人伊本·哈兹姆(卒于回历 456 年〔公元 1064 年〕)的《各宗教和各教派的区别》，西赫里斯坦尼(卒于回历 548 年〔公元 1153 年〕)的《教派和学派》；巴格达迪(卒于回历 429 年〔公元 1037 年〕)的《各教派的区别》。这些书是专论马格里布地区伊斯兰教及其各教派、各学派的历史的。虽然它们旨在为逊尼派的学者树碑立传，但也涉及马格里布历代所知的其他伊斯兰教派，如哈瓦利吉派、十叶派和别的支派。这类书与地理书汇合起来，使我们得以了解其他比较重要的学派和信仰，它们不同于逊尼派，却在许多方面获得了成功。

因此，这类书的特点，在于它们对社会和文明史的重视，更甚于对政治史的重视。这类书在为人物写传记的时候，不仅注意枯燥的科学性材料，而

且注意研究它们为之立传的人物在市井街巷和寓所里的私人生活。这类书在这方面，拥有各种各样的资料，其中有的关于城市规划，有的关于市场组织和经济活动的情况，还有的关于当时盛行的风俗习惯。这些书除了它们的主要目的外，也谈到逊尼派的学者和教律学家，谈到他们为在马格里布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所进行的圣战，谈到他们对分裂分子的斗争，不论这些分裂分子是哈瓦利吉派还是十叶派，是老百姓抑或是特殊阶层，甚至是国王中的异端分子。

除了科学性的资料外，这类书也重视具有神话或迷信色彩的资料，因为这类资料关心那些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出家人和有德之士的传略，特别是在马格里布的建城运动普及之后。

因此，这类书对本书所涉及的时期来说，意义是有限的。但是，在以后的时代，特别是法蒂玛王朝在马格里布建立之后，这类书的重要性增加了。例外的是《心灵游苑》一书，作者在各种人物传记之前，写了一个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历史绪论，它包括各种性质和意义迥然不同的资料。其中，有原始性的，也有故事性的，混杂在一起，真伪

难辨。达巴格在发表他的著作时，利用了这篇序言，作了一些概括和补充。

除这三本书外，还有沙马希的著作，称为《列传》或《内富萨山学者和酋长传记》。这本书对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初期的王朝和逊尼派人的对立面，剖析甚明，涉及马格里布地区哈瓦利吉派首领中的政治家、学者、教律学家、隐士和其他人士的传记。沙马希的全名是阿布·阿巴斯·艾哈迈德·本·阿比·奥斯曼·赛义德·本·阿卜德·瓦希德·沙马希，按其宗谱来说，他是伊弗兰族人（伊弗兰族在内富萨山）。尽管他出世较晚（卒于回历928年〔公元1521—1522年〕），但是，他的著作不仅对马格里布的哈瓦利吉-伊巴迪亚教派史后期，而且对早期即本书所涉及的时期，也具有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哈瓦利吉派人士的著作，这些著作对教派学者来说，一直难以寻找，无从稽考，就象十叶派的著作之对于近代。只有极少数例外，如阿布·扎克里亚的著作和伊本·苏格亚尔（回历三世纪〔公元九世纪〕）关于罗斯图姆王朝的著作，但即使这些书，我们手头也没有掌握。

事实上，沙马希对阿布·扎克里亚和伊本·苏格亚尔的著作的摘录，帮助我们弥补了这个不足。他大量参考了他们两人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提阿雷特的罗斯图姆教长们的传述。沙马希的著作旨在剖析奥斯曼时代的内讧和哈瓦利吉-伊巴迪亚教派的出现，它在达到首要目的之前，陈述了伊斯兰教产生时的阿拉伯国家概况，谈到了这个教派中的马什里克各个阶层的库法人、巴士拉人和也门人。而它的首要目的，则是“介绍马格里布的酋长、教长和他们的丰功伟绩”。因此，它属于赞美教派首领，为他们歌功颂德的德行类书籍，从而也许降低了它的历史价值。但尽管如此，它对于介绍伊巴迪亚教派的主张和哲学，介绍伊巴迪亚教派在马格里布的开始出现，直到罗斯图姆王朝在提阿雷特的建立，却是重要的。它引用了目击者的传述，我们这篇研究对此书的这一部分十分重视。

在伊巴迪亚派的教律学书籍中，我们要指出阿布·雅各布·优素福·本·易卜拉欣·瓦尔贾拉尼(回历六世纪〔公元十二世纪〕)的著作《智者的向导》(开罗石印版)，它被伊巴迪亚派视为他们

最重要的教派参考书之一。[①]

另外还有带有地方或地区色彩，或者为时较晚的历史书籍，如艾哈迈德·纳伊卜·安萨里的《甘泉——西的黎波里史》(回历 1317 年开罗版)和伊本·加勒奔(的黎波里人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哈利勒·本·加勒奔)的《关于的黎波里的君王和当地传述的回忆》(回历 1349 年开罗版)，后者是对的黎波里人谢赫·艾哈迈德·本·阿卜德·达伊姆·安萨里诗篇的解释；再如穆罕默德·本·奥斯曼·哈沙伊希(卒于回历 1330 年〔公元 1912 年〕)的著作《西的黎波里消忧去愁》或《的黎波里王国史中的麝香煦风》。

我们拥有的关于突尼斯地区的历史书，有伊本·阿比·迪纳尔(卒于回历 1092 年〔公元 1681 年〕)的著作《阿非利加和突尼斯史话中的趣闻》(回历 1286 年突尼斯版，以下简称《趣闻》)；有艾哈迈德·本·阿比·迪亚夫(卒于回历 1291 年〔公元 1874 年〕)的著作《突尼斯诸王和太平盛世

① 参看阿路什(I. S. Allouche)从这本书里译出的两节。一节是在《古兰经》的特点及其并非臆造的问题上，对阿什阿里亚派的意见的批判；另一节是论承诺和威胁，公元 1936 年埃斯贝里斯版，第 22 卷，第 1 分册。

的历史》(第一卷涉及伊斯兰教的征服、总督时代、阿格拉布王朝、奥贝德王朝、桑哈贾王朝和哈夫斯王朝,公元1963年突尼斯版)。

摩洛哥历史,有萨拉维(卒于回历1319年〔公元1901年〕)的《西马格里布史考证》一书。

这些书被认为是次要的,并非因为它们的地区性或出现较迟,或者书籍虽新,当时的人却没有恪守科学的方法,而是由于这些书对我们所涉及的时期,匆匆一掠而过,局限于从我们已有的书里,进行概括和引证,并且,也难得有单独成篇的特别资料。因此,除非有必要对一种文本的解释给予肯定,或证实一种见解,对这些书,我们就不一一在注释中指出了。

《文苑良友——马格里布诸王和非斯城史话》(以下简称《文苑良友》)是地区性书籍中的一个例外。阿布·阿巴斯·艾哈迈德·本·阿比·扎尔阿(约回历710—720年〔公元1310—1320年〕卒于非斯)的这本书,虽然出现较晚,但它注重非斯城建立以来的历史,也注重伊德里斯王朝初期的史话。伊本·阿比·扎尔阿搜集了大量有关伊德里斯王朝的建立和非斯城的兴建的资料,其中一

部分参考资料，我们已经得到，另一部分却已亡佚散失。在我们已有的书中，《文苑良友》提到了贝克里的著作和《考证书》两本书。奇怪的是，伊本·阿比·扎尔阿所引证的一些属于这两位作家的传述，在我们手头现有的这两本书中，却无记载，从而令人怀疑贝克里的著作和《考证书》，可能已几经更易，以致我们见到的，已非本来面目了。①

在伊本·阿比·扎尔阿所引证而著作失传的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阿卜德·马利克·本·穆罕默德·瓦拉克。他写作的年代，好象是在回历六世纪的后五十年（公元十二世纪）。② 我们不应该把他和贝克里大量引证过的《作品集》的作者、科尔多瓦人穆罕默德·本·优素福·瓦拉克（卒于回历 363 年〔公元 973 年〕）混为一谈③。伊布·阿

① 参看《考证书》的序，第 2 页。

②③ 参看普罗旺萨耳的《非斯城的兴建》，选自《伊斯兰的西方》，公元 1948 年巴黎版，法文本，第 21 页、第 38 页注释 38，阿拉伯文译本（埃及文化总局版）《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教》第 31 页及其注释。普罗旺萨耳确定阿卜德·马利克·瓦拉克的写作年代是根据他本人的传述。瓦拉克在这个传述中说，他在回历 555 年（公元 1160 年）进入特累姆森清真寺，观瞻了讲经坛上的雕刻。不过，在《文苑良友》中另有一种传述——我们已见到缮本——确定瓦拉克的写作年代是回历 255 年，而不是回历 555 年。

比·扎尔阿引证的第二位史学家是伊本·加利卜。我们只知道他编写过一本马格里布的历史书，阿卜德·马利克·瓦拉克在他的《扎记》中，曾引用过这本书。[①] 最后，《文苑良友》的作者还提到外号叫布尔努西的史学家穆罕默德·本·哈木图，他生活在回历六世纪（公元十二世纪）前五十年，原是法官伊亚德·亚赫萨比（卒于回历 544 年〔公元 1149—1150 年〕）的门生，写了一本关于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历史的著作，题名《火炬》。[②]

《文苑良友》一书虽然问世较晚，不考究史学方法，或缺乏科学的批判精神[③]，但由于它内容丰富，独树一帜，成为关于伊德里斯王朝的建立及其早期非斯城的兴建和规划方面最重要的资料。只

---

① 参看普罗旺萨耳的《非斯城的兴建》，法文本，第 21 页，阿拉伯文译本第 31 页（《扎记》中的错误归咎伊本·加利卜）。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不妨认为伊本·加利卜是回历三世纪（公元九世纪）的人，因为关于瓦拉克看到特累姆森清真寺的讲经坛，存在着两个时期：回历 555 年和回历 255 年（见上页注释②）。这第二个时期，可能是在伊本·加利卜传述中的，后来变化了，因为瓦拉克在引证时，使之与他所处的时代相适应。这种做法，在一些引证者中，是屡见不鲜的。

② 参看普罗旺萨耳的《非斯城的兴建》，法文本，第 21 页及注释 40，第 38 页；阿拉伯文译本第 32 页。

③ 参看哥提埃的著作特别是第 77 页中，对此书的评论。

有贝克里的著作才能与它相媲美。引用《文苑良友》的后人，有《桃金娘花》的作者贾兹纳伊(回历八世纪〔公元十四世纪〕）和《非斯城志》的作者伊本·卡迪（写作时代是回历十世纪〔公元十六世纪〕末叶)。

至于有关马格里布史的现代学术著作，我们仅提出侯赛因·莫尼斯的《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乔治·马塞的《中世纪的马格里布及其与伊斯兰东方的关系》①、哥提埃的《北非往昔》②和朱利安的《北非史》③。

在这个场合，我们铭记着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们给予我们的恩惠。我们向他们学习了这些课程，也正是他们，使我们掌握了这些课程。阿卜德·哈米德·阿巴迪教授(安拉保佑他)是第一位给我们讲解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史课程的先生；艾哈迈德·菲克里博士则是首先向我们介绍穆斯林们在马格里布的影响和业绩的人；我们受到穆罕默德·阿卜德·哈迪·夏伊拉博士有关

① 法文书名是《穆斯林的柏柏尔地区和中世纪的东方》，见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译者

②③ 法文书名见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

马格里布的论文的影响；贾马勒丁·舍亚勒博士对马格里布的法蒂玛王朝、亚历山大城及其同马格里布的关系的研究，使我们颇受教益。

我怀着敬意提到我的导师——已故的阿拉伯通莱维·普罗旺萨耳教授，是他，指导了我专心于研究马格里布的历史和文明。

我们求教或受其论文影响的尊敬的教授和卓越的同事，是很多的，对于他们的恩惠，我们恕不一一致意。但我们必须感谢我的同事艾哈迈德·穆赫塔尔·阿巴迪博士，他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他私人藏书中的资料。最后，我还要感谢文学系的两位助教，穆罕默德·法里德先生和纳比莱·哈桑小姐在绘制地图和编纂索引方面的诚挚合作。

赞美始终归于安拉，我们仰仗他而一帆风顺，他是多好的主啊，他是多好的扶助者啊！

萨阿德·扎格卢勒

于亚历山大

回历1384年1月22日（公元1964年6月2日）

目　　录

序……………………………………………… 1
前言　本书的宗旨和资料出处………（1）
　　宗旨（1）　资料出处（5）
第一章　地区和居民…………………………… 1
　第一节　地　区……………………………… 1
　　名称(马格里布)（1）　安塔布利斯(巴尔卡)和费赞（5）　艾的黎波里和内富萨山（9）　阿非利加（10）　两个马格里布——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13)　西马格里布的特点（15）　自然单位(18)
　第二节　居　民……………………………26
　　名称(柏柏尔人)（26）　柏柏尔人溯源（32）　柏柏尔部族的划分（38）　区分布特尔人和巴拉尼斯人的根据（42）　柏柏尔部族在马格里布的分

布(47) 社会结构和传统习惯(57) 农民(60) 牧民(64) 非土著的少数民族(68) 阿法里克人(68) 犹太人(69) 黑人(71) 罗马人和法兰克人(73) 语言(74) 宗教(79) 犹太教和基督教(84) 非洲教会的组织和发展(85) 多那图斯派的分裂(86) 圣徒奥古斯丁和天主教的胜利(88) 阿里乌教(90) 罗马政权在马格里布的最后的一百年(91)

第二章 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回历23—95年〔公元644—713年〕)…100

征服的特点(100)

第一节 征服和探索期间(回历22—50年〔公元643—670年〕)……… 102

一、征服利比亚(巴尔卡—费赞—的黎波里)………………………… 102

1. 征服巴尔卡(102) 2. 征服巴尔卡和费赞沙漠(107) 3. 征服的黎波里(艾的黎波里)(113) 4. 征服萨布勒特(118) 5. 完成对费赞沙漠区域

的征服(120)
二、征服阿非利加(突尼斯地区)… 123
欧麦尔时代对征服的考虑 (123) 奥斯曼时代征服突尼斯地区的开始(128) 1. 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同罗马人的第一次遭遇 (128) 在斯贝特拉的胜利 (142) 战利品问题(151) 2. 摩阿维亚·本·胡德杰。阿拉伯人同罗马人的第二次遭遇(162)
第二节 稳定和持久的征服 (回历 50—95 年〔公元 670—713 年〕) …178
一、奥克巴·本·纳菲厄——第一个驻扎在马格里布的人…………… 178
1. 奥克巴进兵的黎波里沙漠和阿非利加(180) 2. 奥克巴就任总督和凯鲁万的兴建 (192) 3. “阿布·穆哈吉尔”。奥克巴·本·纳菲厄的被黜(回历 55—62 年〔公元 674—681 年〕)(201) 4. 奥克巴第二次执政和征服西马格里布 (回历 62—64 年〔公元

681—684 年〕）(207) 中马格里布的泯灭(212) 征服扎卜(214) 进入西马格里布(217) 归途(224) 奥克巴的牺牲（225） 凯鲁万的埃米尔库塞拉（回历 65—69 年〔公元 684—688 年〕）(231) 5. 祖赫尔·本·盖斯。为奥克巴复仇（234） 马姆斯战役(236) 祖赫尔的归来和他在巴尔卡被杀(238)

二、最后的抵抗和阿拉伯人终于在马格里布立足……………………… 244

1. 加萨尼族人哈散·本·努阿曼的业绩(回历 73—85 年〔公元692-693—704 年〕）(244) (1) 反对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的斗争（245） 征服迦太基（246） 反对卡希娜的斗争（249）哈散的失败（251） 阿非利加的毁坏(255) 哈散的归途(258) 卡希娜的下场(260) 卡希娜被杀(261) 迦太基的收复和被毁（264） (2) 哈散的文治和政绩（267） 突尼斯的兴建

(271)　2．哈散被黜和穆萨·本·努塞尔就任总督(276)　哈散被黜(276)　穆萨·本·努塞尔就任总督(281)　(1) 穆萨在马格里布的业绩(285)　(2) 征服丹吉尔(289)　(3) 海上活动(292)　(4) 特累姆森的塔里克，他与朱利安的关系(297)　(5) 穆萨·本·努塞尔执政的结局(302)

第三章　倭马亚王朝的行政　它的错误和在马格里布人中的反响（哈瓦利吉派运动）………………………… 311

第一节　改革的尝试………………………… 311

1．古莱什族人穆罕默德·本·亚齐德。穆萨·本·努塞尔家族的清除 (311)　2．奥马尔·本·阿卜德·阿齐兹的哈里发政权是马格里布史上的决定性阶段(315)　财政危机的解决(315)

第二节　奥马尔·本·阿卜德·阿齐兹殁后马格里布的动荡………… 324

1．亚齐德·本·阿比·穆斯利姆(324)　2．比什尔·本·萨弗万(330)

出征西西里岛(332) 3. 萨勒姆族人奥贝达·本·阿卜德·拉赫曼的宗派主义和暴力政策 (334) 出征西西里岛(335) 4. 奥贝德拉·本·哈卜哈卜的建立在宗派主义基础上的强权政治(339)

第三节 对马格里布人的专制和残酷剥削…………………………… 344

起义的预兆 (345) 西马格里布的哈瓦利吉派 (346) 迈萨拉起义 (350) 贵族战役 (355) 库舍尔族人库勒苏姆·本·伊亚德。塞布河(巴克杜拉)战役(359) 库勒苏姆被杀(368) 巴拉杰和叙利亚军在休达被围(369)

第四节 东马格里布的哈瓦利吉派… 371

汉扎拉·本·萨弗万。哈里发在阿斯纳姆和卡尔纳两次战役中的报复行动 (375) 阿斯纳姆(379) 卡尔纳 (381) 对的黎波里的哈瓦利吉派人的惩罚(383)

第四章 在独立和归属哈里发国家期间 倭

马亚王朝末和阿拔斯王朝建立时期的马格里布概况………………… 385

第一节　奥克巴·本·纳菲厄在阿非利加的后裔——菲赫尔族人…… 385

一、菲赫尔族人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从安达卢西亚归来… 385

征服凯鲁万（387）　阿卜德·拉赫曼的业绩。各地的起义(392)　沿海区域的动荡（393）　的黎波里的伊巴迪亚派（394）　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任马格里布总督的合法化（403）与哈里发国家断绝关系和阿卜德·拉赫曼的独立(407)

二、哈比卜家族内部的斗争。阿卜德·拉赫曼被杀和其弟伊勒亚斯被拥立为埃米尔……………………… 414

伊勒亚斯·本·哈比卜和他同哈比卜·本·阿卜德·拉赫曼的斗争（418）哈比卜·本·阿卜德·拉赫曼和在阿非利加的菲赫尔家族被哈瓦利吉派所消灭(423)

第二节 哈瓦利吉派的黄金时代…… 427
苏福里亚派和伊巴迪亚派争夺中的马格里布(427) 哈里发军的动乱(439)
第三节 阿非利加的穆哈拉卜族人… 445
奥马尔·本·哈夫斯·本·卡比萨和反对哈瓦利吉派斗争的继续(445) 亚齐德·本·哈提姆。伊巴迪亚派阿布·哈提姆的下场(455) 消灭残余的起义者(460) 亚齐德·本·哈提姆的文治——阿非利加的文明和宗教生活(464) 穆哈拉卜族人的结局(473) 达乌德·本·亚齐德·本·哈提姆(474) 鲁赫·本·哈提姆(477) 穆哈拉卜族人纳斯尔·本·哈比卜(479) 阿非利加最后一个穆哈拉卜族人——法德勒·本·鲁赫。伊本[①]·贾鲁德的起义(481) 稳定阿非利加局势的新尝试——哈尔萨马·本·艾阿扬就任总督(488) 哈尔萨马的业

① 阿拉伯语中，“本”、“伊本”都是儿子的意思，本书为统一起见，凡在名字之首译为“伊本”，名字之中则译为“本”。——译者

绩(493)　奥克族人穆罕默德·本·穆卡提勒担任总督(495)
第五章　独立时代的开始………………… 503
马格里布分为三个王朝(503)
第一节　阿格拉布王朝在凯鲁万的建立……………………………… 504
易卜拉欣·本·阿格拉布(504)　阿非利加的新都阿拔西亚(卡迪姆堡)(509)　易卜拉欣·本·阿格拉布稳定阿非利加的局势(513)
第二节　罗斯图姆王朝在提阿雷特的建立……………………………… 521
中马格里布的新凯鲁万——罗斯图姆王朝的提阿雷特或新提阿雷特的兴建(528)　伊本·罗斯图姆被拥立为伊马目和哈瓦利吉派思想的发展(535)　阿卜德·瓦哈卜被拥立为伊马目(542)　马格里布的伊巴迪亚派人的内讧——努卡尔派(或努卡里亚派)人的第一次分裂(543)　哈拉夫派的第二次分裂(546)　提阿雷特的伊马目国的疆域(553)　萨杰拉马萨城的兴

建和苏福里亚派的瓦苏勒族人的伊马目国(557)
第三节 伊德里斯王朝在西马格里布的建立和非斯城的兴建………… 568
阿拉维族人的王朝的哈瓦利吉派根基(568) 伊德里斯进入马格里布——从希贾兹到埃及到马格里布(572) 定居在瓦来拉 (577) 伊德里斯被拥立(581) 积极的行动(583) 征服塔马斯纳(583) 特累姆森的征服及其清真寺的修建 (588) 伊德里斯一世之死(589) 伊德里斯二世(伊本·伊德里斯)的诞生和他的童年(591) 小伊德里斯当上伊马目 (594) 西马格里布的新凯鲁万——非斯城的兴建和阿拉伯主义在西马格里布的传播 (597) 非斯城址的选择 (602) 建设 (606) 兴建非斯城的意义——伊德里斯王朝的势力在马格里布进一步巩固 (618) 小伊德里斯去世和伊德里斯王朝分裂的端倪(621)
后记…………………………………… 628

参考书目…………………………………… 634

图 表 目 次

图一　马格里布(和埃及)地区——地形和各区域…………24
图二　布特尔人和巴拉尼斯人的部族 …………… 36—37 间
图三　柏柏尔部族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的分布图………49
图四　罗马和拜占庭的边界…………………………………93
图五　利比亚地区的各个区域……………………………… 109
图六　阿非利加地区("突尼斯"、的黎波里和君士坦丁)…143
图七　奥克巴·本·纳菲厄远征西马格里布…………… 218
图八　突尼斯和迦太基的位置……………………………… 274
图九　中马格里布……………………………………………… 526
图十　提阿雷特地区:冬夏两季牧民游牧之路……………530
图十一　西马格里布地图…………………………………… 579
图十二　非斯的位置和城市的平面配置………………… 603

第一章　地区和居民

第一节　地　　区

名称(马格里布):

马格里布地区是一个专有名词，阿拉伯作家用它来指埃及以西的所有地区，包括北非，拥有现在利比亚的三个省(巴尔卡、的黎波里和费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它的撒哈拉大沙漠一直延伸到黑人地区边境)和马格里布(近代以它的南都命名，叫摩洛哥①)，南与塞内加尔和尼日尔交界。

马格里布地区的名字，原意是指太阳西沉方向，也即是说，这是一个总的专有名词，指位于日落方向的地区。与它相对的，位于太阳东升方向的地区，便称为马什里克②。马什里克原来是指阿拉伯地区，及至倭马亚王朝的大征服时代，哈里发国家迁到大马士革后，它是指叙利亚。后来，在通晓记录和高度行政组织的阿拔斯王朝，马什里克

则用来称呼伊拉克地区和巴格达。底格里斯河成了东西方的分界线，对照现在的经线来说，在这个位置上的巴格达就是“格林威治”。回历 182 年（公元 798 年），哈龙·拉希德[3]把他的国家从行政上划分给他的两个儿子阿明和马蒙，这便是伊斯兰国家在技术形式上分为马什里克和马格里布的总分界。大王储阿明拥有国家的西部，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直到最西面；二王储马蒙分得东部，即霍腊散及其毗邻的东方数省。[4]

---

① 这里说的南都，是指马拉喀什城。在阿拉伯文里，摩洛哥和马拉喀什的拼法相同。——译者

② 参看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开罗版，第 6 卷，第 98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86 页。

③ 一译诃论·拉西德。——译者

④ 事实上，国家划分为马什里克和马格里布早在马赫迪时代就已开始。当时的王储是哈迪。后来，拉希德在回历 163 年统辖了“整个马格里布、阿塞拜疆和阿尔明尼亚”（伊本·阿西尔：《回历 163 年事件》，第 6 卷，第 25 页）。关于哈龙·拉希德把国家分给阿明和马蒙一事，虽然我们没有发现记载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这两个专有名词的文本，但是，从划分的计划来看，底格里斯河显然是国家两个部分的分界线。阿明拥有叙利亚和伊拉克；马蒙拥有从哈马丹边界到最东头（塔伯里：《回历 186 年事件》），或者说，他拥有霍腊散及其相邻区域，一直到哈马丹（伊本·阿西尔：《回历 182 年事件》，第 6 卷，第 65 页）。参看穆·阿·夏伊拉的《阿拔斯一世时代的区域划分》，公元 1944 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第 87 页，该处表明，马格里布一词包括所有位于伊拉克首都以西的区域。

上述马格里布的概念是一般的、泛指的，也即是指伊斯兰教国家的西半部。然而，在阿拉伯人进行早期征服的时候，马格里布一词却没有这样全面的含义。阿拉伯人替与阿拉伯半岛接界的东方、北方和西方都取了名字，如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随军作家为各地写了专著。[①]这就使我们猜想，马什里克和马格里布两词的广泛使用，只是在阿拉伯人扩大了征服之后。当时，阿拉伯人开始源源不断涌入各个地区，这些地区的名字，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通常是陌生的，这就需要使用一些简单易懂的专有名词，以便于人们的交流和总的了解各个地区的位置，——这当然是在后来的国家所经历的严密组织的需要出现之前——于是，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两词便应运而生。这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当马什里克一词始终没有超越它的语言概念时，马格里布这个词却具有一种政治地理的特殊概念。当时的条件，我们无法严格地加以确定，虽然，我们揣测，由于阿拉伯人同

① 参看瓦基迪和马达伊尼的著作的书名，如《波斯的征服》、《叙利亚的征服》、《埃及和亚历山大城的征服》（伊本·纳迪姆：《百科辞书》，商业书店版，第150、154页；布罗克耳曼：《阿拉伯文学史》，增补Ⅰ，德文版，第208页）。

波斯的马什里克的联系要比他们同马格里布的联系更紧密些，所以他们也就比较确切地了解马什里克的各个区域。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说，萨萨尼王朝的马什里克通晓行政制度和管理措施，而一直反对罗马政权的马格里布对此却茫然无知。[①]也许，正是这些条件，有助于保留使用马格里布一词，来指位于埃及以西的地区，而这样的概念无论如何总有些含糊不清。虽然，在阿拉伯人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各个区域之后，这种含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消除，但是，这个词的概念完全清楚，还是在地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以后。马格里布一词始终意味着除了埃及和安达卢西亚以外的非洲北部所有区域。因此，我们发现一些早期的地理学家，如伊斯塔赫里，把马格里布分为两

① 关于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阿拉伯人同波斯人的联系密切和他们熟悉波斯人情况的看法，在古代阿拉伯作家为我们留下来的历史文学和非历史文学中，是一清二楚的。这里，我们仅指出阿布·哈尼法·丁努里的《长篇传述》、塔伯里的《各民族和历代国王史》和梅斯欧迪的《黄金草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书里，关于马格里布的资料，同关于马什里克的资料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塔伯里为我们提供了马什里克及其各个区域的详细资料，而我们在他的著作里看到的马格里布资料却寥若晨星，几乎对它辽阔的区域一无所知。

个部分：非洲马格里布，包括它所有的城市和区域，和安达卢西亚马格里布。[①] 这就是说，安达卢西亚已开始超出了规定的范围。显然，安达卢西亚脱离巴格达而独立以后，它的政治条件肯定了这种分离。哈里发国家一直坚持它对马格里布统治的合法性，而安达卢西亚却没有成为马格里布的一部分。

安塔布利斯（巴尔卡）和费赞：

在安达卢西亚进入阿拉伯马格里布的范围之前，征服还未开始，阿拉伯人沿用罗马组织中公认的政治和行政名字来称呼马格里布以东的部分。与埃及接壤的地区是安塔布利斯或者班塔布利斯 (Pentapolis)，这一地名在腓尼基语中就是五个城市的意思。[②] 象今天的情况一样，安塔布利斯以它的都城，古老的巴尔卡城[③] 著称。埃及和巴尔

① 参看伊斯塔赫里的《道路和王国》，公元 1961 年开罗版，第 33 页。

② 贝克里的著作第 4 页。《考证书》第 143 页。希腊人时代称巴尔卡区域为班塔布利斯，它的五个古城是：库里纳、苏萨、巴尔卡、图克腊和巴尔尼克。

③ 巴尔卡的古名是 Barki，它的位置在现在绿山区的马尔季城。诚然，这个地区近代在欧洲语言里以它的沿海城市库里纳 Cyrène 著称，就是库里尼亚地区或者昔兰尼加地区（Cyrenaique）。

卡区域之间的边界划不清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巴尔卡是埃及地域向西的自然延伸，并没有边界和自然的区分物。在沙漠中，只有一些小的关隘，主要的有海岸线上的两个关隘：一个在现在的马特鲁港，叫做小要塞；另一个在塞卢姆，叫做大要塞。[①]在南面，既无关隘，也无分隔物和边界，而是横亘着埃及沙漠和马格里布沙漠，在这些沙漠里分布着绿洲。埃及沙漠和马格里布大沙漠中的绿洲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现代地理学家就用利比亚沙漠的名字来统称埃及和利比亚的沙漠。因为事实上，画在地图上的分界线，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巴尔卡的东部区域包括一个行政单位，或者称为卢比亚和马拉基亚的一个省份。这个与亚历山大城紧密相连的省份，包括两个区域。东边的是卢比亚，它是该区域首府的名称，也是希腊作家用来称呼除埃及以外的北非的名字，作家们没有严格地确定卢比亚城的位置，而只是说，它位于亚历山大城和巴尔卡之间[②]；西边的是马拉基亚，这是罗马省份马尔马里卡（Marmarica）的阿拉伯

① 参看卡勒卡仙迪的《创作启蒙》，第3卷，第395页。

② 参看雅古特的《地名辞典》，开罗版，第7卷，第341页。

文译名。[①]从马克里齐的一个文本中知道，马拉基亚的西部边界，就在巴尔卡城的本土。[②]

至于巴尔卡的西部边界，则也穿插到了的黎波里的地域，以致一些早期的作家把距的黎波里城东二百五十公里的哈散·本·努阿曼所建的群堡，划入现在的陶沃尔加地区之中，而陶沃尔加，则是"属于巴尔卡范围"[③] 的富庶的的黎波里地区东部边界的端点。在后人的概念中，巴尔卡区最后成了铺展在的黎波里农业区和埃及边界之间的沙漠地带。《游记》的作者阿夏希在离开（的黎波里省内的）米苏腊塔城前往马什里克时，说："我们告别了最后一处人烟，进入了巴尔卡。"[④] 这是在他到

---

① 马利基：《心灵游苑》，第 29 页，注释 1 。参看穆罕默德·阿卜德·哈迪·夏伊拉的文章，公元 1958 年班加西利比亚大学文学教育学系学报，第 1 卷，第 13 页，作者说："卢比亚介于现在的马特鲁港和塞卢姆之间"；第 14 页说："马拉基亚属于马尔马里克民族。"

② 《回忆手迹和古迹的殷鉴和教训》，埃及版，第 1 卷，第 16 页。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利比亚对法蒂玛王朝的建立及其迁移到埃及的态度》，公元 1958 年利比亚大学文学教育学系学报，第 227 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欧洲版，第 200 页。白拉祖里的著作，欧洲版，第 229 页："在巴尔卡的范围里"。

④ 阿夏希：《游记》，的黎波里手抄本第 340 号，第 78 页正面。

达哈散群堡之前。[①]因此，他是把他经过的锡尔特包括在巴尔卡的范围之内的。[②]接着，阿夏希又说:“巴尔卡的地域，从亚历山大城到阿非利加长达两个月的路程。”[③]他把铺展在从米苏腊塔到亚历山大城的巴尔卡地域，分为五部分，它们的名称都以其自然地理为依据，即：锡尔特（现在在巴尔卡和突尼斯之间的大海湾起源于它）、红巴尔卡、绿山、巴特南和两个要塞之间的地区，最后，是从小要塞到亚历山大城之间的地区，即以小要塞相称。[④]的黎波里南面的区域，是费赞，有些作家把瓦丹区也加了进去。他们规定瓦丹是费赞的一个都会或城市，而费赞顺着黑人地区到祖伊拉的方向，伸展到沙漠的中心。[⑤]虽然，从费赞到的黎波里，要比到其它区域更近些，但费赞却与东面的巴尔卡联系密切。阿拉伯人进入巴尔卡之后，他们

① 阿夏希:《游记》,的黎波里手抄本第340号,第78页反面。

② 同上出处,第79页正面。

③ 同上出处,第80页正面。

④ 阿夏希:《游记》,第85页反面。阿夏希在这里指出,《游记》作者阿卜达里根据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习惯,叙述了不同的划分。

⑤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10—11页;《考证书》第146页,注释2。

的踪迹便南向费赞，直到祖伊拉和通向苏丹地区的绿洲[①]，驼队商旅的道路轻而易举地把费赞的绿洲同突尼斯南部和阿尔及利亚的绿洲连接起来。[②]

艾的黎波里和内富萨山：

艾的黎波里（的黎波里）的名字在希腊语里是的黎波里塔（Tripolitaine, Tripolis），意思是三个城市。[③]早期作家认为它象巴尔卡即安塔布利斯一样，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区域。的黎波里与内富萨山区域相连。阿拉伯地理学家把内富萨山看作是阿特拉斯山系的支脉或延伸。阿特拉斯山系以它在西马格里布境内的最高峰德兰山脉[④]闻

① 参看本书第二章中关于征服巴尔卡一节。并见贝克里的著作，第158页（关于苏丹地区的门户奥德加斯特），作者说，那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阿非利加人、柏尔法贾纳族、内富萨族、卢瓦塔族、扎纳塔族和尼弗扎瓦族。……

② 关于驼队的道路和距离，参看伊斯塔赫里的著作，第37页；贝克里的著作第11—12页。

③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7页，“因为‘的黎’的意思是三个，‘波里塔’即城市”；《考证书》第110页。三个城市是乌耶（Oea）——位置在现在的的黎波里城，它东面的利达和西面的萨布勒或萨布勒特。

④ 关于德兰山与奥雷斯山和内富萨山的联结，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160页；《考证书》第163页。内富萨山最著名的村庄是沙鲁斯和贾杜。

名。内富萨山象一弯新月簇拥着的黎波里城的沿海地区，把沿海地区同费赞及其南部的沙漠隔断。因此的黎波里的沿海低洼地区称为圆阔地；内陆的高峻地区称为山峦和脊背。[①]这种地形的内富萨山，使费赞同巴尔卡，甚至可能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联系，比它同附近的的黎波里的联系更为容易。这也是的黎波里区域（或称的黎波里范围）的边界所以狭窄的原因之一。在地理学家看来，的黎波里不再具有特殊的性质，他们把的黎波里当作阿非利加的第一城。[②]

阿非利加：

阿非利加是真正的马格里布的第一个区域。这一点，可以从早期作家的传述中获悉。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在谈到阿慕尔·本·阿斯试图征服的黎波里以西地区的时候，说："阿慕尔要向马格里布进发"[③]。同样，当他在一些地方提到回历27年阿卜杜拉·本·萨阿德·本·阿比·萨尔

① 德普瓦：《内富萨山（的黎波里塔）》，公元19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0页。

② 伊斯塔赫里的著作第33页。《考证书》第2卷，第110页，注释1。

③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72页。

赫和回历34年摩阿维亚·本·胡德杰在阿非利加的两次征讨时，说："他俩都向马格里布出发。"[①] 现代学者对阿非利加一词是有争议的，对此词的根源众说纷纭。有的倾向于认为它原来是一个地名——就象它现在用来称呼我们的非洲一样；有的则坚持这个词原来是个人名或部落名，然后才成为地名——这种情况与把马格里布地区叫做柏柏尔地区相类似。[②] 绝大部分的阿拉伯作家在划分民族时，习惯上根据他们的谱系学的原则。他们是主张后一种意见的，认为阿非利加一词源于当地的土著阿非利加人，或者源于古代统治这个地区的一个女王的名字，她名叫阿非利加或者阿比利加[③]。在一些波斯名字中，如伊斯法罕和伊斯巴罕，"f"或"b"可以通用。我们认为，正是那些

---

①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92页。

② 参看侯赛因·莫尼斯的《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页及注释。他赞同阿非利加一词源出于腓尼基语中"阿非里"一词（当地人名，见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125页），同时，他引证了这样的看法，即此词原为印度语中阿巴拉或伊比里卡一词。见穆罕默德·阿卜德·哈迪·夏伊拉的《关于罗马时代阿非利加一词的出现》，公元1958年班加西（利比亚大学）文学教育学系学报，第8页。

③ 参看《考证书》，第111—112页，注释1。

阿拉伯的作家们，左右了现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方向，尽管在这个传述中，神话色彩极其明显。不论怎么说，我们所关心的事实是，阿拉伯人是从罗马人那里沿用了阿非利加的名字，就象他们曾经沿用班塔布利斯（或安塔布利斯）和艾的黎波里的名字一样。罗马人和希腊人把他们的北非领地叫做阿非利加(Africa)，首府为迦太基城，阿非利加的阿拉伯文译名就是伊非里基亚①。虽然在这个行省内曾进行多次行政划分②，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拜占庭时代。当阿拉伯人进入马格里布地区时，迦太基的长官是拜占庭人，也是阿非利加的总督，至少在理论上他的权力东起的黎波里边界，西到丹吉尔的边界。③这便使阿非利加具

① 此系阿拉伯文音译。为求得与其它文本的一致，我们采用“阿非利加”的译名。——译者

② 关于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时代阿非利加省的划分，参看朱利安的《北非史》，第225页；侯赛因·莫尼斯：《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2页。侯赛因·莫尼斯说，原来的阿非利加相当于迦太基区域。而设有领事的阿非利加，则包括原来的阿非利加和突尼斯的东部，称为祖吉塔尼亚，它的内陆区直到费赞，称为比扎西纳，相当于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地区，称为努米底亚，其西面是丹吉尔地区，称为摩尔塔尼亚。

③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7页。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3页。

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总的概念，几乎相当于马格里布的概念，因为有些作家说，阿非利加东起巴尔卡，西至丹吉尔[①]；另一种是特定的概念，仅指马格里布的东部，相当于原来罗马人的阿非利加行省，也即现在的突尼斯地区和的黎波里省的西部(包括的黎波里城)，以及阿尔及利亚地区的东部边界，直到君士坦丁省的贝贾亚。[②]也就是说，这些区域的现有边界仅是术语上的边界。从地理观点看，其中各个区域都是互相交叉的，这一点，我们稍后要加以指出。

两个马格里布——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

在以总的概念规定了马格里布东部区域的名称——从巴尔卡、的黎波里到阿非利加——以后，马格里布的(实际)边界，在早期作家看来，就成了自阿非利加往西，直到大西洋海岸。[③]回历五世纪(公元十一世纪)起，阿拉伯地理学家把马格里布的极西区域区分出来，称为"马格里布"[④]或"西马格里布"[⑤]。因此就有了两个马格里布：一个是马格里布或西马格里布，从那个世纪的中叶直到近代，都以它的政治首都马拉喀什[⑥]著称；另一个是中马格里布[⑦]，相当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地区。

(中、西)两个马格里布的北部分界线是木卢亚河，或者说是在(中马格里布的都城)特累姆森和（西马格里布的城市）塔扎之间。[⑧]在南面，则没有边沿或分界。于是，总的概念的马格里布分成了三个部分，其中两个部分保留着各具特色的马格里布的名字，这就是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我

---

① 《考证书》第111页、第139页："丹吉尔是阿非利加边界的尽头。"

② 阿布·菲达的著作，欧洲版，第122页(但阿布·菲达把马格里布的东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巴尔卡和埃及边界)。

③ 我们发现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没有把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区分开来。他谈到最初的阿拉伯侵袭时，以同义使用这两个词。但是在他谈到穆萨·本·努塞尔的征服时，可以知道，他这里用的马格里布一词，是指总的概念的阿非利加以西到丹吉尔之间的地区(参看他的著作，第192、203、204页)；对照白拉祖里的著作，他在谈到亚齐德·本·阿比·穆斯利姆时说，亚齐德是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的总督(第231页)。

④ 贝克里的著作第76页。《考证书》第179页。

⑤ 阿布·菲达的著作第122页；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6卷，第98、99页。

⑥ 这里指的政治首都，是马拉喀什。在阿拉伯文中，马拉喀什和摩洛哥是同一个词。中译名摩洛哥是从欧洲文字音译的。——译者

⑦ 贝克里的著作第76页。《考证书》第176页。阿布·菲达的著作第122页。

⑧ 贝克里的著作第129页："特累姆森是两个马格里布的分界线"。《考证书》第176、186页。

们猜想，西马格里布的专门名词，要比中马格里布的学名出现得早，因为马格里布的东部，特别是阿非利加，作家们并没有称它为东马格里布，而是让它保留着原先的名字，或者有时称它为“凯鲁万地区”[①]，因为在奥克巴·本·纳菲厄所建的凯鲁万城被希拉勒族人毁坏之前，这个地区是从属于凯鲁万城的。这也就是说，中马格里布的专门名词仅仅是同西马格里布（遥远的或边缘的马格里布）相对而言的。阿尔及利亚地区对阿非利加来说，是马格里布，对西马格里布来说，它又是马什里克，而西马格里布就成了最适合叫做马格里布的区域，因为，它对所有别的区域来说，都是马格里布，而且不是任何一个区域的马什里克。这便是为什么摩洛哥地区，而不是其它的北非阿拉伯区域，有权现在采用“马格里布”这一名称的原因。

西马格里布的特点：

事实上，西马格里布有一种特殊的自然因素。它的北部，全都濒临着地中海，近代以里夫地区——阿拉伯作家称它为古马拉地区[②]——著名，

① 贝克里的著作第 47 页。《考证书》第 154 页。

② 关于古马拉山，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 100—101 页；《考证书》第 190 页，注释 3 。

西边濒临大西洋，德兰山脉(即今天的阿特拉斯山脉)横贯其中。绵亘的山岭形成了高原，里面包含高平原。这种濒海的环境使西马格里布有别于马格里布的其它地区，河流穿山越谷，逶迤流向大西洋。其中最主要的河流是塞布河，并以它的支流非斯河著称。塞布河流域构成这一地区北部的一块低地，阿拉伯作家称之为近苏斯[①]，以与另一块低地相区别。在这个地区的西南部，苏斯河穿流而过(在阿加迪尔入海)，因而称为苏斯或远苏斯。[②]在塞布河和苏斯河之间，有许多河流。它们(自南向北)是：顿西弗特河[③]，马拉喀什市即坐

①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5页。从他的传述中，可以知道，近苏斯位于丹吉尔的以南地区，在穆萨·本·努塞尔时代，它是兵家必争之地。白拉祖里在谈到奥克巴·本·纳菲厄时说："他向丹吉尔以南的近苏斯进攻"(白拉祖里著作第229页)，从而对这一点作了明白的规定。《文苑良友》一书(第6页)介绍近苏斯的边界是从木卢亚河到乌姆雷卜亚河，并介绍说，近苏斯是马格里布最肥沃的地区。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把这个地区仅称为苏斯，说它是奥克巴·本·纳菲厄到达的最远处(第198页)，但他在谈到哈比卜·本·阿比·奥贝达进攻苏斯和黑人地界时(第217页)，又确定苏斯位于最南部。白拉祖里断定从近苏斯到远苏斯的路程要走二十多天(第230页)。关于也被白拉祖里仅仅称作苏斯的远苏斯的特点，参看《考证书》，第211页，注释4。《文苑良友》一书确定，远苏斯是从德兰山到诺勒地区(第6页)。

③ 《考证书》第209页。

落在河边；乌姆雷卜亚河，发源于坦德腊区域的德兰山，在艾泽木尔附近入海①；布拉杰拉杰河（阿布拉克拉克河）② 在萨累和拉巴特（胜利的拉巴特）入海。

这些贯穿在连绵不断的环海山峦中间的重要河流，使西马格里布有别于马格里布的其它区域。在中马格里布，只有一些不大重要的小河流。至于被作为西马格里布和中马格里布分界线的木卢亚河，则也是西马格里布的河流之一。因为它发源于塔扎南面的山脉，穿过梅克内斯地区，在贾拉瓦③附近流入罗马海。中马格里布最著名的河流是谢利夫河④，它的中游经过米利亚纳附近。至于贝克里、伊德里西和《考证书》的作者所提到的其它河流，则是一些干河，只是在冬季雨水充足时，才有水流。有一些是小河床，汇集溪井山泉之

① 《考证书》第 185 页。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102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95 页。

② 参看《利桑丁·本·哈提卜在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见闻》，第 105 页，注释 1。

③ 《考证书》第 193 页。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102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95 页（据《教训集》载，木卢亚河在加萨萨附近入海，不过，德·斯朗倾向于认为，这是指贾拉瓦）。

④ 《考证书》第 171 页。

水而成。[①]阿非利加的重要的河流，只有巴杰尔达河（或称迈杰尔达河）[②]，在突尼斯市附近入海。此外，直到埃及边界，便再没有河流了。而作家们所提到的河流，不是些除冬季外没有流水的干河，便是些由溪井山泉汇成的渠道，特别是在绿洲。

自然单位：

虽然我们提到了各种不同的名称和划分，但是从埃及边界到大西洋的这整个地区，首先叫做“马格里布地区”。这个总名称里面就包含着地区单位的意思。事实上，阿拉伯的作家们已经注意到，马格里布地区如果可以按我们所见到的那种形式，作竖的划分，成为几个古代的行政或政治部分，那末，它也可以全部作横的划分，分成三块相似的自然区域。第一，是沿着罗马海从亚历山大城到（直布罗陀海峡边上的）丹吉尔，再从丹吉尔沿着大西洋到苏斯的诺勒的沿海区域。[③]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许多阿拉伯的史地学家认为大西洋

① 参看《考证书》，第 176—179 页和注释。

② 《考证书》第 121 页。

③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其中“柏柏尔人居住地”一节，第 6 卷，第 98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88 页。

(大洋或利特蓝特或阿德朗特)[①] 的海岸自东向西笔直延伸，同地中海海岸是互相平行的。因此，他们把西马格里布境内向南倾斜的德兰山脉（高阿特拉斯山脉）的起点，当作马格里布西部边界的开始。这也是伊本、赫尔东的看法[②]。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解释了阿拉伯的扩张为什么就到远苏斯地区为止，作家们认为远苏斯是马格里布地界的尽头（也即北非的尽头）。[③]第二，是铺展在从埃及以西到西马格里布南面的沙漠地区。这是南部边疆区域，在那里，沙漠的阿拉伯人把山脉叫做伊尔克（沙丘）[④]。在上述两个区域之间，连绵不断的山脉向着地中海和大西洋蜿蜒铺展，形成第三个自然区域(其中一部分称为丘陵)。这个区域有自己的特色。有时，这种特色介于沿海区和沙漠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98 页。这个阿拉伯文本把“利特蓝特”写成了“巴拉亚”。对照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87 页，注释 3。

②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100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94 页，注释 1。

③ 参看本书后面奥克巴·本·纳非厄对西马格里布的入侵，在到达沿着大西洋海岸线向西南倾斜的纳菲斯河时，他认为自己已到了西方最后一处有人烟的地方了。

④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100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90 页。

区的特色之间。[①]

海洋是连接海岸区的首要因素，它把滨海城市和港口互相沟通，使气候温和并送来湿润带雨的海风。总之，海洋赋予这个区域以统一的或相似的自然形状。除海洋外，从陆上连接各沿海地区的，还有一条从苏伊士地峡到塔扎和非斯的古驿道。这条驿道，从埃及到非斯共分一百四十六段，大的驿站有巴尔卡、的黎波里、凯鲁万、塞蒂夫、提阿雷特和非斯。[②]

沙漠区域从埃及的绿洲、巴尔卡的绿洲、费赞、祖伊拉、瓦尔贾拉(在中马格里布南部)、萨杰拉马萨(它的整个地区称为塔菲拉勒)、德腊河(向西南面)、一直铺展到西面的大西洋边沿。[③]这个地区虽然被描绘成荒无人烟的沙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水源和绿洲遍布各处，驼队借此得以横穿全境，开出一条比北路近三分之一的捷径。

① 参看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6卷，第101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93页。在这三段分法的基础上，《考证书》的作者区分了马格里布各个区域，他为沿海地区专门写了几节(第110页)，也为沙漠及其邻近地区专门写了几节(第142页)。

② 伊斯塔赫里的著作第37页。

③ 伊斯塔赫里的著作第33页。参看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6卷，第100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90—191页。

凯鲁万到萨杰拉马萨的陆路共分八十段，而在古马拉地区，则有一百二十段。[①]阿夏希在他的《游记》(回历十一世纪〔公元十七世纪〕)中，对他所经过的、从塔菲拉勒和萨杰拉马萨到尼弗扎瓦和的黎波里的沙漠之路，作了细致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虽然远离人烟，但沿途的许多地方，水源丰富。在萨杰拉马萨以东地区有掘沙而成的甜水潭。[②]除此之外，还有吉尔河流域，汇集了远处来的涓涓流水，形成许多牧场。[③]

既无沃土又无水源的不毛之地，是叫做哈马达的高原，也就是沙石遍布的荒野，或怪石嶙峋的高地。其中主要的有位于萨杰拉马萨和吉尔河之间的大哈马达，驼队通过，要带三天的贮水。[④]有把吉尔河和萨乌腊河分隔开来的哈马达，萨乌腊河两岸的村庄绵延到现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心的

① 伊斯塔赫里的著作，第37—38页。

②③ 阿夏希:《游记》，的黎波里手抄本，第13页反面。

④ 阿夏希:《游记》，的黎波里手抄本，第13页反面，第14页正面。关于哈马达，参看伊本·赫尔东著作，第6卷，第100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91页；关于在塔曼提特和拉江(拉甘)流入沙漠的吉尔河，参看伊本·赫尔东著作，第6卷，第102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96页，注释1。德·斯朗提到，吉尔河始终保留它的古名 Ger。

图瓦特城附近，在撒哈拉沙漠的深处要走十天的路程[①]；有位于萨乌腊河和图瓦特城之间的哈马达[②]（它是从黑人地区来的驼队的集结地[③]）；还有坐落在从伊贡河(伊琼河)到瓦尔卡拉（即在贝贾亚对面的扎卜地区南部的瓦尔贾拉）通道上的大哈马达，在这片杳无人烟的荒野，得走四天的路程[④]，这条道路从瓦尔贾拉到里格河[⑤]，再到索费京河[⑥]，一直连续不断。在到达突尼斯南部的尼弗扎瓦之前，还有萨卜哈(盐沼)，这是一块龟裂的盐硷地，偏出路边左右，就会陷进去，只有一头跟着一头的骆驼在路上行走。[⑦]

尼弗扎瓦属于卡斯提利亚区域，因枣椰林立，以杰里德地区和椰枣地区著称。其城市有：内夫塔、托泽尔、加夫萨和比斯克腊。这个区域绵延在

① 阿夏希：《游记》，手抄本，第 14 页正面。对照伊本·赫尔东著作第 6 卷，第 103 页，他称之为图瓦特群堡。

② 阿夏希：《游记》，手抄本，第 15 页正面。

③ 同上出处，第 16 页正面。

④ 同上出处，第 35 页反面—36 页正面。瓦尔贾拉也写成瓦尔卡拉(参看《教训集》，第 6 卷，第 100 页)。

⑤ 阿夏希：《游记》，手抄本，第 39 页正面。

⑥ 同上出处，第 41 页正面。

⑦ 阿夏希：《游记》，的黎波里手抄本，第 42 页正面。

突尼斯南部及其相邻的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利亚的地界。[①] 以观测深刻著称的伊本·赫尔东阐明了这个自然区域的色彩，它从萨杰拉马萨和德腊河一直延伸到埃及的绿洲，处在围绕丘陵地带（北部富饶的高原）的群山南麓和从黑人地区方向包围马格里布的、称为“伊尔克”的南部沙漠的中间。因此，杰里德地区（亦即枣椰地区）并不象地理学家所说的只限于卡斯提利亚区域，它实际上包括（自西向东）一条展开在南部的大腹带，从远苏斯、塔鲁丹特，沿非斯大路到萨杰拉马萨，沿特累姆森大路到菲吉格，再经提阿雷特南面腊希德山山麓、贝贾亚对面的瓦尔贾拉及其附近的里格河、扎卜地区和比斯克腊城、（卡斯提利亚的）杰里德地区、尼弗扎瓦、费赞和瓦丹，最后到巴尔卡南面的绿洲。[②]

---

① 贝克里的著作第 47、48、49 页。伊德里西的著作第 103、104、106 页。《考证书》第 150、155、157 页，及其注释。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 6 卷，第 101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92 页。关于尼弗扎瓦，阿夏希说，那儿枣椰林立，它的村落就象埃及的里夫地区的村落，以至传说它的名字（伊斯兰教以前的通用名）原来（因其人烟稠密）叫艾利夫扎维亚（千家村），后来演变成尼弗扎瓦（手抄本，第 42 页正面）。

② 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 6 卷，第 100—101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92—193 页。关于绿洲，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 14—15 页；《考证书》第 147 页，注释 2 。并见下页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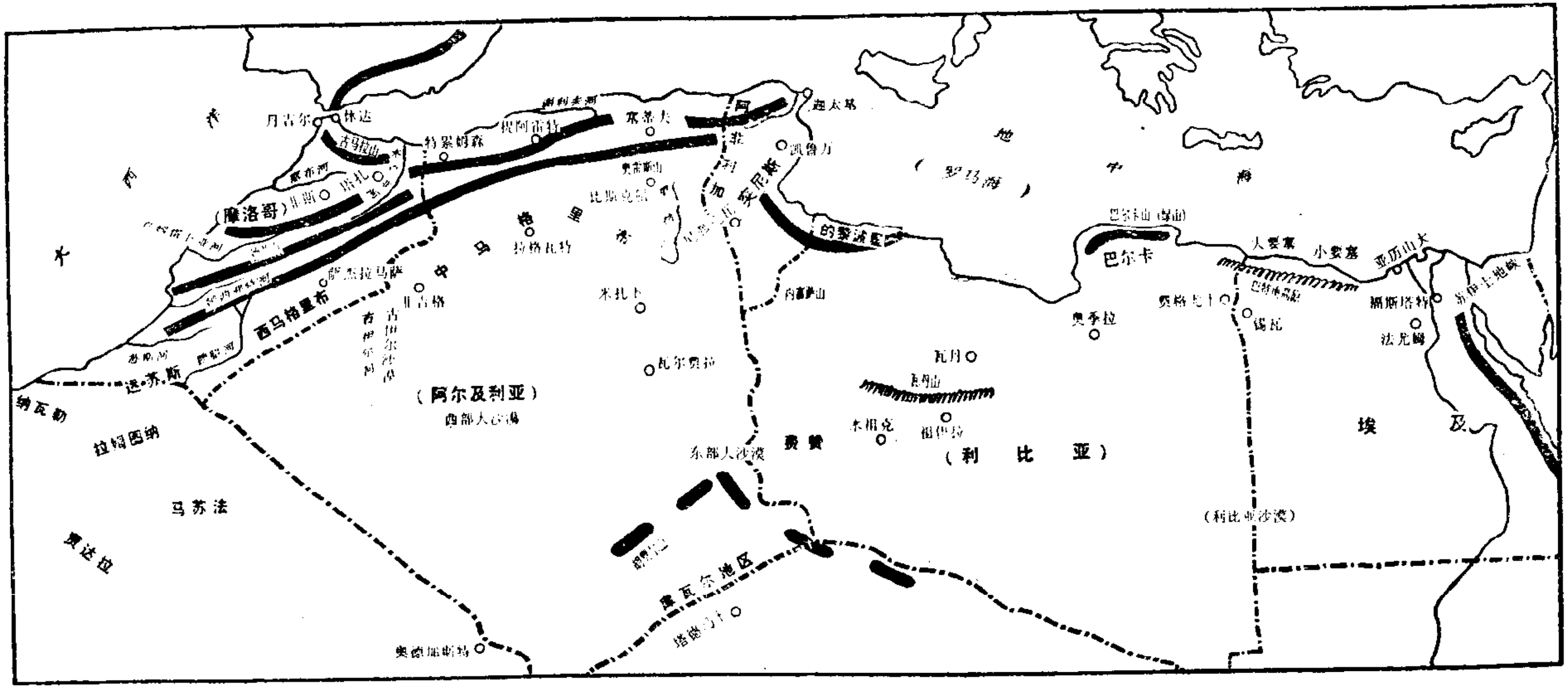


图 一

马格里布(和埃及)地区——地形和各区域

(按原图译制)

这就是说，沙漠和海洋一样，是马格里布各个区域之间交通和联系的道路，而不是想象中的分离和孤立的地区。山区的情况也是一样，由于它的山岭连绵，横贯全境，与海岸线互相平行，因而是另一个联系和统一的因素。山区象一副骨骼架子，把马格里布地区连结起来，加强了从大西洋到巴尔卡各地的联系。[①]此外，山区还是一种由山脉构成的地形单位。由于与山脉平行的河谷纵横遍布，它们就把东方区域和西方区域连接起来，虽然，山脉使得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交通比较困难。同时，它形成了许多孤立的地区，历代一直保持着分离的倾向，从而在一些时代里，政治上的统一就颇为困难。

哥提埃把政治上统一的困难，归咎于马格里布地区没有一个自然中心，可以把各个区域集合在它的周围。因为马格里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岸线长达三千公里，而富庶的区域只有一百五十公里。[②]不过，河流大多从内陆高地流向海洋，

① 如前所述，作家们把的黎波里南面的内富萨山和巴尔卡山（绿山）看作是德兰山（阿特拉斯）往东部延伸的尽头。参看插图一。

②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11 页。

减少了内陆和沿海之间的交通困难。把沙漠的各个中心和沿海城市连接起来的驼队的笔直道路，加强了肥沃区域和沙漠区域之间的统一和联系。因此，这些道路在马格里布地区构成了一片跟它的巨大长度相称的纵深地带，使沙漠成为马格里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阿尔及利亚的解放革命懂得这一点，它在争取自决的谈判中，拒绝放弃撒哈拉沙漠的原则。其实，马格里布地区的历史，就在于城居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上。沙漠边缘，旷野深处，事实上也是爱国者在反抗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斗争中的最后藏身之地。

第二节 居 民

名称（柏柏尔人）：

这个我们试图阐明全貌的地理单位，理所当然地从远古以来就竭力要形成一个人文单位，或者从血统和宗谱方面，也从社会活动方面，在马格里布地区的居民中造成一支相近的亲族。阿拉伯人把马格里布的居民叫做“柏柏尔人”，但是，我们不认为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的阿拉伯人就已用这

个名字来称呼马格里布人民。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名称在蒙昧时代阿拉伯人的肯定正确的传述之中，是否已经出现，况且阿拉伯半岛和北非之间的联系，原来并不多。据悉，那时阿拉伯人与埃及以西的地域没有直接的关系。至于也门的古代传说及其提到的希木叶尔诸王对中国和柏柏尔的征服，则仅仅是伊斯兰教编造出来的一些神话故事，只是为了颂扬盖哈坦族人的丰功伟绩。[1]然而，由于阿拉伯人同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是有联系的，他们可能已经知道"柏拉柏拉"(Barbaroi)或"柏拉柏尔"(Barbari)或"柏柏尔"一词的全面含义，就象雅典（称之为 Barbaroi）或罗马（称之为 Barbari）所了解的含义一样，即是指蒙昧的或野蛮的或越出罗马文明范围的民族。

罗马人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所有在中世纪早期攻打他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马格里布的人民自然被列入这个名称的范畴。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没有屈从于罗马人，不接受罗马的文明，而是反抗罗马的统治，给帝国造成许多麻

① 参看伊本·赫尔东的《历史绪论》，商业书店版，"历史学的特点、各历史学派的调查和揭露史学家的诡辩"一节，第 12 页。

烦[①]；第二，马格里布地区在公元五世纪遭到了日耳曼蛮族汪达尔人的入侵，汪达尔人把马格里布变成(欧洲意义中的)柏柏尔君主政体。一直到查士丁尼时代，汪达尔人才被君士坦丁堡打败。这里，我们可以探问，柏柏尔一词在那时是否有可能是指总的马格里布的居民，指汪达尔人，或他们留在马格里布的后裔和加入他们行列或受他们文明影响的当地人而言？阿拉伯人可能正是通过他们引用了这个名称，——就象他们引用了各个区域名字一样，——把马格里布人民称为柏柏尔人。然而，他们不是指这个词中(在现代欧洲语言中所包含的)讥刺意思，他们绝无此意，因为阿拉伯人对罗马和罗马文明所持的态度，与柏柏尔人并无二致。

阿拉伯作家们根据他们的理解，曾试图对这

---

① 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 125 页，他说，拉丁作家用阿非利(Afri)即阿非利加人来称呼服从迦太基政权的当地人。至于反对罗马帝国的当地人，则用他们的部落名字来称呼他们，如称他们为摩尔人(Mauri)和柏柏尔人(Barbari)，而绝对不叫他们为阿非利加人。根据摩尔一词，从属罗马帝国的西马格里布区域就叫做摩尔塔尼亚(Mauritaine)。这个名字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引用(贝克里的著作第 21 页)，并由此派生出欧洲的词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分别是 Moors，Maures，Moros。

个名称进行解释。他们引证了许多看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考证出了柏柏尔一词的正确来源，即使那些曾正确地考证出许多古代名称的人(如“地区名称”一节所述)如贝克里、伊德里西甚至伊本·赫尔东也都没有考证出来。伊本·赫尔东罗列了著名的谱系学家的种种不同意见，他考证了谱系学的著作，如伊本·卡勒比（第一个编纂谱系的作家，卒于回历204年〔公元820年〕)、伊本·库特巴（卒于回历296年〔公元907年〕)、塔伯里（卒于回历310年〔公元922年〕)、苏利（卒于回历335年〔公元947年〕)、梅斯欧迪(卒于回历345年〔公元956年〕)、阿里·本·阿卜德·阿齐兹·朱尔贾尼(著有一本《论宗谱》，回历366年〔公元967年〕卒于内沙布尔)、科尔多瓦人伊本·哈兹姆（卒于回历五世纪上半叶〔公元十一世纪〕)、阿布·奥马尔·本·阿卜德·柏尔（生于科尔多瓦，里斯本的法官，卒于回历463年〔公元1070年〕)、贝克里（回历487年〔公元1094年〕卒于阿尔梅里亚)、苏赫利（回历508年〔公元1114年〕生于马拉加，回历581年〔公元1185年〕卒于马拉喀什）和马立克·本·穆尔希

勒（卒于回历七世纪末叶〔公元十三世纪〕）等。[①] 伊本·赫尔东根据他在《历史绪论》一书中所规定的原则，对这些书作了评论，但他没有指出柏柏尔一词现存于罗马人和法兰克人的著作之中。

我们认为这些看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语言上来解释“柏柏尔”一词，因为这个民族的语言佶屈聱牙，音节含糊，难以辨认，曾传说：“你们说话中的柏柏尔何其多！”又有一说，狮吼时，如声音暧昧，则称“狮子柏柏尔”[②]；另一类是按照阿拉伯人划分民族的习惯和他们在谱系学中所公认的原则来解释“柏柏尔一词”。据说马格里布的民族采用了他们一位远祖的名字，叫“柏尔”。这是伊本·哈兹姆从优素福·瓦拉克（穆罕默德·本·优素福·瓦拉克的父亲，也是贝克里主要参考的一位作

① 参看伊本·赫尔东的著作，开罗版，第6卷，第89—97页，“柏柏尔谱系一节”（第94页：伊本·卡勒比，第93页：伊本·库特巴，第93、94页：塔伯里，第93、94页：苏利，第93、94页：梅斯欧迪，第93页：朱尔贾尼，第91页：伊本·哈兹姆，第93、96页：伊本·阿卜德·柏尔，第94、95页：贝克里，第94页：苏赫利，第93页：马立克·本·穆尔希勒）；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8—180页。

②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89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8、176页。另有一种看法说，阿拉伯人发现，柏柏尔人的语言中多用“B”和“R”，于是说：“这柏柏尔（柏拉柏拉）是什么呀？”

家，卒于回历363年〔公元973年〕）处转引过来的见解，而优素福·瓦拉克又是从《希马尔》的作者阿尤布·本·阿比·亚齐德[①]那儿引证来的；又有人认为这个远祖名叫“柏柏尔”，这是苏利的看法[②]（如“阿拉伯”一词源自“叶阿拉伯”一词）。马格里布的谱系学就这样固定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人中出现了谱系学的专家。刚进入回历四世纪，柏柏尔的谱系就用阿拉伯文记录了下来[③]，成为象阿拉伯人谱系那样的一门学科。伊本·赫尔东提到的著名的谱系学家有：马特马塔族人萨比克·本·萨利姆、库米亚族人哈尼·本·马斯杜尔、卡赫蓝·本·阿比·卢瓦[④]、达里萨族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89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8页—169页。《希马尔》的作者阿尤布是反对马格里布法蒂玛王朝的著名叛逆者，伊巴迪亚教派的信徒。他的儿子阿布·穆罕默德·阿尤布被他派往安达卢西亚，在科尔多瓦住了一段时期。参看德·斯朗译本，第28页，注释1。

②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94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6页。

③ 参看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8页，注释3。

④ 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6卷，第89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9—170页。我们注意到在阿拉伯文本中名字的不同写法，一次写成萨列姆·本·萨利姆，另一次写成萨比克·本·萨利姆，同时，我们还发现，哈尼·本·马斯杜尔写成了萨比·本·苏鲁尔。

人哈尼·本·布库尔和阿尤布·本·阿比·亚齐德[①]。

柏柏尔人溯源:

显然,这些谱系学家曾以阿拉伯宗谱为主干,把阿拉伯人分为两大支,一支源于盖哈坦,另一支源于阿德南。谱系学家们对柏柏尔人如法炮制,也把他们分成两大部分,即巴拉尼斯人和布特尔人。他们说,第一部分是布尔努斯[②]的子孙,第二部分则是绰号叫阿卜塔尔[③]的马德基斯的后裔。为了使这种说法与认为柏柏尔人同出一源(如盖哈坦和阿德南都源自易卜拉欣)的传述互相吻合,便这样传说:布尔努斯和阿卜塔尔是全体柏柏尔人的祖先柏尔[④]的两个儿子。但是,有一些柏柏尔谱系学家不同意伊本·哈兹姆所主张的这种看法。这些人说,两大部分人,各有自己的祖先:巴拉尼斯人是柏尔·本·马齐格·迦南的子孙;布

---

① 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6卷,第94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8页。

② 布尔努斯是单数,巴拉尼斯是复数。——译者

③ 阿卜塔尔是单数,布特尔是复数。——译者

④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89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8页。

特尔人是柏尔·本·盖斯·本·埃蓝的后裔。[①]

这后一种说法，把柏柏尔人追溯到迦南人和盖斯人的谱系，也就是说，柏柏尔人原来是马什里克的部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迁移到马格里布。这事实上是谱系学家们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伊本·赫尔东评论了作家们的分歧之处，并罗列了他们的看法。早期的作家如伊本·卡勒比、伊本·库特巴、朱尔贾尼、塔伯里以及步他们后尘的梅斯欧迪、贝克里和伊本·阿西尔等说，“柏柏尔人来自叙利亚。在达乌德时代，他们的国王贾卢特被达乌德所杀，他们被赶出巴勒斯坦。”[②] 有些人如苏利和阿布·奥马尔·本·阿卜德·柏尔则说，“柏柏尔人来自埃及，是米斯拉伊姆·本·哈姆或哥普特·本·哈姆的后代。”[③] 同时，还有一

---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89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9页。参看本书，图二。

②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93—96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7、184、175、176、174、177页(依次序排列)。对照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0页;梅斯欧迪的著作第1卷,第55页;伊本·阿西尔的著作(《回历22年事件》)第3卷,第13页;伊德里西的著作第57页。

③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96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6、181页。

些传述提到，柏柏尔人均源于也门，他们是努阿曼·本·希木叶尔·本·萨卜的子孙。[①]还有的如马立克·本·穆尔希勒——他曾为马林王朝的素丹雅各布·本·阿卜德·哈克（卒于回历七世纪末叶）效劳——主张调和这所有的传述，他说："柏柏尔人有许多来源：希木叶尔族、穆达尔族、哥普特族、阿马利克族、迦南族和古莱什族。这些部族在叙利亚汇集在一起。"[②]

伊本·赫尔东驳斥了这些看法，反对认为柏柏尔人是易卜拉欣的后裔的说法，批判了贾卢特的故事。他认为，说柏柏尔人在伊非里卡什的率领下，自叙利亚远道来到马格里布，乃是难以置信的神话，他也否认柏柏尔人是希木叶尔族人或者穆达尔族人。伊本·赫尔东肯定了如下的看法，即根据他的民族分类法，柏柏尔人是迦南·本·哈姆·本·诺亚的后代，他们是巴勒斯坦人的亲戚，而不是巴勒斯坦人。[③] 虽然，他在起初谈到柏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93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4页。

② 同上出处，第6卷，第94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6页。

③ 同上出处，第6卷，第97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84页。

柏尔人时，说他们是从远古起就居住在马格里布的、亚当的一代子孙。[①] 其实，认为柏柏尔人是从叙利亚迁徙来到北非的见解，倒可能有些道理，因为可以说，这种见解即是指腓尼基人的迁徙，他们迁到马格里布定居下来；而体现这种迁徙的迦太基始终是马格里布的首府，一直到阿拉伯人来到为止。这也就是说，阿拉伯作家们的传述尽管形式上具有神话色彩，但里面却包含了一些历史事实。

哥提埃在他的《北非往昔》中的一些章节里，曾试图对照一些拉丁和希腊的文本，来说明这些阿拉伯的传述。他成功地使人注意到许多聪明的见解，尽管对其中许多看法，阿拉伯化的人抱着一种冷淡或保留的态度。[②] 这些见解中最重要的，是坚持认为迦太基在马格里布留下了深刻的影响[③]：真正的马格里布史是从布匿战争开始的。[④] 波尼语在马格里布地区的影响，直到公元六世纪还依然存在。[⑤] 在公元五世纪的圣徒奥古斯丁时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79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7页。

②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130、145、200页。

③ 哥提埃：《北非往昔》，法文本，第二节，第43页。

④ 同上出处，第59页。

⑤ 同上出处，第130页。

代，波尼地区[1]的农民说他们是迦南族人。[2]这也是拜占庭史学家普洛可比（Procope）记述下来的看法。他说，当地人(摩尔塔尼亚人)是在以色列人入侵迦南地区时，从那儿来到阿非利加的。[3]哥提埃注意到普洛可比引述的神话与伊本·赫尔东的神话是雷同的，但是他否认伊本·赫尔东会受这个拜占庭史学家的影响。

这里，我们发现，普洛可比和伊本·赫尔东之间虽无关系，但这位马格里布史学家引证了古代马什里克史学家的著作。如前所述，主张柏柏尔人源自迦南族的最力者，是塔伯里。这就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早期的阿拉伯作家从象普洛可比这样的拜占庭作家处引证了一些有关马格里布及其民族的原始资料；要么是他们通过古代亲眼目睹者那里汲取了有关马格里布地区现实的资料。两者必居其一。也许，比较正确的是，他们从两个方面都搜集了资料。因为众所周知，阿拉伯史学家受到他们的前辈罗马和波斯史学家著作的影响，并在

① 波尼地区即现在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的安纳巴地区。——译者

②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139页。

③ 同上出处，第140—141页。

这些著作里加上了他们自己研究的成果和体会。

塔伯里(认为柏柏尔人来自迦南地区)的看法颇具影响，并且是为伊本·赫尔东所偏重和唯一采纳的意见，前已述及，这种看法也反映了一些事实。尽管如此，其它的看法也有其道理。比较正确的，可能是把所有这些见解尽力调和一致，也就是伊本·穆尔希勒的看法。他认为柏柏尔人就是希木叶尔族人，穆达尔族人，哥普特族人，阿马利克族人，迦南族人和古莱什族人，也就是说，柏柏尔人是(阿拉伯)半岛上各个阿拉伯人的部落同叙利亚、埃及的各个部落混合而成的。我们已经指出，柏柏尔人通过迦太基而同叙利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不言而喻，也就是指同阿拉伯人地区的关系而言。哥提埃曾试图解释柏柏尔人同希木叶尔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他和阿拉伯作家们一样，把这种血缘关系与柏柏尔人同迦太基人或者同波尼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等同起来。哥提埃说，事情被作家们搅混了。他引证说，在埃及的古迹中，希木叶尔人被称为波纳人或波尼人①，至于柏柏尔人和埃及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则是由于地界

① 哥提埃:《北非往昔》，法文本，第 143 页。

毗连和同一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自然血缘关系。古代，干旱降临北非地区，许多当地人逃往尼罗河两岸。[①]同时，语言学家们在古代埃及语、柏柏尔语和一些黑人的语言之间，也发现有一种血缘关系。[②]哥提埃在他的《北非往昔》一书中，有一节专门阐述埃及和马格里布之间的永恒关系，他最后说，根据沙漠中所遗存的古迹来了解，柏柏尔人源于埃及伊吉亚黑人的世系。[③]这与伊本·穆尔希勒的看法相近。

柏柏尔部族的划分：

谱系学家们把马格里布的部族划分为如下两大部分柏柏尔人：

1．巴拉尼斯人。[④]有十个著名的部族：阿兹达贾（瓦兹达贾）、马斯穆达、乌尔贝、阿吉萨、库塔

---

① 让·韦库泰：《古代埃及》，选自《我知道什么?》丛书，第27页。纳吉布·米哈伊勒：《埃及和古代近东》，第1册，公元1963年埃及版，第6页。

② 参看纳吉布·米哈伊勒的《埃及和古代近东》，第1册，埃及版；让·韦库泰的《古代埃及》，选自《我知道什么?》丛书，第29页。

③ 哥提埃：《北非往昔》，法文本，第42页，并见第35页及其后面的有关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关系一节。

④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89—90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9—170页。

马、桑哈贾和乌里格，根据一部分人的看法，还得加上卢姆塔族、哈斯库拉族和贾祖拉（卡祖拉）族。

这些大的主干分成若干小的分支：胡瓦拉族来自乌里格部族，梅利利亚族来自胡瓦拉部族，古马拉族来自马斯穆达部族（见图二）。

2. 布特尔人。[①] 有四个著名的部族：阿达萨部族、内富萨部族、达里萨部族和大卢瓦部族。

这些大的主干分成若干小分支：尼弗扎瓦族和卢瓦塔族属于卢瓦部族，姆扎塔族和马加加族又来自卢瓦塔部族，其中的萨德拉塔族是马格拉瓦族（母系）的姊妹族。瓦勒哈萨族来自尼弗扎瓦族，提尔加什族由瓦勒哈萨族派生出来，而瓦尔法朱马族又源自提尔加什族。

塔姆齐特（塔姆西特）族和叶海亚族出自达里萨部族。而塔姆齐特（塔姆西特）族的分支又有马特马塔族、萨特福拉族（也称为库米亚族）、利马亚族、穆特格拉族、穆吉拉族、马勒祖扎族和马德尤纳族。叶海亚族的分支为所有的扎纳塔部落，另加上瓦尔萨提夫族和萨姆江（萨姆甘）族。梅克内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90—91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70—173 页。

斯族则源自瓦尔萨提夫族。

从萨姆江族派生出祖瓦加族和祖瓦瓦族（见图二）。

值得注意的是，柏柏尔人虽然分为巴拉尼斯人和布特尔人，他们又分成了各个不同的部族，但是，这两部分人之间的血统却是相近的，而且，它们各个分支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谱系学家们混乱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把胡瓦拉族列为巴拉尼斯人[①]，接着又把它算作布特尔人，或者把它当作布特尔人中阿达萨部族（母系）的姐妹族。[②]同样，祖瓦瓦被看作是布特尔人，而伊本·哈兹姆则认为它从属于巴拉尼斯人中库塔马族。[③]

伊本·赫尔东效法那些否认柏柏尔人源于阿拉伯人的作家，如伊本·哈兹姆。[④]但是，他也差

---

① 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6卷，第90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9页。

② 同上出处，第6卷，第90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0页。

③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91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3页。

④ 同上出处，第6卷，第93、96、97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5、180页。属于阿拉伯人的部族是：卢瓦塔族（希木叶尔族）、胡瓦拉族、乌里格族（金达族）、扎纳塔族（属于土伯尔人的后裔，即也门人）、古马拉族、祖瓦瓦族和穆克拉塔族（希木叶尔人）。

不多接受伊本·卡勒比的主张和谱系学家们的几乎一致的看法，即认为桑哈贾族和库塔马族属于巴拉尼斯人，而不是柏柏尔人，他们原来是也门的两个部族。尽管他也说到："我认为他们是柏柏尔人的兄弟，安拉是全智的"[①]，坚持了自己的理论。

事实上，阿拉伯和柏柏尔的谱系学家们确有理由认为，柏柏尔人谱系的主干同阿拉伯人谱系的主干是互相类似的，而且追根溯源，柏柏尔人原有阿拉伯人的渊源。毫无疑问，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这种类似，乃是环境的产物。因为以沙漠性质为主的马格里布地区的自然环境，同阿拉伯地区很相象，从而产生了具有相似本质的社会和文明。[②] 因此，我们且把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血统和种族方面相近的血缘关系存而不论，免得在这方面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纠缠不清。[③] 同时，对语言学家们所一致主张的柏柏尔语和闪族语，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97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85页。

② 参看伊本·赫尔东的《历史绪论》，"环境的影响"一节。

③ 参看朱利安的《北非史》，法文本，第46—52页，图34—38；并见文学和经济系教授们集体编著的《阿拉伯社会研究》，公元1961—1962年版，"阿尔及利亚的介绍"一节，第110页，该处柏柏尔人被称为古阿拉伯人。

其中包括阿拉伯语(还有古埃及语)，系同出一源——如前所述，这就加强了种族的血缘关系，对这一点，我们也不予理会。我们仅指出柏柏尔人从过去到现在所处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类型。柏柏尔人象阿拉伯人一样，了解部族组织，懂得文明和定居的生活，同时，他们也过着漂泊无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对此，伊本·赫尔东说："他们中的身强力壮者动身去寻找旅程附近的牧场……他们靠放牧牛羊为生，马匹往往用作乘骑。也许骆驼则被他们中间寻找牧场的人所占有。这方面，他们的情况和阿拉伯人相同。"① 社会性质上的这种相似，产生了同一类型的文明，培育了一致的传统习惯。总而言之，它产生了相似的天然条件，而一切有关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血缘关系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区分布特尔人和巴拉尼斯人的根据：

根据柏柏尔人分为"游牧民"（帐篷居民）和"城居民"(房屋居民)，哥提埃试图对他们分成"布特尔人"和"巴拉尼斯人"两部分，进行解释。他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89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67页。

说："布特尔人是游牧民，巴拉尼斯人是城居民。"他把古代历史上的柏柏尔人分为努米底亚人（即阿尔及利亚人）和摩尔塔尼亚人（即马格里布人或摩洛哥人），同时把现代的马格里布人分为阿拉伯人和各个部族。[①] 这种理论具有正确的根据。因为，绝大部分的巴拉尼斯部族生活安定，住在肥沃的平原和山区，从事农耕，而大多数的布特尔部族则过着流动的生活，在高原沙漠和半沙漠地区放牧牲畜。不过，应当注意，这种分法并不是绝对的。这两部分人中城居和游牧是相互交替的。有些巴拉尼斯部族在沙漠中心，过着最纯粹的游牧生活，如撒哈拉的桑哈贾族。其中有戴面罩的穆拉萨姆人中的拉姆图纳族和马苏法族，他们是马格里布南部沙漠里的牧驼者，欧洲作家称他们为大牧民（grands pasteurs）或大驼夫（grands nomadets chameliers）。[②]

大牧民不同于牧羊人，后者被称为小牧民（petits pasteurs）[③]，他们是入寇的骑士。由于他

① 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 242 页。

② 参看乔·马塞的《中世纪的马格里布及其与伊斯兰东方的关系》，第 36 页；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4 章，第 215、224 页。

③ 同上。

们天生善跑（欧洲作家称他们为单峰驼〔dromadaires〕），他们能够摧毁和建立国家。[①] 穆拉萨姆人的部落(他们是现在图阿雷格人的祖先)一直在撒哈拉沙漠的中心过着原始的生活，直到回历五世纪(公元十一世纪)。当阿拉伯人在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京城建立文明和开化的生活时，蒙面的穆拉萨姆人还不知道面粉和面包，他们的食物只是燻肉加椰枣，喝的是驼奶。[②] 同样，在布特尔人中，也有定居和开化的部族，如库米亚族，他们在特累姆森的统治下过着文明进步的生活。[③] 这就是穆瓦希德王朝的缔造者阿卜德·穆明·本·阿里的部族。

---

① 这里要注意，伊本·赫尔东(在《教训集》第6卷，第89页中)从社会地位上区分了柏柏尔人的部族，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是"身强力壮者"或"强者"，他们寻找牧场，享受驼群的产品，手持枪矛，拦路剪径；另一部分人是"弱者"，他们的生活就是从事耕耘，驯养牲畜。伊本·赫尔东这种分法，也用于阿拉伯部族，他把牧驼者说成比放牧牛羊人要强大得多(《历史绪论》中"游牧民的文明"一节)。

②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170页；《考证书》第213页。

③ 关于库米亚族人崛起以前，他们在特累姆森地区的哈宁堡的居住情况，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80页。关于库米亚族在穆瓦希德王朝时代崛起之后的情况，参看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6卷，第126—128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251页。

威廉·马塞曾考虑按照在马格里布盛行的服装种类，来解释巴拉尼斯和布特尔的名称。马格里布地区著名的民族服装，是带圆锥形风帽的斗篷，迄今还在流行。[①]他认为阿拉伯人已经注意到了柏柏尔各个部族早先服装上的不同：有些人穿长斗篷，或带有风帽的斗篷，这些人就叫做巴拉尼斯人（巴拉尼斯是斗篷“布尔努斯”一词的复数）；另一些人穿短的或没有风帽的披风，阿拉伯人称他们为布特尔人（布特尔是“阿卜特尔”一词的复数，意即不完整的，或被截断的）[②]，就象齐亚德·本·阿比希一篇著名的著作，便名为《不完整的演讲》[③]。然而，哥提埃很合理地发现，这种依据对语言的深刻理解而作出的聪明的假设，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柏柏尔部族。因为，在撒哈拉的柏

① 不妨指出，哥提埃试图考证斗篷一词的来源。他说，斗篷很象是迦太基人穿着的东方服装，这种服装是由一件通常没有腰带的中长制服（tunique）和一顶制成头型（头颅形）的帽子构成。哥提埃注意到，这种制服曾在意大利流行，拉丁作家称之为巴伊诺拉(Paenula)，他认为在意大利流行的拉丁的普伊尼库姆(Poenicum)和迦太基人的服装毫无关系，并认为巴伊诺拉一词是从巴伊纳（Paina）一词派生而来的，意即披风。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148页。

②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241页。

③ 这是指演讲中没有说：“赞颂全归真主”。——译者

柏尔人中的穆拉萨姆族人就很难列入这两类之一。穆拉萨姆族人属于柏柏尔人中的巴拉尼斯人，但是他们绝对不穿斗篷，也不可能假设他们曾在某一个时代穿过斗篷。同时，巴拉尼斯人的风帽和撒哈拉居民的面罩之间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①]最后，哥提埃还特别注意到，当前在马格里布穿戴斗篷的人乃是布特尔人的后裔，因为斗篷是骑士的服装。[②]这就是说，威廉·马塞的见解，纯粹是一种假设，缺乏有力的根据，虽然他根据对语言的深刻理解，作了天才的叙述。在阿拉伯人看来，把柏柏尔人的起源分成巴拉尼斯人和布特尔人，仍然是暧昧不清的。

我们认为哥提埃和威廉·马塞的理论，各执一端，两者是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哥提埃归纳了伊本·赫尔东把柏柏尔人分成城居民和游牧民的理论，将其用于布特尔人和巴拉尼斯人；而威廉·马塞合理地解释了这两部分人的阿拉伯文名称。我们只能接受他的假设，肯定它的正确性，或指出它的不足之处。

① 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241页。

② 同上出处，第242页。

柏柏尔部族在马格里布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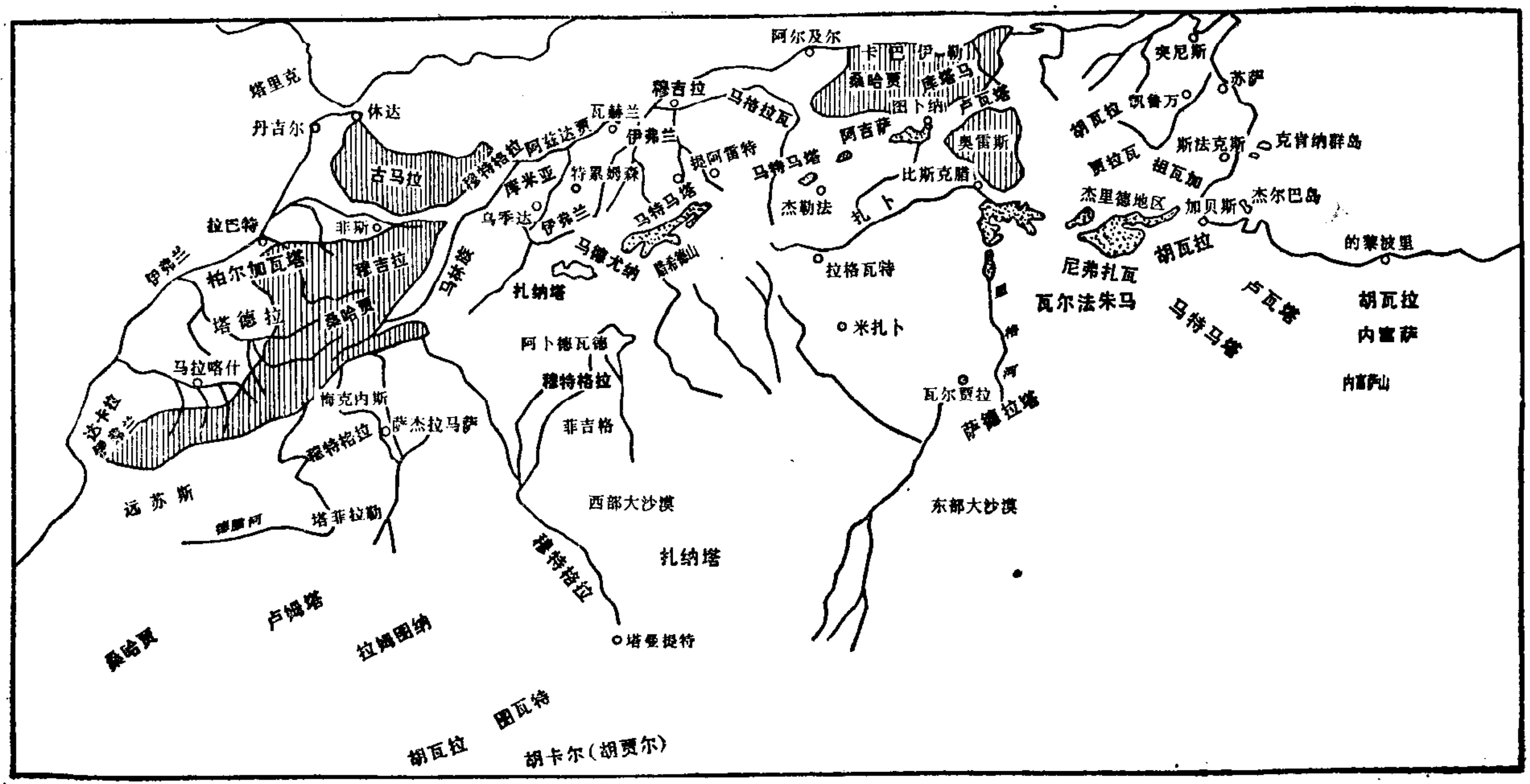
要绘制一张伊斯兰教早期马格里布地区柏柏尔部族分布的详图，无疑是颇为困难的。这是因为我们得到的最早历史传述，只到回历三世纪（公元九世纪）为止。对马格里布地区的地理描述，情况也同样如此。其实，早期作家并未注意给我们留下有关部族及其住地分布的详细资料，而只是泛泛而谈，不能反映马格里布地区的真实面貌。后人搜集了这些资料，并加上他们自己的传述。他们也不重视按正确的时间顺序，对这些资料进行令人满意的提纲挈领的分类，甚至没有古今之分。功劳应归于伊本·赫尔东，他注意分别地研究了各个部族的历史，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柏柏尔部族在整个马格里布的分布全图，同时，他也说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族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迁徙情况。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布首先符合伊本·赫尔东所处时代的情况，即回历八世纪（公元十四世纪）。这也许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象讲述他所经历和参与的当时的事件那样一清二楚地说明古代马格里布的面貌。伊本·赫尔东在试图研究由于马格里布地区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变迁，部族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迁徙方面，是有功的。因此，在柏柏尔史的参考书中，《教训集》一书始终享有首屈一指的地位。根据上述原因，最初的四个世纪，甚至直到希拉勒人迁徙时期（回历五世纪〔公元十一世纪〕中期）的柏柏尔部族居住点，一般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也正是由于希拉勒人的迁徙，马格里布地区的部族分布，曾发生根本的变化，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东部的各个区域，特别是巴尔卡和埃及边界，是卢瓦塔部族的所在地①。伊本·赫尔东认为，过去卢瓦塔族人曾拥有一些古城，如卢卜达、祖伊拉、巴尔卡和哈散群堡。②也就是说，他们的地域从埃及边界，绵延到的黎波里。有一些作家猜测，卢瓦或者卢瓦塔一词，是这个地区部族的古名，希腊人把这个名字转化成了卢比亚（或利比

①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0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5页；贝克里的著作第5页；《考证书》第144页，注释1。根据东部区域存在着游牧的卢瓦塔部族，哥提埃认为，这个部族来自（从的黎波里来的）马什里克人（《北非往昔》第234—235页）。他把它与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如扎纳塔族区别开来，他称扎纳塔族人为土著的游牧民（autochtones）。

②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3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97页。



图三　柏柏尔部族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的分布图

转引自伊本·赫尔东的著作。

参看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回忆柏柏尔人在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的聚居地”。

(按原图译制)

亚)。[1]尼弗扎瓦部族是从属于卢瓦塔族的。如前所述，突尼斯的南部区域及其东面相邻的的黎波里地区和西部交界的君士坦丁沙漠，即以尼弗扎瓦命名。在尼弗扎瓦族的分支中，有在回历二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事件中闻名阿非利加的瓦尔法朱马部族；有瓦尔贾拉南部萨德拉塔地区的萨德拉塔部族。[2]在的黎波里地区，内富萨部族的名字，用来称呼的黎波里南部的名山（内富萨山）。与内富萨部族相邻的是胡瓦拉部族。[3] 由此向西，杰里德南部是马特马塔族人的所在地，那里的马特马塔山即以此得名[4]，而他们古代的居住地，则是在瓦赫兰和提阿雷特之间的另一个马特马塔山。[5]

在东奥雷斯山脉，有属于扎纳塔部族的贾拉瓦族。回历一世纪末期，它曾使阿拉伯人感到烦恼。在伊本·赫尔东的时代里，这些部族联盟都

---

①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39 页。

② 同上出处，第 230 页。

③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103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97 页。

④ 参看《考证书》，第 150 页，注释 2；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20 页。

⑤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32 页。

被认为是遍布在中马格里布的扎纳塔游牧部族的分支。在这以前，中马格里布属于以下一些部族：居住在扎卜西部和奥雷斯山的乌尔贝族[①]，阿尔及尔西南部谢利夫河两岸的马格拉瓦族，马格拉瓦族以西，瓦赫兰和特累姆森南面的伊弗兰族（他们是布特尔人）[②]，谢利夫河口东面沿海区域的穆吉拉族[③]。西马格里布的非斯城以南也有穆吉拉族，那里还有一个城市，即以穆吉拉为名[④]。马德尤纳族在特累姆森南面的伊弗兰族以南（分布在从腊希德山到乌季达以南的以马德尤纳命名的山之间；在塔扎走廊，还有非斯城西北面的艾因马德尤纳山）[⑤]。库米亚族分布在沿着阿尔沙朱勒和特累姆森边界的瓦赫兰以西的沿海区域，那里的纳德鲁马城，是为了纪念库米亚族的一个分支而命名的[⑥]。库米亚族的住地往西，是穆特格拉（或穆

---

① 参看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6卷，第107、109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208、213、214页。

②③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2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96页。

④ 参看《考证书》，第188页。

⑤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232页。

⑥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233页。

德格拉）族的所在。[①] 在伊本·赫尔东的时代，穆特格拉族的居住地，从萨杰拉马萨南面的塔曼提特和图瓦特，一直延伸到特累姆森。[②] 这些部族被认为是扎纳塔族的另外一些分支。扎纳塔族分布在西马格里布（沿着乌季达、非斯和塔扎走廊），直到大西洋沿岸的平原。利马亚部族在阿尔及利亚的南部，处于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它是参与建立伊巴迪亚教派的提阿雷特埃米尔国的部族之一。后来，在提阿雷特失陷后，它又转到突尼斯南部去了。属于利马亚部族的有（伊巴迪亚教派的）杰尔巴族，加贝斯对面的岛便以此为名。[③] 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交界的木卢亚河流域，是梅克内斯族的住地（梅克内斯城就以此为名，作为纪念）。在伊本·赫尔东时代，梅克内斯族在受到其它扎纳塔族分支的倾轧之前，它分布在从特累姆森附近的河口到萨杰拉马萨附近的水源之间。[④] 梅克

---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2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96页。

②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20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240页。哥提埃：《北非往昔》，第231页。

③ 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231页。

④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233页。

内斯部族的分支，有贾尔西夫族和梅利利亚族，有两个城市即以此两族得名，同时，塔扎拉巴特也系梅克内斯部族所建。

至于巴拉尼斯人的部族，大的集团有库塔马族、桑哈贾族和马斯穆达族。库塔马族和桑哈贾族居住在中马格里布及其东部，即相当于现在阿尔及利亚地区东部的“卡巴伊勒”的地区。阿尔及利亚的“卡巴伊勒”，法国人称之为“卡比勒”(Kabyles)，我们猜想这是指库塔马族和桑哈贾族的后裔而言。库塔马族的住地，法国人叫做“小卡巴伊勒”(Petite Kabylie)，位于贝贾亚和君士坦丁两城之间的山区。[①]伊本·哈兹姆认为(算作布特尔人的部族的)祖瓦瓦族是属于库塔马族的，因为古代祖瓦瓦族的住地，与库塔马族的住地接壤。[②]

桑哈贾族的住地在库塔马族以西从贝贾亚南面到阿尔及尔南面的山区。法国人称这地区为

① 乔·马塞：《中世纪的马格里布及其与伊斯兰东方的关系》，第133页。

②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91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73页。

"大卡巴伊勒"(Grande Kabylie)[①]。靠近桑哈贾族，(巴拉尼斯人的)阿吉萨族居住在俯瞰着姆西拉城的山中，它的一些分支的住地是(贝贾亚南面的)贝尼哈马德堡山。奇怪的是，这个部族曾站在《希马尔》的作者阿布·亚齐德一边，反对它的亲族，法蒂玛王朝的追随者桑哈贾人，这是法蒂玛王朝灭亡的原因[②]。阿兹达贾族居住在瓦赫兰附近，他们也属于巴拉尼斯人。当他们与库塔马族人结盟来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时候，由于他们的住地在倭马亚王朝的同盟者布特尔人中的扎纳塔族的地区，因而导致了阿兹达贾族的灭亡。[③] 除了阿尔及利亚地区，有一大群桑哈贾人落户在东德兰山脉(中阿特拉斯山脉)横贯的西马格里布地区。伊本·赫尔东称这群人为第三代桑哈贾人。它的名字读成扎纳贾。哥提埃认为，这些人的后裔就是

① 关于桑哈贾族，参看《考证书》，第128、136页，并见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6卷，第152页。关于小卡巴伊勒和大卡巴伊勒，参看《法兰西联盟》丛书中H·拉尔诺德所著的《阿尔及利亚》，第74页。

②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44—145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285页。哥提埃：《北非往昔》，第238页。

③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44—145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282页。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238—239页。

现在马格里布叫做柏拉比尔人的集团，他们的住地在塔扎走廊和撒哈拉沙漠之间①。

马斯穆达部族居住在西马格里布南面（马拉喀什市以南）的德兰山脉（高阿特拉斯山）。穆瓦希德王朝（回历六世纪中期〔公元十二世纪〕）的缔造者马斯穆达部族包括许多族，其中著名的有哈拉加族、哈斯库拉族和琼福萨族等②。古马拉族被作为整个马斯穆达部落联盟中的一部分，它的住地在北临地中海叫做里夫山脉的山区。古马拉族在自称先知的哈米姆的领导下，参与了回历三世纪的事件，阿拉伯作家所熟知的地区即以这一族命名，叫古马拉山区。③

里夫之南，在古代瓦来拉（Volubilis）城区域，即现在的非斯城区，居住着著名的乌尔贝族，它被列为巴拉尼斯人中的部族之一。（回历二世纪末叶〔公元八世纪〕）伊德里斯·本·阿卜杜拉·阿拉维来到乌尔贝族。他在乌尔贝族的帮助下，

①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237页。

② 参看普罗旺萨耳发表和翻译的《贝达克回忆录》，阿拉伯文本第33—34页，法文译本第53—54页。

③ 关于哈米姆，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100页；《考证书》第191—192页。

在马格里布建立了伊德里斯王朝。在这以前，乌尔贝族在早期的征服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阿拉伯人在特累姆森打败了乌尔贝族，它的头领库塞拉就和阿拉伯人结盟。库塞拉后来又与罗马人联合，在扎卜地区的比斯克腊附近，背叛了奥克巴·本·纳菲厄。[①]这件事使有的近代人以为乌尔贝族居住在奥雷斯山脉的西部地区，即同现在与阿卜迪河和阿拉伯河相连接的沙维亚地区。[②]

乌姆雷卜亚河以北濒临大西洋的地区，是柏尔加瓦塔部族的所在地。柏尔加瓦塔族从回历二世纪起，在自称先知的萨利赫·本·塔里夫的领导下，参加了一直动荡到回历六世纪（公元十二世纪）的事件。后来，穆瓦希德王朝为了征服它，兴建了胜利的拉巴特（今拉巴特市）。[③]至于坐落在马斯穆达山以西的介于顿西弗特河口和苏斯河口之间的沿海区域，则原先是杜卡拉部族后来又是贾

①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库朗版，第28—29页。

② 哥提埃（在《北非往昔》第238页中）把这个看法归结于马斯凯雷（Masqueray）。他认为马斯凯雷对这个地区居民的根源方面，有些夸大其词。

③ 《考证书》第197页。

达拉部族的住地。回历五世纪（公元十一世纪），当撒哈拉沙漠的部族动荡不定和穆拉比特王朝建立的时候，贾达拉族也参与了政事。① 在通往黑人地区(加纳和库克瓦)的南部沙漠里的最大部落集团，是穆拉萨姆人中的拉姆图纳族和马苏法族，属于放牧骆驼的桑哈贾人。② 现在的图阿雷格人即是他们的后代。

社会结构和传统习惯：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柏柏尔人象阿拉伯人一样，是懂得适应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半沙漠环境的这种部族组织形式的。每一个部族，追溯它的远祖，都是同一个父亲，或同一个祖父。这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部族成员之间，都有血统关系。部族的成员称为某人的"贝努"，即为他的子女。阿拉伯语中的"贝努"，柏柏尔语的同义词是"埃特"。有一些部族始终沿用"埃特"一词，甚至那些归化阿拉伯人的部族，或已经成为阿拉伯人

① 《考证书》第 209 页中写为"杜卡拉"族，214 页写为"贾达拉"族。对照贝克里的著作，第 164 页。

② 贝克里的著作第 163 页。关于伊斯兰教的苏丹地区，参看奥马里的《列国志》，戈德弗鲁瓦-德蒙比讷(Gaudefroy-Demombynes)译本，第 43—44 页。

的部族，也是这样，如“埃特阿夏什”。著名的旅行家阿夏希就是这个部族的人。[①]至于部族的头领或酋长，柏柏尔语则称之为“阿姆加尔”。诸如此类的词汇散见于马格里布的史籍之中，而且，在一些部族里，迄今仍在沿用。[②]自然，部族通常不能维护词汇的纯洁性。我们所提到的部族名字，是指成员人数不等的集团，有些则超过了部族的形式，形成了民族或人民。扎纳塔或桑哈贾的名字，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这两者分别由许多部族组成，以至伊本·赫尔东说，桑哈贾部族的人数，占柏柏尔民族的三分之一。[③]这就是说，部族的名字，通常是代表包括一个以上氏族或部落的政治联盟。其办法不是结盟，便是战胜。当然，占优势的部族或氏族，总是用它的名字，来称呼这种联盟。谱系学家们在确定某些部族分支时的众说

① 参看穆罕默德·卡迪里的《一、二世纪名人韵文传记》（米肖-贝莱尔译成法文，题名《摩洛哥档案》，第24卷，公元1917年巴黎版）中的《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阿夏希传略》，第142页。

② 普罗旺萨耳发表的《贝达克回忆录》，阿拉伯文本第116—119页，法文译本第190、191页，第195页注释1。关于现在沿用情况，参看塞莱里埃的《摩洛哥》，第105页。

③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52页；德·斯朗译本第2卷，第4页。

纷纭，是部族混杂的证明。他们时而把这些部族分支归属为某个大集团，时而又将其列入别的集团。就拿对胡瓦拉部族或祖瓦瓦部族来说，谱系学家们时而把他们当作布特尔人，时而又将它们列为巴拉尼斯人。传说，萨德拉塔部族在母系方面是马格拉瓦部族的姊妹族，或说，库米亚正是萨特福拉部族的名字。这种情况，在阿拉伯部族中也屡见不鲜。谱系学家们有时把卡达阿族包括在也门的部族之中，有时又把它列入阿德南部族。①

这些部族的活动，由于环境而各不相同。定居民(伊本·赫尔东称为城居民)从事农耕，游牧民则以放牧为生。其实，从工作性质来看，根据思想家从古以来对事物的划分法，这两部分人中的每一部分，又分为三类，即极端的、一般的和勉强够格的这样三类，这就是说，两部分人中的第三类人从其工作性质来看，半耕半牧，相差无几，他们组成了一个代表所有居民活动的共同阶层或一般阶层。一方面，绿洲的农民和专事植树的村民高

① 参看伊本·赫尔东的《历史绪论》中“谱系的混乱和混乱的由来”一节。

过他们；另一方面，牧羊和放牧骆驼的游牧民又低于他们。[①]

膏腴的农业区，雨水丰富。沿海地区，特别是大西洋沿岸，雨水在高地区域更为充足。中马格里布的东部山脉中的君士坦丁地区（小卡巴伊勒），阿尔及尔地区（大卡巴伊勒）以及西面的瓦赫兰区域，情况也同样如此。西马格里布沿海，和德兰山脉（高阿特拉斯和中阿特拉斯山脉），水量丰富。因此，所有这些区域，其中从远苏斯（的塔鲁丹特和阿加迪尔）到塔扎和古马拉山（里夫地区）的平原，都宜于耕种。马格里布的东部区域，突尼斯地区西部和北部的高地，的黎波里以南的内富萨山，以及以绿山闻名的巴尔卡山，更是这样。

农民：

植树的农民必须定居，因为树木需要终年照料，只有在可能长达数年的忍耐和等待时期之后，才会获得丰硕的果实。马格里布最主要的树木是榨橄[②]。在阿拉伯的征服时代以前，它一直是用现金买卖的作物。传说，阿卜杜拉·伊本·萨阿

① 对照塞莱里埃的《摩洛哥》，第84页。

② 榨橄，一种洋橄榄树。——译者

德·本·阿比·萨尔赫看到阿非利加金银极多，便问当地人："你们从哪得来的？"其中有个人在地上东寻西找，捡来一颗梓橄核，告诉他说，"靠这个，我们获得了钱财，因为渔夫和岛民没有梓橄，他们从这里购买梓橄。"①除开绿洲，其中包括埃及的绿洲特别是锡瓦绿洲，在突尼斯地区和的黎波里，梓橄始终是一种经济作物；同时，梓橄又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地区的主要作物之一。除了梓橄之外，还有果树，如无花果和葡萄。所有气候温和地区中的肥沃平原，土质黑红不一，普遍播种小麦和大麦等庄稼。由于地质原因，马格里布最西面的马拉喀什城和最东端的巴尔卡城，都被描绘成是红色的。②当然，果农和种粮食的庄稼汉，是农民中的最高阶层。他们住在村庄里，专事这一行。

农民中的第二个阶层，是绿洲居民。绿洲绵延在马拉喀什以南，越过伊本·赫尔东笼统命名的范围，到埃及和巴尔卡。不过，这个范围应该叫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库朗版，第1卷，第12页。对照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5页。

② 关于巴尔卡，参看《考证书》，第143页，注释1。马拉喀什市（和格拉纳达城一样）迄今仍叫红城。

做枣椰区。正如阿夏希所描写的，枣椰树分布在西马格里布南部连成一片的绿洲之中，犹如链条一般；各段路程的沿途，枣椰树遍布河谷，长达数十里。而今，它成了撒哈拉沙漠中心名符其实的马路。① 枣椰树的绿荫，减轻了沙漠气候的炎热。树荫之下，栽种着象葡萄、无花果和梓橄一类的果树。同时，在绿洲，也种小麦、大麦等作物。绿洲居民是定居民，住在与土地紧相连接的村庄里。他们以灌溉和计算农时的专家著称。② 然而，他们被列为农民的第二阶层，这是因为他们与游牧民的关系密切。绿洲居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沙漠的牧民，因为他们需要同牧民们作商品交换。游牧民来到绿洲，是为了汲水解渴。他们取得椰枣等干粮，或将椰枣运往消费区。据我们所知，椰枣是绿洲最主要的作物，一则是枣椰树多；二则是因为它的出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保证的，一年中水量的多少，对它并无影响；再者，与果树

① 参看塞莱里埃的《摩洛哥》，第 86 页。

② 举例来说，作家们曾叙述了（杰里德地区最著名的绿洲）加夫萨人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本领，他们为灌溉自己的乐园所进行的竞争，以及为此在熟悉时辰方面的经验（参看《考证书》第 152、153 页）。

和粮食作物的情况相同，枣椰也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照料，或防止野兽和病害。绿洲居民常常不得不防御游牧民，以保护他们的庄稼。我们发现，他们居住在石头和砖块砌成的房子里，绿洲四周，筑起围墙，甚至采取寨子的形式——在过去和现在，它都叫做“堡”①。由于这种时战时和的关系，造成了绿洲居民和游牧民之间的某种结合，他们在许多风俗习惯上是一致的。传说，绿洲的居民也是在沙漠里周游的行商，就象沙漠居民做买卖时一样。

第三阶层的农民，既种庄稼，又放羊和饲养牲畜。他们住在利于农牧的区域，那里，河流有水，适宜耕作；高原山地，青草茂盛，可以放牧。这一阶层的农民，与第一阶层的牧民相类似。后者除了放牧，还兼营农业，他们在中马格里布中称为丘陵区的气候温和多雨的地区和干燥的沙漠区之间辗转往返。在东里夫地区，木卢亚河中游，西马格

① 阿拉伯语中的“库苏尔”，单数是“卡斯尔”，意为“堡垒”。最早出现的是的黎波里的哈散群堡。关于类似也门城市的绿洲，参看塞莱里埃的《摩洛哥》，第86页，并见E·拉乌斯特的《摩洛哥中部游牧民的居住问题》，公元1932年埃斯贝里斯版，第14卷。

里布的乌姆雷卜亚河中游，突尼斯西部山脉的山麓，的黎波里和巴尔卡山这些区域，终年农事不断。那里耕地的增减，取决于水量的丰富程度。而牧草则不管雨水多少，都会生长。在这些区域，用土坯筑成的房屋家舍同帐篷相杂，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是介于定居和漂泊之间的。如伊本·赫尔东所说："他们造房，取材于石块和泥巴，枣椰叶和树木，大麦杆和动物的绒毛。"[①]

牧民：

（人们）往返的地区，是草地和牧场，现在叫莽原（Steppes）。它虽是无可争辩的牧羊地，不过，那里草料丰富，也适宜小身躯的马（形状与阿拉伯马相近）和骆驼食用。牧羊人属牧民中的第二阶层或中间阶层。他们人数众多，分布在整个马格里布。在（覆盖着芦苇的）马拉喀什东部高原及其相邻的阿尔及利亚地区，牧民们迄今不知道两国间的政治边界。[②]中马格里布是一个特殊的牧区。因此，伊本·赫尔东解释至今还在用来称呼阿尔及利亚地区中的卡巴伊勒的"沙维亚"一词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89页。

② 参看塞莱里埃的《摩洛哥》，第88页。

说，这是指牧羊人。[①]巴尔卡也以它的牧场著称。那里，羊种纯良，并以肉味鲜美，脂膏肥腴闻名。[②]牧羊人通常带着羊群，辗转在山地和丘陵的高地牧场，往返于具备牲畜所必需的特别是用以繁殖的温暖的低地牧场。然而，在高地，冬天严寒料峭，青草生长缓慢。到了夏天，气候温和，青草茂盛，在这时候，（低地牧场的）草地却因酷热而很快枯竭。[③]由于平原和山地之间这种互补不足的特点，牧民们就在夏天背着帐篷迁到高原和山地，或带着羊群，在干燥的平原区，寻找水源。

游牧民中的第三阶层，是放牧骆驼人。他们住在沙漠边缘，那里水源稀少，但有各种不适合供其它小牲畜食用却适宜放牧骆驼的粗饲料。在西马格里布的南部沙漠、德腊河和萨杰拉马萨（塔菲拉勒），住着穆拉萨姆人。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心，如胡贾尔区域，是古代穆拉萨姆人的后裔图阿雷格人的住地。放牧骆驼人依靠骆驼为生。他们

---

① 《历史绪论》中“游牧民的文化”一节，商业书店版，第121页。

② 《考证书》第143页，注释1。

③ 伊本·赫尔东：《历史绪论》，“游牧民的文化”一节，商业书店版，第121页。

喝驼奶，吃燻制的驼肉，同时也食用绿洲的椰枣，此外再无别的。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面包。[①]靠着骆驼，他们在沙漠里纵横漫游，到处奔走，把货物和文明，运进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和黑人地区，或者寻找远处的水源。我们迄今还可以看到，图阿雷格人领着骆驼群，从摩洛哥边界（的伊吉迪〔Iguidi〕和里奥德乌卢〔Rio de Oro〕）出发，饮水尼日尔河。[②]事实上，牧驼人就是游牧民，如伊本·赫尔东所说，这方面他们是“最野蛮的人们。”[③]欧洲人称他们“大牧驼民”(Grands Pasteurs Chameliers)。[④]当然，那些农民阶层中从事放牧或饲养骆驼的人，或遍布于马拉喀什和巴尔卡之间的牧羊人和牧马人，是不包括在上述阶层之中的。

马格里布过去有没有骆驼，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题目。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岩石上的古代雕刻已经发现。这些雕刻说明在史前的某个时

① 贝克里的著作第170页。《考证书》第213—214页。

② 参看拉尔诺德的《阿尔及利亚》，第97页。

③ 《历史绪论》中“游牧民的文化”一节，商业书店版，第121页。

④ 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188页。

代，这个地区猛兽遍野，其中特别有象和长颈鹿。[1]同在古埃及的情况一样，这些动物里没有骆驼。[2]马格里布古代就有象，证明马格里布的撒哈拉沙漠，原来的气候与称为长草莽莽的“萨凡纳”(大草原)的气候相同。当这个区域向非洲中部打开的时候，象群随着撤走了。显然，首次提及马格里布的骆驼，是在基督教史的初期。正如在阿非利加行省记录军事行动的罗马作家所指出的，骆驼肯定来自马什里克，它的广泛使用，是从公元三世纪开始的。[3]有些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的大专家，如勒内·巴斯特 (René Basset) 就搞错了。他以为骆驼是和阿拉伯人一起来到马格里布的，他根据自己对语言的研究，并以此表明，柏柏尔语的所有方言中的骆驼名字，都是由阿拉伯语中的“骆驼”一词派生出来的。[4]

---

①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39 页，第 40 页前表 5，并见第 170 页。哥提埃在谈到迦太基的象时说，它肯定是非洲种。

② 众所周知，古埃及是没有骆驼的。骆驼首次进入埃及是伴随着亚述人的入侵，后又跟波斯人而来。见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 205 页。

③ 格耳：《公元三世纪的的黎波里和撒哈拉》第 145 页。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103—104 页。

④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00 页。

非土著的少数民族:

阿法里克人:

当阿拉伯人到达马格里布时，他们发现一群群非土著的居民。其中第一个集团，就是他们所称的“阿法里克”人或“阿法里卡”人①。虽然这个名称来源于阿非利加地区②，然而，据悉阿法里克人不同于柏柏尔人和罗马人，因此，阿法里克人可能是与罗马人混杂的当地人(成了混血儿)。他们为罗马人服务，接受罗马文明并信奉基督教。③尽管有许多阿法里克人为保全他们的土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也有不少人仍旧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可能是拉丁语和柏柏尔语的混合物，或者是一种方言。贝克里叙述说，锡尔特人讲话含糊，别人不懂。④不过，阿法里克人虽然信奉了伊斯兰教，但显然仍保留着貌合神离的倾向，保

① 关于阿法里克人，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185页；贝克里的著作第5页(关于巴尔卡)，第56页(关于凯鲁万沿海的木纳斯提尔)；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2页。

② 阿法里克人是阿非利加人的复数。——译者

③ 乔治·马塞:《柏柏尔人》，第71页。

④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6页，该处记载:“他们用以对话的语言，既非阿拉伯语，也非柏柏尔语，更非哥普特语，别人都不懂。”并见《考证书》第211页。

留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中有的人，从回历二世纪起，就参与了反对哈里发国家的运动。例如，阿法里克人阿卜德·艾阿拉·本·贾里杰，据说他具有罗马血统，是阿拉伯人的赞助者之一，“他抱的是苏福里亚教派的观点，迈萨拉委任他为丹吉尔总督。”[①]

犹太人：

阿拉伯人还发现了犹太人的团体，而犹太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马格里布，却无从知道。有一些作家认为，犹太教的思想是通过腓尼基人开始传入这个地区的，[②]在时间上，要比罗马人时代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迁入马格里布为早。[③]显然，正是由于这次犹太人的迁徙，阿拉伯作家们认为，柏柏尔人源自巴勒斯坦。除这些移民外，犹太教可能在一个柏柏尔部族里早已传开。这方面的例证是，伊本·赫尔东曾提到的奥雷斯部族的首领卡希娜就是犹太人。虽然，他对这件事也心存疑惑，因

---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19页。

② 纳霍姆·斯鲁希兹：《希伯来-腓尼基人和犹太-柏柏尔人》，选自《摩洛哥档案》第14卷，公元1908年巴黎版，第1—2页。

③ 塞莱里埃：《摩洛哥》，第82页。

为早期的随军作家对此未予指明。[①]

根据伊本·赫尔东自己也疑惑不定的传述，根据贝克里著作、《考证书》和《文苑良友》所述，在马格里布的一些区域，存在着犹太人集团，而在巴尔卡和西马格里布的许多地方，都有犹太教的名字，有些人便张大其事地研究伊斯兰教以前犹太人在马格里布的影响；[②]还有些人猜测当地古犹太人的后代，就是今天在塞夫鲁、德卜杜和迪姆纳特的高阿特拉斯山脉的村落里务农的犹太人集团。[③]

虽然这些夸大其词的解释，有时尚能自圆其说，但是，事实上，早期的作家们却没有给我们提供马格里布征服后有关那里的犹太人集团的资料。提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关系的最早文献，可能传说西马格里布的犹太人同西班牙的犹太人是有联系的，根据是基督教会于公元694年在托莱

① 伊本·赫尔东的著作第6卷，第108页。并见马塞的著作《中世纪的马格里布及其与伊斯兰东方的关系》，第34页，他对这个传述，也颇为怀疑。

② 纳霍姆·斯鲁希兹：《希伯来-腓尼基人和犹太-柏柏尔人》，第274、282、285页。关于认为卡希娜膜拜偶像的另一种看法，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35页。

③ 塞莱里埃：《摩洛哥》，第82页。

多开会，决定采取激烈措施来对付西班牙的犹太人，理由是他们同马格里布的犹太弟兄们联系，唆使阿拉伯人入侵安达卢西亚。[①]

黑人：

在地理上，就象埃及与东苏丹地区密切相连的情况一样，马格里布地区与西苏丹地区[②]相毗邻，因而自古以来血缘相近。

我们看到，古希腊作家称马格里布以南区域的当地人为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③]现代有些人解释，埃塞俄比亚人意即为黑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撒哈拉大沙漠及其绿洲，原来住有黑人集团，并确定，在罗马人时代土著的柏柏尔人的住地，也是在绿洲和撒哈拉沙漠之中。公元二世纪末叶起，罗马人占领了马格里布地区后，随着控制北部肥沃区域的罗马殖民主义的扩张，

① 莱维·普罗旺萨耳：《西班牙穆斯林历史》，第5页。

② 这里说的苏丹地区，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赤道以北的黑人地区。参看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十五到十九世纪的西苏丹》。——译者

③ 希罗多德称利比亚（即指北非）南部区域的居民为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他揣测他们来自印度洋沿岸。参看希罗多德的《历史》，（摘自《企鹅丛书》）第3卷，第181页，公元1955年版。格耳：《公元三世纪的的黎波里和撒哈拉》，第160—161页。

柏柏尔人不得不逃往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贫瘠区域。①我们在讲述这件事时，应当首先追溯纪元前南北区域居民之间的联系。

至于古代埃塞俄比亚人一词，希腊人可能确是用来指称当地人中的黑人或棕色人种的。这或许是当地人与黑人相杂的结果，或许是由环境的因素所造成。其实，撒哈拉沙漠的绿洲是连接马格里布和黑人地区的纽带，它自然而然地成为黑、白人种相杂的地区。这一点阿拉伯早期作家曾予指出，当时，他们描写了古达米斯、祖伊拉、奥季拉和萨杰拉马萨这样一些沙漠城市，称之为黑人地区的门户。②由于阿拉伯作家们没有指明，所以我们猜想在阿拉伯人进行征服期间，马格里布还没有自成一体的黑人集团。这也就是说，来自南部的黑人血统逐渐同当地人的血统融合一体，这与现在的情况相雷同。③显然，哈瓦利吉派在马格里布

① 拉尔诺德:《阿尔及利亚》，第 66 页。

② 参看伊斯塔赫里的著作，第 34、36 页（关于祖伊拉和萨杰拉马萨）；贝克里的著作第 181—182 页（关于古达米斯）、和第 200 页（关于萨杰拉马萨）。

③ 参看朱利安的《北非史》，第 51 页。他罗列了马格里布的人类学学者根据对头部的长、阔，脸、鼻等的关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表明阿尔及利亚人可划分为四个集团，而具有黑人血统的，则不止一个集团。

的骚乱，使一些黑人有机会参加暴动。作家们确定，萨杰拉马萨的第一位伊马目伊萨·本·亚齐德，就是黑人。①

罗马人和法兰克人：

马格里布地区自从迦太基被罗马击溃以来，先是屈服于希腊人，后又归属罗马人，历时很久。不过罗马人始终是一个不同于柏柏尔人的集团。事实上，这两部分人之间，也通婚相杂，就象阿拉伯作家们所述，女王卡希娜的一个儿子，便有罗马血统。但是，这种来往是有限的，并没有越出偶而的结盟或军事庇护的范围。在罗马政权和拜占庭政权之间，马格里布地区曾处在日耳曼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汪达尔人是公元五世纪经由西班牙侵入的。在汪达尔政权灭亡后，有些汪达尔人得以幸存，他们作为一些部族的盟友，或前去投靠，或纷纷逃往内陆腹地。这就自然地造成了他们同柏柏尔人的杂居相处。拿这种说法来解释一些柏柏尔集团中存在着混血人种是比较真实的，它取代了那种认为混血儿是典型的柏柏尔人的看法。②

①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56页。

② 参看朱利安引证的人类学论文。朱利安：《北非史》，第51—52页。

我们猜测，后一种看法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尝试，目的在使马格里布人离开他们的马什里克的真实根源。在这方面，有些人夸夸其谈，甚至说，柏柏尔人由西方迁入非洲，来自那已遭湮没的位于大西洋（Atlantide）的神话洲。①

众所周知，罗马人虽被阿拉伯人所逼迫而退到海上诸岛，但其中也有些集团避祸于内陆，为保全他们的财产而皈依了伊斯兰教，《考证书》作者甚至说，大部分的卡斯提利亚人和杰里德地区的居民，都是这些罗马人的残余。②

语言：

柏柏尔语是各种方言的代名词。它可能与早先的阿拉伯各部族的方言相类似，那时，阿拉伯各部族尚未联合，统一的民族语言——《古兰经》语言也没有占据统治地位。柏柏尔语在古代是一种书写语。在撒哈拉沙漠里，已发现了一些文字雕刻，不过其符号的涵义艰涩难辨。③有一种文字或柏柏尔雕刻，仍为撒哈拉的图阿雷格人所沿用。

①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41页。

② 《考证书》第150页。

③ 参看拉尔诺德的《阿尔及利亚》，选自《法兰西联盟》丛书，第65页。

这种文字可能是从古代文字流传下来，称为提菲纳格(tifinagh)①，为妇女所专用，但十分难懂和混乱。②在马格里布阿拉伯化以后，柏柏尔语有时也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这方面的例子，有作为信条和指南的穆罕默德·本·图马尔特（回历六世纪〔公元十二世纪〕初期）的《作品集》。③

如前所述，有一些阿拉伯作家说，柏柏尔语中b和r比比皆是，他们试图用这一点来解释称呼当地人的“柏柏尔”一词。一些近代作家确定柏柏尔方言和哥普特语一样，属于含族语系；④而另有些人则发现，在柏柏尔语、古埃及语以及某些黑人语言如苦希特语（Couchtitique）⑤之间，都有某种类似之处。这种类似同闪族语系及其阿拉伯语情况是相一致的。他们猜测，这种类似归根结蒂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体现在古代世界所经历的侵袭和征服之中，例如古埃及同亚洲、利比亚和苏

① 提菲纳格系利比亚的一种古文字。——译者

② 拉尔诺德:《阿尔及利亚》，第67页。

③ 普罗旺萨耳发表的《贝达克回忆录》，阿拉伯文本，第40、67页。关于了解柏柏尔语中儿子一词，见马拉喀什人阿卜德·瓦希德的著作，第120页，回历1324年版。

④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35页。

⑤ 苦希特语属闪-含语族含米特语支。——译者

丹之间的相互征服，又如腓尼基在地中海上的扩张。不过，有些语言学家的论文却断定，这种类似事实上是这些语言之间的一种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全都源于同一种古代语言。[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末，这种血缘关系就是有助于在马格里布传播阿拉伯语（象在埃及一样）的因素之一。诚然，也有些作家解释阿拉伯语之所以易于在马格里布传播，乃是由于早先波尼语（腓尼基语）的流行。这就象叙利亚的阿拉米亚语取代了腓尼基语一样，因为它属于闪族语系的一个分支。不过有些柏柏尔语专家，如威廉·马塞，却不认为阿拉伯语和波尼语之间有什么关系。[②]

其实，阿拉伯马格里布和阿拉伯马什里克古代语言中的这种类似，不论它是血统的产物，还是政治和文明接触的结果，在这里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所注意的仅仅是，这种相似无论如何总是由自古以来所有当地居民之间所存在的某种融洽或血缘关系造成的。毫无疑问，这是阿拉伯语和阿拉伯的风尚习俗在马格里布得以迅速传播和

① 韦库泰：《古埃及史》，第 29 页。

②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130 页，注释 3。

稳定的原因之一。因而，人们生活在阿拉伯化的现实之中，他们除掉一鳞半爪的回忆，古代遗物已荡然无存。

的确，有一些柏柏尔语的方言在马格里布，特别是未经开发的山区和孤立的地区，仍在使用，但是，在这些地区使用柏柏尔方言的范围，限于家族、家庭里面尤其是妇女之间。在家庭和家族之外的公共场合，阿拉伯语乃是所有人的通用语言，例如在的黎波里区域的内富萨山、杰尔巴岛和突尼斯南部的一些绿洲之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使用柏柏尔语的最大地区，是阿尔及利亚地区东部，那儿有两种柏柏尔方言：沙维亚语和卡巴伊勒语。①

法国人竭力在卡巴伊勒区域复活柏柏尔语。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然要把这个地区分成柏柏尔人地区和阿拉伯人地区两块地方，以实施罗马“分而治之”的老办法，使法语也能通过损害阿拉伯语，受到民族主义的偏袒而得以传播。人们既讲阿拉伯语又用柏柏尔语的地区，只有阿尔及尔

① 拉尔诺德：《阿尔及利亚》，第 65 页。

以西的一些小岛，尤其是谢尔谢勒和特内斯这样一些沿海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些绿洲，如苏瓦拉、图瓦特、里格河的西南部、南姆扎卜（Mzab）地区的瓦尔贾拉，以及称为阿哈加尔的撒哈拉中部高原，即图阿雷格人的地区。[①]

一些柏柏尔方言仍在西马格里布使用，特别是高阿特拉斯山脉的西部（德兰山）和苏斯（远苏斯）河，现在那儿的居民被称为沙卢赫（Chleuh），他们的方言叫做塔沙勒赫特（Tachelhait）。有些人认为，沙卢赫是马斯穆达部族的柏柏尔人的后裔[②]；另一些人猜测，沙卢赫代表了各种成份的混合体，其中就有扎纳塔族，因为沙卢赫中有一个集团，现在还叫扎纳塔。[③]讲柏柏尔语的地方，还有撒哈拉沙漠边界的中阿特拉斯区域，那里有一个集团，现在叫柏拉比尔或者伊马齐尔亨（Imazirhen），他们的语言称为塔马齐尔希特（Tamazirhit），估计他们是属于桑哈贾族的。柏柏尔语在里夫地区的一些地方，也还在通

① 拉尔诺德：《阿尔及利亚》，第66—67页。
② 塞莱里埃：《摩洛哥》，第80页。
③ 同上出处，第81页。

用。[1]

从的黎波里到大西洋仍然保留和流行着柏柏尔方言，人们不应夸大这些区域的数目。这些区域不过是在人民的阿拉伯语海洋中的一些小岛屿。我们认为，把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连接起来的悠久的血缘关系，乃是有助于柏柏尔语存在的原因之一。就象我们阿拉伯语的方言一样，许多柏柏尔词汇也是从阿拉伯语词根派生出来的。例如，勒内·巴斯特曾说过，骆驼随着阿拉伯人而进入马格里布。他的根据是，柏柏尔方言中骆驼一词系从阿拉伯语词根派生出来的。

宗教：

关于阿拉伯进行征服以前的柏柏尔人的宗教信仰，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不过从作家们在这方面所引证的东鳞西爪了解到，绝大部分的柏柏尔人都是不信神者或是祆教僧。也就是说，他们对神或对人的命运，并无一定的信念。如果除掉

① 塞莱里埃：《摩洛哥》，第79—80页：伊马齐尔亨一词，可能从伊马齐格——(伊本·赫尔东认为他是柏柏尔人的祖先，见《教训集》，第6卷，第89页)——派生出来，阴性是塔马齐加特，复数为伊马齐甘，用以称呼某些部族，意为自由人士。参看朱利安的《北非史》，第2页。

其中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那末，他们就谈不上有什么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没有超出原始社会的朴素类型，概括起来，如伊本·赫尔东所说，就是膜拜太阳、月亮和偶像，或者相信巫术和邪道。[①]

关于袄教，《文苑良友》的作者提到，在非斯地区的一些部族里，设有火房；[②]关于天启教，贝克里叙述说，在瓦丹的一些部族里，小山丘上竖着石头偶像，称为"卡尔扎"，人们借此和睦亲族，禳灾祛病，为他们的财产祝福。[③]在阿格马特和苏斯之间的山里，有一个柏柏尔部族，崇拜羝羊，由于这个可耻的原因，其成员只能悄悄地溜入市场。[④]我们揣测，诸如此类的事情造成了有关先知的各种谈论。毫无疑问，这些谈论是不正确的。其中如在（阿特拉斯的）德兰山里，有一种传闻说，"马格里布有一座山，名叫德兰，到了世界的末日，那里的人将象新娘被送去夫家一样，被送入火中。"[⑤]显然，正是这种谈论，产生了另外一些截然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94页。
② 伊本·阿比·扎尔阿：《文苑良友》，第16页。
③ 贝克里的著作第12页。
④ 同上出处，第161页。
⑤ 同上出处，第160页。

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强调柏柏尔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真实性，说“他们在先知时代便皈依了伊斯兰教。回历纪元之前，拉杰拉贾族中曾有一伙人，前往麦加，去行朝觐礼，也就是说，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比一些圣门弟子还早。”①

这里不妨指出，作家们认为，德兰山自东向西延伸，包括奥雷斯山和哈瓦利吉-伊巴迪亚教派盛行的内富萨山。山区与外界隔绝，里面一些集团保留着某些古风旧俗，伊斯兰教无法予以彻底根除，这可能是不足为奇的。还有一些作家记录下来的确实离奇古怪的传述，是关于内富萨山哈瓦利吉教派权利的，如对所信奉教派的任意更改和在贞节和夫妻关系方面的宽容。②类似的，还有库塔马部族(住在阿尔及利亚地域的君士坦丁区)的传说，该族人为慷慨待客而献出自己的孩子。③里夫山区的古马拉部族，据传仍有“欺诈”的风

① 参看米肖-贝莱尔的《土著事务局预备会议记录》，摘自《摩洛哥档案》，第27卷，第16页。不妨指出，作者认为，这个传说的根据是，拉杰拉贾族的两位使者曾经访问过古马拉部族称为哈米姆的头人(参看《考证书》，第191页)。

② 参看《考证书》，第145页。

③ 伊德里西的著作第99页。

尚：当地的青年们在丈夫到来之前，带走了新娘，他们先占有她一个时期，时间长短取决于她的姿色，然后，再将她还给新郎。[1]

我们不知道这些传说的可靠程度，这可能出自逊尼派人对哈瓦利吉教派的非难和嘲弄，也可能是由上述的旧风俗残余所造成。其实，我们对(哈瓦利吉派的)这些运动，不必过分重视，它充其量，也只是局部的、地方性的。它仅仅证明，伊斯兰教虽然势力强大，并竭力保持它的纯洁性，但是马格里布人中的某些孤立的集团不懂得伊斯兰教的真谛，或者说，他们只是在陈陈相因的风俗习惯的框框中来理解伊斯兰教。

关于巫术邪道。例如作家所叙述的奥雷斯山女王卡希娜，善于占卜和预言。卡希娜的故事，亦真亦假，我们由此可知当时所熟悉的巫术手法以及用令人恐怖或怜悯的行动来影响人们的情况。当卡希娜有神附体，或在受天启示的时候，她披头散发，捶打胸脯，嘴里念念有词，说出对事件将来的预测。[2]有的传说把她说成象我们今天的民间

① 《考证书》第 192 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库朗版，第 37 页。

星相家一样，用石头问卜[1]，从而使我们猜想，这种传说出现较晚。卡希娜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当时的风俗习惯。这些习俗被柏柏尔人推崇备至，竟至成了宗教信仰。例如通过象征性的哺乳而结为兄弟的习惯：把面粉用油调和，涂在妇女的乳房上，汉子来和妇女的孩子们一起吃奶，于是，他就成了她的儿子，成了她孩子们的兄弟。[2]

这个事例说明，妇女在柏柏尔人的社会里，有着优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她成为领袖，从而产生了氏族中的“母系”制（Matriarcat）。它与“父系”制（Patriarcat）相反，妇女是一族之长，这在社会中已习以为常。谱系学家据此对许多柏柏尔族进行考证，追溯到其远祖母的真真假假的名字。桑哈贾族和卢姆塔族在伊本·哈兹姆说来，都是一个名叫提兹姬的女人的子孙，而这两族人的远祖的名字，则已无从得知了。[3]我们发现，

---

① 《关于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新文本》，第 222 页，普罗旺萨耳发表的研究，载公元 1954 年马德里埃及研究所学报。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37 页。

③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90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69 页。在阿拉伯文本中，这个女人叫亚斯姬，不过，我们倾向于法译本的考证。

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史上，有些声名煊赫的氏族，便以它们的远祖母著名，马略卡岛的统治者、穆拉比特王朝的加尼亚族，即是一例。[①] 在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的一些集团里，母系制度迄今仍很流行。[②] 妇女在柏柏尔人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使她们公开露脸，不戴面纱，而一些部族中的男人，倒要遮住口鼻。居住在沙漠里的桑哈贾族，同图阿雷格人的情况相类似，也戴着面纱。[③]

犹太教和基督教：

除上面所述当地的幼稚的信仰外，马格里布还有两种较伊斯兰教出现得早的天神教。犹太教的思想，先随腓尼基人，后来在罗马人压迫时期，又随迁徙的犹太人，为时很早就传入了马格里布。如上所述，在某些部族里，除当地的信仰外，犹太教也颇为流行。另一种流传很早的宗教，是基督

① 关于马略卡岛的加尼亚人，参看马拉喀什人阿卜德·瓦希德的著作，第 197 页；贝尔的《穆拉比特王朝的最后代表——加尼亚族人，以及他们反对穆瓦希德王朝的斗争》一书。

② 拉尔诺德：《阿尔及利亚》，第 67 页。

③ 贝克里的著作第 170 页："他们戴着面纱，除非揭开，人们分辨不出其中的头人和亲友。"《考证书》第 223 页，此处说，和撒哈拉的柏柏尔人一样，塔德马卡人也是戴面纱的。并见哈桑·艾哈迈德·马哈茂德的《穆拉比特王朝的建立》，第 49—50 页。

教。它的传播是和马格里布的罗马政权密切相关的，因为，当基督教从叙利亚传出的时候，基督教(徒)的目的，在于侵袭和摧毁罗马帝国。[①]于是，斗争开始了。在罗马，经过圣战，付出牺牲后，基督教终于战胜了罗马帝国，彼得和保罗在那里被倒悬钉在十字架上。在埃及，有一个殉难者的村庄。马格里布情况也是如此。

非洲教会的组织和发展：

基督教经由埃及，也可能通过罗马，传入了马格里布。三世纪中期，圣徒基普里安(St. Cyprien)着手组织非洲的教会。基督教由于宣扬博爱和平，因而在许许多多的当地人中风靡一时。这些人一直渴望着实现他们所向往的公平和正义的原则。(罗马)帝国感觉到了威胁着它的危险，采取了足以维护其政治统一的措施。特别到了达丘斯(Decius)大帝的时代，他于公元250年要求所有的臣民宣布信守国教，除罗马神外，还崇拜皇帝，并摒弃一切其它信仰，特别是基督教和马诺教，以

①参看诺尔曼·潘兹的《拜占庭帝国》，莫尼斯和马哈茂德·优素福的阿拉伯文译本，第97页；里斯莱尔：《阿拉伯文明》，公元1955年巴黎版，第23页。

表明他们的爱国心。许多基督教徒抛弃了他们的信仰，以至圣徒基普里安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他们的人数超过了他们信念的力量。"[1] 帝国压迫基督教徒，捣毁教堂，没收财产，最后，事情以圣徒基普里安的牺牲而告终[2]。到了戴克里先时代（公元270—275年），国家反对基督教徒更为剧烈，因为他们坚持信仰，举行模拟的文明反叛，而且拒绝军事服役。公元四世纪初叶，帝国和教会断绝关系，以致教会宣布无情地剥夺那些放下武器的人的教籍。[3]

多那图斯派的分裂：

凭借联盟，教会成功地组织起来并建立了许多教堂。尽管如此，随着罗马人而来的基督教，仅在马格里布沿海一带流行，而没有深入到西马格里布的各土著部族中去[4]。此外，基督教中还有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228页。

② 同上出处，第231—232页。不妨指出，欧洲的教会重视圣徒们的尸骸或遗物（作家们称之为"奉遗骸、遗物若神明"〔Culte des reliques〕）。在阿格拉布王朝时代，查理大帝派出使节，前往非洲，寻找圣徒基普里安的遗骸。参看布罗克耳曼的《伊斯兰教民族和国家史》，法文本，第105页。

③ 朱利安：《北非史》，第235页。

④ 同上出处，第236页。

派别倾向，它们受到经过埃及传来的遥远的马什里克思想的影响，如神智派（theosophismc）和二元论的马诺派。[①]再说，马格里布的教会，还经历了一种特有的分裂，这便是多那图斯派的分裂。这一派以它的创始人伟大的多那图斯（Donat）而得名。他是当地人中的主教，不承认西西利安有权当选为迦太基主教[②]。在戴克里先的专制时代，多那图斯的立场和他这一派的出现，是对教会领袖屈从于帝国政权的一种反作用。因此，有些作家认为，多那图斯派是从教会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并不是异教徒或不信神者，因为，多那图斯派的建立是由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原则上有分歧[③]。多那图斯提倡殉教。所有对国家不满的人，尤其是各劳动阶层，都表示响应。

君士坦丁执政时期，基督教成了国教。君士坦丁反对多那图斯派，认为它是非法的。由于政权和教会联合起来反对多那图斯派，多那图斯派

---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 241 页。

② 参看朱利安的《北非史》，第 243 页；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86 页；侯赛因·莫尼斯：《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29 页。

③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86 页。

便成了民间反抗的象征。由于当地的百姓日益穷困，每况愈下，他们反对殖民者和富翁，要求平等和解放奴隶，因此，多那图斯派的传播也更加广泛[①]。国家企图通过统计穷人、赈济钱粮，利用金钱来铲除多那图斯派。由于这一措施没有奏效，它又决定诉诸暴力，并借助教会来消灭多那图斯派。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劳动者、穷人们同多那图斯派结成了同盟。直到公元355年多那图斯去世时，斗争还在继续[②]。在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利亚地区（努米底亚〔Numidie〕），这种斗争采用了民族革命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公元375年[③]。

圣徒奥古斯丁和天主教的胜利：

多那图斯派靠着皇帝朱里安（梅斯欧迪称他为“利勒扬斯”）颁布的关于信仰自由的法令，经历了一个平静的时期。但是，在帝国分成东、西两部以后，阿非利加宣布与罗马脱离的时候，罗马得以镇压革命，竭力消灭多那图斯派，强迫这派的信

① 参看朱利安的《北非史》，第246—247页；哥提埃：《北非往昔》，第286页。

② 朱利安：《北非史》，第347页。

③ 同上出处，第248页。

徒们重新信奉天主教。[1]圣徒奥古斯丁是多那图斯派最凶恶的敌人，他毁坏它的名誉，攻击它的强硬手段。多那图斯派的内情，也因他而被泄露出来。[2]奥古斯丁制定了一套理论，允许当局利用威吓迫使反对教会的人回到天主教的栅栏中来，不许那些心灵脆弱的人越雷池一步。[3]国家据此采用暴力和强制的手段来对付多那图斯派。奥古斯丁始终反对那些背叛教会的人和异教徒们，如佩拉吉斯（Pelagius）的追随者们，佩拉吉斯曾认为教会的赦免无效[4]。奥古斯丁后来在汪达尔人包围波纳城时毙命[5]。阿非利加的教会靠着奥古斯丁而克敌制胜。他成了教会中最享盛名的人。贝克里了解这一点。在谈到波纳城时，他说，“这是精通基督教的奥古斯丁城。”[6]天主教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多那图斯派的彻底灭亡，它的一些集

---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 252 页。

②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60 页。

③ 朱利安:《北非史》，第 256 页。

④ 同上。

⑤ 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60 页:“波纳古名希波纳（Hippone），今名安纳巴。”

⑥ 贝克里的著作第 54 页。

团一直维持到公元六世纪。同时，宗教危机还导致了修道院的建立，那些受不了剧烈动荡的人，便离开了社会。①

阿里乌教：

野蛮的汪达尔部落在哥特人的压迫下，从西班牙来到马格里布地区，夺取了政权。公元435年，汪达尔人的国王该撒里克（Genséric）占领了阿非利加的首都迦太基。这是新的宗教斗争的开始。汪达尔人除了在马格里布地区进行破坏之外，还把他们的（主张基督具有人性的）阿里乌教强加给人们。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没收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归阿里乌派教徒所有。②汪达尔人入侵的结果，使中马格里布的东（努米底亚）、西（摩尔塔尼亚）两地经济状况变化不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那里出现了独立的土著酋长国。而在的黎波里省，各部族在民族领袖贾包恩（Gabaon）的领导下，打败了汪达尔人。这次战斗中，骆驼起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259页。

② 朱利安：《北非史》，第271页：阿里乌教由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阿里乌创立。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第一次教会会议，对他进行审判。他被认为是不信神者或异教徒。参看梅斯欧迪的著作中"胜利的罗马诸王"一节，第1卷，第318页。

了重要的作用[1]。在这些民族革命中，马格里布的汪达尔政权消失了，而罗马统治又卷土重来。这一次，它是通过君士坦丁堡（或如梅斯欧迪所称的布赞提亚）的统治而体现出来的。

罗马政权在马格里布的最后的一百年：

查士丁尼（梅斯欧迪称他尤斯坦亚斯）的统帅贝利萨留在公元533年进入迦太基，汪达尔人的末代国王盖利默尔（Gélimer）投降。在这以后，国家开始组织民事管理，裁决宗教的分歧，与此同时，国家还把马格里布地区从军事上分成四个平行的军区：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2]查士丁尼重建了被汪达尔人——他们已沦为奴隶——所毁坏的工事，用堡垒和设防的城市组成了两道防线。残存的工事证明，第一道防线从（阿尔及利亚沿海的）贝贾亚开始，到（突尼斯南部的）加夫萨为止，经由塞蒂夫、塔卜纳，沿着塔马贾德绕过奥雷斯山，到特贝萨。在瓦赫兰地区，建筑了一连串的城堡，其中有谢尔谢勒（凯撒里亚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286页："在交战的时候，当地人把骆驼围成一个圆圈，里面安置着妇女和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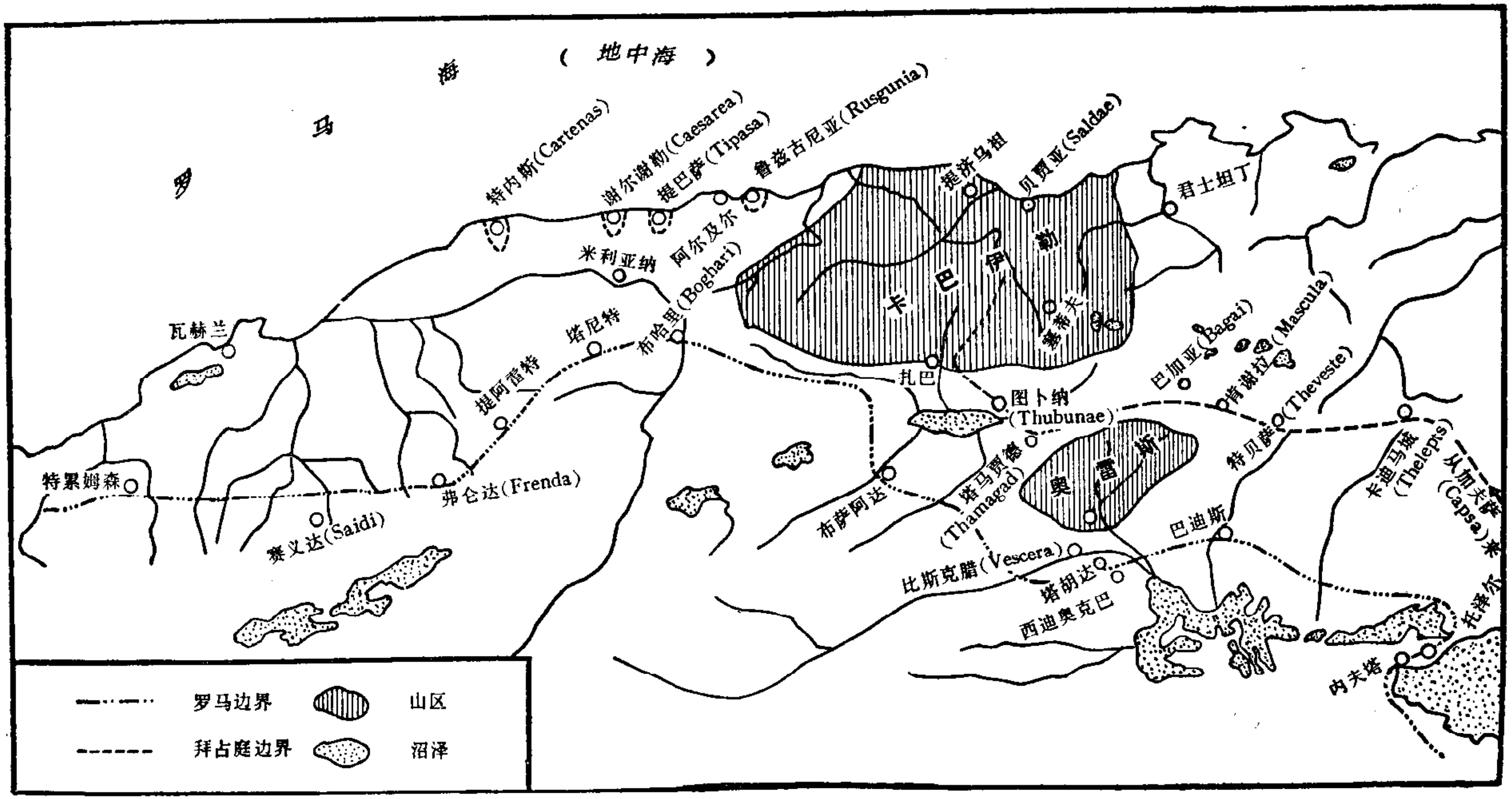
② 朱利安：《北非史》，第294—295页。

〔Caesarea〕)和特内斯。查士丁尼把休达城当作注意的重点。阿非利加的第二道防线，从迦太基开始，到君士坦丁为止。[①] 其实，这些工事证明了罗马帝国疆界的收缩程度。这些工事留下了庞大的断墙残垣，它虽然显示了罗马人干事的干练和利落，但与此同时也表明当地人给罗马人所造成的麻烦。当地人在贝利萨留离去以后，很快地起来在的黎波里和中马格里布抗击罗马人。在抵抗中，古老的奥雷斯山起了作用。要不是有些当地人被金钱所诱惑，拜占庭人几乎要被他们扔到海里去了[②]。柏柏尔人的分裂，使得罗马军队能够在突尼斯南部击败他们，大批予以杀戮。尽管如此，柏柏尔人却没有气馁，情况迫使贝利萨留重来援救，但局势仍不稳定。的黎波里的卢瓦塔部族起来了，杀死了阿非利加的总督，贝利萨留的继承人所罗门[③]。当查士丁尼去世的时候，马格里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 296 页。关于罗马时代这些工事延伸到的黎波里沙漠中心的情况，参看格耳的《公元三世纪的的黎波里和撒哈拉》，公元 1926 年巴黎版，第 8—9 页。并见本书图四。关于利比亚和突尼斯的工事，参看卡尼亚的《罗马时代的黎波里的军事边界》，公元 1912 年版，第 8—9 页。

② 朱利安：《北非史》，第 299 页。

③ 朱利安：《北非史》，第 303 页。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65 页。



图四　罗马和拜占庭的边界

参看哥提埃:《北非往昔》,第 211 页;朱利安:《北非史》,附录;艾哈迈德·陶菲克·马达尼:《阿尔及利亚地区地图》,阿尔及尔卡尔布尼勒版。

（按原图译制）

布地区的罗马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了。

在宗教政策方面，天主教徒修复了教堂，他们狠狠地报复了阿里乌教徒并压迫多那图斯派人和犹太人。[①]但这阻止不了新教派如内斯托尔派的产生。内斯托尔派主张基督有二重性：神性（古代的）和人性（现在的），还认为马利亚是人母，而非神母。[②]基督教的问题不仅如此而已，君士坦丁堡的正教——一性派（Monophysites）内部又发生了分裂。[③]查士丁尼的妻子特尤图拉为了维护教会的统一，插手干涉，采取了一些措施，其结果是爆发

① 诺尔曼·潘兹：《拜占庭帝国》，阿拉伯文译本，第107页。

② 参看朱利安的《北非史》，第309页。内斯托尔派由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内斯托尔创立。公元431年，阿法西斯城召开的第三届基督教会议，对他进行审判。亚历山大的主教对他发动猛烈的攻击。参看梅斯欧迪的《黄金草原》，第1卷，第324页；诺尔曼·潘兹：《拜占庭帝国》，阿拉伯文译本，第101页。

③ 一性派创始人是安塔基亚人雅各布·巴拉齐伊，从事鞍匠工作。见梅斯欧迪的《黄金草原》，第1卷，第325页。

一性论的思想是在反对内斯托尔的阿法西斯教会会议上得到确认的。不过公元451年加尔基图尼亚教会又为一性论确定了一种新形式，就是基督虽只有一个本质，却应分为神性和人性两方面。这种观点也为埃及教会所采纳，它克服了那种认为基督唯具神性的主张。雅各布·巴拉齐伊为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在查士丁尼时代，该派即以雅各布的名字著称。参看诺尔曼·潘兹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文译本，第105页。

了阿非利加人的革命，他们抗议(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罗马的)教皇。查士丁尼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对付他们，从而加深了帝国和阿非利加之间的鸿沟。①

这样，阿非利加重返帝国的栅栏就不牢固。迅速建成的工事，需要有人坚定、热心地加以保卫。民政腐败、宗教压迫、经济剥削和军队混乱使局势越来越糟。与此同时，波斯人和匈奴、阿伐尔等蛮族也威胁着君士坦丁堡。②查士丁尼的一些继承者试图进行改革，使马格里布恢复平静。如摩里士皇帝(梅斯欧迪称他为穆里基斯)，他在位期间(582—602年)，励精图治，把的黎波里并入埃及，缩小查士丁尼堡垒的防线，并使文官服从武将。但是，由于富人们为非作恶，行政人员违法乱纪，摩里士的努力终于付诸东流。③

教会在宗教政策上也不比帝国的运气更好些。由于贿赂(Simonie)公行、缺乏制度和教会人士之间的相互嫉妒，致使腐败成风，这种宗教政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306页。

② 诺尔曼·潘兹:《拜占庭帝国》，阿拉伯文译本，第51页。布勒伊埃:《拜占庭盛衰史》，第35—36页。

③ 朱利安:《北非史》，第309—310页。

策终于失败。这样纵容放任的结果，使多那图斯派重又兴盛起来，它引起了人们注意到拜占庭殖民主义的倒行逆施。①

公元七世纪初，阿非利加行省开始在帝国的政治上起重要作用。一场废黜福卡斯（梅斯欧迪称之为“福克斯”）皇帝的阴谋，在迦太基策划就绪。这是因为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希拉克略是被福卡斯所杀的摩里士皇帝的部将，他憎恨福卡斯，于是派自己的侄儿，贾里古尔乌斯的儿子尼基塔斯率军前往埃及，从马格里布出发，直指已敞开大门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这样做，是为了激怒它在君士坦丁堡的教派敌手（公元608—609年）。同时，希拉克略还派遣他的儿子小希拉克略率领一支海军前往萨卢尼卡，伺机占领君士坦丁堡。公元610年，他的确达到目的，迦太基总督之子（小希拉克略）做了皇帝。②罗马帝国灾难接踵而来。公元619年，波斯人侵占阿尔明尼亚并包围亚历山大城。小希拉克略只得依靠阿非利加行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310页。

② 贝特莱尔：《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阿拉伯文译本，第32—33页。侯赛因·莫尼斯：《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35页。

省来挽回局势，他任命堂弟尼基塔斯代表他到埃及执政。

就这样，拜占庭帝国好象在阿非利加站稳了脚跟。阿非利加在国家政治中举足轻重。这种政治上的稳定，导致了非洲教会的兴盛。教会加强了与罗马的关系，罗马也靠着教会人士的活动，竭力扩展它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拜占庭当局和非洲教会的协调一致，乃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虽然前者的势力来自君士坦丁堡，后者则把目光转向了罗马。危险就潜伏在这种矛盾里（体现在两大首都为统治基督世界而进行的争夺之中），非洲教会因而遭受了一次使它深受震动的危机。这时，出现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西尔杰乌斯所创建的教派，主张神、人一性论。希拉克略为取得一性派的支持，站在这派一边。[①]非洲教会反对这个教派，并向皇帝和教皇发出抗议。最后，迦太基的主教管区宣布皇帝无权。[②]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时候，成群结队的修士和修女逃出埃及，以躲避压迫，远离危险之地，他们来到了阿非利加，这时局势复杂起来。这些修士和修女们在新皇帝君士坦

①② 朱利安：《北非史》，第312页。

丁三世的庇护下，自由自在地宣传一性论，从而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愤懑，使天主教徒们和皇帝更加疏远。① 公元645年，君士坦丁四世在君士坦丁堡登极，他也是神、人一性教派（即一神论(Monothéisme）的追随者。以修士马克西摩斯(Maximus)为首的反对派没有费多少力量就发动了叛乱，拥立非洲总督贾里古尔乌斯·本·尼基塔斯·本·贾里古尔乌斯为皇帝。② 这个贾里古尔乌斯为阿非利加的阿拉伯人所熟知，他们称他为贾尔吉尔(Grégoire)。

这是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马格里布基督教的情况。对于具有罗马色彩的当地人来说，四分五裂的教派中，最主要的是不信神的多那图斯派，这个教派号召反对与国家沆瀣一气的正统教会，颠覆教会所支持的社会局面。我们在谈到马格里布的哈瓦利吉派运动时，将再次指出多那图斯派。不该忘记的是，虽然传说当阿拉伯人进入马格里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312页。

② 参看侯赛因·莫尼斯的《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46—47页。关于埃及的一神论，参看赛德·巴兹·阿里尼的《拜占庭的埃及》，第400页。

布的时候，当地有两百多个主教管区[①]，但上述的一切都发生在帝国势力龟缩一团的沿海地区。于是，主张平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伊斯兰教就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马格里布的基督教。当拜占庭人撤出他们侵占的沿海地区时，基督教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① 参看皮埃尔·德塞尼伐勒的《所谓哈马德族人的卡拉大教区》，公元1932年埃斯贝里斯版，第15卷，第1分册，第1页。

第二章　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回历 23—95 年〔公元 644—713 年〕)

征服的特点:

征服马格里布，不象阿拉伯人所进行的其它征服,这种征服历尽艰难危险,遭到当地柏柏尔人的强烈抵抗,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马格里布人同阿拉伯人一样勇敢、坚强和不屈不挠。这是游牧民的性格，他们宁可迁居他处，也不向专制者屈服。旅行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迁徙是他们躲避时代的灾祸的办法。阿拉伯半岛的中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屈服于大国的专制，大国只能在其边缘落脚。马格里布地区的情况,同样如此。在波斯战争中，阿拉伯人只经过几次战役和两次决定性的胜利,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使萨萨尼王朝完全屈服了;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只打了很少的几仗和两次决定性的战役；阿拉伯人征服

埃及，可以说是不战而克，他们不过在荣门堡前稍事停留，在亚历山大城下，耽了一年或不到一年的时间。而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却进行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在此期间，他们尝到了胜利的甜，也体会到失败的苦，有时，完成征服仿佛是毫无指望了。伊本·赫尔东引证《希马尔》作者阿尤布·本·阿比·亚齐德的话说："柏柏尔人背弃伊斯兰教，达十二次之多，一直到穆萨·本·努塞尔或他后人的时代，伊斯兰教才稳定下来"①，亦即花了大约七十二年的时间。

征服的漫长和艰难，导致了可能是合乎逻辑的后果，这便是：根据确切的时间顺序，正确地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使历史事件适得其所，是困难的。其实，史学家所遇到的困难，不在于这漫长的时期里事件众多，而在于我们手头这方面的资料寥寥无几，况且它们错综混乱，达到了颇难甄别的程度。此外，历史事实还和民间神话混杂在一起，要了解事实，往往难以如愿。

---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3页；德·斯朗译本第1卷，第198页。

第一节　征服和探索期间
(回历 22—50 年〔公元 643—670 年〕)

一、征服利比亚(巴尔卡—费赞—的黎波里)

1. 征服巴尔卡:

如上所述,征服马格里布极为困难,而与此相反,我们发现,马格里布东部地区的征服,象埃及的征服一样,却是易如反掌。事实上,从摩里士皇帝进行改革以来,巴尔卡和的黎波里在行政上,从属埃及。[①]虽然阿拉伯文的各种文本没有说明埃及总督(穆考卡斯)是否在巴尔卡和的黎波里拥有实权,虽然拜占庭阿非利加史的专家们说:"迦太基的总督们在阿拉伯人进来以前,已经把他们的势力伸展到的黎波里和巴尔卡"[②],但是,巴尔卡和的黎波里当时显然是同埃及和阿非利加相互隔绝的。后来的事件表明,埃及和阿非利加当时正忙于自己的内政。尽管如此,阿拉伯人却知道,巴尔

---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103 页;德·斯朗译本,第 1 卷,第 198 页。

② 参看莫尼斯的《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50 页。

卡——至少——是在埃及疆域之内的。埃及，自有这个名字以来，它的版图“北起阿里什，南至阿斯旺，西自巴尔卡东到埃拉特”①。我们认为，阿拉伯人早在回历21年(公元641—642年)初克服亚历山大城，完成征服埃及之后，便已对巴尔卡和的黎波里虎视眈眈了，也就是说，为了保卫埃及的西部边界并抵御来自阿非利加罗马人的威胁，征服巴尔卡和的黎波里乃是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况且，这时还发生了反对福卡斯的暴乱，以及后来向波斯发起的进攻。

当阿拉伯人向巴尔卡进发的时候，他们不仅旨在征服繁荣的北方区域——那里有五个古城，称为安塔布利斯(班塔布利斯 Pentapolis 的讹音)，而且，也要征服南部的沙漠区域。我们从各种文本中知道，阿拉伯人决定向西开拔的时候，按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北指巴尔卡城，另一路南下费赞。根据白拉祖里所引证的大部分属于瓦基迪的

①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9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7页，他说：“穆考卡斯是亚历山大和巴尔卡的执政官，他使的黎波里和萨布勒特成为一个行省，那儿设置的一个长官，应是君士坦丁堡君王的公仆”。

传述[①]和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②]——其中多数引自伊本·拉希阿(卒于回历174年〔公元790年〕)和来斯·本·萨阿德（卒于回历175年〔公元791年〕）的著作，——阿慕尔·本·阿斯统率的北方远征军，比菲赫尔族人奥克巴·本·纳菲厄（阿慕尔的亲族）带领的南方远征军先出发。回历21年(公元642年)，在征服亚历山大城以后，阿慕尔立即率兵直奔马格里布。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知道，"阿慕尔的军队，是由骑兵组成的"。[③]虽然，各种文本没有表明阿慕尔所走的路线，但众所周知，他从亚历山大城到巴尔卡，是走的沿海古道(现在要经过马特鲁和塞卢姆)。阿慕尔一路无阻。各种文本对巴尔卡的沿海名城，如托卜鲁克、德尔纳、苏尔萨港和图勒梅塔，也没有提到。由此可知，这些城市在当时并不重要。阿慕尔抵达巴尔卡城时，便将它团团围住。[④]白拉祖里说："阿慕尔为课人丁税而厮杀。"[⑤]

① 《各地的征服》第224页。

②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70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0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4页。

④ ⑤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4页。

他向巴尔卡人提出以前曾向穆考卡斯和埃及人提出过的三条：皈依伊斯兰教，或者缴纳人丁税，或者厮杀。

巴尔卡人属当地古老的卢瓦塔部族。他们在抵抗罗马人、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的斗争中，颇负声名，但是他们却没有给阿慕尔制造任何麻烦。毫无疑问，他们象埃及人一样，欢迎阿拉伯人的到来，他们乐意和解。双方一致确定，巴尔卡的卢瓦塔族人每年缴纳一万三千个第纳尔的人丁税。感谢伊本·伊扎里，他阐述了这税额是如何规定的。他说："当地人同意纳税，每个成年人缴一个第纳尔"①，也就是说，卢瓦塔族中应缴第纳尔的成年人，总数是一万三千人。如果我们估计，这个数字与该城包括郊区的居民数的比例，约为一比四（根据习惯，妇女不算在内），那末，当地的卢瓦塔族人的总数，就在四万到五万之间。巴尔卡的人丁税，只有埃及人缴税总数的一半。这件事表明阿拉伯人估计到巴尔卡经济薄弱，巴尔卡的资源也比尼罗河一带少，所以在这方面公正地对待了当地人。不过，和约却有一条奇怪的规定。据来斯·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8页，库朗和普罗旺萨耳版。

本·萨阿德说，“阿慕尔·本·阿斯在为柏柏尔的卢瓦塔族人所规定的条款中写下了：‘你们应该卖儿鬻女来缴付人丁税。’”[①] 这当然不能理解为卢瓦塔人必须卖儿鬻女来缴税，因为这是要出于自愿的。其它的传述解释说，“他们应出卖所喜爱的子女来缴付人丁税。”[②] 来斯的文本的记载，阐述了下列两种可能：一是阿慕尔知道卢瓦塔族人的贫穷，担心他们无力缴税，因而主张采用这种办法来加以解决；二是卢瓦塔族人自己这样建议，阿慕尔对此只得表示欢迎。

其实，卢瓦塔族人的幼儿幼女，在阿拉伯人的庇护下接受教育，达到了三个主要目的：首先是宗教方面的，他们从小便信仰伊斯兰教，而宣传宗教则是一种孝顺和敬主的行为；其次是社会方面的，他们通过学习阿拉伯语、接受阿拉伯的风俗习惯的熏陶以及和阿拉伯人通婚，逐步阿拉伯化，而宣传阿拉伯主义，乃是阿拉伯人的使命；最后是政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0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5页。对照塔伯里的《回历21年事件》，阿拉伯宝藏书局版，第4卷，第144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0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4页，他说：“他们出卖最乐意卖掉的子女。”

治方面的，这是前两个方面的自然结果，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阿拉伯人的国家从而得到统一和加强。

不能认为，这里所说的子女是指某一种奴隶或仆役①。古代传述家曾谈到这个问题。来斯·本·萨阿德说："倘若他们是奴隶，这一切便不会发生。"② 由此可知，认为卢瓦塔族人是奴隶的看法，正是来斯所反对的。前一种文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指的是卢瓦塔族人的男孩和女孩，在我们看来，尤其是指女孩。后来，虔诚的哈里发奥马尔·本·阿卜德·阿齐兹的诏书，也证明了这一见解。他为此感到惊奇，遂下旨："谁若占有卢瓦塔族之女，应即向该女之父求婚，或将此女归还其亲人。"③ 这也就是说，卢瓦塔族人以女孩付人丁税，一直通用到回历一世纪末叶。

2. 征服巴尔卡和费赞沙漠：

---

① 夏伊拉博士教授倾向于采纳这种见解，他主持并参加编写的《利比亚史和伊斯兰世界》一书，把这种见解写了下来，公元1962年，开罗版，第44页。夏伊拉这种看法的根据，显然是取自回历40年以后各种文本的说明，这些文本记载："费赞人的人丁税，有一部分便是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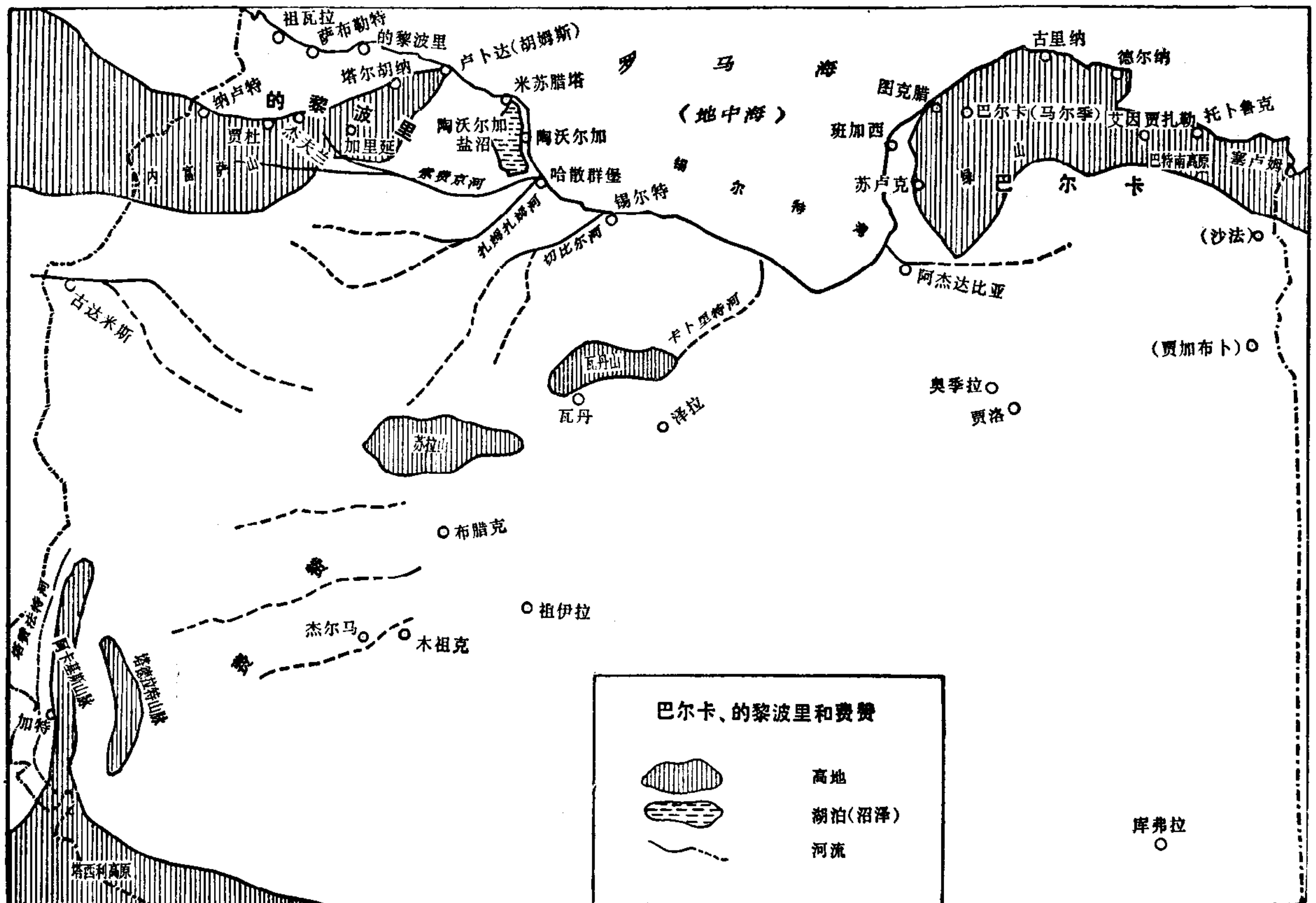
②③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5页。

继征服巴尔卡后，奥克巴·本·纳菲厄的远征军来到南部沙漠。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记载："阿慕尔派出奥克巴，直抵祖伊拉，巴尔卡与祖伊拉之间的地方，就归穆斯林所有。"① 白拉祖里的传述则更进了一步："奥克巴进行的这次征服，是在阿慕尔委任他统辖马格里布之后。"②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征服的完成是在（回历22年）阿慕尔离开巴尔卡前往的黎波里之后，还是在回历23年哈里发奥马尔被害前不久，阿慕尔结束了这次入侵回到埃及之后。③ 在排列这些历史事件方面，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和白拉祖里是颇相一致的。虽然如此，我们却发现伊本·伊扎里的一个文本，其排列次序有所不同。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1页。并参阅本书，图五。

②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4页。

③ 莫尼斯（在《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一书第58页中）认为，这个文本是专论在摩阿维亚时代奥克巴对阿非利加的统治的。这倒可能不无道理。例如亚历山大城的第一次征服就曾与回历25年的第二次征服的事件混淆不清（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80、84页）。而莫尼斯根据他的推断，认为这个文本叙述了组织巴尔卡的税收，并认为，它还谈到了阿慕尔任命奥克巴统辖马格里布。大家知道，税收应该从一开始就已组织起来，而统辖马格里布，可能是指在马格里布驻军。



图五　利比亚地区的各个区域

(按原图译制)

伊本·伊扎里把奥克巴征服南部沙漠，放在阿慕尔征服巴尔卡城之前。他说："在欧麦尔·本·哈塔卜——愿安拉喜爱他——时代，第一个侵入阿非利加的，就是阿慕尔·本·阿斯。回历 20 年，他征服了埃及，他由那儿派遣奥克巴·本·纳菲厄赴卢比亚和阿非利加。奥克巴一举成功，然后阿慕尔亲自前往巴尔卡……"① 不应该因此理解为，奥克巴的远征军比阿慕尔的远征军先行，而应该认为奥克巴对马格里布的入侵，是从埃及出发的。我们相信这样的意见是正确的，并认为奥克巴没有跟随阿慕尔去走沿海古道，而是取道法尤姆或者上埃及，即取道驼队商旅跋涉的绿洲之路。这条路，法蒂玛王朝的大军奔向埃及时，曾多次经过。这个事实，在瓦基迪的充满神话故事的《巴汉萨和法尤姆的征服》一书中，是一清二楚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8 页。我们认为文本中"卢比亚和阿非利加"并不矛盾，否则，这两个词就得改成"卢比亚和马拉基亚"了。后面伊本·伊扎里将谈到阿非利加的征服，同所有的参考资料并无出入。杜齐发表的伊本·伊扎里文本以"祖伊拉和巴尔卡"取代，这无疑是比较正确的(参看莫尼斯的著作，第 59 页)，并且同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7 页）的传述以及白拉祖里(的著作第 224 页)的传述，也是相一致的。

的。[1]在判断这件事时，我们可以根据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对征服事件的排列次序。他在讲了法尤姆的征服后，直接谈到巴尔卡的征服。[2]而且，当时奥克巴的父亲、菲赫尔族人纳菲厄·本·阿卜德·盖斯还在世，他统率阿拉伯骑兵队，前去努比亚边界驻防。[3]如前所述，奥克巴从法尤姆或上埃及进入巴尔卡沙漠，较为可能，因为奥克巴跟随他的父亲前往努比亚，是合情合理的。

事实上，当时的奥克巴·本·纳菲厄还是一个翩翩少年。他的出生被确定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的前一年。[4]换言之，他那时的年龄在十三、十四岁光景。如此年幼便能率领军队进行这样重大的征服，是大有疑问的。倘若确有其事，那末，说奥克巴的父亲纳菲厄·本·阿卜德·盖斯领导了这次征服，而青春年少的奥克巴则陪同前往，才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将看到，奥克巴作为马格里布

① 关于埃及区域巴汉萨和法尤姆的征服，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阿卜德·哈米德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公元1963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第17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0页。

③ 同上出处，第169—170页。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9页。

的征服者，他的鼎鼎大名已传遍四方，因而，这次征服列在他的名下，正如他后来几次征服的事件也混淆不清一样。事实上，在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许多传述中，纳菲厄其人同他的儿子奥克巴已被混为一谈，而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也往往分辨不清。他谈到纳菲厄在福斯塔特修建的邸宅，在提到纳菲厄·本·阿卜德·盖斯的名字后，又接着说："这是传说，应该是奥克巴·本·纳菲厄。"①

从各种文本知道，征服巴尔卡的沙漠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奥克巴到祖伊拉以前沿途所遇到的抵抗，不值一提。传述家们称赞这些区域的宁静。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93、99、111页。有些传说把马格里布的征服，归功于曾参加征服埃及的著名圣门弟子朱赫纳族的奥克巴·本·阿密尔（见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94、100、178页），他在摩阿维亚时代（回历44—47年）任埃及总督，后葬在埃及（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53页）。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因为朱赫纳族的奥克巴没有经历对马格里布的征服。菲赫尔族的奥克巴和朱赫纳族的奥克巴之间的混淆，是因为前者的德行和宗教虔诚已遐迩闻名。编写修士和有德行者生平的史学家想使他成为一个穆门弟子，或者是他们猜想他应当如此（参看阿布·阿拉伯的《阿非利加学者的阶层》，第9页，阿尔及尔版；萨阿德·扎格卢勒·阿卜德·哈米德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第20—21页，公元1963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

据说，“在祖伊拉和巴尔卡之间，有一个穆斯林。他看到当地人全很恭顺驯良，便对他们进行施舍并与他们缔约，要他们缴纳人丁税……”① 巴尔卡以驯良著称，甚至不必派税官去收取，到时候，巴尔卡也会把税款送到埃及。② 巴尔卡的平静和安宁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本·阿斯不禁说：“要不是我的财产在希贾兹，我一定住在巴尔卡。我不知道还有比它更和平、更僻静的住地。”③ 我们认为这段话是指内乱以后的时期，亦即在摩阿维亚时代阿慕尔回到埃及之后。

3. 征服的黎波里(艾的黎波里)：

在毫不费力地征服了巴尔卡及其沙漠之后，环境趋于安宁，阿慕尔·本·阿斯便能够继续西进，直奔的黎波里。各种文本对从巴尔卡到的黎波里沿途的滨海城市和近海城市，如阿杰达比亚、锡尔特和卢卜达，只字未提。在当时，这些城市无

①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4页。

②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1页，他说：“那时，税官没有进入巴尔卡。届时，他们(当地人)便将人丁税送出。”对照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4页。

③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4页。

疑是默默无闻的。阿拉伯人对它们没有觊觎的野心，也不担心它们的威胁。的黎波里三面有城墙，一面濒海。东、西城墙伸入海中，靠海的一面，无遮无掩，乃是停泊着船只的港口。阿慕尔率军攻打东城，驻扎在俯瞰全城的高地上。直到那时，阿拉伯人还没有攻坚战的经验，他们的做法同征服荣门堡和亚历山大城时的做法相同。他们徒劳无益地围城达一月之久。这方面我们主要的参考资料，是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记录的来斯·本·萨阿德和奥斯曼·本·萨利赫（卒于回历219年〔公元834年〕）的传述。后来的作家们对此逐字转抄，或略加注释。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说："阿慕尔住在俯视城东的清真寺中。他围城一月，一无所得。"①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1页。我们不知道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这里说的清真寺是指什么。扎维（在《阿拉伯人征服利比亚的历史》第38页中）认为，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是指现在的阿卜杜拉·希阿卜教长清真寺。他试图证实这一点说，希阿卜卒于回历243年，即比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约早十四年，因此是同时代人。假若我们能够证实希阿卜清真寺确在这位教长去世后落成，那末，这个结论可能是合理的，然而，我们对此却不清楚。关于希阿卜清真寺，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7页；穆罕默德·本·奥斯曼·哈沙伊希（突尼斯人，卒于回历1340年）：《西的黎波里消忧去愁》，哈桑·胡斯尼·阿卜德·瓦哈卜教授在突尼斯的图书馆的打字稿，编号B 2591，第15—16页，作者说："希阿卜建成了这座清真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至于其他的传述，内容是讲的黎波里纯属偶然陷落的故事，其主角是一个阿拉伯的马德拉杰族人，姓名已无从查考。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中，可以知道的是，阿拉伯人在城前逗留时间久了，便成群结队地到处踏勘，寻找战利品，或四出探索，或狩猎、闲游。这个马德拉杰族人由六个同伴相随，离开城东的阿拉伯军营，外出打猎。他们取道城南，往西走去。归途中，大家热得发睏，决定改走海路，使身心得到轻松。当接近的黎波里城墙西翼的时候，他们看到面朝港口的罗马人家门前，桅樯林立。马德拉杰人发现海水退去，露出城墙，显出一条可进城的道路。这一小伙人便由此前往城内教堂。他们在那里冲着罗马人大声喊叫。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吓得罗马人心惊胆战，他们丢下城市，逃向船只，阿慕尔迅速注意到弟兄们已在城里，立即率众进攻。乘船逃跑的罗马人，只带走少量细软。全城的一切，都为阿拉伯人所获。①

莫尼斯鉴于这种传说和祖贝尔·本·奥瓦姆征服荣门堡的故事很相似，便猜测说："有些传述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71 页。

家把两次征服混为一谈，前后颠倒了？”[1] 这种假设虽有可能，但我们发现，梯贾尼对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所作的增补能够剖白原委。梯贾尼说：“马德拉杰族人及其同伴看到海水退去，城墙那儿露出一条路来，可以由此入城。于是他们派了一群人，打进城去。”[2] 这就是说，这一小伙人同军队是有联系的，他们要求弟兄们支援，而没有单独闯进城去。

因而，也可作这样的解释：马德拉杰人及其伙伴乃是一支派出的先遣侦察队，他们不是去狩猎或闲逛的。一俟发现缺口，他们便报告了阿慕尔，然后阿慕尔出其不意地突袭了的黎波里。这个传说被写成了一个动人的惊险故事。我们猜想，这是由于马德拉杰族的人们把这次勇敢的行为，归功于他们中的一个人。这种情况和马兹哈杰族人的情况相类似。马兹哈杰族人颇有地位，也有一些关于他们随阿慕尔征服亚历山大城的故事。[3] 亚历山大城本身，也有一段故事：回历25

① 莫尼斯的著作第62页。
② 梯贾尼的著作第239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5页。

年，亚历山大城爆发叛乱以后，被用武力占领。当时，阿拉伯人收买了一个城门卫兵，他在罗马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让阿拉伯人涌入城中。[①] 当然，不能否认阿拉伯人由于那时缺乏攻坚战的经验，总是寻找捷径，去攻克坚固难摧的堡垒，避免遭受尸横遍野的重大损失。兵不厌诈，在驰马拚刺之前，常得设谋画策。

就这样，的黎波里被轻易地征服了。虽然有些文献说："当地人曾向的黎波里南部内富萨山中的内富萨部族求援"[②]，或者如白拉祖里在他扼要的传说中所述："阿慕尔受到挑战，遂强力夺取此城。"[③] 白拉祖里还详细叙述了阿慕尔的战利品："他从城里的商人处夺得许多'巴兹荣'驮子，卖得钱币，分赏给穆斯林们。"[④] 不妨说，这里指的是梓檄驮子。而莫尼斯在读到这一点时，没有指出文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80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8页。梯贾尼的著作第239页。

③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5页。他又转述了来斯·本·萨阿德的传述："的黎波里是在他那时代被征服的"（参看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6页）。

④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5页。

献中的驮子究竟是什么。[1]阿非利加和的黎波里自古至今都以盛产梓橄、油料驰名。如果情况属实，那也许这些驮子是在码头上原准备让罗马船只运走的，可船只却被迫一溜烟地逃跑了。梓橄是当地的经济作物。此外，梯贾尼还说，阿慕尔拆毁了城墙，这一点，古代作家未予指明。我们认为，梯贾尼或引证他作品的人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把回历25年亚历山大城的某几处城墙遭到破坏而后倒坍，或者是把回历79年(公元698年)哈散·本·努阿曼时代，迦太基工事损坏后又被拆毁，作了类比。这样的依次类推是不确切的，或者至少使人产生怀疑。[2]

4．征服萨布勒特：

阿慕尔继占领的黎波里以后，又侵占了沿着突尼斯边界的最后一个沿海重镇——古城萨布勒

① 《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61页。这里也可能是指来自毗邻的加贝斯的"布驮子"，那里以桑树和丝绸闻名，在阿非利加的城市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参看《考证书》，第113页。

② 参看梯贾尼的著作，第239页。扎维替梯贾尼的文章作了附录。扎维——没有提出自己的根据——说："阿慕尔把他在巴尔卡和的黎波里征服的所有城市的城墙都予以拆毁，以至这些城市的居民再不能凭墙坚守了。"参看《阿拉伯人征服利比亚的历史》，第22、40页。

特。古人对此城有三种拼法。[1]萨布勒特的征服经过，在部署和难易方面，与征服的黎波里不相上下。作家们把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或作了一些只涉及笔法的更动。这个传述说，萨布勒特人听说阿慕尔到了的黎波里，攻不破城墙，只是把城围起来，便安之若素。由此可见，萨布勒特固若金汤，可能比的黎波里更为坚固，否则，居民们是不会高枕无忧的。传述说，阿慕尔一占领了的黎波里，当即派出一支庞大的骑兵，命令他们迅速奔袭萨布勒特，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阿拉伯马队在凌晨成功地闯入城中。那时，当地人对自己的安全很放心，他们打开了城门，正在附近的牧场放牧牲口。这样，阿慕尔的军队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萨布勒特，城内居民甚至一个都未及逃逸。[2]这就是说，萨布勒特人原来认为，的黎波里的城墙既然挡住了阿慕尔，他就不会企图来入侵萨布勒特。同时，也说明，阿慕尔知道萨布勒特居民对他麻痹大意，漫不经心，他们没有采取防备措施，来应付可能由他发起的任何进攻。在的黎波里陷落的消息传到萨布勒特人之前，他及时利用了他们的疏忽。这证实了萨布勒

特是突如其来被征服的。传述说，阿拉伯人占领了萨布勒特的一切，然后回到阿慕尔那里，即回到的黎波里原处。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在结束的黎波里和萨布勒特的征服故事时，引用了阿布·塔米姆·杰沙尼的传述，是关于在斋月期间封斋的问题的，究竟是一次过斋月，还是分散过。由此可知，这次入侵发生在回历 9 月（斋月）。[3] 较有可能的是，根据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传述所起算的时间，这次入侵实际在回历 22 年末结束。[4]

5. 完成对费赞沙漠区域的征服：

由各次事件的进程和主要的资料知道，由于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72 页，注释 1 。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中知道，靠近这座古城，又建了一座新城纳巴拉。回历 131 年，市场从萨布勒特迁到纳巴拉。

② 值得注意的是，梯贾尼（在他的著作 212 页中）对这个传述作了补充。他说，率领这支军队的是伊本·祖贝尔。众所周知，伊本·祖贝尔是在回历 27 年才随伊本·阿比·萨尔赫进入阿非利加的。我们猜想是祖贝尔族人竭力美化他们的领袖，所以这么早便让他进入了马格里布（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第 29 页，公元 1963 年文学系学报）。同时，梯贾尼还说："少量的萨布勒特居民乘船逃往西西里岛。入侵者回来以后，阿慕尔命他们将城拆除、烧毁"。这一点，除他而外，没有一个人说到过，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出处。

③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172 页。

④ 同上出处，第 171 页。

征服了的黎波里和萨布勒特两城，阿慕尔在的黎波里省的远征就结束了。不过，有一些关于接下来对马格里布进行征服的零星资料，令人猜想阿慕尔向的黎波里的南部沙漠，派遣了另一支远征军。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以上述形式谈完了的黎波里和萨布勒特的征服以后，又谈到阿非利加的征服。他说，阿慕尔在包围的黎波里的同时，派出了由布斯尔·本·阿比·阿尔塔统率的军队，前往瓦丹。布斯尔征服了瓦丹。[①] 瓦丹是费赞的一个城市，也是首府，位于锡尔特和内富萨山东端后面的的黎波里之南面。[②] 鉴于布斯尔·本·阿比·阿尔塔年岁尚小，他和奥克巴·本·纳菲厄一样，当时还是个青春少年，因此对布斯尔的远征，存有疑问。而莫尼斯则企图对此加以驳斥，就象他在谈到白拉祖里引述瓦基迪的著作时，他对瓦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94页。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12页。贝克里把布斯尔的远征算在回历23年。而莫尼斯在其著作65页注释1中的说法，则截然不同。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一样，白拉祖里和伊本·阿西尔都没有提到说这次征服是发生在入侵的黎波里省期间。

② 关于瓦丹，参看伊本·豪卡勒的著作，第70页。关于从的黎波里到内富萨山、瓦丹和祖伊拉的道路，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9—11页，并见本书，图五。

基迪的传述也心怀疑惑一样。[①]可能的是，白拉祖里引证了另外一些把伊本·阿比·阿尔塔当作圣门弟子的传述。[②]这正如有些人把奥克巴·本·纳菲厄列为圣门弟子，而又张冠李戴，以奥克巴·本·阿密尔取而代之一样。其实，在进行征服的各个阶段中，费赞的事件互相混淆不清，倒是可以怀疑的。但这种怀疑却否认不了各种文献不谋而合的看法：费赞是在这时被征服的，后来巴尔卡和祖伊拉之间的地域也尽归穆斯林所有。扎维认为，经由的黎波里（城）征服了瓦丹，即意味着内富萨山的征服。[③]各种文献中，只有伊本·伊扎里曾说，的黎波里人在被阿慕尔所围困时，向内富萨族人求援，除此而外，对扎维的观点，均无述及。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记述，完成了的黎波里和费赞两个区域的征服以后，阿慕尔·本·阿斯开始派出纵队，进行袭击、搬运战利品。[④]我们认为，这些远征是指对撒哈拉沙漠的其余部族完成征服并迫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或遵守诺言。这

① 《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65—66 页。

② 参看白拉祖里的著作，第 228 页。

③ 《阿拉伯人征服利比亚的历史》第 43 页。

④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183 页。

是因为阿慕尔开始考虑向真正的马格里布地区——阿非利加行省扩大征服。

二、征服阿非利加(突尼斯地区)

欧麦尔时代对征服的考虑:

阿慕尔·本·阿斯未遇重大阻碍便完成了对现在利比亚地区的征服，如果可以引用一句术语的话;这次远征就象是一次"军事游戏",因此，他在(回历22—23年)这样早的时期就考虑征服阿非利加,是并不奇怪的。不过,他在行动之前，先奏请哈里发允准。然而，欧麦尔·本·哈塔卜对此却没有表示同意。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引用其线索并由白拉祖里加以概括的传述记载，阿慕尔上书欧麦尔·本·哈塔卜称:"安拉为臣等征服艾的黎波里,由此前往阿非利加,仅九日路程。若信士们的长官决心征服之,安拉祐助,事情必成。"欧麦尔诏谕:"此非阿非利加,而系蛮荒之地,背信弃义,易上当受骗。只要朕一息尚存,决无人去征讨之。"①

① 《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73页。其它的传述虽然在写法上略有出入,但意思相同。其中有的记载:"欧麦尔下旨:'阿非利加分裂,已达三次。朕明察秋毫,决不发出一兵一卒。'"并见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6页。

阿慕尔向哈里发上疏一节，意味着马格里布的征服是按事先部署好的计划进行的，虽然，它是历史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欧麦尔的不以为然，则可以这样解释：阿拉伯国家的奠基人、进行军事扩张的主角和行政、政治组织的领袖担心阿拉伯大军卤莽地进入路远迢迢的马格里布地区，或者使他鞭长莫及，特别是军队由阿慕尔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统帅所率领。莫尼斯采用迪耳(Diehl)的说法，认为阿非利加的东线设防严密，即便在的黎波里省，也还有许多坚固的城堡阻碍着阿慕尔。[①] 他说："要是阿慕尔进军顺利，他必定长驱直入，决计不会向欧麦尔上疏请准了……"[②] 伊本·伊扎里在为阿慕尔叙谱时所表达的见解，倒有可能是正确的："他给欧麦尔的奏疏说，在他(阿慕尔)前面，只剩下了阿非利加地区，那里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乘骑多为马匹。欧麦尔就命令他离开该地。"[③] 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为我们提供的一个传述知道，"埃及境内局势要求阿慕尔迅

① 莫尼斯：《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66 页，注释 3。

② 同上出处，第 67 页。

③ 《奇闻》第 1 卷，第 8 页。

速返回。”奥斯曼·本·萨利赫的传述记载:“阿慕尔曾与穆考卡斯相约,对将发生的事态不加隐匿。穆考卡斯写了信来,提到罗马人欲冒不韪,破坏他们同阿慕尔之间原有的盟约,于是,阿慕尔急忙折回原处。”① 诚然，从形式上看，这个传述颇可怀疑，因为“穆考卡斯在回历21年(公元642年)业已去世”②,但是它在内容上,则无可挑剔。比起立足于假设的推论臆想来，它更为可靠。大约过了两年,亚历山大城发生暴动,罗马人背弃了阿拉伯人,肯定了这个传述的正确性。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埃及的局势迫使阿慕尔退出对阿非利加的入侵,而马上回到福斯塔特。其实,对有关哈里发的传述的确凿性,我们倒很怀疑。哈里发说:“此非阿非利加，而系蛮荒之地，背信弃义……”还有一些关于欧麦尔的传述，说:“欧麦尔下旨给阿慕尔·本·阿斯,在谈到阿非利加时,说‘卿慎勿靠近,此乃地狱之门。’”③ 更有甚者,是对先知(穆罕默德)传说的夸大其词:“当圣

①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73页。

② 贝特拉尔:《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阿布·胡台德的阿拉伯文译本,第313页。

③ 阿布·阿拉伯:《阿非利加学者的阶层》,第19页。

门弟子回来，向先知诉说他们遭到的酷寒时，先知对派往阿非利加的一个纵队说：'阿非利加更为寒冷，报偿也更巨大。'"[①]用不到怀疑，这些传述是杜撰的，不过，它却表达了阿拉伯人对他们在马格里布的战事所抱的厌恶和反感，不论是在征服时期还是在此以后，一概都是如此。另外有些说法，反映了同柏柏尔人斗争的漫长和艰苦。其中有据说是朱赫纳族的奥克巴·本·阿密尔的谈话。他说："邪道七十门，柏柏尔人占六十九，人、妖合占一门。"[②] 另有一种说法："各地圣战都已告终，唯剩阿非利加一地。"[③]不妨指出，对埃及说来，也曾出现这种情况，不过形式不同，因为埃及友好地接待了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他们联合反对罗马人。有一系列的言谈，赞扬了埃及的哥普特人，称他们是绝对美好的非阿拉伯人，并且还注意到了他们与一般的阿拉伯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同古

① 贝克里的著作第21—22页。《考证书》第112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87页。

③ 贝克里的著作第21页。《考证书》第112页。对照阿布·阿拉伯的《阿非利加学者的阶层》第6页和《心灵游苑》第4页。

莱什族的特殊血缘关系[①]。

先知（穆罕默德）谈到的遥远侵伐，只是在他去世后过了十年、十五年或更长时间才开始的，这当然是不合情理的。不过，圣门弟子伪托其词，以反映流行一时的某种观点。我们看到，在这些征服中所以提到先知的名字并把他同征服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解释为有许多圣门弟子及其子侄和再传弟子参加了征服。所以，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注意叙述了进入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圣门弟子。在他的著作中专门有几节对此作了详尽叙述。

由此可见，阿慕尔·本·阿斯未能进入马格里布的中心，因为在埃及的罗马人就象芒刺在背。他宁可折回征服马格里布的基地——福斯塔特，以稳定那里的政局。阿慕尔回来不久，回历 23 年（公元 643 年）末，哈里发欧麦尔被害。阿慕尔在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3 页。萨阿德·扎格卢勒：《自远古以来的亚历山大城历史》，第 243 页，公元 1963 年亚历山大版。此后自然也还出现了另外一些谈话（当然也是伪造的）。参看伊本·阿比·迪纳尔的《趣闻》，回历 1286 年突尼斯版，第 16 页："伊本·纳吉同意这些谈话是炮制出来的"。这些谈话赞扬了马格里布人，诸如，"他们甚至在末日降临的时候，仍坚持维护真理"，"我民族的一部分人在末日降临时，仍为真理而斗争……"参看《心灵游苑》第 3—4 页和阿布·阿拉伯的著作第 1 页。

福斯塔特耽了一段时间后，即去希贾兹，与新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谈判，要把阿卜杜拉·本·萨阿德·本·阿比·萨尔赫从上埃及的埃米尔国废黜，使自己领有整个地区而无人与之逐鹿。[①]谈判失败，最后阿慕尔反被罢免，伊本·阿比·萨尔赫巩固了对整个埃及省的统治。此时适逢回历25年（公元645—646年）亚历山大城开始发生叛乱，为了进行镇压，阿慕尔得以重返埃及。但是一个月后他重又离去，因为他拒绝哈里发的建议，不愿和伊本·阿比·萨尔赫在埃及共掌大权。

奥斯曼时代征服突尼斯地区的开始：

1．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同罗马人的第一次遭遇：

作家们一致认为欧麦尔·本·哈塔卜是伊斯兰征服和扩张的主角，也就是说，他是阿拉伯国家的奠基人。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哈里发奥斯曼执政期间是内讧或内战的时代。因而也许可理解为第三任哈里发无功于新兴的国家。如果内战确是指奥斯曼哈里发政权的最后几年，那末，这是绝对不正确的。事实上，第三任哈里发的许多权利受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73页。

到损害。奥斯曼时代乃是阿拉伯国家扩张的重要发展阶段，可以同欧麦尔的哈里发政权的开始时期相提并论。我们并非想为“阿布·哈夫斯”呐喊助威，而反对这众口一词的看法。我们说，这个阶段可能还超过了欧麦尔的时期。正是奥斯曼准许摩阿维亚建立舰队，而欧麦尔却未曾批准。阿拉伯国家原来只拥有陆上武装，那时，则已成为一支海上力量，因此，开始在海上对阿尔瓦德、罗得和塞浦路斯诸岛进行征服。在回历34年（公元654年）奥斯曼的晚年，阿拉伯人在齐萨瓦里摧毁了拜占庭的舰队；在奥斯曼时代，由于叶兹底格德三世在土耳其斯坦边界被杀，回历31年（公元651年）完成了对波斯的征服；也是在奥斯曼时代，开始在阿非利加对马格里布进行名符其实的征服，而对此，诚如作家们所说，是欧麦尔所反对的。事实上，在奥斯曼被害之后，哈里发国家内危机接踵而来，这对于使征服出现中断很有影响。但在他的统治期间所完成的扩张，一方面是欧麦尔计划的继续，另一方面，又规划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征服，而这些征服，特别是在马格里布地区的征服，则是后来由（他的近亲）倭马亚人以更充分的装备和更严

密的组织加以完成的。

阿慕尔·本·阿斯拒绝和上埃及的总督阿卜杜拉·本·萨阿德·本·阿比·萨尔赫共辖埃及省，是因为伊本·萨阿德主管着地税。阿慕尔不愿自己“执牛双角，而让别人挤乳”①，因而奥斯曼罢黜了他，而委任伊本·萨阿德为埃米尔。作家们认为，奥斯曼把各地总督和军事领导之职托付给他的亲戚，是他的一种用人方法。那些人以前并不信奉伊斯兰教，在确信穆罕默德的呼吁已经成功，为了追逐私利，他们才皈依了伊斯兰教。作家们把阿卜杜拉·本·萨阿德·本·阿比·萨尔赫列为这些被控为伊斯兰教感情脆弱的总督们之一。②

其实，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伊本·萨阿德对皈依伊斯兰教颇为迟疑不决。在先知的启示写出之后，他才回来，站在麦加人一边。当先知进入麦加，伊本·萨阿德求奥斯曼庇护，奥斯曼从先知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78页。

② 参看梅斯欧迪的《黄金草原》，第2卷，第343页。伊本·阿西尔：《回历31年事件》，第3卷，第57页。

处为他获得了安全的保障。[①]奥斯曼这样做，出于和伊本·萨阿德的关系和强烈感情。伊本·萨阿德的母亲是奥斯曼的乳母，换言之，他俩是同乳兄弟。其实，伊本·萨阿德的这种犹豫，是不应该一直受到谴责的。犹豫是相信和肯定前的某种怀疑。许多穆斯林领袖和圣门弟子，为了了解事实，一生中都充满着这类犹豫。事实一旦清楚，就成为坚信不移的支柱。另外一个事实，是他有自己的长处和德行，欧麦尔对此了若指掌，因而委他同阿慕尔一起统治上埃及。当阿慕尔和奥斯曼商讨伊本·萨阿德的事情时，奥斯曼即以此答复。[②]

白拉祖里说："奥斯曼委任伊本·萨阿德统辖埃及和马格里布。"[③]这表明在那早期以及后来，马格里布属埃及总督管辖，当时福斯塔特是马格里布军事活动的基地。伊本·萨阿德奉行的军事政策，同阿慕尔征服的黎波里后的政策是一致的，从伊本·阿西尔的传述中知道，他对此是身体力

①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记》，第4卷，第51—52页，1936年版。伊本·伊扎里：《奇闻》，第1卷，第9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73页。

③ 《各地的征服》第226页。

行的。[1]他派出大批骑兵，组成纵队，袭击阿非利加边界，掳回战利品和掠夺物。[2]毫无疑问，这些袭击的目标不光是战利品和俘虏，而且也是为了探索，以侦查敌情、摸清敌方兵力及其武器装备，并根据侦察的结果，对阿拉伯人可能遇到的抵抗作出估计，然后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征的方案。鉴于这些袭击成功，伊本·萨阿德考虑对阿非利加发起真正的远征。他象阿慕尔以前的做法一样，开始先与哈里发商议。他详细地把靠近阿非利加罗马军队的阿拉伯人的战略位置告诉哈里发，要求准许进行远征。[3]奥斯曼显然也担心阿拉伯人卤莽进入这远乡僻壤，白拉祖里说："他(奥斯曼)拦阻出征阿非利加。"[4]在伊本·萨阿德远征阿非利加边界奏捷的令人鼓舞的消息传到之后，经过同圣门大弟子的商议，他才同意出征。[5]

① 伊本·阿西尔在《回历25年事件》(第3卷，第42页)中说："阿慕尔·本·阿斯受奥斯曼之命派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出征阿非利加边界，当时阿卜杜拉在埃及部队之中。"

②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3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6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9页。

③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3页。

④ 参看《各地的征服》，第226页。

⑤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3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6页。

哈里发的批准，意味着向伊本·萨阿德输送装备和军队。奥斯曼确实号召人们远征阿非利加。各个部族特别是麦地那附近的阿拉伯人大量集结起来。① 奥斯曼当众演讲，鼓动人们投入圣战。他向大家分发武器，并提供一千头骆驼，给弱者（即穷人）乘骑。② 由麦地那到埃及的路上，他任命亲戚马尔万的兄弟哈里斯·本·哈克姆为指挥。③

作家们为我们提供了相当详尽的细节，介绍这支由奥斯曼装备起来首次进入阿非利加的军队以及其中大名鼎鼎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大多属于第二阶层的圣门大弟子，值得一提的有：哈希姆族的穆阿巴德·本·阿巴斯·本·阿卜德·穆塔利卜，倭马亚族的马尔万·本·哈克姆·本·阿西和他的兄弟、被授权指挥麦地那军的哈里斯，扎赫拉族的穆骚瓦尔·本·穆哈拉马·本·瑙法勒，阿迪族的阿卜德·拉赫曼·本·泽德·本·哈塔卜、阿西姆·本·奥马尔和奥贝德

① 白拉祖里：《各地的征服》，第 226 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9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63 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83 页。

拉·本·奥马尔，阿密尔族的布斯尔·本·阿比·阿尔塔，胡泽勒族的诗人阿布·祖埃卜·胡韦利德·本·哈立德以及萨赫姆族的穆塔利卜·本·萨伊卜。其中最孚众望的有：阿卜德·拉赫曼·本·阿比·巴克尔、阿卜杜拉·本·奥马尔、阿卜杜拉·本·阿姆尔、阿卜杜拉·本·祖贝尔[①]和阿卜杜拉·本·阿巴斯。[②]因此，有一些作家称这次征伐为"阿卜杜拉们的征伐"。[③]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在哈里斯·本·哈克姆率领之下一起出发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他们中有的是作为援军派去的，例如最著名的阿卜杜拉·本·祖贝尔。哈里斯抵达福斯塔特时，便将军队交给阿卜

① 参看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6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9页；阿布·阿拉伯：《阿非利加学者的阶层》，第13—14页；努韦里：《文艺菁华》，手抄本，第22卷，甲本，第62页，乙本，第62页(阿巴齐尔·加法里等作增补)；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9—10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3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2页。

③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0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2页。伊本·哈贾尔：《甄别》，"阿卜杜拉·本·祖贝尔传略"，第4682号，第2卷，第309页。参看莫尼斯的著作，第81页，注释2。

杜拉·本·萨阿德，因为后者是埃及的总督和军队的统帅。由于这支援军，伊本·萨阿德军总数达二万人。[①]作家们提到了军队的组成情况：马赫拉族六百人，甘斯族？人，阿扎德族七百人，阿扎德族的后备军也是七百人，这两个七百人归沙里克·本·萨米分配；[②]阿斯拉姆族三百人，马齐纳族八百人，萨利姆族四百五十人，[③]朱赫纳族六百人，迪勒族和杜姆拉族共五百人，加塔凡族、阿什贾族和法扎拉族共七百人，卡阿卜·本·阿姆尔族四百人。后面这些人，是最后来向奥斯曼报到的，当时人们正在距麦地那城三里外的贾尔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9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0页。阿布·阿拉伯的著作第14页(他说："从麦地那来的人数是二万人")。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4页。这里所说的"分配"，是指主管战利品的分配，分发给军士。

③ 马利基：《心灵游苑》，第10页。莫尼斯的著作第81页，注释2，莫尼斯认为，"有些列入的名字，可能是马格里布史学家为了夸大阿非利加的重要性而臆造出来的。"这个看法虽然可取，但却出于马格里布人中的学者的臆造，可以作证的是，对这种看法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详尽的答案，而只能回答说，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件，因为，马格里布人比别人更重视他们地区的历史，而其他人对自己的祖国也是一样，正象谚语所说，"一家之主最明了家中的一切"。至于有关征服马格里布的马什里克早期著作，则我们大多没有得到。

夫的地方举行婚礼。[①]

伊本·萨阿德率领这支大军从福斯塔特出发，可能任命了著名的圣门弟子朱赫纳族的奥克巴·本·阿密尔代理他的职务。[②]这个奥克巴后来在摩阿维亚时代担任埃及总督之职。[③]根据我们所采纳并曾为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引证的来斯·本·萨阿德的传述，伊本·萨阿德出发的时间是回历27年（公元647—648年）[④]。作家们没有说明西征的道路。很可能伊本·萨阿德取道通往巴尔卡的沿海古道，这是经由亚历山大城南到

---

① 努韦里的著作乙本，第62页，甲本，第63页。

② 参看莫尼斯的著作第82页。他在那里提到了铿迪的著作第13页，但是奥克巴的代理一事，乃是铿迪在叙述伊本·萨阿德遣人中伤前去晋见奥斯曼时提到的。

③ 铿迪：《总督和法官》，第36—37页，公元1908年贝鲁特版。

④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87页。这是伊本·伊扎里（在他的著作第1卷第8页中）所采用的传述。白拉祖里（在他的著作第226页中）除提到回历27年外，还记录了回历28年和29年。还有的传述说，是从回历26年开始出征的。伊本·阿西尔（在《回历25、26年事件》第3卷第42、43页中）写有“回历26年的伊本·萨阿德出征”，还说：“伊本·萨阿德统率一万人的大军上一次出征阿非利加，是在回历25年”。参看努韦里的著作，甲本，第63页。努韦里说，“回历27年1月，人们在麦地那集结。”而伊本·赫尔东（在《教训集》第6卷第107页中）把伊本·萨阿德的远征放在回历29年，尽管他搞错了，说这次远征发生在欧麦尔时代。

阿布西尔去的朝觐者的驼队道路。伊本·萨阿德到达巴尔卡，菲赫尔族的奥克巴·本·纳菲厄和他的伙伴参加进来。按伊本·阿西尔的传述，奥克巴他们原驻扎在此。[①]我们不清楚当时奥克巴的兄弟阿卜杜拉·本·纳菲厄·本·阿卜德·盖斯究竟是和他在一起，还是在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军中。因为伊本·阿西尔叙述说："阿卜杜拉·本·纳菲厄随伊本·萨阿德去远征阿非利加。"不过，这要比我们所说的远征早了一年。[②]我们猜测，如前所述，这是指阿慕尔派将领去阿非利加边界所进行的一次袭击。

伊本·萨阿德统率的大军从巴尔卡出发。这支军队中有阿卜杜拉·本·阿巴斯的麦地那军，摩阿维亚·本·胡德杰的埃及军和奥克巴·本·纳菲厄所在的巴尔卡驻军。从阿卜杜拉·本·祖贝尔的一份演讲对远征所作的描述中知道，伊本·萨阿德把全程分为几段，每段距离为两个驿站。行军在夜间进行，从而使阿拉伯人达到了两个目的：

---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3 页。参看萨拉维的《西马格里布历史考证》，达尔贝达版，第 33 页。

② 同上。

不让消息透露给敌人并避开白天的炎热和烈日的暴晒。理所当然的是，伊本·萨阿德在荒漠贫瘠的地区兼程而行，而在富饶的地区，则放慢速度，以让人们购粮并放牧马匹和驼群。[①]先遣队走在头里，侦察地形，扫清道路，为大队人马准备粮草。[②]据猜测，的黎波里城在被阿拉伯人首次征服以后，这时又反叛了，因为伊本·阿西尔说："阿拉伯人掠夺了它。"[③]如瓦基迪的传述所载，阿拉伯人显然洗劫了该城一些边境地区，阿拉伯的先遣队攻打了的黎波里的一艘船，俘虏船上的一百人，把他们背绑起来，伊本·萨阿德到后，便命令将他们处死。的黎波里人凭恃城墙坚守不出，不和伊本·萨阿德对阵，而伊本·萨阿德也没有攻打他们。[④]

阿拉伯人，特别是具有阿非利加边境作战经验的人，毫无疑问是知道的黎波里人只要能安全

---

① 马利基:《心灵游苑》,第1卷,第16页。

② 同上出处,第10页。

③ 伊本·阿西尔:《编年史全集——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3页。

④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0页。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3页。

生活，就会心满意足的。所以伊本·萨阿德认为不必消耗力量去重新征服的黎波里。于是他对此城弃之不顾，他后来对付加贝斯，也是如此。[①]他远离海岸，向真正的阿非利加地界进发，来到后来兴建凯鲁万城的所在地附近。这地区称为卡穆尼亚。[②]原来这儿有个古城，叫斯贝特拉。它在当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拜占庭的罗马人为了防止他们设想中的当地柏柏尔人的进攻，保卫这个地区，建立了第二道防线，包括一系列城市，斯贝特拉是其中之一，因此具有军事意义。[③]此外，斯贝特拉代替了迦太基，又是阿非利加的首府，这一点系由伊本·阿西尔所确定，他说："这座城市（斯贝特拉）在当时是国王的所在地。"[④]

显而易见，阿拉伯人出于战略考虑，将的黎波里和阿非利加的沿海城堡，弃之一旁，而取道阿非利加总督控制的内陆道路。阿拉伯人称这个总督

① 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3页。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2页。

③ 参看朱利安的《北非史》，第296、316页。

④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3页。这也是马利基（在他的著作第1卷第12页中）所持的看法，他摘引了"深通传记和阿非利加征伐"的人士的话。关于阿非利加的总督罗马人贾尔吉尔，他说："他（贾尔吉尔）是斯贝特拉的君主。"

为贾尔吉尔，即贾里古尔乌斯，他建都在斯贝特拉。如前所述，贾尔吉尔在教会人士的帮助下，起来反叛皇帝后，已在马格里布宣布独立。这一点，阿拉伯的作家们业已知道，他们说："他废黜希拉克略，铸造金币，镌上自己的肖像"[①]，"他的王权，从的黎波里一直到丹吉尔"[②]。在沿海重镇迦太基，他面临着直到那时一直控制着海洋的拜占庭舰队的威胁，因而宁愿安居内陆，选择坚固的斯贝特拉为立足之地。其实，有些早期作家对斯贝特拉一无所知。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虽然知道贾尔吉尔的独立，但却说："那时阿非利加权力所在地，是在一个叫做迦太基的城市里，那里的国王，据说叫贾尔吉尔……"[③]。

这里的迦太基一词，无疑象是印刷错误。我们猜想，这是缮抄者的错误。足以为证的是，这里把迦太基作为首府提出，作家们便应该说"伊本·

① 参看前面第 98 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83 页，那里写道："他铸造金币，镌上自己的肖像。"参看莫尼斯的著作，第 84 页，他说："没有发现有刻着贾尔吉尔肖像的钱币"。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83 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 226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9 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83 页。

萨阿德在战后即包围了迦太基"[①]，而这就错了，正确的应是斯贝特拉。[②]至于莫尼斯根据迪耳的某些主张所采取的看法，认为贾尔吉尔在阿拉伯人夺得的黎波里和萨布勒特后，感觉到他们的威胁，就将斯贝特拉作为他的一个基地。[③]这种看法虽然有理，但更为可能的却是：贾尔吉尔是在获悉伊本·萨阿德正朝他奔来时，或者是为了堵截向他的地盘挺进的阿拉伯军队的道路，才转往该地的。在这种情况下，诚如莫尼斯所说，贾尔吉尔应当留在加贝斯战略地区。[④]军事家们说这个地区活象一个瓶颈。有些传述说，贾尔吉尔带着满门亲族、妻小和金银财宝，转移到斯贝特拉。而这样做在军事上却是一个不必要的措施。因此，比较正确的倒是，贾尔吉尔担心拜占庭舰队的攻击而迁都斯贝特拉，这与阿拉伯人由于对同样的威胁的顾虑，将的黎波里和阿非利加的沿海城

---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2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3页。

② 对照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6卷，第107页，他说："原来，（贾尔吉尔的）王宫是在斯贝特拉"。

③ 参看莫尼斯的著作，第75页。

④ 同上出处，第85页。参看本书图六。

市弃之一旁的做法，完全同出一辙。这一点，是迪耳的看法并由莫尼斯加以概括[①]。

这样，伊本·萨阿德抵达离斯贝特拉不远的卡穆尼亚区停留扎营，让部队跋涉后得以休息，厉兵秣马，准备与罗马人交战。在此期间，他派出分队，侦察各处地形[②]，带回粮草[③]。在主力部队交战之前，双方进行了谈判。按照惯例，伊本·萨阿德的使者不断去见贾尔吉尔，向他提出：信奉伊斯兰教或者向阿拉伯人屈服和缴付人丁税。[④]贾尔吉尔拒绝接受阿拉伯人的条件，谈判失败。武力将决定谁胜谁负。

在斯贝特拉的胜利：

在相距斯贝特拉城一天一夜路程[⑤]的阿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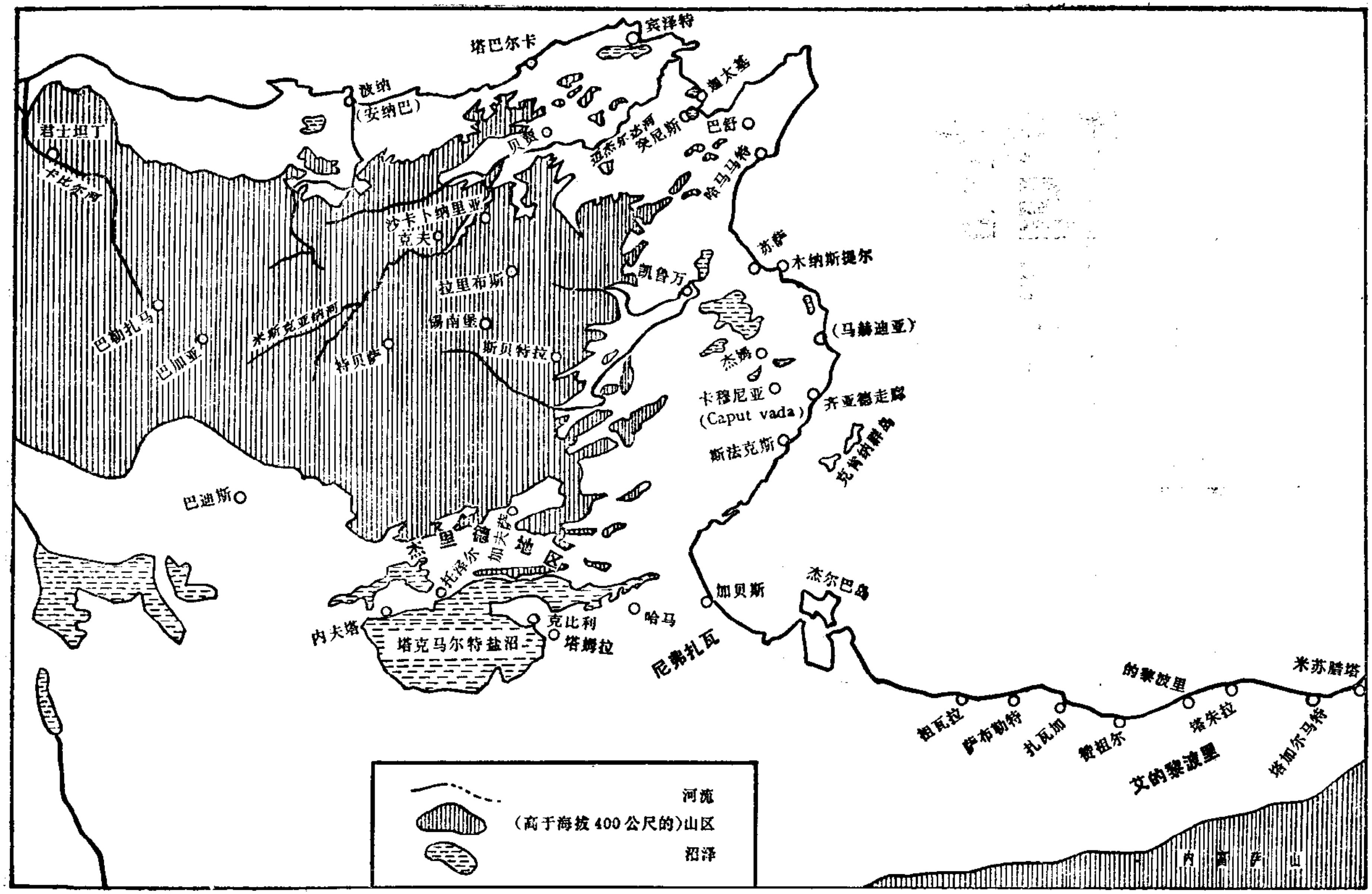
① 参看莫尼斯的著作，第 96 页，注释 2。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3 页。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 16 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3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10—11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63 页。

④ 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3 页。参看本书图六。

⑤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 227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63 页。



图六　阿非利加地区（“突尼斯”、的黎波里和君士坦丁）

（按原图译制）

巴，阿拉伯军和罗马军迎面对阵。[①]阿拉伯的作家们对贾尔吉尔及其军队作了精彩的描写，把他们喻为在卡迪斯亚战役中的波斯统帅罗斯图姆及其雷霆万钧的部队。罗马军有十二万人。[②]"他们举着十字架，拿着天知道是什么的武器，他们的骑兵，不可胜数"[③]，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了。可信的是，这些传述的作家想把阿拉伯人以简单的办法取得的巨大成绩烘托出来。贾尔吉尔骑在灰色的驮马上，在军后督阵，左右两个宫女用孔雀毛替他遮挡太阳的曝晒[④]，他的女儿从了望台顶上，俯瞰着战场。这个了望台是她父亲为在战斗中站在上面指挥兵士而修建的。或如我们所认为的，她站在附近的堡垒顶上，四十个宫女穿着最华美的衣服，戴着最昂贵的首饰，簇拥着她。[⑤]如果这可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3 页。参看本书图六。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3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0 页。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 6 卷，第 107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14 页。

③ 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11 页。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1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14 页。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第 14 页，他说:"贾尔吉尔女儿的头上撑着一顶孔雀毛的伞"。

⑤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0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14 页。

能是想象在这些传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诸如在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中，我们就没有发现有这些词藻华丽的细节，那末，这一切也未必都是虚构的。贾尔吉尔、打伞的宫女、他的女儿和簇拥着的宫女的故事，尚属可取，虽然，作家和传述家们的想象不受羁勒，发展成了远离史实的神话。例如瓦基迪的《阿非利加的征服》便是如此。①

至于伊本·萨阿德的军队，则是列成左、中、右三军②，严阵以待。骑兵们骑在精悍善跑又能吃苦耐劳的阿拉伯马上；步兵们服装简单，拿着轻便的武器。我们揣测，驼队在后面，载着笨重的辎重，由一些兵士看守。这支军队中，有许多圣门弟子以及他们的子侄。队伍中诵读《古兰经》的朗朗声响成一片。他们念着激励信士们③英勇战斗、为安拉献身的经文，讲述鼓舞圣战的圣训。我们认

① 我们发现，瓦基迪的《阿非利加的征服》一书中可同斯贝特拉战役相提并论的战斗，也有对罗马将领所作的神乎其神的精彩描述，说："他们穿戴金甲金盔，手持金盾，口袋里装满了金币……"等等。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公元1963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第26页。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1页。

③ 指穆斯林们。——译者

为，由此便产生了许多有关阿非利加征服的谈论。如前所述，（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的名字已和这次征服连结了起来。当然也还有诗人们，各种文献提到其中的胡泽勒族人阿布·祖埃卜·胡韦利德·本·哈立德，他们朗诵着激昂的诗歌，与此同时，伊本·萨阿德鼓舞着人们，向他们宣传舍生忘死、勇敢无畏的精神[①]。

断杀开始。接着，战争继续在阿库巴徒然无益地进行，呈拉锯状[②]。由各种文献知道，双方各自心怀畏惧，罗马人害怕阿拉伯人，唯恐败下阵来。[③]阿拉伯人担心罗马人多势众、装备精良。[④]传述还透露，他们白天厮杀，从清晨到午祷，然后回营，直到次日才继续交锋。[⑤]由此可知，双方都但愿最终达成协议。最后还有一个传述说："贾尔吉尔许诺，谁杀死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即招

① 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16页。

②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7页。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0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1页。

④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5页："有一天，伊本·萨阿德的兵士们听到喧嚣之声，遂中断祈祷，以为是敌人来了。后来，他们又重做祈祷。"

⑤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3页。

赘为婿；伊本·萨阿德对此的反应是向兵士们号召，杀死贾尔吉尔的穆斯林，将获得他的女儿和她的一切。"①

最后的胜利，归功于伊本·萨阿德作战方案的改变。他听取一个谋士的劝告："把军队分成两部，一部分参加作战，另一部分则埋伏起来等候着，一旦战斗象通常那样在中午结束，伏军便出来袭击已经疲惫的罗马人，这样就能击溃他们。"②这个方案奏效了。伏兵一出击，罗马人当即溃败。阿拉伯人赶上这些残兵败将，大批地加以杀戮，接着，又赶在罗马人之前抵达斯贝特拉城门，禁止他们入城。同时，贾尔吉尔摔倒在战场上，他的女儿成了阿拉伯人的俘虏。③许多传述把这次胜利的荣誉归于阿卜杜拉·本·祖贝尔，而不是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它们记载："在远征的消息迟迟不至的情况下，哈里发奥斯曼派他前去支援伊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0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4页。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4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3—44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1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1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1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5页。

本·萨阿德。而这次战斗的作战方案正是阿卜杜拉·本·祖贝尔建议伊本·萨阿德采用的。”这些传述还把许多英勇无匹和一身是胆的功绩集中于他一身：“他冲入罗马人的队伍中，是他杀死了贾尔吉尔；贾尔吉尔公主的妖娆迷人造成了这一切，使他在阿拉伯骑兵中显得超群绝伦。”①

显然，祖贝尔族人及其追随者竭力在为其家族歌功颂德，特别是在伊本·祖贝尔谋求哈里发职位的那些年代里，这种情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父亲终生徒然向往的目标，对他来说，已近在咫尺或唾手可得。其实，许多关于埃及和马格里布征服的传述家，都是祖贝尔家族的人。最为著名的是奥尔瓦·本·祖贝尔和他的儿子希沙姆·本·奥尔瓦（卒于回历146年）。②贾尔吉尔被杀的说法，首先出现在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即席谈话中。他说：“据他们说，杀死他（贾尔吉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1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1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5页。

② 参看伊本·哈贾尔的《甄别》，“伊本·祖贝尔传略”，第2卷，第309、310、311页，回历1328年版，第4682号。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公元1963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第29页。

尔)的是阿卜杜拉·本·祖贝尔。"[①] 我们发现另一种传述声称:"建议伊本·萨阿德打埋伏战的,是一个哥普特人。"[②] 第三种传述说:"贾尔吉尔的女儿匹配给了一个辅士,这个希腊姑娘宁愿从母骆驼上跳下来自杀。"[③] 她自杀的说法显然是正确的。倘若她委身于伊本·祖贝尔或其他人,那末,象知道安达卢西亚哥特国王的女儿萨拉的结局一样,我们也会知道她的情况或她的结局的[④]。

第一次阿库巴或斯贝特拉战役就这样以伊本·阿比·萨尔赫的轻易胜利而告终了。罗马军队被阿拉伯人打败,阿非利加的总督被杀,他的女儿也自杀了——不妨认为,她因痛惜父亲而从——被说成母骆驼的——城墙纵身自尽。伊本·萨阿德阻止败军窜回城中坚守之后,即将斯贝特拉包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83 页。对照伊本·阿西尔的《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4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1 页。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11 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84—185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4 页。

④ 参看伊本·库提亚的《安达卢西亚征服史》,贝鲁特版,第 32 页。莱维·普罗旺萨耳:《西班牙穆斯林历史》,法文本,第 185 页(关于哥特族人和朱利安族人),公元 1953 年版。

围起来，这个城因此无人保卫。斯贝特拉在第二次战斗中不堪一击，即告失守。阿拉伯人在城里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这是在其他城市所罕见的。[①]如马利基的一个传述所说，其中最多的是金子。[②]象传述家们所倾向认为的那样，伊本·萨阿德派阿卜杜拉·本·祖贝尔回去报捷。[③]伊本·祖贝尔在不到三星期的时间里，飞速奔到麦地那，在使者清真寺里，他当着哈里发和圣门大弟子，宣布了阿拉伯军队在阿非利加的胜利消息。[④]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4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5页。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2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3页。伊本·伊扎里这里所谈的迦太基之围，是搞错了。他的本意当然是指斯贝特拉。这个错误令人以为迦太基是阿非利加的首府，而贾尔吉尔则是阿非利加的国王亦即迦太基的君主了。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3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5页，作者起先说，是奥克巴·本·纳菲厄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去，但后来又说是阿卜杜拉·本·祖贝尔。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2页。这里，我们指出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引证了另一个传述（他的著作第186—187页），由此知道伊本·萨阿德派马尔万·本·哈克姆去晋见麦地那的奥斯曼。从细节透露看来，这可能在反对奥斯曼的动乱结束之后。

④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5页（“花了二十个昼夜”）186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5—16页。

伊本·萨阿德在以后兴建凯鲁万的地方扎下营寨。①他从那里派出纵队去侦察阿非利加各地。他们南下到杰里德地区的加夫萨，然后折向马尔马江纳，同时沿苏萨大道抵达罗马残兵败将麕集的杰姆堡，进行包围后，兵不血刃，一举攻克。②罗马人就撤向突尼斯城与苏萨之间的沙里克岛。这实际是一个半岛，由瓦利德·本·阿卜德·马利克时代的埃及总督库拉·本·沙里克的父亲沙里克·奥卜西而得名。罗马人聚集在那里的克利比亚城，由那儿再从海路退往班泰雷利亚岛。③

战利品问题：

这些纵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和俘虏，还千方百计把牲口赶回来。④阿非利加的大主教们看到在阿拉伯人面前已无能为力，就设法进行和解。他们主张以金钱来换取伊本·萨阿德的撤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3页。

② 同上出处，第12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3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6页。

③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45页。贝克里的传述曾被梯贾尼在《游记》第11、13页中加以引证，该传述记载："当阿卜德·马立克·本·卡坦侵犯所有阿非利加岛屿的时候，罗马人生活在班泰雷利亚岛上，一直到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本·马尔万时代。"

④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7页。

走。达成的协议规定他们每年向阿拉伯人缴纳三百堪他尔[①] 金币。[②]白拉祖里引证的另一个传述记载:"以二百五十万第纳尔达成了和解"。[③]作家们相一致的，是认为伊本·萨阿德提取了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其他的五分之四，由阿卜杜拉·本·阿巴斯分给士兵们。步兵每人一千第纳尔，骑兵每人三千第纳尔，从而使得作家们赞叹不已。[④]我们认为后一个传述是夸张的，因为假若真是如此，根据伊本·萨阿德军共二万人的说法，骑兵与步兵相比，不到四分之一，——据说还要多些，——那末，这次战役战利品的价值，就应在四千万第纳尔左右；或者，假使伊本·萨阿德军只有一万人，假使我们采用伊本·阿西尔关于伊本·萨阿德在回历 25 年领导远征的传述，战利品的数量

① 堪他尔是埃及重量名，约等于 44.928 公斤。——译者

②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 227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2 页:"和解的条件之一，是穆斯林在和解前的所得，即归己有，而和解后的掳掠物，当予归还。"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17 页，他说:"他们只付给伊本·萨阿德一百堪他尔金币。"

③ 白拉祖里的著作第 227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4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66 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84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4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2 页。

也要有上述价值的一半，即二千万第纳尔左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夸大的数字，从一个城市，或一次战役中，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多的。众所周知，(除亚历山大外)整个埃及的人丁税，当初也不过一千二百万第纳尔。

来斯·本·萨阿德的传述中确定步兵为一千第纳尔，骑兵为三千第纳尔，其根据是，伊本·萨阿德军的一个步兵，在归途中死在叫做扎特哈马姆的地方（我们猜想即现在从马特鲁到亚历山大城途中的哈马姆），"他的亲人在他死后，拿到了一千第纳尔。"[①] 尽管传述家们肯定，一千第纳尔是他分享的战利品份额，但比较可靠的是，这是他私人挣得的钱，来自他分享的军队战利品份额和他在这次征伐中所获得的其他私人战利品。他的同伴们即把这笔钱还给他的亲人。我们的根据是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引证的一个传述，从这个传述中知道，人们以黄金和金沙作交易，有些买卖做得不正当[②]。至于说骑兵的一股有三千第纳尔，则我们猜想这是按照步兵的钱数推算出来的结果。大家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3页。

② 同上出处，第184页。

知道，在战争中，光一匹马就得算作两股。这样的夸大其词，可能是想象起了作用，因为除来斯外，别的埃及教长们说："每一个第纳尔值一又四分之一个金币"[①]，也就是说，实际的一股，步兵为一千二百五十个金币，骑兵为三千七百五十个金币。

传述家们对钱财之多，大事渲染。他们说，伊本·萨阿德为放在他面前的钱堆而惊诧不已。他问阿非利加人："你们从哪儿搞来了这些？……"其中有个人东顾西盼，终于找到一颗梓橄，拿来给伊本·萨阿德，说："靠它得钱。"伊本·萨阿德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罗马人没有梓橄，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买油，我们便从他们那儿拿到了钱。"[②]总而言之，伊本·萨阿德和他的兵士们的确为运走的战利品和钱财而心满意足，就同意讲和。他没有在阿非利加留下一个自己的总督，也没有留下一支阿拉伯守军，便班师回埃及了。[③]战利品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4页。

② 同上出处，第185页。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2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3页："他没有委任一个人，也没有兴建凯鲁万。"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7页："他没有委任一个人来统辖阿非利加。那时阿非利加既没有凯鲁万，也没有清真寺区。"

之多，显然难以装运。马利基引证的传述——我们不知道它的可靠程度——说："伊本·萨阿德写信给他在埃及的副手朱赫纳族的奥克巴·本·阿密尔，要他派船到的黎波里来。船只从海上运走了军队的辎重之后，伊本·萨阿德及其同伴才出发回埃及。"[①] 我们揣测，伊本·萨阿德在这次远征中，攫取了大笔钱财，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愤怒。[②]有些传述说："奥斯曼·本·阿凡曾许诺给他五分之一的五分之一，即哈里发政权份额中的五分之一，而马尔万在麦地那也从阿非利加的钱财中拿到了五万个第纳尔。"[③] 后一笔钱是从奥斯曼答应的数字中拿取的。[④]

据一种传述记载，远征阿非利加，历时一年零二个月。[⑤]白拉祖里说："远征发生在回历 27 年——我们采用这个时间——或 28 年，或 29 年。"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时间都是正确的。因为阿卜杜拉·本·萨阿德从埃及发兵，是回历 27 年末，回历 28 年远征军待在阿非利加，回历 29 年初班师回朝。

有些传述说，战利品和五分之一的问题，造成斯贝特拉阿拉伯军对阿卜杜拉·本·萨阿德的不

满。人们要求罢免他的领导职务。奥斯曼·本·阿凡答应了。奥斯曼免去伊本·萨阿德对阿非利加军的领导，显然意味着解除了他对阿非利加的统治。只剩下埃及还在他的治下。伊本·萨阿德回埃及后，阿非利加军队的领导权，归奥克巴·本·纳菲厄的兄弟阿卜杜拉·本·纳菲厄·本·阿卜德·盖斯所有。这是从伊本·阿西尔的传述中了解到的，虽然这个传述含糊其词，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它提到在奥斯曼时代就考虑从海上侵入安达卢西亚了。[⑥]我们相信，奥克巴·本·纳菲厄一直和他的兄弟驻守在马格里布边界，尽管文

---

①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7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3页。

③ 同上(引自塔伯里的著作)。

④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著作。他概括了有关奥斯曼的传述说："他这一次把阿非利加的五分之一给了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又将另一个五分之一给了进行另一次征伐的马尔万。"(《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4页)。

⑤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7页。《西马格里布历史考证》，达尔贝达版，第34、68页("一年零三个月")。

⑥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5页。

献中除了他的兄弟阿卜杜拉外，并没有提到奥克巴本人。

伊本·萨阿德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反对罗马人的军事活动，一直继续到他统治埃及结束(回历36年〔公元656年〕)[①]。他在回历31年(公元651年)出征努比亚(阿萨维德)地区，从而保障了埃及南部边界的安全。那是一次激烈的远征，摩阿维亚·本·胡德杰曾参加，丢了一只眼睛。最后，以努比亚每年缴付三百六十头(羊)，达成和解。[②]虽然，伊本·阿西尔的传述说，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在斯贝特拉战役后，被解除了在阿非利加的职务，但他未曾确定时间。奥赖卜·本·萨阿德概括地提了一句："阿卜杜拉·本·萨阿德于回历33年(公元653年)对阿非利加进行远征"，而这已在当地人背盟弃约以后了。[③]我们在古代

① 我们发现，莫尼斯博士(在《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10页中)谈到："阿卜杜拉·本·萨阿德由于奥斯曼时代的内讧回来之后，征伐就此中辍了。"这是不正确的。哈里发国家的危机，只是在奥斯曼时代的末期才开始的，确切地说，是发生在回历34年后的埃及，即侵入祖萨瓦里后(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31--34年事件》，第3卷，第57页。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4页。并见下文的论述)。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8页。

③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4页。

随军作家的著述中，虽然没有发现提到这次入侵，但它可能是伊本·萨阿德反对罗马人活动的一个部分，比赫赫有名的祖萨瓦里海上入侵要早。这一点，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对这次战役的描写中可以知道：罗马舰队向着亚历山大城驶来。[①]当时，伊本·萨阿德驻防在祖萨瓦里海边，他派出海军舰队兵力的一半组成陆战纵队，由布斯尔·本·阿比·阿尔塔率领。[②]我们认为布斯尔纵队，是朝西出动的。理由如前所述，布斯尔乃是征服马格里布的主角之一。遭遇风暴的拜占庭舰队败阵以后，风把希拉克略之子君士坦丁皇帝乘坐的旗舰吹送到西西里岛。[③]这就证明了我们想要说明的主张：祖萨瓦里战役发生在马格里布沿海，而不是在叙利亚或小亚细亚海岸。伊本·阿西尔记录说，摩阿维亚和伊本·萨阿德当时在阿拉伯舰队上，而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却没有提到前者。伊本·阿西尔说，这次入侵的原因，在于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1页。

② 同上出处，第190页。

③ 同上出处，第191页。伊本·阿西尔：《回历31—34年事件》，第3卷，第57页。

阿拉伯人要占领阿非利加。[①]哈桑·易卜拉欣教授记述此事——遗憾的是他未提及根据——说："这次战役发生在祖瓦拉地区。"[②]祖瓦拉是西的黎波里的沿海城市之一，距离突尼斯边境不远。[③]祖萨瓦里战役，是阿拉伯人在奥斯曼时代末期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按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引证来斯·本·萨阿德的传述，时间在回历34年(公元654年)。[④]

侵入祖萨瓦里是埃及的阿拉伯军队真正动荡起来并反对奥斯曼的开始。随同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参加这次战役的，有穆罕默德·本·阿比·胡泽法和穆罕默德·本·阿比·巴克尔。他俩最先谈论了奥斯曼下令的这次入侵，揭露了奥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31—34年事件》，第3卷，第57页。

② 哈桑·易卜拉欣·哈桑:《伊斯兰教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的历史》，第1册，第262页("齐瓦拉")。

③ 关于祖瓦拉，参看梯贾尼的著作，第207、210页，并见本书图六。

④ 我们采用这个传述。而瓦基迪的一本著作认为，祖萨瓦里之战发生在回历31年。其实，回历31年，伊本·萨阿德正忙于对付努比亚战争(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31—34年事件》，第3卷，第57页)。伊本·阿西尔把这次战役和征伐阿萨维拉(他是指阿萨维德——大约即苏丹)都列入回历31年后，又记述了一个认为祖萨瓦里战役发生在回历34年的传述。参看引证伊本·阿西尔的著作的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4页)或其他人的著作。

斯曼的种种缺点以及他同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背道而驰的行径，他俩说："奥斯曼任用伊本·萨阿德，而后者，安拉的使者——安拉赐福给他，并祝他平安——曾准许人人得而诛之，并按《古兰经》斥之为叛教……"[①]有些关于伊本·萨阿德对斯贝特拉远征的传述，确实表达了圣门弟子中的迁士和辅士对伊本·萨阿德领导的不满。不过，据我们猜想，在当时，还只是沉默的反抗而已。而在远征祖萨瓦里时，这种反对显然开始变成了扬声的反对。阿拉伯人的队伍中，出现了罅隙。这是彻底分裂的征兆，也是爆发内战火星的警报。伊本·萨阿德拒绝让伊本·阿比·胡泽法和伊本·阿比·巴克尔搭乘他的主要船只，"他俩最后坐在一艘只有哥普特人相随的船上。哥普特人遭遇敌人，他俩是最贪生怕死的穆斯林……"，终于，"人们受了他俩的言论的挑动，说了一些本来不会说的话"[②]。

回历 35 年(公元 656 年)末期，奥斯曼被害，内乱的大门敞开了。马什里克哈里发国家中心动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31 年事件》，第 3 卷，第 57 页。

② 同上。

荡不安，当然影响到远征。在阿里大权在握的埃及，伊本·萨阿德在回历 36 年（公元 656—657 年）被黜[①]，他就去叙利亚投奔摩阿维亚，同年死于阿什克伦。[②]总督之职归盖斯·本·伊巴达·安萨里。次年（回历 37 年〔公元 657—658 年〕）又由穆罕默德·本·阿比·巴克尔继任。[③]埃及的政局不稳，以摩阿维亚·本·胡德杰为首的奥斯曼派骚扰不停。回历 38 年（公元 658—659 年），穆罕默德·本·阿比·巴克尔被杀，尸体被凌辱之后，阿慕尔·本·阿斯在摩阿维亚的支持下，成功地为他收复了埃及。[④]内乱一直继续到阿里遇害，大权统归摩阿维亚掌握。此时，无论在马什里克，还是在马格里布，远征又重新猛烈地展开。事实上，摩阿维亚把马什里克的事务交给了伊拉克的总督们，尤其是巴士拉总督，他自己则着重抓马格里布以及同拜占庭的战争。在这之前，他在内战期间曾与君士坦丁堡的国王签订了停战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5 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 36 年事件》，第 3 卷，第 145 页。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5 页。

④ 铿迪：《总督和法官》，第 29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5 页。

协定，用金钱买得了国王的沉默。

2. 摩阿维亚·本·胡德杰。阿拉伯人同罗马人的第二次遭遇：

回历38—44年（公元658—664年），虽然阿慕尔重又统治埃及，但作家们没有记述他在此期间的活动。据我们所知，阿慕尔首先是一个好战的人。他曾说："没有什么比战争更为我所擅长的了。"[①] 莫尼斯解释阿慕尔活动减少的原因，是他年岁已迈，忙于马什里克事务，摩阿维亚对他在阿非利加进行活动的敌视和担心。[②] 我们认为，自从阿卜杜拉·本·萨阿德侵入阿非利加以来，哈里发国家已直接过问这个地区的事务，也就是说，埃及总督不再有权统辖阿非利加军。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业已指出的伊本·阿西尔传述中知道："奥斯曼·本·阿凡罢黜了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在阿非利加的官职，由阿卜杜拉·本·纳菲厄·本·阿卜德·盖斯继任。"这种局面显然一直继续到阿慕尔第二次掌权的时代。因为作家们指出了在此期间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进行的远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80页。

② 《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11页。

征，而这些远征都不是阿慕尔领导的。在阿卜杜拉·本·萨阿德之后，最著名的远征英雄是摩阿维亚·本·胡德杰·苏库尼[①]，他曾帮助阿慕尔·本·阿斯在回历38年收复了埃及，据说，他在阿卜杜拉·本·阿慕尔之后，或在回历47年（公元667年）远征阿非利加之后，执掌了埃及的大权。[②]关于大张旗鼓地侵入阿非利加的时间，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以及引证他著作的后人们，都认为在奥斯曼时代的回历34年（公元654—655年）[③]。这个时间是否正确，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曾有疑惑。他在谈到回历34年的入侵时说："这是一次为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入侵"，接着又说："伊本·胡德杰最后两次侵入阿非利加，是在回历41年（公元661年）和回历50年（公元670年）。"[④]而伊本·伊扎里说："伊本·胡德杰曾三次侵入阿非利加，第一次在回历34年，第二次在回历41年（公元651年），第三次入侵规模最大，在回历45年（公元665年）。"这个时间也为拉基克和伊本·赫尔东所采纳。[⑤]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时间互不一致的问题。当牵涉到如征服埃及、卡迪西亚或亚尔穆克

战役这样的重大事件时，这种现象也很令人瞩目。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时间都有可靠的根据，并非出于臆造。应该把历史传述和确定时间区分开来。在历史传述中，伪造杜撰颇为普遍，这是出于个人的需要或是为了贩卖某种思想的缘故。除非在狭窄的范围内，在规定时间或确定年代方面进行臆测是不可取的，对待缮抄者的错误也同样如此。这里的时间甚多，乃是指一些连续的事件。而战争的性质关系到辽阔的地区和许多民族的命运。这个阶段的马格里布战争，类似每年一度的夏季入侵，即边境战争，恐怕是各次远征的事件相互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3 页，此处称他为"铿迪"。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66 页。努韦里称他为伊本·虎德杰，以 Kh 代替 K，外号铿迪。并见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 6 卷，第 108 页中，不过该处称他的外号为苏库尼。

② 参看白拉祖里的著作，第 228 页："他继阿卜杜拉·本·阿慕尔之后执政四年"；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8 页："他在侵入阿非利加之后，于回历 47 年执政"。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3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4 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4 页。马利基的著作(摘自伊本·阿比·阿拉伯的著作)第 1 卷，第 18—19 页。

⑤ 这些时间，依次参看《奇闻》，第 14、15、16、18 页。对照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 6 卷，第 108 页；伊本·阿比·迪纳尔：《阿非利加和突尼斯史话中的趣闻》，第 24 页，他叙述了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分歧。

交错而被混为一谈了，或者是它们都被笼而统之放在一次远征之中了。因此，为了使这种种不同的时间统一起来，我们采取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如下的看法：伊本·胡德杰的第一次远征是在回历34年。那是一次小规模的远征亦即夏季远征中的一次，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也许，回历35年穆阿巴德·本·阿巴斯在阿非利加被杀，即在此期间。[①] 至于回历40年和41年的两次远征，我们认为本是一次远征，可能在第一年年底开始，于次年初结束。鉴于当时摩阿维亚的国家局势刚开始稳定，所以在此期间，伊本·胡德杰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征战。因而，我们有理由采取拉基克所确定并为伊本·伊扎里和马利基所主张的远征时间，即回历45年（公元665年）。[②] 那已

---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35年事件》，第3卷，第99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6、17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7页。我们在这里指出，普罗旺萨耳发表了一个伊本·伊扎里的同代人——阿卜杜拉·本·萨利赫·本·阿卜德·哈利姆的文本。这个文本没有叙述摩阿维亚·本·胡德杰对马格里布的远征，而只提到了出征西西里岛。不过他阐明，在伊斯兰教教律学家会议（回历40年）后一年摩阿维亚任命他为阿非利加总督。——参看公元1954年马德里埃及研究所学报，第202页关于文本作者阿卜杜拉其人，第218页关于伊本·胡德杰。

经是在阿慕尔·本·阿斯去世之后的事了。

至于促使伊本·胡德杰发动对阿非利加远征的动机，如塔伯里、拉基克(伊本·伊扎里曾引证他的著作)、伊本·阿西尔和引证他们著述的人所说，是与阿卜杜拉·本·萨阿德的远征密切相关的。这方面，颇象祖萨瓦里战役。从这个传述知道："阿非利加人付给阿拉伯人的巨额贡赋使罗马国王震惊。他派出一个长官（大主教）去阿非利加，"命他向当地人搜集与穆斯林们得到的同等数目的钱。"大主教到迦太基，召集阿非利加人，传达了国王的命令……"[①] 传述记载："当地人拒绝国王的要求，说：'我们缴付了规定给他的赋税，他本来应该赦免穆斯林们从我们这儿拿走的款项。'"[②] 阿非利加因此而动荡不安，内战的火焰燃烧起来，从而使得当地有些领袖向阿拉伯人求救。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和白拉祖里虽然没有指出此事，但拜占庭帝国强迫该省居民在阿拉伯人掳掠后增缴贡税，是顺乎情理的，而且当地人在内战中向阿拉伯人求援，也是可能的。后来在征服安

①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3 卷，第 45 页。塔伯里(阿拉伯宝藏书局版):《回历 27 年事件》，第 4 卷，第 56 页。

达卢西亚时，哥特国王维蒂萨的臣民也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反对篡位者罗德里克。[①]这个传述的可取之处，在于它确定了罗马人回到阿非利加的年代以及他们在伊本·萨阿德撤走后，直接勒索钱财。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正确，因为，伊本·伊扎里确定阿非利加人背盟弃约是在回历33年(公元653—654年)，[②]伊本·阿西尔为伊本·胡德杰的远征题名为《阿非利加的反叛和再度征服记实》。[③]

许多传述说，伊本·胡德杰在回历34年(公元654—655年)进行了一次远征。这就证实了伊本·伊扎里所确定的时间。确实合情合理的是，罗马人在奥斯曼时代末期，回到阿非利加，与此同时，为了对亚历山大城进行突然袭击，他们策划了祖萨瓦里战役。他们可能获悉了当时的哈里发政权危机和阿拉伯马什里克的动荡不安。[④]

---

① 参看莱维·普罗旺萨耳的《西班牙穆斯林历史》，法文本，第15页，注释1。

② 《奇闻》第1卷，第14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4页。

④ 对照莫尼斯的著作，第112页。他转引迪耳的话说:“拜占庭帝国倘若还有一些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地收复阿非利加了”。

综上所述，到回历33年以前，阿非利加同罗马人断绝了往来，而忠实于同阿拉伯人签订的盟约。贾尔吉尔被杀后，充任总督之职的是一个名叫哈巴希巴或贾纳哈的将领。[①] 这个名字是杰纳迪亚或杰纳迪乌斯 (Gennadius)[②] 的讹音。他一直在暗中操纵大权。后来时机成熟，罗马国王又派了一个将领去阿非利加。拉基克称这位将领为乌里马。[③] 这可能是埃吕太勒 (Eluthère)[④] 的讹音。显然有些当地人投靠了他，两个将领及其追随者之间，发生斗争，最后乌里马失败被逐。[⑤] 然而杰纳迪乌斯的政权仍不安稳，因为一个拉基克称为阿特里翁[⑥] 的将领起来反对他。当时，杰纳迪乌斯无力抵抗敌人，便向阿拉伯人求助。他到

---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6—17页写为“哈巴希巴”。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7页写为“贾纳哈”。

②④ 参看乔治·马塞的《穆斯林的柏柏尔地区和中世纪的东方》，第30页。

③ 伊本·伊扎里(引证拉基克)的著作第1卷，第17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6页。

⑤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7页。

⑥ 同上。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7页：“阿特里翁或阿提隆”。也许这里是指阿雷蒂翁(Aretion)，他好象是阿拉伯人进行征服时耶路撒冷的执政官。参看巴兹·阿里尼的《拜占庭的埃及》，第407页。

叙利亚谒见摩阿维亚，向摩阿维亚解释阿非利加的局势，夸耀那里的财富，把征服阿非利加说得轻而易举。摩阿维亚就决定派一支远征军去阿非利加，由伊本·胡德杰率领。摩阿维亚显然派叙利亚军随这个罗马将领前往埃及，正如伊本·阿西尔所说："摩阿维亚派遣伊本·胡德杰随同这个罗马人一起出发。"①伊本·胡德杰可能把亚历山大城作为他招兵买马、整装待发的一个基地。这一点，可以从伊本·伊扎里引证塔伯里的传述中得知："伊本·胡德杰前往亚历山大城，起用了罗马将领杰纳迪乌斯为亚历山大城的行政长官。"②比较可信的是如伊本·阿西尔所说："杰纳迪乌斯死于亚历山大城。"③

伊本·胡德杰率军一万人，从亚历山大城出发。④随同他的有许多迁士和辅士以及他们的子侄，他们富有在阿非利加作战的经验。虽然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只提到了阿卜德·马利克·本·马尔万、苏莱曼·本·亚萨尔（有一些关于他参

①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5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7页。

②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6页。

加远征的传述）和贾卜拉·本·阿姆尔·安萨里。[①]但我们在其他后人的著作中，还发现提到了阿卜杜拉·本·奥马尔、阿卜杜拉·本·祖贝尔和叶海亚·本·哈克姆[②]、汉什·桑阿尼[③]、拉赫姆族的阿克达尔·本·哈马姆、卡里卜·本·阿卜拉哈·本·萨巴赫、萨基夫族的哈立德·本·萨比特以及埃及部队中的贵族。[④]

对伊本·奥马尔和伊本·祖贝尔参加这次征伐，我们特别怀疑，因为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没有提到他俩。也许，他俩参战的故事是祖贝尔族人编造的，也可能是对“阿卜杜拉们的入侵”的一种呼应。的确，摩阿维亚曾强令伊本·祖贝尔、伊本·奥马尔和伊本·阿巴斯参加他的一些征战，这和过去他派他们随他的儿子亚齐德于回历49年（公元669年）侵入君士坦丁堡的做法[⑤]同出一辙。不过据猜测，他当时这样做是由于感到了他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3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6页。对照马利基的著作，第18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7页。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8页。

④ 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8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7页。

⑤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49年事件》，第3卷，第231页。

们对他的威胁，而远征则处在他的监视之下。内乱后，迁士和辅士中的显贵在希贾兹的地位稳固。他们窥伺着倭马亚族人，企图恢复他们在使者（穆罕默德）城（麦加）中所丧失的势力。同时，军队中最为突出的种族主义，在倭马亚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叙利亚人中流行。这使得我们对他们是否会参加这次入侵，感到疑团莫释。

不管怎么说，伊本·胡德杰率兵通过巴尔卡和的黎波里。在这两块地方，阿拉伯人的势力无疑已经巩固，因为各种文献没有记述那里的军事行动。我们认为，驻防在巴尔卡的阿拉伯守军，在菲赫尔族的纳菲厄·本·阿卜德·盖斯的两个儿子奥克巴和阿卜杜拉的率领下，投到伊本·胡德杰的麾下，使他能够借助这支守军的战士所具有的经验和对这些区域的战争——如斯贝特拉战役——性质的了解。队伍终于抵达卡穆尼亚①地区西部原来伊本·萨阿德（回历 28 年）扎营地点附近。伊本·胡德杰来时，阿非利加局势的动荡不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3 页。在这一页中，此词写成“库尼亚”，发表者未予校正。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1 卷，第 45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67 页。

定，如各种文献所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①]

各种传述记载："拜占庭舰队运来一支远征军，由一个名叫内基福勒（Néciphore）的大主教带领，在萨希勒登陆。"[②] 这个地区位于斯法克斯与苏萨之间，因为梓橄树林密布，从内陆望去，颜色深如海岸一般，故称为萨希勒[③]。我们不知道内基福勒远征军抵达萨希勒究竟在伊本·胡德杰之前还是在他之后。也许比较正确的是，舰队在他来后才靠岸停泊。由传述知道，伊本·胡德杰一开始在靠近犄角山的凯鲁万地方扎下营寨。[④] 他替这个山取名字时，对随从说："带我们进入这个犄角吧。"这座山又名马姆图尔，因伊本·胡德杰到时，正是大雨滂沱。[⑤]

---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26 年事件》，第 1 卷，第 45 页，该处称："如火如荼"。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67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6 页："这完全是一场战争"。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6 页。内基福勒这里被写成内杰福尔。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67 页，也是如此。（萨希勒意为海岸。——译者）

③ 参看梯贾尼的著作，第 66 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3 页。

⑤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5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第 67 页。（马姆图尔的阿拉伯语意思是被雨淋的地方。——译者）

伊本·胡德杰扎营已定，便派出纵队。他征服了不少城堡，获得大量的战利品。[①]因此，拜占庭舰队在苏萨的萨希勒区抛锚，显然目的在攻打阿拉伯大本营。因为大家知道，苏萨是凯鲁万的港口。[②]有些阿拉伯传述称内基福勒军有三万之众，我们认为是言过其实了。伊本·胡德杰没有亲自跋涉行军去迎击这支庞大的军队，而只是派出少量部队前往拦击。罗马人一见阿拉伯军，不战自溃，逃回船上。[③]有些传述把这胜利的荣誉归功于阿卜杜拉·本·祖贝尔，把他说成了同在征服斯贝特拉时一样的神话英雄。伊本·祖贝尔从伊本·胡德杰大营出发，率领大军直奔苏萨。他驻扎在距城十二里的战略高地上，俯视全城。内基福勒及其军士溃败逃回船上后，伊本·祖贝尔率众来到苏萨城门前的海边。敌人虽已近在咫尺，但他仍与伙伴在做祈祷。罗马人为他们的这种无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3页。

② 参看伊本·豪卡勒的著作，第73页："相距凯鲁万只一程之遥"。贝克里的著作第32页："距凯鲁万三十四里"。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7页，他说："内基福勒来到桑塔巴里亚的海岸"。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5页。

畏精神而惊讶不止，他们当时想乘机“驱赶步兵、骑兵倾巢出动，向他扑去”。英雄伊本·祖贝尔仍旧沉浸在祈祷中，不为敌情所动。祈祷完毕，他跨上战马，引众向罗马人冲去，罗马人一败涂地。①

继这次胜利之后，伊本·胡德杰占领了距离凯鲁万二十四里的坚固的贾劳拉堡②，取得了又一次胜利。他曾徒劳无益地包围了这个拜占庭的城堡，而这城堡被认为是阿非利加行省第二道防线中最重要的城堡之一。③ 战斗进行了一段时期，伊本·胡德杰的士兵损失惨重，“他的左右，大多伤亡”④。经过艰苦奋战，贾劳拉堡被攻克。伊本·胡德杰从中得到大量的战利品和俘虏。⑤阿拉伯的传述把攻克贾劳拉堡编成了故事，其中交织着许多想象的缕线。故事的主角是（后来的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本·马尔万，情节由酷似荣门堡、的黎波里和斯贝特拉战役的事实相杂而成。

① 贝克里的著作第34—35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6页。梯贾尼：《游记》，第27页。

② 关于贾劳拉，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31页。

③ 参看马塞的著作，第31页。朱利安：《北非史》，第319页。

④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3页。

⑤ 同上。

阿卜德·马利克率兵千人，前往贾劳拉，一无所为。在归途中，贾劳拉堡的一处城墙坍塌了，灰尘迷漫。阿卜德·马利克以为敌人追踪而来，于是带领一群侍从进攻，他发现墙已坍塌，便兵不血刃进入城内。[①]

稳坐军营的伊本·胡德杰，向苏萨和贾劳拉派出纵队，理所当然，他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其实，有的传述记载："他还向宾泽特派出纵队。"[②]一个传述称："在此期间，圣门弟子鲁维法厄·本·萨比特·安萨里（后葬于巴尔卡）完成了对杰尔巴岛的征服。回历46年，他被伊本·胡德杰任命为的黎波里总督，回历47年(公元667年)，他侵入的黎波里[③]，并派出远征军去西西里岛。穆斯

① 同上页④。并见贝克里的著作，第32页。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7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8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7页。有的传述记载："伊本·胡德杰白天与他们交锋，然后收兵回营(对照斯贝特拉战役)。城墙坍塌的发现纯属偶然。阿卜德·马利克忘了一张挂在城堡附近树上的弓，当他折回来取时，发现一处城墙已经坍塌。"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9页，此处记载："宾泽特战役发生在回历50年。"这也许是确切的。

③ 参看梯贾尼的《游记》，第124页。关于鲁维法厄和他在巴尔卡的墓，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5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53页；阿夏希的《游记》的黎波里手抄本，第1卷，第81页。

林们由阿卜杜拉·本·盖斯率领，在那儿住了一月。"[①] 他们回到阿非利加时，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奴隶和镶嵌珍宝的偶像。"[②] 战利品分配，五分之一归哈里发，余下五分之四分给士兵，步兵每人两百第纳尔，骑兵每匹战马按两股算，即每人分得六百第纳尔。各种文献把这些都列在贾劳拉一城的战利品之内。[③] 同斯贝特拉的战利品一样，贾劳拉战役的战利品也造成了军营中的争斗。纵队的成员征服了此城，想独吞战利品和俘虏，不给其他兵士分享，最后，伊本·胡德杰被迫上疏请哈里发裁决。摩阿维亚·本·阿比·苏福扬诏谕："兵士是纵队的支柱。"[④] 伊本·胡德杰显然想要使他的兵士们满意，因而所给的份额，超过了他们所应得的。他们的外快为"五分之一之外再加一

①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6—17页（他在这里引证奥赖卜为塔伯里的著作所写的《概要》）、第18页（他只把这一次入侵算在回历46年，这一点转引自白拉祖里的著作）。对照莫尼斯的《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26页，他倾向于认为这是指回历26年。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7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68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3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6页（"二百个法码"）。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3页。

半”。我们猜测，这句话的意思是，伊本·胡德杰把属于哈里发国家的五分之一的一半，给了他们。人们心满意足，这些人中，有的是圣门弟子。惟有贾卜拉·本·阿姆尔·安萨里拒而不受。[①]

伊本·胡德杰就这样把拜占庭军队逐出苏萨海岸并攻克了阿非利加第二道防线中最重要的城堡——贾劳拉堡，完成了远征。他向整个地区派出纵队，“当他使人们安定下来并表示归顺的时候，他就回到埃及。”他是满载着战利品和俘虏而归的。伊本·阿西尔对伊本·胡德杰在阿非利加建树的业绩，评价极高，称他在这个地区奠定了“阿拉伯的和平”。伊本·阿西尔说：“到希沙姆·本·阿卜德·马利克时代为止，阿非利加人始终是各地最驯良、听话的人之一。”[②] 伊本·阿西尔的话，有许多是言过其实的，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因为伊本·胡德杰和伊本·萨阿德的做法完全一样，他班师回朝时，既没有在阿非利加留下总督和阿拉伯守军，也没和当地人签订和约。尽管如此，伊本·阿西尔的话还是表达了这次远征的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3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26年事件》，第3卷，第45页。

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于：阿非利加地区对阿拉伯人来说已经熟悉，而不再如前所述是一块令人望而生畏的“背信弃义，易上当受骗”的地方了。进而言之，它对阿拉伯人来说，乃是战利品和俘虏之地，也是钱币成堆、黄金论堪他尔计算的地方和漂亮女奴的产地。它的全部——而不仅是它的东部边疆——都应当成为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地域。这样的重任将落在力能胜任的文官武将们的肩上，他们之中名列前茅并且最负盛名的，是菲赫尔族的奥克巴·本·纳菲厄。

第二节　稳定和持久的征服
（回历 50—95 年〔公元 670—713 年〕）

一、奥克巴·本·纳菲厄——第一个驻扎在马格里布的人：

虽然没有一个作家曾指出过伊本·胡德杰回到埃及的时间，但据我们猜测，是回历 47 年（公元 667 年）。有的传述记载：“这一年，摩阿维亚·本·阿比·苏福扬任命他为埃及总督。”[①] 这是不准确

---

①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 47 年事件》，第 3 卷，第 230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18 页。

的，因为回历47年的埃及总督是马斯拉马·本·马赫拉德。[①]我们认为，这个传述表明伊本·胡德杰远征阿非利加的成功；说他在这一年受任埃及总督之职，则表示他受到的奖励，或表示哈里发对远征成功的赞赏。我们如果把这一文本弃置一旁，便能推算出伊本·胡德杰从阿非利加归来的时间。[②]到那时为止，阿拉伯人虽然在马格里布取得了成功，但他们进行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些远距离的侵袭，其目的，除竭力传播伊斯兰教和以身殉教外，是为了探索并得到战利品和俘虏。至于接踵而来的奥克巴·本·纳菲厄领导的远征，则具有各种不同的结果。奥克巴为自己制订了行动计划，以达到超越前人的目的。他的计划首先在于要使阿拉伯人在马格里布站稳脚跟——这是手段，——以实现第二个目标——这才是宗旨所在——即传播伊斯兰教，使这块地方只崇拜安拉。奥克巴·本·纳菲厄就是这样以典型的阿

① 铿迪的传述是关于埃及年鉴最可靠的传述。参看《总督和法官》，第38页。

② 对照莫尼斯的著作，第137页。他设想，奥克巴于回历49年开始侵入阿非利加，因此伊本·胡德杰回埃及，是回历48年初。

拉伯圣战者面貌出现，他是礼拜战士。战争是最小的圣战，礼拜才是最大的圣战——心灵之圣战。

摩阿维亚·本·阿比·苏福扬遴选奥克巴·本·纳菲厄统帅阿非利加战争，可谓用人得当。奥克巴是最早的阿非利加战士之一。回历23年(公元643—644年)，他随阿慕尔·本·阿斯进入巴尔卡。自此以来，他一直在这个要塞驻防，近二十五年之久。奥克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巩固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基地。事实上，奥克巴进行了许多的征服和侵伐。各种传述时而把他描绘成一个传奇式的英雄，时而又把他写成了大学问家，他是"有求必应的奥克巴"。

1. 奥克巴进兵的黎波里沙漠和阿非利加：

奥克巴与他的表兄阿慕尔一起进入马格里布。[①]当时，他正青春年少，不到十四岁。[②]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父亲纳菲厄·本·阿卜德·盖斯随阿卜杜拉·本·萨阿德去参加努比亚战争，

①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41年事件》，第212页。

② 伊本·伊扎里（在他的著作第1卷第19页中）说："奥克巴在使者（穆罕默德）逝世前一年出生。"

也许奥克巴曾陪同前往。他也可能取道上埃及或法尤姆进入巴尔卡。所有的作家都一致认为，是奥克巴——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征服了整个巴尔卡和祖伊拉地区，从而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然而我们恐怕传述家们搞混了，把这么早时期的征服和后来奥克巴进行的征服混为一谈了。这一点，为莫尼斯所发现，他注意到了白拉祖里的关于奥克巴在这些区域组织税赋的传述。[①]阿慕尔回埃及后，奥克巴作为圣战者仍留在巴尔卡。回历27年，伊本·萨阿德前往阿非利加，奥克巴参加了他的行列。不过，我们不清楚奥克巴在那次入侵中所起的作用。回历29年，伊本·萨阿德被免去了阿非利加军的领导职务，大权归奥克巴的兄弟阿卜杜拉·本·纳菲厄所有。奥克巴显然随他兄弟一直驻扎在阿非利加，虽然那时的奥克巴本人并不引人注目。自此以来，直到回历41年(公元661年)，作家们对奥克巴只字未提，我们猜想，“他自阿慕尔时代的征服以来，一直住在巴尔卡和祖伊拉”，这一点是伊本·阿西尔采纳的传述[②]中

① 参看莫尼斯的著作，第134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4页。

所记载的。回历41年，阿慕尔·本·阿斯派奥克巴率兵征讨卢瓦塔族人。奥克巴在的黎波里各地，多次打败他们，强加给他们苛刻的条件。从铿迪的传述[1]中可以知道，这些条件中，有如“只要我们乐意，可令你们定居，也可卖掉你们”，也就是说卢瓦塔人在反叛后，签订了盟约。其实，阿慕尔·本·阿斯在前一年即回历40年(公元660年)，就曾派沙里克·本·西马·加提菲攻打过卢瓦塔族人。[2] 此后，阿慕尔又侵入米扎塔部族，屡次将他们打败[3]，回历42年(公元662年)，征服古达米斯，回历43年(公元663年)侵入胡瓦拉部族，同年，征服黑人地区的一部分[4]，年底，阿慕尔因病去世，侵伐就此结束[5]。

虽然各种文本在伊本·胡德杰回历45年(公元665年)进行的大规模远征期间，都没有提到奥克巴·本·纳菲厄，但我们认为，奥克巴曾积极地参与军事活动，从战略观点来看，这种积极性同他

① 铿迪:《总督和法官》，第32页。

② 铿迪:《总督和法官》，第32页，他把回历43年(公元663年)对卢卜达的侵伐也算在沙里克·本·西马的身上。

③④ 伊本·阿西尔:《回历41年事件》，第3卷，第212页。

⑤ 铿迪:《总督和法官》，第32—33页。

随阿慕尔远征时的情况相类似。当阿慕尔为征服北方区域向的黎波里进发的时候，他曾派奥克巴去祖伊拉征服南部区域。各种文本记载:“回历46年(公元666年)，正当伊本·胡德杰征服苏萨和宾泽特等北方区域时，奥克巴·本·纳菲厄大规模远征南部沙漠、费赞以及深在腹地的绿洲。”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及其引证他的作家如贝克里[①]虽然把这次远征作为奥克巴统辖阿非利加和去兴建凯鲁万的开始，但比较确切地说，这次是回历46年远征，而不是回历50年——兴建凯鲁万那一年的远征。作家中的权威人士对回历50年兴建凯鲁万一事，是一致的。[②]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包括这两次征服的所有资料，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时间是搞错了，并象莫尼斯那样，试图把回历46年(公元666年)修正为回历49年(公元669年)。[③]边境战争的性质，在于它需要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4、196页。贝克里的著作第12、14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0页(“回历51年”)。

③ 《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37页。

年复一年地进行，如前所述，这称为夏季侵伐。

作家们指出的如下一些话，一般是不足为训的：巴尔卡和的黎波里笼罩在平静安宁的气氛之中，“阿拉伯和平”遍及阿非利加，直到希沙姆·本·阿卜德·马利克时代。哈里发国家的中心动荡不定，对马格里布很有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回历40、41、42和43年，夏季侵伐连续不断，后来又是回历45年的伊本·胡德杰远征。所以，没有理由不接受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说法：奥克巴·本·纳菲厄于回历46年（公元666年）远征南部沙漠。这在他受命领导回历50年（公元670年）的阿非利加战争和同年（或下一年）兴建凯鲁万之前。兴建凯鲁万一事，系伊本·阿西尔引证的“马格里布人中的史学家”权威人士的看法，他自已也同意这样主张。我们忖度，这位权威人士是指伊本·伊扎里在其《奇闻》一书中引证的作家易卜拉欣·本·卡西姆·拉基克。[①]那末也就是说，正当伊本·胡德杰致力于征服加贝斯、苏萨和宾泽特海岸的时候，奥克巴·本·纳菲厄巡视的黎波

①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4页。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19页。

里沙漠和南阿非利加，惩治反叛的部族，坚决地迫其服从阿拉伯国家，并竭力一劳永逸地使这些部族皈依伊斯兰教。

奥克巴带领的是一支小纵队。传说的奥克巴丢下军队让古莱什族的奥马尔·本·阿里和祖赫尔·本·盖斯·巴勒维两人代理其职之说[①]，是不足为训的。奥克巴丢下大军，五个月内无所事事，而且作为最高司令却去进行一次可以由一个将领代替的次要征战，也是不合情理的。说奥克巴是这次次要征战的统帅，还较为可信。至于奥马尔和祖赫尔，乃是当他于回历62年（公元680—682年）进行大规模远征时，任命他俩在凯鲁万代理其职使的。[②]这一点，下面将会述及。

奥克巴带领四百名骑兵从锡尔特地区的米格马达斯出发[③]，陪同他的两位将领，是沙漠战争专家布斯尔·本·阿比·阿尔塔(他在阿慕尔早期，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4页。

② 我们的主张得到马利基的支持。他在其著作（第1卷第22页）中确定，在奥克巴远征西马格里布时，代任其职的是奥马尔和祖赫尔。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4页。对照贝克里的著作，第13页，贝克里称此地为古达米斯；《考证书》第147页也说是古达米斯。

曾侵入过瓦丹）和沙里克·本·西马·穆拉迪[①]（他在回历40—43年期间，曾随奥克巴远征的黎波里的部族）。奥克巴打算越过荒无人烟的撒哈拉沙漠，装备了负载辎重的四百头骆驼和八百只水袋（每头骆驼两只）。撒哈拉沙漠夏季侵伐军从米格马达斯出发，穿过胡瓦拉地区，直奔瓦丹。[②]尽管在瓦丹，阿拉伯的势力十分强盛，当地的部族业已宣布臣服[③]，但奥克巴——如文献所载——还是抓住了城里的头人或国王，割掉他的耳朵。后者当时提出抗议，并提醒奥克巴说，他与穆斯林们曾订有盟约。[④]奥克巴告诉他，这是对他的一个教训，使他再不考虑同阿拉伯人打仗。奥克巴收取了原来规定瓦丹缴付的赋税三百六十个头。这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4页。对照贝克里的著作，第13页，他称此人为沙里克·本·萨希姆·穆拉迪。参看莫尼斯的著作，第135页，他把此人的外号写成“穆拉底”。

②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12页。

③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4页；贝克里的著作第13页，这个文本说他征服了瓦丹，并从该著作的其余部分知道，当地人没有同穆斯林们交战，因为他们之间原订有盟约。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4页，这里，原来写的是“你曾和我结盟”。对照贝克里的著作，第13页：“穆斯林们曾同我结盟。”尽管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想指明这是奥克巴首次征服费赞，但我们还是采用贝克里的看法。

里的“头”，可能系指奴隶，特别因为费赞乃是黑人地区的门户，奴隶即由此输入。这一点，为上述文本后来直接予以阐明。奥克巴打听瓦丹后面的地区，当地人向他指出杰尔马城（古代杰尔曼底人〔Garamantes〕的都城、当时费赞的基地）。他便向此城进发，行军八昼夜后，在距城六里的地方扎下营寨。他号召该城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他们表示响应。城中的领袖（或者如传述所载是国王）骑马出城迎接。奥克巴派出几个骑兵将他拉下马来，迫其步行入见。养尊处优的杰尔马领袖一走到奥克巴跟前，便吐血了。他恭顺听命而来，却被如此粗暴地对待。当他表示抗议时，奥克巴象对待瓦丹头人一样答复他，并强迫杰尔马人缴出和瓦丹人同样数目的赋税，即三百六十个奴隶。①

战利品和奴隶之多，显然不可胜数。诚如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所说，奥克巴将此运往马什里克②，也可能送到他在米格马达斯的大本营或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5页。对照贝克里的著作，第13页。这个文本在谈到赋税时说：“是三百六十个奴隶而不是头，如果阿慕尔和巴尔卡人和解时，曾允许他们卖掉最喜爱的儿女来缴纳人丁税，那末这种赋税也无可非议。”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5页。

献给阿非利加的伊本·胡德杰。杰尔马的归顺，意味着这个区域中的设防绿洲(库苏尔)被奥克巴逐一征服，已全部臣服。[①]奥克巴接着探询位于费赞之后的区域，向导们告诉他库瓦尔区，都城为哈瓦尔。[②]哈瓦尔是一个防御优良的沙漠城市（大城堡），位于撒哈拉大沙漠(旷野)起点的山顶上，路上需走十五个昼夜。奥克巴包围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长达一月。这时，他采取先在全区巡弋，制服其他绿洲的办法。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在最后一个城堡中，他发现了该区的头人(国王)。奥克巴割掉了他的一个指头，以示警戒，使他牢记住别想反叛阿拉伯人。奥克巴强令库瓦尔绿洲缴出三百六十个头的赋税。向导们告诉奥克巴，除哈瓦尔之外，他们不知道库瓦尔后面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奥克巴就决定智取哈瓦尔。他归途中经过这个设防的城堡，毫无行动。在他走后三天，该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5页。贝克里的著作第13页。库苏尔一词，单数为卡斯尔(Castra)，意即城堡。参看夏伊拉的《阿拉伯人同拜占庭人的斗争》，法文本，第64页；阿卜德·穆纳伊姆·马吉德：《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史》，公元1960年版，第2卷，第52页，注释7。

② 我们采取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5页的说法。对照贝克里的著作，第13页，他称此城为“贾万”。

堡居民方始安心。奥克巴和他的随从们，有一段时间住在作家们称之为“马泉”的地方。其出典是由于当时纵队的人马又累又渴，奥克巴的马发现了这里的一股清泉。[①]在兵士得到休整并饮了牲口之后，奥克巴决定利用哈瓦尔人正忙于工作，毫无警惕的机会，进行突击。“他另择新径，逼近该城，在哈瓦尔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夜间入城。奥克巴发现居民们安之若素”，就用强力夺取此城。他狠狠地惩罚这座反叛的城市，以儆效尤，凡抵抗者，均行杀戮，俘获儿童和妇女，掠取钱财。的黎波里南部沙漠的首次大巡弋，就这样结束了。奥克巴满载着战利品和俘虏，取道祖伊拉，历时五个月后，回到他在米格马达斯的最早基地。[②]这次侵伐的结果，使阿拉伯人在撒哈拉沙漠的势力得到巩固，并在那里的柏柏尔各部族中传播了伊斯兰教。

奥克巴和他的伙伴在锡尔特地区休整了一段

① 关于“马泉”，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 14 页；《考证书》第146—147 页；伊本·阿比·迪纳尔的《趣闻》，第 27 页，他不称此地为“马泉”，而称为“马井”。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5 页，此处记载：“最后回到他的兵营。”贝克里的著作第 13 页。

时间后，马匹和驼群恢复了元气，又对突尼斯南部地区（杰里德地区）发起另一次远征。[1] 他的西征没有取道称为"最大的道路"[2]或"正路"[3]的沿海主道，而是偏南，横穿姆扎塔族的地界。他制服了该地所有的绿洲，接着朝向加夫萨，一举把它攻下，尔后又征服了整个卡斯提利亚地区，然后折向凯鲁万。

加夫萨的征服，证实了我们这样的看法，即奥克巴的这次远征是回历45年（公元665年）伊本·胡德杰远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家们指出，伊本·胡德杰派出一支纵队，征服了加夫萨和卡斯提利亚，但没有提到将领的名字。与此同时，作家们还确认，伊本·胡德杰是坐镇在凯鲁万所在地的军营里调兵遣将的。这里，我们不要被"凯鲁万"一词所迷惑，它的意思和"福斯塔特"一样，乃是指军营的所在地。作家们在谈到伊本·萨阿德和伊本·胡德杰的两次远征时都提到："他们两人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6页）是指在回历50年后奥克巴统率的大军，而贝克里（在其著作第14页中）对此没有指明。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6页。

③ 贝克里的著作第14页。

还没有在阿非利加兴建凯鲁万”，尽管也有个别人把伊本·胡德杰的军营称为凯鲁万的。因此，奥克巴是回到了凯鲁万附近与犄角山相接的伊本·胡德杰军营。

我们认为，此后在回历47年（公元667年），奥克巴曾随伊本·胡德杰回到马什里克。这是在回历50年（公元670年）摩阿维亚·本·阿比·苏福扬任命他为阿非利加总督之前。这里，在奥克巴的回历50年远征和伊本·胡德杰的远征之间有一个混淆点。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以及引证他著作的人说：“伊本·胡德杰于回历50年侵入了阿非利加”，但他们没有指出这次远征的细节，并由此造成朱赫纳族的奥克巴·本·阿密尔同奥克巴·本·纳菲厄之间的混淆不清：伊本·阿西尔在《回历49年事件》中说：“这一年，奥克巴·本·纳菲厄发动海战，把埃及人打得落花流水。”[①] 这里的意思其实是指奥克巴·本·阿密尔，因为回历47年（公元667年），摩阿维亚罢黜马斯拉马·本·马赫拉德，而命令奥克巴·本·阿密尔从海上袭击埃及人后，埃及的海军指挥权已归他所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49年事件》，第3卷，第231页。

有。[①]这一点，伊本·阿西尔本人在《回历48年(公元668年)事件》中也曾谈到。[②]

2．奥克巴就任总督和凯鲁万的兴建：

伊本·阿西尔采用马格里布人中的史学家们的提法，因为“他们最了解自己的地区”（虽然他未提到他们的名字），认为奥克巴·本·纳菲厄就任阿非利加总督之职，是在回历50年（公元670年)。摩阿维亚·本·阿比·苏福扬显然知道他为了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而在马格里布进行的圣战和出色的表现。在奥克巴充任下级将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以后，摩阿维亚让他统率阿非利加军，作为奖励。奥克巴荣升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他于当年领导的远征中，并终于在阿非利加省建立了新兴的阿拉伯京城——凯鲁万城这一事实之中。伊本·伊扎里引证的马格里布人的作家们都指出了这一点。伊本·阿西尔也注意及此，仅把兴建凯鲁万作为此次远征的主旨，并对建城一事的意义加以阐述。回历50年(公元670年)，摩阿维

---

① 参看镫迪的著作，第38页。他说，“他从亚历山大城出发，前去征服罗得岛。”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48年事件》，第3卷，第230页。

亚任用奥克巴·本·纳菲厄统辖阿非利加时，给他派去了一万名骑兵。有些近代作家说，其中有二十五名圣门弟子①，其他的人按伊本·伊扎里的传述所确定，都是圣门再传弟子。②奥克巴的军队由于皈依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的加入而声势更为浩大。③如前所述，奥克巴是一个执行强硬政策的武夫。伊本·阿西尔说："他用宝剑来对付当地人。他们在埃米尔驾临时，显得服服贴贴，有些人还表示信仰伊斯兰教；而当埃米尔一走，他们便背弃诺言，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叛教了。"④这就是说，奥克巴对早先征服过的地区，又巡视一遍。其实可以说，他当时经由加夫萨和卡斯提利亚，去重新制服突尼斯南部，也就是他在费赞和瓦丹沙漠大巡视后所征服过的地区。

阿拉伯人的条件显然是有利的。当时，拜占庭政局动荡。君士坦丁二世被杀后，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波果纳（Pogonat）正忙于反对西西

① 参看阿布·阿拉伯的《阿非利加学者的阶层》，第 17 页。

② 《奇闻》第 1 卷，第 20 页："十八名是圣门弟子。"并见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68 页。

③ 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68 页。

④ 伊本·阿西尔：《回历 50 年事件》，第 3 卷，第 234 页。

里岛一个征服者的斗争，把大部分驻在马格里布的拜占庭军队调走了。这也许确实可用以解释奥克巴在这次惩罚性的远征中，为什么一路无阻。[①]当奥克巴到达伊本·胡德杰曾驻扎行辕的地方时，他考虑兴建一座阿拉伯的城市，作为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前哨基地和宣传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的中心。[②]这是沿袭了阿拉伯人在马什里克的老政策，他们曾在伊拉克建立了库法和巴士拉，后来又在埃及修建了福斯塔特。奥克巴聚众商议兴建一座城市，使阿拉伯人的局面得以稳定，当地人也不再反叛。这个主意受到兵士们的欢迎。奥克巴谋士们的热情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一致同意让兵士们驻扎在此，他们说：'我们使这座城市濒临海洋，以完成圣战，进行联系。'"[③]奥克巴虽以极其大胆著称，却没有赞成这个卤莽的主意。他出自对罗马人的担心，向部下解释了沿海联系点的危险性。最后因为对拜占庭舰队有所顾虑，大家一致决定使这座城市远离海边，并出

① 参看乔治·马塞的著作，第31页。

②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4页："他想建一座城市，让穆斯林兵士及其家属居住并堆放钱财。"

③ 《考证书》第113页，注释3。

于对柏柏尔人的担心，也不使之深入内陆。他们选中了靠近萨卜哈（盐沼）的地方，以便于安全地放牧骆驼。[①]这样，城市首先就建立在一个战略性的位置上，其性质因而不同于其他城市。它处在从埃及到阿非利加通道尽头的特殊军事地位，使它颇象一个人为的城市。[②]这便可用以解释它在兴盛并成为最大的西部城市之后，为什么又回复到它的自然地位（类似斯贝特拉和杰姆的地位），仍是一个地区性的城市，而突尼斯市（现代的迦太基）却作为阿非利加地区的首都，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兴建这座城市，是奥克巴·巴·纳菲厄的丰功伟绩。根据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这儿原来野树杂生，密林重重——这是合乎情理的。凯鲁万地区称为野梓橔森林，甚至相传凯鲁万人世世代代在梓橔林中，采樵打柴，梓橔并无影响。[③]林中毒虫猛兽成群。奥克巴注意到部下害怕住在这荒凉偏僻之地，便以安拉使者穆罕默德弟子的名义，呼

① 《考证书》，第113—114页。

② 德普瓦：《东方突尼斯》，公元1940年版，第165页。

③ 贝克里的著作第26页。

吁虫豸猛兽离开此地。奇迹发生了：狮子、豺狼和毒蛇雏幼相随，倾巢离去①。我们发现瓦基迪在其《阿非利加的征服》一书——虽然不无错误而且充满神话——中，对这一奇迹作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我们这解释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奥克巴在建城开始之前，主张清除这里的树木荆棘，因而放火烧野。②直到今天，当人们要清除地上的杂草荆棘使它不复生长的时候，仍用这种办法。它比起另一些传述记载的奥克巴采用的砍伐森林的办法，更为简便，也更见成效。③虫豸野兽受惊逃离此地，是理所当然的。迄今还能看到，当一座森林或一个村庄失火时，火舌常会灼伤这些飞禽走兽，它们扑翅乱窜，使火势蔓延开来。④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6—197页。塔伯里：《回历50年事件》。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8页。伊本·阿西尔：《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4页。

② 《阿非利加的征服》第13页，突尼斯版。参看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史实和传说》，第19—20页，公元1963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对照伊本·阿西尔的《丛林狮子》，回历1286年版，第3卷，第421页："他下令砍这些'树木'，并放火烧掉。"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4页。

④ 对照侯赛因·莫尼斯的著作，他采用了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1页）和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9页中）的传述，

自从库法、巴士拉和福斯塔特的兴建以来，根据业已成为修建阿拉伯城市的传统的办法，一开始，先建大清真寺和埃米尔官邸，然后把周围的土地分给各部族和百姓，建造房屋住家以及专门的清真寺。城市、埃米尔官邸和清真寺哪一种先建造，作家们显然是有争议的。伊本·伊扎里确定埃米尔的官邸最先建造；[⑤] 而从伊本·阿西尔的传述中知道，城市建在大清真寺之前。[⑥] 这意思可能是指在修建大清真寺之前，奥克巴所在地就建造埃米尔官邸，部族和百姓的落脚地也各自建筑家园。开始先建造埃米尔官邸，尔后再修建

说："这儿本来有一个教堂或（卡穆尼亚的）古老坍塌的宫殿。据猜测，在这个宫殿中住着野兽。当它们听到军队的喧嚷时，受到了惊骇（《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42页）。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越加活龙活现。在塔伯里的《回历50年事件》中，这神话显得很短。后来在（阿布·阿拉伯的著作第8页和马利基的著作第7、20页中的）有关出家人和修士的传略中，又特别增加了篇幅，还有附录和注释。据说，有一个柏柏尔的部族观看了这个奇迹，于是信奉了伊斯兰教。见伊本·阿西尔：《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4页；又传说，凯鲁万的所在地在四十年内，寸草不生，虫兽绝迹，从而狮子或蝎子值一千第纳尔，还遍求不得。见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6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0页。

⑤ 《奇闻》第1卷，第20页。

⑥ 伊本·阿西尔：《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4页。

清真寺，是合乎常情的。尽管如此，但贝克里说："礼拜正向的选择，在人们中颇有争议。有一段时间，奥克巴对此事最为关切不过。后来，他在安拉赐恩的奇迹中，受天启示，选择了清真寺壁龛的正位。他在梦中听到呼喊说，他将在礼拜正向的正确地方听到'大哉真主'的声音。因而，当他听到'大哉真主'时，便把矛插在这个地方。"[①]

大部分人以为，这个故事是杜撰的。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说："奥克巴把矛插在地上，以确定城市的位置，而不是确定礼拜正向的位置。"[②]也许奥克巴亲自选择礼拜正向——而并非由懂天文的人所确定——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可以发现，凯鲁万清真寺的壁龛，正是奥克巴的礼拜正向，不过与正确方位略有些偏离。[③]

对城市面积的估计，传述各不相同。伊本·阿西尔说："该城方圆是三千六百庹。"[④] 而伊本·

① 贝克里的著作第 22 页。《考证书》第 114 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6 页。

③ 参看艾哈迈德·菲克里的《凯鲁万的清真寺》，第 22—23 页。

④ 伊本·阿西尔：《回历 50 年事件》，第 3 卷，第 234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69 页。（一庹是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约为五尺。——译者）

伊扎里说，方圆是一万三千六百腕尺。[①]对一个城市的雏型、城围以及防御措施来说，亦即从一个军事城市来说，估计当初的方圆为五千八百公尺是合理的。第二次方圆长度，估计为七千公尺，从军营、部族用房和当地人的加入来看，也是合理的。因此可以说，原来这个筑有围墙的道地的军事城市，——里面有大清真寺、埃米尔官邸和库房，——其方圆为三千六百庹，周围分布着部落住房和各自的清真寺，方圆为一万三千六百腕尺，是毫不足怪的。当初（回历21年〔公元640年〕），阿拉伯人随阿慕尔在福斯塔特定居下来，一些部族远离阿慕尔，把尼罗河对岸的吉萨作为他们的住地。[②]这并不妨碍各部族沿着城墙在其住地四周再筑围墙。后来在巴格达，情况也相同，它的周围，筑有两道围墙，因而成了阿拉伯城市设防的传统。内墙因其坚固高大，是真正的城墙，而外墙较弱也不很高，称为"掩体"[③]。

当然，这样的城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建成花了四年，于回历55年完成。[④]在这期间，城市日益繁荣和扩大。奥克巴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全力以赴投入建设，而是派出纵队，巩固阿拉伯人

在这地区的势力，并带回战利品和俘虏。在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历史上，兴建这座城市的本身，便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伊本·阿西尔确实懂得这一点，并且加以坚持。他说："许许多多的柏柏尔人信奉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们的计划扩大了，凯鲁万城中的兵士们的防御力量也增强了，柏柏尔人安居乐业。于是伊斯兰教也稳定下来。"⑤ 正当奥克巴建成凯鲁万的时候，罢免他的命令到了。奥克巴为哈里发国家和伊斯兰教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得到的报答是令人奇怪的。我们往后将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哈里发政权在对待高级的文官武将的功劳时，真可以说是以怨报德。

---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0页。(腕尺是自肘至中指尖的长度。阿拉伯腕尺等于0.5883公尺。——译者)

②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28页。

③ 参看梯贾尼的著作，第240页。关于的黎波里城的设防，他说："现在，环绕城墙的有另一种分隔物，一般比城墙低矮，称为掩体。"

④ 这是伊本·阿西尔所说的（见《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4页），也可以从伊本·伊扎里话的字里行间了解到。后者确定在这一年中，奥克巴从阿非利加免职（第1卷，第21页）。努韦里也转摘了这一点，见其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9页。

⑤ 伊本·阿西尔：《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5页。

3．“阿布·穆哈吉尔”。奥克巴·本·纳菲厄的被黜（回历55—62年〔公元674—681年〕）：

奥克巴被免去阿非利加总督之职的背景，作家们没有阐述清楚。但他们把这件事和马斯拉马·本·马赫拉德就任埃及总督联系了起来。他们说："摩阿维亚·本·阿比·苏福扬任用马斯拉马，让他统辖埃及和马格里布，因为马斯拉马是首先为他把埃及和马格里布合并起来的人。"[①] 由此可知，哈里发授权埃及总督马斯拉马自由处置阿非利加的政局，而以前，哈里发是直接干预马格里布征服事务的。然而，我们还不知道大权归于马斯拉马究竟在什么时候，究竟是在他直接执掌埃及总督之职的时候，还是在奥克巴已被罢黜之时？因为，马格里布史学家们把马斯拉马就任埃及和阿非利加总督同奥克巴被黜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谈到奥克巴的免职时，他们才涉及到马斯拉马的就任。由于马斯拉马统辖埃及开始于回历47年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7页。对照伊本·阿西尔的《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5页，他说是“埃及和阿非利加”。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69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1页。他也说是“埃及和阿非利加”。

(公元667年)[①]，所以我们认为，马斯拉马受任阿非利加总督是在回历55年(公元674—675年)前不久。这是我们采取的关于奥克巴被黜的马格里布传述所确定的时间[②]。奥克巴的被黜，可以用他在马格里布执行暴力政策的原因来解释，马斯拉马对这种政策不满。证据是，他派到马格里布去的新总督，奉行截然不同的政策。除了总政策上的分歧，我们猜测，在马斯拉马和奥克巴之间，还有私人纠葛。这也许是出于这两个国家要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各种传述确认，奥克巴的被黜的情况最糟不过，他遭到凌辱，并且被关进牢狱，事情需要哈里发干预，把他从灾难中救出来。

新任总督，对作家来说，他的别号阿布·穆哈吉尔比他名字迪纳尔有名得多。关于他的经历，我们只知道他原是马斯拉马·本·马赫拉德的极为亲近的幕僚。马斯拉马说："阿布·穆哈吉尔就象我们中的一员"，意即他家属中的一员。从伊本·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7页。铿迪:《总督和法官》，第38页。

② 对照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19页，他把时间定在回历57年，但其传述混乱不堪。并见莫尼斯的著作，第149页注释中的评论。

伊扎里的文本中知道，“马斯拉马要报答他幕僚阿布·穆哈吉尔的忠心耿耿和公而忘私的精神，就委他统辖阿非利加”①，也即充任马斯拉马在马格里布的副手。这是奥克巴被黜的另一个人事因素。这次任命开了擢用幕僚担任阿拉伯国家显官要职的先例。这种情况后来在阿拔斯王朝中司空见惯，成为那时代的特征之一。虽然各种文本一致认为阿布·穆哈吉尔在罢免奥克巴时的做法恶劣，但却鄙弃这样的说法，即：象马斯拉马这样一位阿拉伯人的领袖，要为奥克巴——作家们把他放在掌权者的地位上，——的蒙耻受辱负责，并且否认对马斯拉马的可耻的诬告。作家们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这位幕僚，说马斯拉马曾“嘱咐他的幕僚，罢免奥克巴时，要善为相待”，但“阿布·穆哈吉尔凶狠地撤了奥克巴的职，并且把他关进牢狱”，亦即逮捕了他。这事发生在“哈里发下令释放他之前。”② 在传述家们看来，阿布·穆哈吉尔

①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1页；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7页；伊本·阿西尔：《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5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7页。伊本·阿西尔：《回历50年事件》，第3卷，第235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2页。

对奥克巴权利的侵犯，在埃及的马斯拉马和在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当然不能自辞其咎。[①]

阿布·穆哈吉尔任马格里布总督，虽然长达七年之久(回历55—62年)，一直到奥克巴再次回马格里布时为止，然而，传述家们仅强调了他对待奥克巴的行为，对他的建设业绩，匆匆一笔带过。这可能是因为奥克巴的菲赫尔族亲戚的关系。他们在埃及、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享有优越的地位，其中有传述家和编年史家。阿布·穆哈吉尔族人，尽管在马格里布也有地位，有自己的编年史家，但与菲赫尔族的水平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

有关阿布·穆哈吉尔从埃及出发或者所率军队或者所走道路等详情，传述家们没有条分缕析。我们只能从马利基的传述来推测。这个传述中各种互不协调资料相杂，真伪并蓄。据马利基所记载："阿布·穆哈吉尔于回历55年(公元674—675年)统率由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组成的大军，从埃及出发。"[②] 当他来到阿非利加境内，他不仅在解

① 同上页②。传述家们也谈到，摩阿维亚曾答应奥克巴复职。

② 马利基：《心灵游苑》，第1卷，第20页。

除奥克巴职务时做法恶劣，把奥克巴视同敝屣，而且“讨厌住在奥克巴的凯鲁万”，尽管他来到相距凯鲁万二里的老地方，与叫做“达克鲁尔”的柏柏尔人村庄毗邻，在那儿建设和居住。[①]这表明阿布·穆哈吉尔考虑使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互相混杂和接近起来。这也是他政策的基点。作家们称阿布·穆哈吉尔是第一个贯彻使阿拉伯人在阿非利加得以持久稳定政策的人。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说：“远征后，第一个住在阿非利加的人，是阿布·穆哈吉尔”，“他不分寒暑，四季常在。”[②]而事实上，这份荣誉应当归于奥克巴。[③]从马利基的传述中可以知道：“阿布·穆哈吉尔开始向迦太基方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7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2页。各种传述说：“阿布·穆哈吉尔住在属于柏柏尔人的一个地方，称为达克鲁尔或塔克鲁尔。柏柏尔人叫阿拉伯军的新驻地为‘特克鲁万’，以致有些人设想，凯鲁万一词是把原来的一个柏柏尔词阿拉伯化了。但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0页。莫尼斯在《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103—104页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8页。

③ 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之所以说阿布·穆哈吉尔是第一个住在阿非利加的人，是因为他把奥克巴的被黜算在回历51年，亦即在凯鲁万兴建之后，或更确切一些说，在凯鲁万规划了之后。

向派出纵队，前往阿非利加中尚未征服的区域，并哨探突尼斯。他征服了‘岛屿’（我们猜想这是指沙里克岛或巴舒岛），把战利品分赏给兵士，其中的五分之一则送到埃及。”① 阿布·穆哈吉尔执行的政策，同奥克巴的严厉的军事政策截然不同，他以怀柔和笼络的手段竭力争取柏柏尔人。夏伊拉博士称之为“结盟政策”②。阿布·穆哈吉尔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最后直逼特累姆森的门户。他在那里击溃了巴拉尼斯柏柏尔人的分支乌尔贝族及其首领库塞拉，——据说库塞拉原来是基督教徒。不过，阿布·穆哈吉尔同这个乌尔贝族的首领取得和解，争取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个同盟者③，并带他一起回到凯鲁万。

马利基的传述说明了阿布·穆哈吉尔执行的笼络政策。这个传述记载：“他不仅同柏柏尔人，

① 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0页。巴舒岛是一个半岛，座落在北面的突尼斯市和南面的苏萨之间。参看梯贾尼的著作，第11—13页。

② 参看《结盟的王国》，第24、37页，公元1948年亚历山大大学文学系学报。该文内容是关于贯彻同土耳其部落结盟的政策。

③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8—29页；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8页。

而且也同非阿非利加人取得和解。”[①] 毫无疑问，阿布·穆哈吉尔的政策是尽力在马格里布扩大伊斯兰教的范围。柏柏尔人的首领们皈依伊斯兰教一事，意味着他们的部族也随着响应了阿拉伯人的号召。这样，雄据凯鲁万的阿布·穆哈吉尔就巩固了伊斯兰教在马格里布的基础。这种情况直到摩阿维亚去世，摩阿维亚的儿子亚齐德继承哈里发，重新任用奥克巴出任马格里布总督时为止。

4．奥克巴第二次执政和征服西马格里布（回历62—64年〔公元681—684年〕）：

回历55年（公元674—675年），奥克巴被罢黜后，离开阿非利加，回到马什里克的大马士革。在那里，他对摩阿维亚颇有怨言。他待在大马士革，显然是期待哈里发实践诺言。其根据是摩阿维亚对官员们执行一种笼络的政策：他温和地罢免他们，又进一步封官许愿。如果此事确实，那末，奥克巴大约在叙利亚住了五年或六年（不是那个确定他在回历51年被黜的传述所说的十年或十一年），直到摩阿维亚去世，其子亚齐德即位。虽然马斯拉马·本·马赫拉德终身为埃及总督，

① 马利基：《心灵游苑》，第1卷，第21页。

直到回历 62 年(公元 682 年)去世，不过，他同亚齐德的关系无论如何没有象他同摩阿维亚的关系那样牢固。[①] 因此，亚齐德接受奥克巴的申诉，允许他从埃及总督及其幕僚手中，收回马格里布，让他官复原职。[②] 作家们确定，奥克巴的第二次执政是在回历 62 年(公元 681—682 年)，也就是他们认为奥克巴亡故的那一年。

我们将看到，奥克巴的丰功伟绩，不可能在一年中即告完成。因此，比较可信的是，奥克巴在摩阿维亚去世后，直接恢复了官爵。这可能发生在回历 61 年(公元 680—681 年)。所有的传述都坚持认为，奥克巴迫不及待地要官复原职。由此可知，他想向阿布·穆哈吉尔报仇雪恨，真是心急如

①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2 页。关于马斯拉马卒于回历 7 月(公历 3 月)一事，参看铿迪的著作，第 40 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89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50 年事件》，第 3 卷，第 235 页；《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3 页。从伊本·阿西尔在这里引用的一个传述知道，奥克巴没有为自己的解职向摩阿维亚鸣冤叫屈，而在亚齐德当朝时，才提出申诉。这使我们猜想，奥克巴也许在亚齐德即位后参与了马什里克的政治活动。亚齐德遴选了许多阿拉伯领袖，特别是迁士和辅士的后代，使他能够拥有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来支持和帮助他。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3 页。

焚。[1]奥克巴率领一部分哈里发国家的军队，从叙利亚出发。伊本·伊扎里说："陪同他的有二十五个圣门弟子，他迅速通过埃及，在那里，马斯拉马再次向他道歉。[2]奥克巴抵达阿非利加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阿布·穆哈吉尔抓起来，戴上铁镣，夺取他的所有财物。"[3]接着，"奥克巴命令捣毁阿布·穆哈吉尔的城市达克鲁尔，重新修造遭到破坏的凯鲁万建筑，把人们赶回原地。"[4]这样，他进一步使阿非利加的第一个阿拉伯基地稳定下来并延续下去。他从凯鲁万出发，开始一

① 同上页②。有一传述记载："奥克巴被黜后，阿里曾向阿布·穆哈吉尔发出过呼吁。阿布·穆哈吉尔始终很害怕奥克巴，后悔他对待奥克巴的行为。"见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2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页。马利基的传述（第1卷，第22页）记载："他率骑兵一万，前往阿非利加。"我们认为，这是奥克巴在后来大规模远征中所率领的军队。毫无疑问，阿非利加的军队原来就驻扎在马格里布，因为新总督到任要带一支完整的军队来，是不合情理的，除非卸任总督回去时，带走了所有受他领导的国家军队。

③ 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2页，他说："奥克巴从阿布·穆哈吉尔处夺到的钱，共有十万第纳尔。"

④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页，他解释凯鲁万作为马格里布最重要的伊斯兰教科学中心，它的繁荣归功于奥克巴为它所作的祈祷，奥克巴说："主啊，你让它充满科学和教律学吧，让它充满服从你的人吧……。"

次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大规模远征。他纵横驰骋整个马格里布沙漠，最后一直打到远苏斯海岸。

我们发现，在早期作家如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白拉祖里以及他俩引证的瓦基迪等人的传述中，对奥克巴的这次远征，一笔带过，颇为简略[①]，但在后人如伊本·伊扎里等人的著作中，则长篇累牍，大书特书。因而，这一次征服成了研究家们的争论点。罗伯特·普罗什维奇说："如果我们可以把奥克巴·本·纳菲厄的征服，假设为是一个史实，那末，健全的感觉将引导我们把它局限在阿尔及利亚中部（地区），也许我们可以说，它——充其量——打到了现在的瓦赫兰地区和谢利夫河，最后我们会找到驳斥这种假设的（论据）。"[②]如上所述，普罗什维奇的这种看法其实是从古代有关奥克巴征服的简略传述中汲取来的，我们在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和白拉祖里的著作

①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8页；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3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30页。这里，我们注意到，库朗和莱维·普罗旺萨耳最近发表的版本堵塞了杜齐版本中关于这次远征的漏洞。

② 参看莱维·普罗旺萨耳的《新文本》，第197页，公元1954年马德里埃及研究所学报。

中也已看到。不过，详尽的细节则见于贝克里的著作和普罗旺萨耳与库朗所发表的伊本·伊扎里的文本，以及普罗旺萨耳发表的《新文本》之中。正如普罗旺萨耳所说，这些细节要求重新研究这种看法，尽管这些细节出现较迟(从回历四世纪至七世纪)，但却代表了在安达卢西亚、马格里布和阿非利加流传的有关阿拉伯人征服马格里布的传述。[①] 普罗旺萨耳用下述的话来佐证他的意见："在马拉喀什以南，对穆罕默德·本·图马尔特的召唤和穆瓦希德人所掀起的运动的回忆，依然存在，在人们中辗转相传。可以肯定，在象柏柏尔这样保守闭塞的环境中，对伊斯兰教一次又一次地征服当地——直到伊本·伊扎里时代——的回忆，是不会无影无踪的……"[②] 这样，奥克巴·本·纳菲厄远征马格里布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只能予以接受。至于其中可能出现的夸张之处或者神话故事，如同我们在马格里布东部地区的征服史中所见，乃是一件有其涵义和原因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健全的感觉也要求阿拉伯

① 莱维·普罗旺萨耳：《新文本》，第197—200页。

② 同上出处，第200页。

人在了解马格里布东部区域四十年以后，应当开始熟悉西马格里布的各个区域了。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在西马格里布的势力是如何稳定的，这些地区的柏柏尔人又如何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加入了阿拉伯军队，也不能解释，如在对安达卢西亚的征服中，柏柏尔人怎样参加征服并占有领导地位的。

中马格里布的泯灭：

奥克巴为他的征服进行准备。据说，他装备了一万名骑兵。[1] 他决定在凯鲁万留下大约六千名兵士[2]，由古莱什人奥马尔·本·阿里和祖赫尔·本·盖斯·巴勒维[3] 两名将领统率。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在这里首先提到的奥马尔，显然是主将，而祖赫尔则是副手。这与大部分作家的主张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凯鲁万军的领导权归代理过奥克巴之职的祖赫尔所有。[4] 留守凯鲁万的这

①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2页，该文本记载："奥克巴率领这支军队来到阿非利加。"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8页。

③ 同上。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2页。

④ 对照伊本·阿西尔的《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3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页。

支军队应当保卫城市和城中的生命财产。奥克巴从凯鲁万出发之前，召集人们并唤来自己的孩子，向他们阐明远征的目的：为安拉而献身。他还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遗嘱。马利基记述说："遗嘱包括三条：为了维护《古兰经》，不沉溺于吟诗；不借贷；不向自命不凡者求学。"① 奥克巴向他的孩子和凯鲁万人告别的情景，感人肺腑。他说："我看，你们今后是见不到我了。"② 他踌躇满志地出发，取道沙漠之路，横穿中马格里布，向提阿雷特和近苏斯(丹吉尔的苏斯)进发。如前所述，作家们对这次入侵的行程，众说纷纭。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和白拉祖里扼要地说："奥克巴前往苏斯，在此地区巡弋。"马利基的传述，则显然是混乱不堪。它把征服特累姆森放在征服扎卜之前，而征服扎

①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2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页。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2页。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3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70页。这里，我们注意到，作家们夸大了奥克巴的美德。他们认为奥克巴从叙利亚到埃及，就已料到他将殉教一事。他们的根据是，使者穆罕默德在一次谈话中——它无疑是杜撰的，——预言他氏族中的一部分人将为安拉进行圣战而牺牲，他们将获得同参加巴德尔战役和乌胡德战役的人相同的报酬。见贝克里的著作，第73页；《考证书》第173页。

卜却又比征服提阿雷特要早。伊本·伊扎里搜集了许多有用的细节，不过也夹杂了有时造成他的传述零乱无序的说法：他谈到巴加亚之围，尔后又讲述攻打迦太基，接着又两次涉及对苏萨附近的木纳斯提尔的入侵。我们认为，伊本·阿西尔的传述是最稳健、最清楚也最合乎逻辑的系统性的传述。按照他的指引，确实可以把马利基和伊本·伊扎里有时纠缠不清的传述理出个脉胳来。[1]

征服扎卜：

奥克巴直奔坐落在杰里德地区北端奥雷斯山麓的巴加亚城。在这个地区，有一支庞大的罗马守军，旋即出来迎敌。双方鏖战剧烈。最后罗马人溃败，逃入城中，丢下许多尸体和大量战利品。奥克巴将他们围困在城里之后，认为不必再把力量耗费在包围上，并且对于阿拉伯人获得的战利品，特别是奥雷斯山的马匹，也感到满足。[2]“穆斯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3页。

②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3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3页。

林们在征战中从未见过比它们更强壮的马匹。"[①]奥克巴从巴加亚进入了广阔的扎卜地区，大军直指当地的首府姆西拉。[②]罗马人和他们麾下的柏柏尔人四散逃窜，避守在坚固的堡垒之中，有些人则逃往山里。[③]罗马人同阿拉伯人交锋了一段时间，结果仍然败下阵来。当罗马人发现无力与阿拉伯人抗衡时，他们便在城堡中坚守不出。阿拉伯人因此控制了扎卜地区。这一点，作家们都说明了："罗马人的光荣已在扎卜消失，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了。"[④]

出征扎卜是征服马格里布新阶段的开始。直到此时，阿拉伯人一路上除罗马人之外，还没有遭到什么抵抗。这就令人要问当时罗马人同柏柏尔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从各种文本中知道，这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4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70页。关于强壮而令人满意的现代的马格里布马，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前言，第20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4页。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0页，那里写为"亚勒巴什"，它是最大的罗马城市之一。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3页。

④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3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4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0页。

种关系是消极的。罗马人盘踞在沿海和内陆的城堡，还有为数寥寥的当地人被罗马人所同化，信奉基督教。我们认为，作家们叙述基督教徒在奥克巴面前溃败时，指的便是这些同罗马人在一起的当地人。[①]绝大部分的马格里布人同阿拉伯人尚无联系，他们居住内地，对争斗的双方，抱旁观者的态度。奥克巴在扎卜连连获胜之后，罗马人发现自己已无力对付阿拉伯人，于是考虑向柏柏尔人求救。我们不清楚罗马人同柏柏尔人接触、商洽的背景，也不知道罗马人作出什么承诺和让步。作家们只是说："罗马人向柏柏尔人求救"[②]，或者"他们向柏柏尔人求援，柏柏尔人允诺并支持了他们。"[③]当奥克巴抵达提阿雷特地区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强大的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的联盟，这是阿拉伯人前所未遇的。[④]奥克巴厉兵秣马，

①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3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3—24 页。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23 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3 页。

④ 同上。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70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23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4 页（他称此地区为"提哈拉特"）。莱维·普罗旺萨耳：《新文本》，马德里埃及研究所学报，第 219 页，该文本罗列了提阿雷特的柏柏尔部族：卢瓦塔、胡瓦拉、祖瓦加、马特马塔、扎纳塔和梅克内斯等。

调兵遣将，准备投入战斗。他向大家演讲，鼓励他们进行圣战，勇敢厮杀。在这场大规模的战役中，敌军人数众多，穆斯林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是战斗以罗马人和柏柏尔人败逃回城而告终。阿拉伯人切断败军逃向城门的归路，杀戮甚众，缴获了他们的财产和武器。[①]这样，阿拉伯人在往丹吉尔的路上，行囊辎重就增加了。在丹吉尔，罗马人和柏柏尔人被阿拉伯人战败，溃不成军，弃下武器和财产，还有高价貌美的女奴。她们被送往马什里克市场，"那里一个罗马女奴价值一千第纳尔。"[②]

进入西马格里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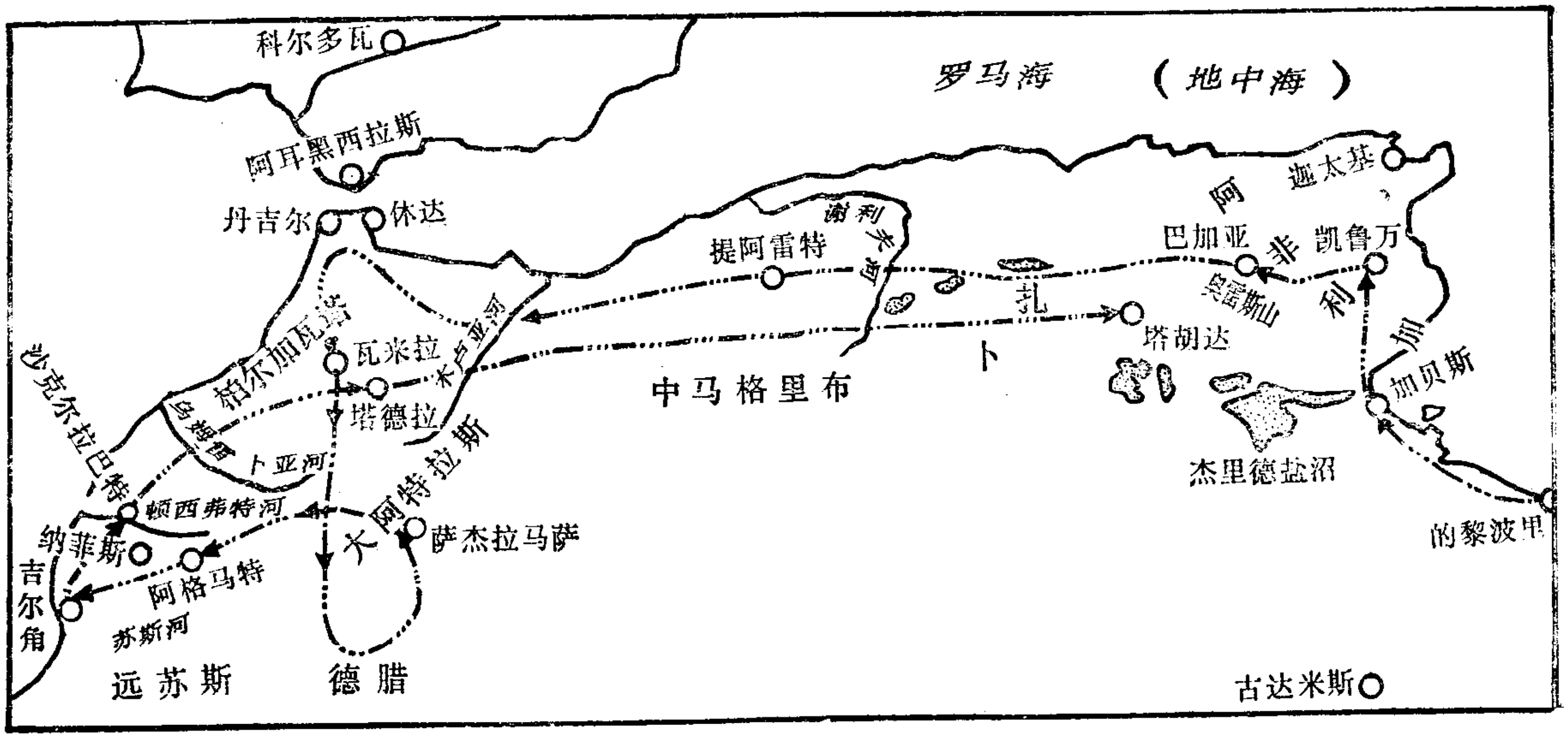
奥克巴将那些盘踞城堡坚守不出的罗马人，置之一旁，深入西进，一直打到丹吉尔[③]。丹吉尔的首领名叫朱利安。从各种文本的字里行间知道，他是罗马的一个亲王。这同有些传述的说法正好相反，这些传述说他是波斯人或哥特人，或者

---

① 同上页④。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3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3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0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6页："他跨进了丹吉尔的领地。"



图七 奥克巴·本·纳菲厄远征西马格里布

参看莱维·普罗旺萨耳的《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新文本》，公元 1954 年马德里埃及研究所学报，第 199 页。

（按原图译制）

是有一些近代的西班牙人和马格里布人所主张的柏柏尔人。[①]丹吉尔王国包括（与安达卢西亚遥遥相望的）海峡沿岸，特别是丹吉尔和休达两城及其周围的区域。固然，我们不知道，过去，方圆长达一月路程的丹吉尔省[②]，是否在伊斯兰教时代还保持着和古代丹吉尔王国同样的面积。朱利安大主教显然竭尽全力维护他的丹吉尔王国的独立。为此，他对隔海相望的北邻哥特人和丹吉尔腹地的柏柏尔人，采取笼络和睦邻的政策。当阿拉伯人到达他的领地时，这位聪明人立即与他们结成亲善友好的关系。他写信给奥克巴，求得他的好感，并向他馈赠厚礼，请求和睦相处。[③]奥克巴也显示出干练政治家的风度，主张同这位有用的同盟者加强联络，接受这位罗马人的馈赠。两人进行了会谈。朱利安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阿

---

① 当谈到朱利安曾积极参与征服安达卢西亚时，产生了对他的国籍的争论。参看莱维·普罗旺萨耳的《西班牙穆斯林历史》，法文本，公元1944年版，第11页，注释1。并见《西马格里布历史考证》，第1卷第62、73、86页，此几处称他为"朱利安·古马里"，因系居住在里夫山脉的古马拉族人。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6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3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6页。

拉伯人效劳，成为奥克巴的政治顾问和军事参谋，向他提供有关安达卢西亚的哥特人和西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的资料。[①] 朱利安向奥克巴提议不必考虑安达卢西亚的事情。这是出于设身处地的周密考虑：罗马人被甩在背后，而柏柏尔人则成群结队地就在奥克巴的面前，“天知道他们有多少人。”[②] 他们是蒙昧无知的人，“既不信基督教，也不信奉其他宗教。”[③] 朱利安的建议，自然是奥克巴在马格里布必须遵照的方案，即铲除（已成为阿拉伯人背上的芒刺的）残存的罗马人基地，然后制服西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以使阿拉伯人的势力能在这个地区稳定下来）。奥克巴没有旋踵回头，反而决定一往直前，去制服西马格里布各部族。他从（丹吉尔以南的）近苏斯开始。这个地区称为“塔马斯纳”，是马斯穆达族的居住地。[④] 各种文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3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71 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6 页。

③ 同上。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71 页。他谈到当时的柏柏尔人，说“他们是没有信仰的民族，茹毛饮血，如同牲畜。”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6 页。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71 页。努韦里搞错了，把“塔马斯纳”写成了“塔鲁丹特”。

本记载:"他惨绝人寰地杀戮苏斯的柏柏尔人，并派兵去各处侵袭掳掠。"[①] 伊本·伊扎里的《奇闻》被认为是有关这次远征的行程的最丰富的资料。普罗旺萨耳发表的《新文本》支持《奇闻》的传述，虽然事实上，《新文本》乃是《奇闻》的校正本，不过两书同出一源。[②]

奥克巴从丹吉尔出发，南下瓦来拉(Volubilis)古城。该城位于后来兴建非斯城的地方附近。在那里，奥克巴与中阿特拉斯的柏柏尔人的大队人马相遇。他打败他们，并向南跟踪追击，越过塔德拉地区，直指德腊河沙漠。奥克巴的目的是为安拉进行清算和工作。在马拉喀什地区的沙漠里，他首次努力传播伊斯兰教，并在德腊修建了清真寺。[③] 当然，奥克巴不会仅满足于沙漠，他的眼光射向西部富饶的区域。为了绕过高阿特拉斯山脉，进入桑哈贾地区，他必须向西北挺进，到塔菲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3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6页。

② 《新文本》，公元1954年马德里埃及研究所学报，其中普罗旺萨耳的研究，第207页。

③ 《新文本》第208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7页。

拉勒地区(后在此建造萨杰拉马萨城)，当地的百姓未经一战，便归顺了。[①]奥克巴接着又进入哈斯库拉族地区，一路奔向该区域的首府阿格马特城(后在此附近建造现在的马拉喀什市)。[②]

显而易见，这个繁荣的地区原来与罗马人是有联系的，或者至少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因为阿格马特的柏柏尔人是基督教徒。阿格马特人没有出来迎战奥克巴，而是凭城坚守。但是被包围一个短时期后，他们立即向奥克巴政权投降。[③]奥克巴由阿格马特折向西面，进袭富庶的纳菲斯河流域的首府纳菲斯城。

贝克里说："奥克巴包围了城里的罗马人和柏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7页。《新文本》中普罗旺萨耳的研究，第208页。我们注意到，这个文本本身(第219页)记载了两个传述。其一说："奥克巴从德腊回到特累姆森，再从特累姆森进入桑哈贾地区"；其二不同意这一意见。后者为我们所采用，因为它比较合乎情理。

② 同上。并见本书，图七。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7页，此文本在这里规定，阿格马特城叫"阿格马特—瓦里卡"。正如地理学家所说，阿格马特实际上是两个城：阿格马特—瓦里卡和阿格马特—希拉纳。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153页；《考证书》第207页；《利桑丁·本·哈提卜在马格里布的游记》，公元1948年亚历山大大学出版，第130页。对照《新文本》，第219页。

柏尔基督教徒，他们靠着城市的坚固和宽广而麕集在城里。奥克巴后来在城里修造了清真寺。”[①]随着奥克巴进入固若金汤的纳菲斯城，他的面前出现了远苏斯河。他前往伊杰利，在那儿也建造了一座清真寺。[②]奥克巴号召当地部族信仰伊斯兰教。前来见他的贾祖拉族作出了响应，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回到自己的住地。奥克巴从伊杰利去马萨，再转向大西洋沿岸的吉尔角（Cap Guir）[③]。根据那时盛行的地理学观点，马格里布的大西洋沿岸，是由东向西伸展的，奥克巴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对马格里布的征服。后来的作家也说明了这一点：“奥克巴策马跃入大洋之中，直到海水淹到了他的衣领，他喊道：‘主啊，要不是这海洋，我将继

---

①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160页；《考证书》第208页。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7页；《新文本》第219页。我们看到，对奥克巴修建纳菲斯清真寺一事，作家们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奥克巴在马格里布只建造了凯鲁万清真寺、德腊的清真寺和远苏斯的清真寺，“至于其他以其名字命名的清真寺，则是人们——安拉是全智的——在奥克巴曾到过之处建造的”，也就是为了纪念他。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7页。《新文本》第220页。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7页。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4页。这里，吉尔写成了“马利扬”。

续前进，为你进行圣战。’”①

归途：

这样，奥克巴便班师回朝了。他在遥远的马格里布各地致力于伊斯兰教的传播。他顺便经过了哈赫、拉杰拉贾和骚达等部族。从各种文本的字里行间知道，这些部族响应了奥克巴的号召，皈依了伊斯兰教。在（现在的马拉喀什城和穆贾杜尔城中途的）顿西弗特河，奥克巴曾稍事停留，留下他的一个伙伴沙克尔，去教授柏柏尔人伊斯兰教的原则。这个地方便以这位再传弟子的名字命名，作家们称为沙克尔拉巴特（依照那里的乡音），现名西迪席克尔。②

如上所述，直到那时为止，奥克巴还没有遇到过认真的抵抗。不过各种文本已经指出了奥克巴开始碰到的困难。当他进入（顿西弗特河和乌姆雷卜亚河之间、纳菲斯河以北的）达卡拉地区，号

① 这个传述，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4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7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7页。《新文本》第220页。关于西迪席克尔，参看《新文本》中普罗旺萨耳的研究，第209页，注释1。

召当地人信仰伊斯兰教时，他遇到了抵制。他们显然策划反叛。奥克巴同他们交战，他们终于失败了。但是奥克巴的伙伴伤亡甚众，这个战场因此叫做“殉教者的墓地”[①]。普罗旺萨耳发表的《新文本》说：“类似的事件还在哈斯库拉地区发生”，虽然伊本·伊扎里不同意这一点。他说：“哈斯库拉的柏柏尔人在奥克巴面前，望风而逃。此后，马格里布人再没有人与他交锋了。”[②] 奥克巴接着向北面偏西的丹吉尔前进，打算越过塔扎走廊返回中马格里布。当他到达扎卜地区时，情况变得出乎意外，最后这位伟大的英雄牺牲了，也就是说，决定性的胜利却以骇人听闻的灾难而告终。

奥克巴的牺牲：

这次灾难在于，阿拉伯军的大队人马在回凯鲁万的时候，把他们的主帅和少数随从留在后面了。奥克巴发现他面对着一个强大的罗马人和柏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8页。《新文本》第220页。对照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6卷，第108页，这里说：“马斯穆达人把奥克巴包围在德兰山中。”

② 普罗旺萨耳：《新文本》，第220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8页。

柏尔人的联盟。作家们为奥克巴的结局披上一件传奇式的外衣：他早就知道自己将遭到马革裹尸的下场，只带着很少的随从，而戴着镣铐的马格里布前任总督阿布·穆哈吉尔又急切地想献身。这样的结局总还是合理的。奥克巴带着阿布·穆哈吉尔和乌尔贝族的首领，他不顾阿布·穆哈吉尔的嘱咐，毫不容情地对待库塞拉，并且鄙视他，从而激起库塞拉的仇恨，他包藏着反叛的祸心[①]。这就是造成罗马人和柏柏尔人联盟的原因。当然，这种私人的原因并不足以形成罗马人和柏柏尔人联盟，不过，我们相信，奥克巴对待柏柏尔人的粗暴，使得他们惊惶不安，造成他们同罗马人之间的一种相互默契和同情。伊本·阿西尔下述的话出色地表明了这种粗暴："穆斯林们屠杀他们（柏柏尔人），大量地捕俘他们，以至他们（柏柏尔人）焦躁不安。"[②] 罗马人和柏柏尔人在西马格里布的一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4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9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27 页，这个传述记载："奥克巴强迫库塞拉剥羊皮。"还有一个离奇的传述（见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25 页）称："库塞拉反叛的原因，是他努力想把他的朋友阿布·穆哈吉尔从奥克巴的囚禁中解救出来。"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4 页。

些地方，曾并肩战斗过。再说奥克巴在远征结束时所遭遇的困难，他部下的大批牺性，也鼓励了中马格里布的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结成联盟。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人送信给伴随在奥克巴身边的库塞拉。并非没有可能的是，罗马人已为库塞拉铺平了潜逃回本部族去的道路，那里集结了大量的乌尔贝族人，传述估计为五万人。[①]关于奥克巴只带着少数随从的原因，有些传述则一笔带过了。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说："奥克巴回阿非利加去。当他接近边境时，下令所属部队可以分批走，以致他的身边只剩下少数随从。"[②]伊本·阿西尔的传述记载："自信能打败敌人，命部队分批前进。"[③]事实上，将士们在这次无疑历时一年多[④]的大规模远征中建树功勋之后，奥克巴

① 普罗旺萨耳：《新文本》，第220页。对照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6卷，第109页，此处记载："库塞拉和其族人互通信息。"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8页。对照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5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4页。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8页："他命令部队前进，相信自己能征服这个地区……。"

④ 伊本·伊扎里（在其著作第1卷第30页中）说："奥克巴在马格里布耽了三年。"

允许他们迅速回家省亲，是毫不奇怪的，特别是他们还满载着战利品和俘虏。当然，这也不妨碍朱利安说："奥克巴也许控制不了他的军队。"[①] 莱维·普罗旺萨耳认为："一定有令人不安的消息从阿非利加传到奥克巴耳中。他刚一到达中马格里布，立即派大部分部队疾速赶回凯鲁万。"[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有些文本可能支持了普罗旺萨耳的说法，例如："凯鲁万遭到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的猛烈攻击。"[③] 但是事情的本身不允许这种假设。倘若奥克巴要援救凯鲁万的阿拉伯人，那末，他决不会落在人们后面拖延迟归了。比较合乎逻辑的是各种传述所一致认为的，这位穷兵黩武好战不倦的军事家在到达(距凯鲁万八天路程的)图卜纳城时，主张大部分军队先回凯鲁万，身边留下少数精锐，藉以完成对许多罗马守军的征服，这些军队是在他远征开始时固守在城堡之中未及消灭的。奥克巴这样做，乃是采用了朱利安的献策。

于是，奥克巴考虑占领塔胡达和巴迪斯两城

① 朱利安：《北非史》，第 321 页。

② 《新文本》中普罗旺萨耳的研究，第 209 页，马德里埃及研究所学报。

③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99 页。

(距比斯克腊不远)。我们认为，完成这件事只需要奥克巴留下数百兵士就绰有余裕了，而不必象有些文本所说的要五千之多。[①]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同库塞拉互通消息，这个柏柏尔人得以逃脱，去纠集他的家人和堂兄弟们。[②]奥克巴率少量人马假道经过塔胡达，罗马守军坚守不出。罗马人看到他的随从寥寥无几，就不以为意。“奥克巴号召他们归顺安拉时，他们辱骂他，并投掷石块和射箭……”[③]蓦然间，奥克巴发现自己面对着库塞拉的大队人马，他知道这个乌尔贝族人对他心怀恶意。这位久经征战的战士和他小小的骑兵队以及跟随在旁的阿布·穆哈吉尔当然不为敌人数量众多和气势汹汹所动，决定以勇士的无畏精神对付这场灾难。为表示决不临阵逃生，他们纵身下马，拔剑出鞘，——宝剑始终在手，厮杀格斗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9 页。《新文本》第 220 页。对照伊本·阿西尔的《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4 页，他说：“奥克巴率少数人前往塔胡达。”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8 页记载：“他只有少量随从。”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4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72 页。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8 页。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71 页。

直到“全体”阵亡。这是所有的传述都坚持的说法，虽然有的传述提到有人如穆罕默德·本·奥斯·安萨里等少数人被俘，后遇加夫萨城首领解救，被送回凯鲁万。①

作家们没有比较严格地确定奥克巴牺牲的日期。由各种传述知道，他在到任的同一年里牺牲，即回历 62 年(公元 681—682 年)。不过伊本·伊扎里有一个传述说:“奥克巴的入侵也许经历了他就职的第一年和翌年”②，亦即是说，奥克巴卒于回历 63 年(公元 682—683 年)。这个意见为普罗旺萨耳发表的《新文本》所采纳③。而我们则倾向于伊本·伊扎里的第三种传述:“奥克巴在马格里布耽了三年”④，意即奥克巴卒于回历 64 年(公元 684 年)底或回历 65 年（公元 684 年）初，从而缩短了从奥克巴阵亡到回历 69 年（公元 688—689 年)祖赫尔为他报仇之间的时期，这是比较合乎情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199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5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4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9 页。《新文本》第 220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72 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4 页。

③ 《新文本》第 220 页。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0 页。

理的。奥克巴的墓地今称"西迪奥克巴"，它比塔胡达城更为闻名。他的陵墓受到全体马格里布人的尊敬，他们从各地前来晋谒。它是马格里布地区最古老的伊斯兰建筑的典型之一。[①]

凯鲁万的埃米尔库塞拉(回历65—69年〔公元684—688年〕)：

库塞拉集结了所有奥雷斯和中马格里布的部族，向凯鲁万挺进。奥克巴牺牲的噩耗，无疑在凯鲁万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思想混乱，人心浮动。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主战，以奥克巴的副帅祖赫尔·本·盖斯·巴勒维为首，要阻击柏柏尔人的进军，或者就牺牲献身；另一派认为在这股强大的风暴前面已站立不住，必须弯腰屈从，直到它过去，为首的是著名的再传弟子汉什（·本·阿卜杜拉·桑阿尼）。[②] 我们不知道汉什究竟是随祖赫尔驻守在凯鲁万，还是跟奥克巴去入侵西马格里布，虽然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汉什以他当时在马格里布的军事活动以及参与公共事务而著称

① 参看布罗克耳曼的《伊斯兰教民族和国家史》，法文本，第71页；朱利安：《北非史》，第321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1页。

于世，后来，在他随穆萨·本·努塞尔所到的安达卢西亚和伊本·祖贝尔内乱时代的马什里克，他也是一个知名的人物。

显然，凯鲁万在奥克巴不在的期间，曾遭到罗马人和柏柏尔人多次进攻。此后，可能他们两方聚合或结盟。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提到，在奥克巴出发以后，"有一个外国人（这是指罗马人）起来反抗，率兵三千同奥马尔·本·阿里和祖赫尔对峙，他俩共有六千名士兵。"接着，他在另一处说："卡希娜的儿子（这里和后面一样，是指柏柏尔人）攻打奥马尔和祖赫尔所在的凯鲁万，但他们两人成功地击败了他，重创了他的部队。"[①] 我们认为，在这里提到卡希娜的儿子固然不正确，但它却表达了中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奥雷斯山卡希娜的贾拉瓦族柏柏尔人）同西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库塞拉的乌尔贝族柏柏尔人和他们的巴拉尼斯人同盟者）结盟的想法。在这强大的联盟跟前，阿拉伯人对抵抗或撤出阿非利加意见分歧。汉什开始向埃及撤退。[②] 祖赫尔发现他的兵士为数寥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99页。

②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1页："汉什说：'穆斯林弟兄们，谁愿返回马什里克，就跟我走。'人们随他走了。"

寥，无法与库塞拉对抗。在另一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中的赞助者转移到的黎波里居住后，[①]凯鲁万城中的穆斯林就只剩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②]奥克巴庞大的远征，就这样以灾难告终。当祖赫尔撤到巴尔卡[③]，住在称为“卢比亚和马拉基亚”地区的时候[④]，阿拉伯人在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的征服成果丧失殆尽。

库塞拉进入凯鲁万，统治了城里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仿佛成了阿非利加的国王。从各种文本知道，库塞拉没有背叛伊斯兰教，证据是，“他友善地对待凯鲁万城的穆斯林们”[⑤]。其实，他笃信了伊斯兰教之后，是不至于背叛的。他无疑知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8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1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1页。

④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9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利基的传述把祖赫尔败退到巴尔卡和后来他战胜库塞拉两事混为一谈。

⑤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1页；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9页。至于作家们所说的柏柏尔人的背叛（见《教训集》，第6卷，第103页），其意思是指他们的不折不扣的叛乱。

道，奥克巴对他的虐待无非出于私人问题，与建立在博爱、平等基础上的伊斯兰教教义并无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一些文本中得知："库塞拉的反叛，只是由于他努力想把他的朋友阿布·穆哈吉尔从奥克巴的囚禁中解救出来。"库塞拉任凯鲁万埃米尔，约四到五年，亦即从（我们所采纳的伊本·伊扎里传述所载的）回历65年奥克巴被杀到回历69年（公元688—689年）。我们不了解在这个阶段他同罗马人的关系，究竟是联盟、屈从的关系，还是友好睦邻的关系？

5. 祖赫尔·本·盖斯。为奥克巴复仇：

哈里发的政局对库塞拉来说，是有利的。正当祖赫尔撤退的时候，哈里发亚齐德·本·摩阿维亚驾崩，伊本·祖贝尔内讧的大门洞开了。马尔万·本·哈克姆在为争取收复马格里布的通道——埃及的斗争中，渡过了他短促的哈里发生涯。他的儿子阿卜德·马利克在最初几年，力图夺回伊拉克和马什里克，从而不得不用金钱收买君士坦丁堡君主使他对此保持缄默。[①]当政局趋于稳

① 参看弗拉武赞的《阿拉伯国家史》，阿布·里达的阿拉伯文译本，第182页，注释3关于雅各比部分。

定，阿卜德·马利克便利用了这相对平静的阶段，考虑收复凯鲁万和马格里布。他召集文武官员，会众商议马格里布事宜，研究用最恰当的办法拯救凯鲁万的穆斯林并为奥克巴报仇雪恨。[1] 大家一致认为，领导阿非利加军队的是祖赫尔·本·盖斯，因为他是"奥克巴的同伴，最了解他的生平和计谋，也是最适宜为他报仇的人。"[2]

由伊本·伊扎里的传述知道，大马士革的阿卜德·马利克和巴尔卡的祖赫尔信件往返。祖赫尔向哈里发呈报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的军队情况。因此，阿卜德·马利克任命他为阿非利加总督，提供给他叙利亚的人马和埃及的资财，同时还派给

---

①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5 页。作者知道，此事发生在回历 69 年。为了把库塞拉及其被杀联系起来，他在同一页上注意地叙述这个事件，"事件是一个，如果将其分隔开来，则真相就不明白了。"因此，作者在《回历 69 年事件》中，对祖赫尔只是一笔带过。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1 页。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在一处指出："阿卜德·阿齐兹·本·马尔万在任命祖赫尔为埃及总督后，即下旨命他远征阿非利加。"在另一处，他又说："是哈散·本·努阿曼派遣了祖赫尔"，尽管他接着说："安拉是全智的！"见《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200 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1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73 页。

他几个能征惯战的阿拉伯将领。[1]其中有塔比阿·本·伊姆拉·卡卜·阿赫巴尔[2]，他曾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诸岛与罗马人交战，经验丰富。[3]

马姆斯战役：

回历69年(公元688年)，祖赫尔率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巴尔卡出发，前往阿非利加。当他进入卡穆尼亚(即凯鲁万地区)地域，便准备布阵厮杀。[4]库塞拉已知道祖赫尔的到来。他集结了由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军队，人数比祖赫尔军多数倍。[5]从马利基引自阿布·阿拉伯著作的混淆不清的传述中知道，“祖赫尔被敌人吓得几乎惊惶失措。功劳归于哈达拉毛人伊本·赫扬和塔比阿，他俩安定了祖赫尔的不安情绪，使穆斯林们增添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1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9页。对照普罗旺萨耳的《新文本》，第221页。参看伊本·哈贾尔的《甄别》，第860号第1卷，第187页。他确定塔比阿卒于回历101年，见伊本·尤尼斯的《埃及史》。

③ 关于塔比阿和他在马什里克参加对罗马人作战，参看塔伯里的《回历54年事件》。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

⑤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1--32页。

了信心。[①]库塞拉不想在凯鲁万附近迎战祖赫尔。各种文本在精神战略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解释，概而言之，就是，库塞拉担心凯鲁万的阿拉伯人从背后扑来。尽管如此，为维护他对他们作过的保证，他不想背信弃义。此外，他主张选择靠近山的另一块地方交战，如果胜利，他便可追袭阿拉伯人，把他们赶回的黎波里；倘若失败，他就据山坚守。对他说来，山是天赐的避难所。[②]于是，库塞拉前往距离凯鲁万一天路程的马姆斯地方。这块地方除掉它的战略意义外，水源也很丰富。[③]祖赫尔来到凯鲁万，但未入城，而是在城外住了三天，以使人马养精蓄锐，准备投入这场大战。第四天[④]，库塞拉带柏柏尔人和罗马人出发后，祖赫尔也随后到达。当天晚上，两军对峙，枕戈待旦，严阵以

①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8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5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2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

③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在第28页，作者说:“两军在阿比·奥贝德堡或马姆斯遭遇”，尽管他确定这发生在祖赫尔到卢比亚和马拉基亚去之前。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2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7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马利基说是星期三，而不是第四天。

待。[①] 翌日拂晓，两军交战，惊天动地。马姆斯之战为阿非利加史上前所未见。双方鏖战，人们舍生忘死。不过，天色将暮时，阿拉伯人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柏柏尔人和罗马人被战败了，库塞拉及其许多将领阵亡。阿拉伯人追击败军，大肆杀戮，以报仇泄愤。[②] 有一个传述夸张地说："阿拉伯人坚持追赶（搜索）他们，一直饮马木卢亚河。"[③] 接着，阿拉伯人征服了沙卡卜纳里亚城。[④]

祖赫尔的归来和他在巴尔卡被杀：

从文本知道，祖赫尔的这次入侵首先就是一次惩罚性的远征。他在为英雄烈士奥克巴的被害报仇泄愤之后，取道埃及回马什里克。作家们对

---

①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人们和衣而睡。"马利基的传述错误地把这次战役确定在祖赫尔回卢比亚和马拉基亚之前。并由此知道，两军交战之日正是宰牲节。为了节日祖赫尔要求罗马人推迟战期，他们答应了。见该书，第29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5页。

③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2页。

④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沙卡卜纳里亚今称"克夫"。见《考证书》第164页，注释3；莫尼斯：《马格里布的征服》，第220页。

此解释说，祖赫尔“是礼拜者的领袖和圣战者的贵族之一”，[①]“他看到阿非利加版图辽阔，拒绝在那里居住。”他说：“我来只是为了进行圣战，我担心会堕入尘世而遭毁灭。”[②]尽管各种文本记载：“在确保凯鲁万不受当地敌人或实力人物威胁的情况下，祖赫尔离去了。”[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马格里布的东部区域是罗马人破坏性袭击的目标，这无疑是祖赫尔东回的原因。在罗马人获悉祖赫尔从巴尔卡前往阿非利加与库塞拉作战的时候[④]，他们便主张进攻巴尔卡。显而易见，他们想

①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9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5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3页。对照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2页；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9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5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

④ 这里，我们发现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的一个含混不清之处，文本的考证者也未予指出。该文本记载：“罗马人听说了他从阿非利加出发，前往巴尔卡。”这是与文本的其它内容不相一致的。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3页。同样的错误，也见于普罗旺萨耳的《新文本》（第221页）中，这就使得普罗旺萨耳在他对文本的研究中说：“罗马人到达阿非利加”（第211页）。正确的是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和伊本·阿西尔的著作（《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5页）的说法，为我们所采用。

使阿拉伯军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柏柏尔人在阿非利加，他们在巴尔卡）。罗马人率领庞大舰队从西西里岛出发，停泊在巴尔卡海岸。[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关于祖赫尔之死的传述混乱不堪，因而马利基的传述也同样含糊不清。他们的传述把祖赫尔之死放在哈散·本·努阿曼接任总督之后，亦即在回历76年阿卜德·阿齐兹·本·马尔万统辖埃及的时代。虽然有时间顺序上的错误，但这个传述还是具有不少有用的细节，——并不因上述错误而减少其意义。[②] 根据这个传述，巴尔卡的总督易卜拉欣·本·纳斯拉尼逃跑了，把阿拉伯人和被保护人丢给了罗马人。罗马人统治巴尔卡达四十天。[③] 各种传述把拜占庭的远征比为报复性的侵略，它不是为了收复古希腊的城市，而是旨在破坏、杀戮、掳掠和劫夺。[④]

---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5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2—20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9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2页。

④ 同上。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5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传述的意义，在于说明了祖赫尔由凯鲁万东返的真实原因，即为了把巴尔卡人从罗马人手中解救出来，而不是担心被阿非利加的世俗生活所毁灭。那时的阿非利加是驻军和圣战之地，它是向往来世和为安拉献身的人们的礼拜正向。由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知道，罗马人把(靠近托卜鲁克的)德尔纳城作为他们的据点。[①]这座城市的近郊，就是祖赫尔·本·盖斯的葬身之地。作家们把他的结局比为奥克巴血洒沙场的悲剧下场。祖赫尔在与罗马人遭遇时，没有全军相随，只率着寥寥的七十名将士。[②]显然是因为山区的环境不允许阿拉伯人整队前进(巴尔卡山离海岸并不远，而且凭临海岸，或者说，它几乎就在德尔纳地区里面)，祖赫尔被迫把骑兵分成小队，从山间的羊肠小道向海岸走去，把大队人马留在主道上。[③]罗马人获悉祖赫尔来了，显然开始准备撤出巴尔卡。祖赫尔逼近海边时，罗马人正在把掳掠来的阿拉伯妇女和儿童装运上船。祖赫尔看到罗马人大军云集，断定

①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2页。

③ 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0页。

他的少量人马无力抵敌。显而易见，他实在想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或者折回去求援。但从各种传述中知道，他已无法返回了。①这一点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说的很清楚：主要是祖赫尔的一些年青部将竭力怂恿他投入了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②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祖赫尔决定援救穆斯林们——罗马人正在把他们驱赶上船。坎坷不平的地面无法进行马战，祖赫尔命部下下马③，他们便成了步兵，亦即是说，不管战果如何，他们是决不离开了。

于是，罗马人向祖赫尔及其部队蜂拥扑去，双方格斗，直杀得难分难解。小小的骑兵队放弃马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62 年事件》，第 4 卷，第 55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3 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2—203 页。他的传述记载:“祖赫尔停下来，等人们赶上他。在旁的一个年青人对他说:‘祖赫尔，你胆怯了’。祖赫尔回答:‘我的侄儿，我并没有胆怯，不过你我都会被杀死。’”可以想象，当时祖赫尔的军队中，存在着分裂和混乱。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引用的一个传述中说:“祖赫尔制止军队反对一个名叫江达勒·本·萨赫尔的人。江达勒此人以粗鲁无礼、待人残暴著称。”(见第 202 页中祖赫尔与阿卜德·阿齐兹·本·马尔万的对话)。同时也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中知道，“同年，巴尔卡时疫流行”(见第 203 页)。我们不清楚时疫是否影响了祖赫尔军队。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3 页。

匹作战，毕竟无法支持。就象奥克巴牺牲在塔胡达一样，他们也战斗到最后一人。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说："他们在那里的墓地尽人皆知"②，称为"殉教者墓地"③。今天的德尔纳城中，还有一个陵墓称为"祖赫尔之墓"，以纪念祖赫尔及其在这次战役中的伙伴们。

马兹哈杰人阿提亚·本·亚尔布厄为避时疫逃到巴尔卡旷野中叫做阿姆拉斯的地方。他听到这次灾厄，就向当地的穆斯林求救，得以集合了七百人，带领他们向罗马人开去。罗马人带着马匹、武器和俘虏的穆斯林避居在船上。④

祖赫尔阵亡的噩耗传到大马士革，引起深沉的哀鸣。"祖赫尔及其部属的灾难同奥克巴·本·纳菲厄及其部属的不幸是一样的。"⑤ 哈里发阿卜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3页。伊本·阿西尔：《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55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3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1页。

② 《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征服》，第203页。

③ 白拉祖里：《各地征服史》，第229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1卷，第31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1页。

⑤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1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3页。

德·马利克·本·马尔万关切此事，但他的处境不允许他在马格里布采取积极的行动。他必须首先摆脱他的竞争对手、斯贝特拉之战的英雄伊本·祖贝尔。因此，只是到了回历72年(公元692年)伊本·祖贝尔被杀之后，哈里发国家才能够收复马格里布。从回历69到72年的四年中，我们对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的情况，所知不详，但罗马人撤出巴尔卡，巴尔卡又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中，却是众所周知的。那时，统辖巴尔卡的总督是阿卜德·阿齐兹·本·马尔万的幕僚塔利德。① 同时知道，祖赫尔确保了凯鲁万的安全之后，它始终是一个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城市。各种文本没有提到这座阿非利加的阿拉伯城市在此期间曾遭到罗马人或柏柏尔人方面的敌对行动；也没有提到肩负着为祖赫尔报仇和稳定马格里布局势重任的哈散·本·努阿曼所采取的反击行动。

二、最后的抵抗和阿拉伯人终于在马格里布立足

1. 加萨尼族人哈散·本·努阿曼的业绩(回历73—85年〔公元692-693—704年〕)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3页。

(1)反对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的斗争:

在哈里发国家的第二次危机结束，阿卜德·马利克·本·马尔万摆脱了他的竞争对手伊本·祖贝尔之后，这位哈里发便全神贯注于马格里布。他准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委任叙利亚的一位名将、古代叙利亚阿拉伯人的加萨尼王朝的后裔哈散·本·努阿曼统率，并任命他为马格里布的总督。[①] 遴选哈散一事，证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直接过问马格里布。根据马利基的说法，哈散是进入马格里布的第一个叙利亚将领，也是在倭马亚王朝时代，首次担任总督的叙利亚人。[②] 在这以前的将领和总督都是埃及人。作家们指出了哈散军队的密集和庞大，说:“这支军队总数达四万人。”关于他进入马格里布的时间，作家们说法不一。有人把它定在回历 69 年(公元 688 年)，即祖赫尔进入马格里布的时间;[③] 也有人确定为回历 78 年(公元 697 年)，亦即我们将看到的哈散第二次进入马格里布的时间。[④] 较为正确的是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所确定的时间：伊本·祖贝尔被杀后不久的回历 73 年(公元 692 年)。这与伊本·阿西尔所采用的“哈散的远征在回历 74 年（公

元 693—694 年"[5] 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事实上，这支大军并没有直接开往马格里布。哈散奉命驻在埃及，一直到兵士齐集、局势明朗之后。至于军队的庞大费用和兵士们的给养，则由埃及国库筹划，这也需要时间。

征服迦太基：

回历 73 年，远征准备就绪。回历 74 年，哈散率领这支与他一样从未进入马格里布地区的军队，从埃及出发。[6] 他在的黎波里扎下营寨。在那里，阿非利加和的黎波里的阿拉伯人纷纷参加进来。[7] 他万事齐备之后，便向阿非利加开去。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0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79 页。关于哈散的世谱，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2 页："哈散·本·努阿曼·本·阿达斯·本·巴克尔·本·马基斯·本·阿姆尔·本·马扎基亚·本·阿米尔·本·阿扎德。"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31 页。

③ 同上。普罗旺萨耳：《新文本》，第 221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74 页引证了拉基克的传述。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4 页。

⑤ 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79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74 页。

⑥ 同上。

⑦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0 页。

先锋是穆罕默德·本·阿比·布克尔和卢瓦塔族人希拉勒·本·萨尔万。[1]哈散进入凯鲁万后，便准备由此发动征伐。哈散执行一个新的军事方案，其基点是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来歼灭罗马人和柏柏尔人。这一点，阿拉伯的传述都予以说明："哈散进入阿非利加，打听谁是最大的国王，他听说是迦太基王；而当他消灭了罗马人时，又打听幸存的国王，人们向他指出奥雷斯山的领袖卡希娜。"[2] 哈散开始把第一次打击目标定在阿非利加的旧都迦太基城，过去，阿拉伯人还未攻打过这个城。[3]哈散包围了这座坚固的城池。城内罗马人人数众多，双方战斗酷烈，弩炮隆隆，箭如飞蝗，骑兵武士短兵相接，阿拉伯人重创敌军，罗马人已无望再坚持下去，以至纷纷逃奔登船，向地中海上诸

① 同上页⑦。这里，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还加上了祖赫尔·本·盖斯，因为如前所述，他把祖赫尔的卒年放在哈散任总督之后。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1、32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4、35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74页，乙本，第74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这里应当指出，伊本·阿西尔所说的"哈散发现了城里的罗马人和柏柏尔人"一节，别人如伊本·阿卜德·哈克姆、马利基和伊本·伊扎里都未谈到过。

岛，特别是西西里岛驶去。[①] 这显然是靠了一个花招。梯贾尼引证了贝克里的一个传述："罗马人向哈散求和，哈散一停止厮杀，他们便逃窜上船"。[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也证实："哈散只杀伤了罗马人中的少数弱者。"[③] 关于后人几乎一致认为的"哈散把罗马人打得落花流水并捣毁了迦太基"[④] 一事，则是指他第二次（回历 79 年〔公元 798 年〕）力克此城。这并不妨碍后来几次战斗的时间顺序。哈散在萨特福拉和离迦太基不远的宾泽特击败罗马人以及夹杂其中的柏柏尔人后，便进入了迦太基，并且向阿非利加各地派出纵队。哈散满足于击败罗马人，他不想在贝贾战争中耗尽他

① 阿拉伯的各种文本不仅认为罗马人逃往西西里岛（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当时的西西里岛是最重要的据点之一），而且也向安达卢西亚逃命（这却是个疑点，因为安达卢西亚属哥特人所有，而不是罗马人的领地。倒很可能是指他们逃向诸如休达和丹吉尔这样与安达卢西亚有联系的城市）。见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 6 卷，第 109 页。

② 贝克里的著作第 37 页。梯贾尼的著作第 10 页。并见侯赛因·莫尼斯的著作，第 229 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0 页。

④ 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0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5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32 页。

的所有力量。罗马人亡命而逃，最先固守在波纳城(即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突尼斯边界上的安纳巴城)中，后来柏柏尔人也前往避难。[1]阿拉伯人在频繁的战斗中，也是创巨痛深。哈散回到凯鲁万，以休养生息，整治军政。[2]

反对卡希娜的斗争：

哈散就这样在回历74年首战告捷，进入了阿非利加的永恒的首都。因此，据猜测，马格里布的局势在根除了罗马人的有组织的抵抗之后，已经或者将近稳定了。阿拉伯人面前只剩下一些无组织的、不难制服的部族集团。但事情却并非如此。那时柏柏尔人的抵抗体现在奥雷斯山的部族联盟之中，其首领是一个女人，阿拉伯作家称她卡希娜。关于她，有许多近乎神话的传说，不过也可能有些可靠的根据。其实，卡希娜不是这个女人的名字，而是因为她精通巫术、鸟卜，能预言未来事件而得的绰号，古代即以此称卜者[3]。由于柏柏尔

①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5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2页。

③ 卡希娜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是占卜者一词的阴性、单数。——译者

人的蒙昧无知，占卜术在他们之间盛行，直到近代，我们中间的马格里布人还以此著称。据一些传述所说，她名叫达希娅[①]，这显然是因为她诡计多端而得到的另一特点或外号。诡计多端是术士、巫师的基本特征。至于传说她是个犹太人[②]，则各种原始的文本都未予指出，尽管大家知道，自古以来犹太教的思想就在马格里布流行，但这一点却没有证据加以证实。与此相反，有些传述记载："卡希娜随身携带一个巨大的木制偶像，她向这偶像膜拜，亦即是说，她是个偶像崇拜者。[③] 众所周知，卡希娜是贾拉瓦族的一个柏柏尔女人。贾拉瓦部族属(游牧的)布特尔部族集团，住在奥雷斯山。这个奇异的女人成功地把奥雷斯的各部族聚集在她的周围，以至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和白拉祖里都称她为"柏柏尔女王"。[④] 哈散的谋士们对他说："如果你杀死她，那么整个马格里布

①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9页:"达希娅是奥雷斯女王玛蒂娅·本·蒂芳的女儿。"

② 同上出处，第6卷，第107页。

③ 马利基的著作第35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9页。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70页。

就会服从你。"① 我们不清楚这个女人究竟只是从柏柏尔人处汲取力量呢，还是也得力于她同罗马人的关系。有些文本记载："她的儿子中，有一个名叫伊本·尤纳尼"②，可能罗马人帮助她巩固地盘，或者有个罗马人与她命运相连。

哈散的失败：

哈散的军队在治好创伤恢复元气之后，他开始执行铲除柏柏尔人抵抗的方案的第二部分。他向奥雷斯山前进。奥雷斯山是这个地区的腹地，奥克巴即在此丧生。这个神秘的女人也开始贯彻她以后广泛运用的政策，即军事破坏政策，或象今天所说的"焦土政策"，旨在使大地在敌人面前成为一片废墟，既不能利用它的资源，又无处可住。当哈散逼近她时，她迅速奔向巴加亚堡，将其毁坏。③

---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0页。对照伊本·阿西尔的《回历62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2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7页。（伊本·尤纳尼的意思是希腊人的儿子。——译者）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4页。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5页："卡希娜把罗马人赶出城堡，并将其毁坏"；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2页："她把里面的人撵走，将其毁坏"。

卡希娜显然担心哈散据城坚守。[①] 她的部下则想到开阔地交战。这位柏柏尔女王撤到一条河边。作家们对这条河的名字众说纷纭，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称它"巴拉"河[②]，这是后来的名称，以暗示阿拉伯人在战斗中的遭遇；伊本·阿西尔叫它尼纳河[③]，它显然是米斯克亚纳河的一条支流，在伊本·伊扎里看来，这是个正确的名字。[④] 两军隔岸对峙，交战前夕，枕戈待旦。各种文本说阿拉伯军驻扎在河的上游（即处于优越的战略地位），而柏柏尔人的大队人马则结营在河的下游。[⑤] 酣战苦拼的结果，哈散惨败。战场上留下许多具血气方刚的阿拉伯青年人的尸体，只有哈散幸免于难。这次战役的地点后来称为阿扎里河战场。[⑥] 被卡希娜俘虏的约有八十名哈散部下的头面人物，最著名的有哈立德·本·亚齐德，后被卡希娜

---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6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阿拉伯语中，巴拉一词意为灾难、祸患。——译者）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6页。对照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3页，他误称此河为梅克内斯河。

⑤⑥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6页。

收为螟蛉之子，充当了她的参谋。[①]

卡希娜军追击哈散，最后把他赶出加贝斯边境。他一直撤到的黎波里城的东面。哈散的住地，今天仍叫做哈散群堡，在现在的陶沃尔加城附近，距的黎波里城东二百五十公里左右。他显然是住在那里的一个古堡之中，并又在当地增建了一些新的城堡。有些传述认为这些城堡属于巴尔卡地域。[②]

就这样，在十年内（从回历65年到回历74年）阿拉伯人第三次被迫放弃了对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的征服。他们手中，只剩下伊杰达比亚、巴尔卡、卢比亚和马拉基亚等区域[③]。为了收复被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6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23页。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和马利基说他是阿卜斯族人，而伊本·阿西尔则称他为是盖斯族人。

② 我们看到，由于一些作家认为哈散群堡地处巴尔卡，以至普罗旺萨耳揣测，哈散退到了克临地区（今沙哈特），亦即退到了巴尔卡城地区。参看《新文本》中普罗旺萨耳的研究，第212页。由白拉祖里（的著作第229页中的）传述知道，群堡中最重要的一个，系古代所建，因为屋顶是圆拱形结构。也可能群堡均建于古代，哈散进行了扩大整修。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

作为库塞拉的继承者[1]卡希娜所统治的地区，需要整整五年。[2]尽管作家们描写卡希娜懂得巫术、信仰犹太教或膜拜偶像，而且臭名昭彰，也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她同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任何友好关系，但尽人皆知的是，她与库塞拉一样，对阿拉伯人并无怨仇。即使我们没有说她尊敬阿拉伯人，然而她在内心深处，至少是了解他们的价值的。同库塞拉在奥克巴死后的做法如出一辙，卡希娜也释放了阿拉伯俘虏，让他们回到哈散处去。不仅如此，她还把哈立德·本·亚齐德从中留了下来。他的英俊、勇敢和见地高超使她很为欣赏，根据那时流行的柏柏尔风俗，她把他收为义子。这种习俗的形式同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通过哺乳而收作养子和结拜金兰的传统相近。[3]至于前已指出的卡

① 参看伊本·阿西尔在《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1 页中引用的瓦基迪传述："卡希娜出来为库塞拉复仇。"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0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6 页。

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7 页，并对照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34 页)说："她准备了大麦粉，用油拌和，涂在乳房上，接着把哈立德和她的两个儿子唤来，让他们吃她乳房上的面粉。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她就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成为兄弟。'"对照伊本·赫尔东的《教训集》，第 6 卷，第 109 页。

希娜同罗马人的关系，显然不象库塞拉同他们的关系那样牢固。最后罗马人背弃了她。

阿非利加的毁坏：

这位柏柏尔女王遵循的政策，建立在她的布特尔贾拉瓦族的部族组织的原则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游牧组织，没有城市经济的概念，也不适合这个以文明和古老经济制度著称的地区。卡希娜统辖这个地区，得力于她的儿子们。哈立德·本·亚齐德和他的谋略也帮助了她①。卡希娜研究了她面对阿拉伯人的处境，知道他们必然会和以前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会卷土重来。她考虑采用"焦土战争"，在把罗马人赶出巴加亚并毁坏这座城市时，她已开始付诸实行了。她要让阿拉伯人断绝住在这个地区的念头。各种文本记载："她对柏柏尔人说：'阿拉伯人在阿非利加需要的是城市和金银，而我们只要其中的农庄和牧场。我们认为，你们只有把整个阿非利加毁掉，使阿拉伯人对它感到绝望，他们才永远不会再来。'"②

① 《新文本》第222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6页。对照《新文本》，第222页，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75页。

于是，她的部下开始砍伐树木，捣毁城堡，破坏村庄。[①] 作家们因此把这个地区的毁坏都归咎于卡希娜和她的贾拉瓦族。他们说："原来的阿非利加，从的黎波里到丹吉尔，一路绿树成荫，村庄鳞次栉比，城市相接。在世界各地，没有比绵延二千里路程的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地区更富庶、更安康，城堡更密集了。然而，卡希娜毁坏了这一切。"[②]

卡希娜执行的破坏政策，是欧洲作家的一个争论点。普罗旺萨耳支持加多的说法："显然，把这件违反柏柏尔人性格的行为归于卡希娜，肯定是值得怀疑的。毋庸置疑的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阿拉伯人才是阿非利加农业经济遭受破坏的实际负责者，也正是阿拉伯人，他们把这罪过推在奥雷斯的女英雄身上，而我们则一定得把它算在阿拉伯人的账上，这是毫无疑问的。"[③] 但是，这种

---

① 同上页②。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6页。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9页。对照伊本·阿西尔的《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1页，他说："这是阿非利加的第一次破坏。"而第二次破坏，则是在希拉勒人时代。

③ 《新文本》中普罗旺萨耳的研究，第212—213页。

看法纯粹建立在假设和想当然的基础之上，与各种文本一致的看法背道而驰。其实，这种看法的根据，就是“卡希娜和她的柏柏尔人并不乐意恢复他们地区的游牧性质，也不乐意毁坏它的资源。”① 倘若在一般的情况下，出于对此地区经济问题平心静气的考虑，上述看法也许尚可接受。然而，当时处在战争的非常条件之中，有时违禁的事情倒成为合法的了。

因此，对各种文本一致的看法，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采用同它大相径庭的观点，或者采用没有实例明证的对立意见。各种文本清楚地阐明了进行这种破坏工作的哲理，这是一种军事哲理。如果要问为什么库塞拉以前没有执行这种政策，可以这样回答，库塞拉和他的乌尔贝族柏柏尔人属于城居和文明的巴拉尼斯人，而卡希娜和她的贾拉瓦族柏柏尔人，则是不懂城市经济的布特尔游牧民。至于说在大约四个世纪以后，希拉勒族的阿拉伯人破坏了马格里布的经济，把局势搞得天翻地覆，他们的前人为什么不可能这样做呢？这是本末倒置，倒因为果，不符合事件的逻辑性。

① 《新文本》中普罗旺萨耳的研究，第 212 页。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条件。不象有些人可能以为的那样，历史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旋转，不是机械地重复，否则，它就丧失了意义，一钱不值了。关于希拉勒族的阿拉伯人，阿拉伯的史学家们勇敢地面对着事实，确认他们所干的破坏工作与卡希娜及其柏柏尔人的行为同出一辙，虽然动机和原因有所不同。

哈散的归途：

由于这种破坏和蹂躏的行为，在当地人特别是罗马人和追随他们的阿非利加人中，产生了一股恐惧的浪潮，许多人为逃避卡希娜，远走他乡，乘船去地中海诸岛和安达卢西亚。[①] 驻扎在的黎波里地界的哈散通过住在阿非利加的阿拉伯人，获悉马格里布所发生的事情。各种文本说："他写信给哈立德·本·亚齐德，后者也回信给他，报告有关卡希娜的消息。"[②]

虽然这种互通消息的说法不无故事色彩，特别是说卡希娜居然有本事测知反对她的幕后活动，但这说法对于说明古代采用秘密书信而不泄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7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

露的办法，却是重要的。[①]哈散和他在马格里布的眼线互通情报，自然意味着准备收复这个地区。于是，当时机一旦成熟，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就供给他部队和钱财，命他向阿非利加进军。[②]

各种文本对哈散回到阿非利加的时期，说法不一。不过，我们认为伊本·阿西尔的传述与伊本·伊扎里的传述较为相似，也较为稳妥。这个传述没有确定时间，但它载明："哈散在巴尔卡住了五年。"他在回历74年失败，那末回到马格里布就是回历79年（公元698年）。[③]唯有伊本·阿

① 在哈立德送密信给哈散的办法中，提到了他把信放在尚未用火烤熟的面包里，他还把信放在卡拉布斯之中。"卡拉布斯"，照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说法，是一种植物，而伊本·阿西尔说是鞍头。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201页；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7页；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4页。

②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1页，他引证了瓦基迪的传述。

③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0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75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6页。这里应该指出，伊本·阿西尔引证了瓦基迪的一个传述，说哈散住在巴尔卡直到回历74年。大家知道，这是指哈散的首次出征。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引证了两个传述，其一说哈散于回历76年在马格里布立下丰功伟绩；其二说在回历78年。这与其他的传述不符。这两个日期作为哈散开始回到马格里布，尚可接受。另外有马利基的传述（见其著作，第33页），说哈散在巴尔卡住了三年，这与上述第一个日期是吻合的。至于上述的第二个日期，则与伊本·阿西尔确定的时间相近。

西尔的传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哈散取道阿非利加边境时的细节：成群结队的当地人尤其是罗马人从卡希娜处逃出来，投奔哈散，向他求救。这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了哈散，使他大为高兴。[①]他来到加贝斯，当地人诚挚地接待他，欢迎他并供给他钱财[②]。哈散在加贝斯留下一个官员后，离开了漫长的沿海主道，取道经过杰里德地区直到加夫萨的沙漠捷径。加夫萨也宣布服从。哈散接着占领整个尼弗扎瓦和卡斯提利亚地区。[③]当地人不仅欢迎他或者支持他，而且积极地站在阿拉伯人一边，供给他金钱和人员。这一点，可以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中知道，他说："有一部分布特尔的柏柏尔人跟随着哈散。"[④]

卡希娜的下场：

当哈散逼近卡希娜的时候，这个奇怪的女人用占卦测知她的末日已经临近。卡希娜下场的经过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还是合理的。她不甘心投降，认为投降是一种耻辱，而宁愿为维护她和她

①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1页。

②　同上。值得注意的是，伊本·阿西尔说："在此以前，他们曾经抵御过埃米尔们。"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1页。

的民族的荣誉而死。然而，与此同时，她还看到她的儿子们会得到保障，将投向哈散一边。更有甚者，各种传述还载明："交战之前，哈散任命她的两个儿子统率他的柏柏尔人军队，也就是说，卡希娜的儿子们加入了阿拉伯人的队伍来同他们母亲的军队作战。"① 比较合理的是，卡希娜的儿子们在其母亲被杀之后，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这一点，也是这些传述同时指明了的，——或者是他们和其他对卡希娜政策不满的人一样，已经起来反对她了。尽管如此，卡希娜的献身行为，就那(古)时代的人们思想而言，是合理的，即使在我们的(现)时代，也是正常的。年迈的父亲代表陈腐的过去，而儿子们则象征着现在和未来。未来属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这一点，这位聪明的勇于牺牲的奥雷斯女王是知道的。

卡希娜被杀：

哈散的军队由于当地人的参加而扩充壮大，卡希娜却是众叛亲离，人数越来越少。两军就这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1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1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7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34 页。

样对峙着。稍后的文本指出，这次对峙发生在（位于苏萨和斯法克斯的中途的）杰姆堡，卡希娜在堡内固守[①]。这种说法表明，卡希娜是沿着通向加贝斯的主道前往迎敌哈散的。马利基的传述一开始确实就是这样记述的。[②] 不过，它与其他的传述不符。从别的传述知道，卡希娜等待着伴随哈散而来的血洒沙场的命运。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说："两军对峙在一座山的山脚下。"[③] 由此可知，战斗发生在卡希娜的故乡奥雷斯山。伊本·赫尔东也这样认为。[④] 贝克里的传述支持这种说法：卡希娜固守在杰姆堡时，"从坚硬的石头中，挖了一条隧道，由此通到她妹妹的所在地萨勒卡塔。食物用牲口驮着通过隧道运给她"[⑤]。事实显然与马利基的说法相吻合。[⑥] 哈散同卡希娜之

① 贝克里的著作第20—21页。梯贾尼的著作第57页。参看《考证书》，第118页。该书称此地为拉赫姆堡，这显然由古名转化而来，因为它原是拉赫姆族人的住地。所以，伊德里西（在其著作第138页中）说，地名由当地人名派生而来。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5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1页。

④ 伊本·赫尔东：《教训集》，第6卷，第109页。

⑤ 贝克里的著作第31页。梯贾尼的著作第109页。对照《考证书》，第118页。

⑥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5页。

间进行了两场大战。第一次在加贝斯，我们猜测，就是传说中发生在杰姆堡附近的那一次；第二次是在奥雷斯山的决战，达巴格的传述曾清楚地加以佐证。[①] 卡希娜的儿子们要求得到安全保障则在两次战斗之间。

战斗本身激烈恐怖，两军都全力以赴，伤亡甚众，“以至人们以为这是一场毁灭。”[②] 第二次战斗结果，柏柏尔人溃败。阿拉伯人追击败军，赶上了卡希娜，在作家们称为“卡希娜之井”的地方[③]，将她杀死[④]，并大量杀戮卡希娜军。至于卡希娜被杀的日期，遗憾的是在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中并未提及。伊本·阿西尔只是说，哈散“于当年（回历）九月”[⑤] 回到凯鲁万。我们不知道他是

---

① 参看《凯鲁万人的信仰概貌》，回历 1320 年突尼斯版，第 60 页。莫尼斯：《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259 页，注释 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传述一再说：“卡希娜在宾泽特之东的塔巴尔卡被杀”。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1 页。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8 页；《新文本》第 223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 75 页；达巴格的著作第 61 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1 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1 页。《新文本》第 223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36 页。

⑤ 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1 页。

否指哈散出发去马格里布的那一年，即如前所述的回历 79 年（公元 698 年），还是再下一年。伊本·伊扎里确定哈散班师回到凯鲁万是在回历 82年（公元 701 年）。[①] 我们不能把伊本·伊扎里确定的年份作为卡希娜被杀的时间。[②] 从卡希娜被杀到哈散返回凯鲁万之间，发生了几起重大的事件，从而使阿拉伯人在马格里布最后立足下来。

迦太基的收复和被毁

在扑灭了柏柏尔人的抵抗之后，哈散还得铲除迦太基的罗马人。我们拥有的各种文本没有提到哈散在消灭卡希娜之后曾前往迦太基，或者没有——按当前的形式——一清二楚地加以叙述。这些文本把回历 74 年哈散第一次远征迦太基，和他在回历 79 年第二次征服迦太基混为一谈。迦太基的这次征服提醒我们注意回历 21 年接着又是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8 页。《新文本》第 223 页。

② 对照莫尼斯的《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 256 页，注释 1。他同意这个日期。《新文本》中普罗旺萨耳的研究第 213 页载明，哈散从回历 73 年失败到回历 82 年获胜，其间过了十年。这不符合事件的逻辑性，因为哈里发国家不会等待十年之久，才让哈散重回马格里布的。

回历25年对亚历山大城的两次征服。第一次是和平征服，第二次则是暴力征服。[1] 作家们在谈到哈散征服迦太基时，说他起先与罗马人和解，后来罗马人背叛，他又用暴力重新征服，并把这座城市毁掉。唯有马利基记述了哈散在消灭了卡希娜回到凯鲁万之后又攫取了迦太基。然而我们认为，马利基在和解和暴力之间仍有些混淆不清。[2] 事实上，和解应出现在第一次征服期间（回历74年），暴力则用于第二次征服。贝克里有一个文本记载："罗马人从海上袭击留在'突尼斯'城（指迦太基）城里的穆斯林，从船上冲下去，对他们杀戮、俘虏。穆斯林赤手空拳，无法拒敌，而只是在那里聚成一堆。"[3] 由此可知，穆斯林们原来聚集在迦太基，那就表明这座城市并未因被征服而毁坏。袭击迦太基的阿拉伯人一事，是指罗马人利用回历74年哈散撤回巴尔卡的机会，派出由约翰大主教率领的海上远征队，得以歼灭小小的阿拉伯守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80页。

② 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7页。达巴格：《凯鲁万人的信仰概貌》，第62页。

③ 贝克里的著作第37—38页。对照梯贾尼的著作，第7页，他提到了罗马人对突尼斯港口拉迪斯的这次袭击。

军并收复这座城市。[①]

哈散在消灭卡希娜以后，就应当进袭迦太基。而我们的参考书则是有关迦太基被毁的节录资料。哈散一路无阻，直奔阿非利加的首都。可以认为，阿拉伯军在这次征战中，有一支柏柏尔人的辅助部队陪同。各种文本记载，柏柏尔人在失败后，曾与哈散达成和解，答应提供一万二千名兵士，与他一起对敌作战。哈散把这支部队分成两部分，委任卡希娜的两个儿子分别统率，"他让他们在马格里布巡弋，与罗马人和叛逆的柏柏尔人厮杀。"[②] 哈散包围了迦太基，罗马人无力抵挡阿拉伯人，就逃窜上船。这一次哈散凭持暴力入城。阿慕尔·本·阿斯第二次进入亚历山大城时，发誓要捣毁它的城墙，把它变成象各地比比皆是的妓院。[③] 哈散则决定彻底抛弃迦太基。迦太基是罗马人出入的门户，因为它地处边缘和难以守卫。

① 夏·迪耳和乔·马塞:《东方世界》，公元1944年巴黎版，第207页。莫尼斯:《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254页。拜占庭的文本称约翰的远征是在回历78年(公元697年)。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74年事件》，第1卷第181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8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5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

在四周毗邻区域的居民宣布服从后，哈散派出使者，把他们迅速召来，命令他们破坏这座城市，切断通入城里的运河。他们照办了。[①] 于是，这座曾遭第三次布匿战争破坏而幸存下来的永恒城市，就这样毁灭了。按伊本·伊扎里的说法，“它是一去永不返了。”[②] 回历 82 年 9 月，哈散回到凯鲁万。[③]

（2）哈散的文治和政绩：

由于柏柏尔人的抵抗被铲除和迦太基的毁灭，阿拉伯人的势力稳定下来。哈散·本·努阿曼也因而可以被认为是马格里布地区的真正征服者。哈散住在凯鲁万，“不犯他人，也无人相争”[④]。因此，他开始注意凯鲁万的建设，使它取代迦太基，作为这个地区的首都，一个当之无愧的中心。他先从凯鲁万的大清真寺着手，对它极为重视。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说：“哈散修建了当地最大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5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0 页。马利基的著作第 31—32 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5 页。

③ 同上出处，第 38 页。《新文本》第 223 页。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8 页。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1 页。

的清真寺。"[①] 按马利基的说法，哈散显然是重建并加以扩充（象以后的阿非利加埃米尔们的做法一样）。回历 84 年 9 月(公元 703 年 9 月)，清真寺落成。[②] 在安静和平的环境中，这座城市城围加宽，一片繁荣。

哈散重视组织财政管理和军队。有些一掠而过的段落表明，哈散设置了管理机构[③]，也即采用档案制和设置官员。这里的管理机构，可能与管理措施相适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枢密院。哈散当初从凯鲁万出发的时候，曾任命阿布·萨利赫摄政。[④] 这样，——从阿布·穆哈吉尔就任总督开始，在马格里布起用幕僚担任要职，就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这里应当指出，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确定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的幕僚塔利德曾统治巴尔卡，当人们对阿卜德的政权感到不耐烦的时候，阿卜德·阿齐兹就把塔利德罢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1 页。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37 页。达巴格的著作第 61 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1 页。

④ 伊本·阿西尔:《回历 74 年事件》，第 4 卷，第 181 页。关于阿布·萨利赫的一些业绩，参看马利基的著作，第 1 卷，第 37 页。

免。[1] 至于在财政政策方面，哈散组织税收，强迫阿非利加的罗马人和柏柏尔人中的基督教徒缴纳赋税。这些柏柏尔人中，大部分是巴拉尼斯人，少数是布特尔人。[2]显而易见，各种文本在这里用的赋税一词，是指人丁税(即被保护人缴付的人丁税)。我们认为，它是指一般的地税和人丁税，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贡赋或税捐，也就是每个人要缴纳的金钱。

至于军事政策，自然是与宗教政策紧密相连的。众所周知，征服的宗旨便是传播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化，这是阿拉伯人的使命。功劳归于哈散，是他，第一个使柏柏尔人认真地有组织地参加到阿非利加的阿拉伯军队中来。其实，阿拉伯人一踏进这个地区，伊斯兰教就开始在柏柏尔人中传开了。从阿慕尔·本·阿斯时代以来，奥克巴·本·纳菲厄曾在这方面积极活动。阿布·穆哈吉尔使库塞拉皈依伊斯兰教，并同他结盟，在那时候，这种政策开始带来明显的效果。然而，即使在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3页。

② 同上出处，第201页。这文本称罗马人为“非阿非利加人。”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28页。《新文本》第23页。

那时候，柏柏尔人信奉伊斯兰教和同阿拉伯人结盟，也还是暂时性的，一半出于诚心，一半出于权术。正是哈散强令当地人与阿拉伯人一起肩并肩地服军役。他第一次进入马格里布时，打先锋的就是卢瓦塔族的一个首领，名叫希拉勒·本·萨尔万。我们猜想，这位将领统率了一支卢瓦塔族的部队。当卡希娜的两个儿子要求安全保障时，哈散不计睚眦，不念旧恶，慨然允诺，而且争取他俩完全站在阿拉伯人一边，让他们统率效忠于他的柏柏尔军队。哈散在彻底战胜卡希娜后，招募了一万二千名柏柏尔人，将他们编为两队，每队六千人，由卡希娜的儿子伊夫兰和叶兹达扬率领。在阿拉伯军中服役，即意味着信奉伊斯兰教。哈散把教他们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基础的工作，托付给他随从中十三位德高望重的再传弟子。[1]教授这些柏柏尔人和其他人学习《古兰经》，当然也意味着教他们学习阿拉伯语，并在他们中间传播阿拉伯的风尚习俗，争取他们彻底阿拉伯化。因此，阿拉伯化一开始便与伊斯兰教齐头并进。

---

① 《新文本》第 223 页。

这一次，柏柏尔人就这样怀着正确的愿望皈依了伊斯兰教①，“他们兴建清真寺，在他们过去的清真寺里，调正礼拜正向，在清真寺里使用讲经坛，决心在里面举行聚礼。”② 宗教活动不仅局限在阿非利加和中马格里布，而且深入到西马格里布。在那里，奥克巴建造了德腊和纳菲斯两座清真寺。有的文本记载：“在哈散时代，首次使用讲经坛是在阿格马特—希拉纳清真寺，当时是回历 85 年（公元 704 年），这个日期镌刻在讲经坛上”③，亦即在哈散的埃米尔政权结束前不久。

突尼斯的兴建：

哈散的名字一方面同阿非利加古都的破坏者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的名字也和现在的首都——突尼斯市连接在一起，整个地区也由此城而得名。哈散在凯鲁万立足下来，境内一片升平景象，尔后，他就考虑兴建一座强大的新城，取代迦

---

①② 《新文本》第 223 页。

③ 同上。我们看到另外一些文本，如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43 页，把阿格马特讲经坛的设置，归功于穆萨·本·努塞尔。这也许因为这些文本把哈散的埃米尔政权的结束同穆萨担任总督的开始确定在这个年份之前。其实，我们对哈散同西马格里布的关系，一无所知。

太基，使阿非利加可以由此俯瞰外部世界，——不过得比较小心谨慎。哈散将此事禀奏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哈里发认为埃及将以它的海上经验作出贡献，于是饬令他的兄弟埃及总督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提供一千户精通造船手艺的哥普特人，送往阿非利加，去建设这座被确定为对付罗马人的海军基地城市。[①] 在建城中，柏柏尔人也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一项“劳役”，是从深山老林中采伐必要的木材以建造船只。我们猜测，这种工作同义务兵役制一样，是服役中的一种。文本记载：“这种（工作）让他们永远承担下去。”[②] 所以，我们宁可采用现在的说法，称此为“劳役”。

回历84年(公元703年)，哈散从凯鲁万城出发，去踏勘一块离迦太基遗址不远的地方。由马利基的传述[③] 知道，哈散此行，犹如一次“侦缉”远征，因为他在此期间扑灭了靠近海边的一次潜伏抵抗。当他抵达离突尼斯市几里路的坦巴扎村的

① 参看贝克里的著作，第37页。梯贾尼的著作第6页。
② 贝克里的著作第37页。
③ 马利基的著作第1卷，第37页。

时候[①]，他派幕僚阿布·萨利赫前往扎格万堡。阿布·萨利赫在扎格万堡前的一个地方扎下营寨，这地方就以他的名字著称，叫做“阿布萨利赫居民点”。不过，同当地人交战了三天之后，他却无力攻下它来。哈散不得不亲率骑兵前去夺取这座堡垒。他从扎格万回到坦巴扎村，再从那儿到选建突尼斯的地方。[②] 从各种文本知道，这块地方原来荒无人烟。当时这儿有一个村庄，叫做塔尔希什，建港口的地方那时叫拉迪斯。[③] 至于这座城市之所以称为突尼斯，乃是因为有个传述说，当地有一个修道士住的禅房，人们避居在它的周围，因为跟着修士们习唱赞美诗而相互亲热起来，大家称这个禅房为“突阿尼斯”，这块地方就称为“突尼斯”。[④] 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当地原有一个名叫突尼斯或提尼斯（Tynès）[⑤] 的古老村落。就象对待

① 关于坦巴扎，参看梯贾尼的著作，第8页，注释1：“当时称为‘穆罕默迪亚’。”

② 马利基的著作第37页。对照达巴格的著作，第61页，那里用丹吉尔代替坦巴扎，第62页用扎阿法兰代替扎格万。

③ 贝克里的著作第37页。《考证书》第121页。伊本·阿比·迪纳尔：《趣闻》，第6—7页。关于塔尔希什，参看莫尼斯的《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第262页，注释2。

④ 贝克里的著作第78页。《考证书》第121页。

⑤ 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1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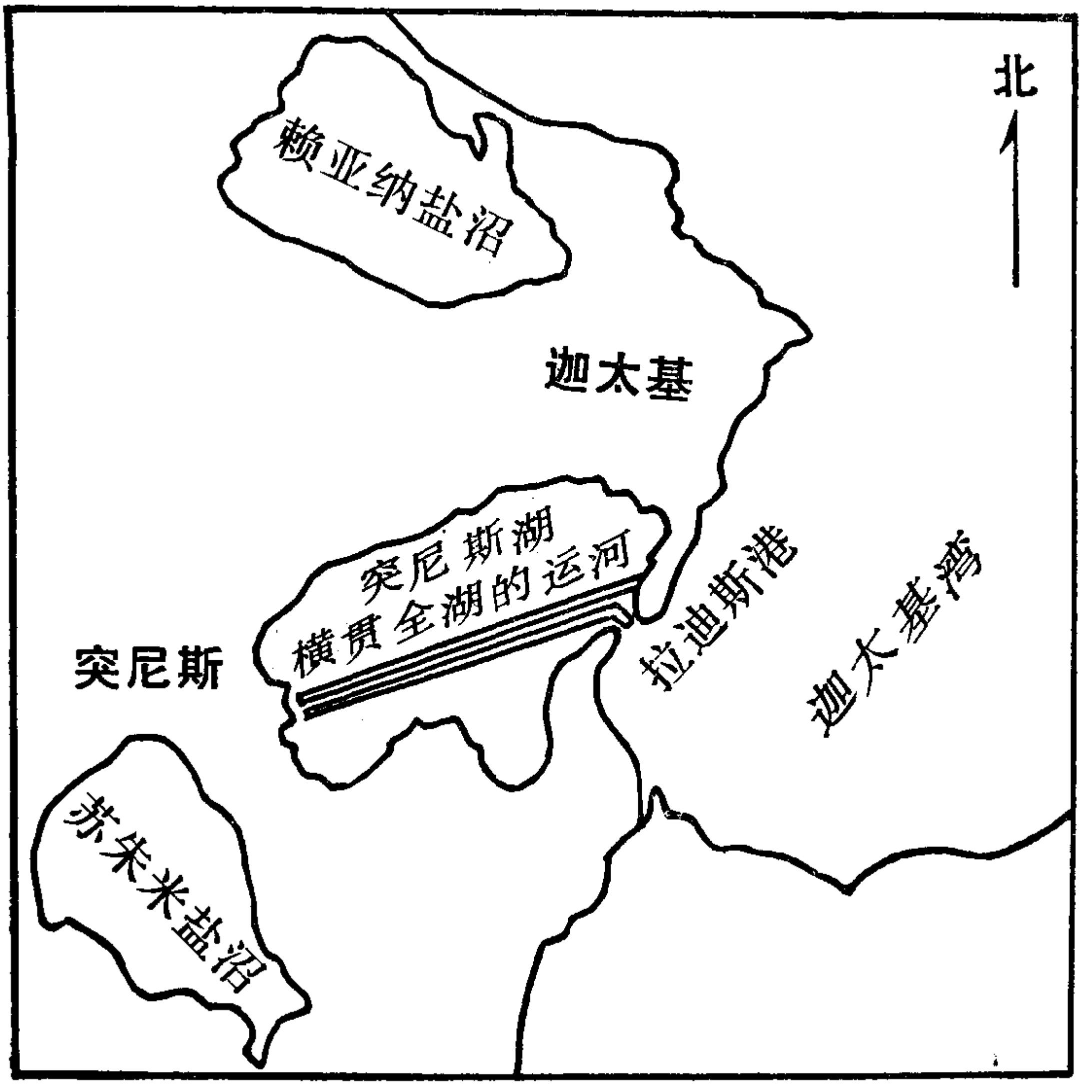


图　八

突尼斯和迦太基的位置

参看哥提埃的《北非往昔》，第127页；朱利安《北非史》，第67页。

（按原图译制）

别的城市一样，也有人企图找到此词的阿拉伯渊源。

功劳归于贝克里，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突尼

斯的位置和如何兴建的有趣资料。这些资料旨在说明要建造"一个兵工厂，它将永远驻扎着穆斯林们的军队，存放着他们的装备……在那儿建造船只，在陆上和海上同罗马人作战，并由此去袭击罗马人的海岸，使罗马人鉴于穆斯林及其地位的巩固，而无暇顾及凯鲁万。"[①]哥普特人由陆路到达。哈散把他们派往塔尔希什，那里已确定为新造船厂的所在地，它的优点同迦太基一样，不向海洋敞开。迦太基被围在北面的(赖亚纳)沼泽和南面的(突尼斯)湖之间，坐落在半岛形的舌头上，而突尼斯则偏向内陆，在湖泊之西，通过东面的拉迪斯港与地中海沟通。湖泊很浅，战舰艨艟无法航行，必须开凿一条横贯其中的运河，连接突尼斯的兵工厂和拉迪斯的港口或码头。哈散便是这样做的(参看上页图八)。在湖泊的出口当然可以用锁链封闭这条运河，贝克里的时代，曾出现过这种情况。[②]

① 贝克里的著作第38页。拉迪斯驻地名传遐迩。圣战者经宣传鼓励曾去那儿驻守。因此传说，马什里克的伊斯兰教学者写信给阿非利加人说："谁为我们在拉迪斯驻扎一天，我们就为他作一次朝觐。"见梯贾尼的著作，第6页。

② 贝克里的著作第38页。梯贾尼的著作第6页，在第7页中，他引证别人的话说："突尼斯湖的地方，在被哈散沟通之前，原是农田和果园。"

这座滨海城市如愿建成。哥普特人在兵工厂中繁衍，并由此遍布马格里布的其他沿海地区。[①]他们把庞大的埃及造船业建立起来。"从那时起，突尼斯一直人烟稠密。穆斯林们由此出发去袭击罗马人的地盘，屡战屡胜。罗马人创巨痛深。"[②]

这座新城的崛起，意味着在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从原来是一支陆军，对昏暗的海岸心存惧怕，现在他们成了一支海上武装，同时也意味着罗马人的海军日趋衰退，已不象过去那样称雄海洋，威胁阿拉伯人了。继承迦太基传统的突尼斯的建成，为哈散在马格里布的业绩加上了一顶桂冠。他被称为"忠实的老人"，理应返回马什里克去呈报他的功绩。于是，他回到大马士革，但此后再也没有返任。

2．哈散被黜和穆萨·本·努塞尔就任总督：哈散被黜：

哈散的被黜和穆萨·本·努塞尔就任阿非利加总督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类似摩阿维亚时代末期奥克巴的被黜和阿布·穆哈吉尔·迪纳尔的

① 梯贾尼的著作第6页。
② 贝克里的著作第39页。

接任的情况。在历史事件的过程中，私慾和个人的野心是起作用的。埃及总督在哈里发面前感到自己举足轻重，企图独揽马格里布的大权，将其与大马士革隔绝。然而与此同时，按照已成为传统的政策，阿卜德·马利克·马尔万直接过问马格里布的事务，当时他的兄弟兼王储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统辖埃及，仿佛不是一个从属的埃米尔，而是一个加冕的国王。伟大的埃及总督开始注意马格里布。阿卜德·阿齐兹是有权这样干的，因为埃及是进行征服的基地和后盾，同时，他本人不仅注视着马格里布，而且对大马士革和哈里发政权也虎视眈眈。

作家们就这样在这个狭窄的框框里确定了哈散被解除马格里布总督一事，似乎这是阿卜德·马利克和他兄弟阿卜德·阿齐兹之间一种竞争的结果，或者是对马格里布总督特权的一种争执。一方面，阿卜德·阿齐兹不满意(代表阿卜德·马利克的)哈散，想以他的幕僚、阿卜德·马利克并不中意的穆萨·本·努塞尔来更换哈散；另一方面，哈散作为马格里布的总督，想对整个地区施展他的权力，从而在管理已属埃及境内的巴尔卡一

事上，触犯了阿卜德·阿齐兹。[①]

于是，伊本·伊扎里根据马格里布总督受辖于埃及总督的原则，认为正是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把哈散从马格里布解职。[②]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则认为，哈散回到阿卜德·马利克处，呈报他亲自完成的征服，并交呈了他所获得的战利品和钱财的账目。[③]后来，当他在归途中到达埃及时，他与阿卜德·阿齐兹为巴尔卡一事发生口角。巴尔卡原是由阿卜德·阿齐兹委派他的侍从（亦即奴隶）塔利德管理的。[④]

作家们对哈散回到马什里克的年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情被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搞混了，他确定哈散的归期是回历76年（公元695年）和回历78年（公元697年），这是为了使这个日期与他所引证的各种关于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卒于回历85年〔公元704年〕）和哈散

① 关于阿卜德。阿齐兹和哈散对巴尔卡的争执，参看伊本·库特巴的《领导和政治》，第2卷，回历1328年开罗版，第49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38页。对照《领导和政治》，第2卷，第50页："回历79年2月，阿卜德·阿齐兹任命穆萨为总督。"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1页。

④ 同上出处，第203页。

之间争执不和的传述相互协调，而作家们又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处转引这些传述。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在对待阿卜德·阿齐兹和祖赫尔·本·盖斯·巴勒维时，也是这样做的。他说，他们两人之间存在争执，因此，他确定祖赫尔于回历76年遇害，而且为了使这个传述站得住脚，他还把祖赫尔置于哈散的麾下①。我们认为，伊本·阿西尔为穆萨·本·努塞尔就任总督之职所确定的年份是可取的，即回历86年（公元705年）②。如前所述，哈散出发去兴建突尼斯城，是在回历84年（公元703年）。倘若此时哈散已经被黜，那末，罢免他的乃是阿卜杜拉·本·阿卜德·马利克③。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0页。

② 伊本·阿西尔:《回历86年事件》，第4卷，第259页。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76页。那里确定的时间是回历89年。我们猜想，这是缮抄者的错误。

③ 伊本·阿西尔在《回历74年事件》（第4卷第181页）中曾对此加以引述。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1页）把此放在回历86年的事件中。然而传述者在这里错误地介绍了阿卜杜拉，称:“瓦利德委其叔父阿卜杜拉·本·马尔万统辖埃及”。伊本·阿西尔后来在《回历85年事件》（第4卷，第447页）中更正了这个名字，说在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殁后，“阿卜德·马利克把他的职务交给自己的儿子阿卜杜拉·本·阿卜德·马利克，由他统辖埃及。”

阿卜杜拉于回历85年（公元704年）继承叔父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担任埃及总督，这样，阿卜德·阿齐兹和哈散之间争吵的故事就不正确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造成作家们故意更改哈散被黜的日期，将它放在回历一世纪的八十年代，而不是九十年代。伊本·伊扎里支持这一点，说当哈散到达叙利亚时，瓦利德·本·阿卜德·马利克已经在回历86年底继他父亲之后即位当了哈里发。

尽管如此，伊本·伊扎里却叙述了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卒于回历85年）霸占哈散带来的“马匹、行李、细软和男女仆役”[①]的故事。这难免造成时间上的混乱，伊本·伊扎里曾注意及此。他说：“哈散的历次征战，没有确切的时间，对此，应该从哈散归来时装在皮囊水袋里带回的金银财宝，以及从他带回来的罗马人和柏柏尔人的名门闺秀中的男女侍从和女奴等有关确凿资料来加以考证。”[②] 伊本·伊扎里的传述说，哈里发瓦利德·本·阿卜德·马利克对哈散缴献的珍宝财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9页。

② 同上。

物，大加赞赏。不过在这个传述的字里行间，却带有在对战利品和钱财的估计上发生争执的味道，哈散对瓦利德说："我仅为真主才出发去圣战，如我之辈决不背叛真主和哈里发。"[1] 接着，他又信誓旦旦地说："我永不离弃倭马亚人。"伊本·伊扎里最后说："哈散被称为忠实的老人。"[2] 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对哈散所具优点的肯定，还是旨在否认可能在钱财问题上对哈散的种种怀疑。哈散的时乖命蹇引出了继承他统辖马格里布的穆萨·本·努塞尔。

对哈散的被黜和归来，尽管有种种争论，然而，他没有返回马格里布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回到马什里克不久便去世了[3]，或者因病亡故了。

穆萨·本·努塞尔就任总督：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舍弃在确定时间上矛盾百出的其他传述，而采用伊本·阿西尔的传述。

①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9页。对照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76页。

③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3页，他在指出阿卜德·阿齐兹同哈散·本·努阿曼的争执后说："哈散过后不久即去世"。

据其记载，回历 86 年(公元 705 年)，穆萨·本·努塞尔由瓦利德·本·阿卜德·马利克派往阿非利加就任总督。①

古代作家们对穆萨·本·努塞尔的出身意见分歧。有人说他是拉赫姆族人，也有人说他是巴克尔·本·瓦伊勒族人或者与祖赫尔一样，是巴勒维族人。② 后人显然想制止对这个光辉人物的分歧意见。他的子孙后代在埃及、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地位显赫，他们把穆萨列为圣门子弟之

① 对照《新文本》，第 223 页，它把穆萨出发到马格里布的时间，定在回历 89 年。这个年份比较靠后了，可能原来是回历 86 年。伊本·伊扎里所引证的说法，是“回历 83 年，哈散就任总督。”见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21 页，但他在谈到穆萨时，则把他算在回历 88 年就任总督(见马卡里的《麝香煦风》，第 6 卷，第 108 页)，卒于回历 98 年。但他接着又说：“穆萨任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的埃米尔达十八年之久。”(第 1 卷第 46 页)倘若上述说法属实，那也只有十年时间。至于要解释这个错误，就我们所知，是因为他采用了一些认为穆萨大约在回历 80 年就任总督的传述。参看我们前已引述的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

②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39 页；白拉祖里的著作，第 230 页。前人在穆萨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其影响延及今人。杜齐说：“穆萨是也门的阿拉伯人。”见《西班牙的穆斯林史》，法文本，第 1 卷，第 132 页；弗拉武赞则认为：“穆萨及其儿子们没有从杜齐所肯定的哈里发苏莱曼的也门种族主义政策中得到好处。”见《阿拉伯国家史》，阿布·里达博士的阿拉伯文译本，第 252—253 页。

一，认为他的名字是穆萨·本·努塞尔·本·阿卜德·拉赫曼·本·泽德，而泽德是使者（穆罕默德）的弟子。[①] 这就是说，他们首先把他看作是一个辅士，出身高贵门第，而不是哈立德·本·瓦利德在艾因塔姆尔战役中抓来的俘虏或者只是倭马亚族人的一个扶助者。[②]

其实，穆萨的父亲努塞尔原任摩阿维亚的卫队长之职，是叙利亚的埃米尔。他性格刚毅，具有远见卓识，即使在严重危机的时刻，他也敢于对摩阿维亚的一切愿望置之不理[③]。至于穆萨，则在马什里克历任要职。他在马什里克最后担任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的兄弟，年青的巴士拉总督比什尔·本·马尔万的谋士。巴士拉财政管理腐败，哈里发唯穆萨是问，并欲予以惩办。穆萨就逃

① 这在伊本·巴什卡瓦勒的《礼物》第2卷，第481页，已经提到（译本第1061号）。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39页）和《新文本》（第223页）也都曾引证。

② 《史话集》第3页。白拉祖里著作第230页。

③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86年事件》，第4卷，第259页："努塞尔不答应与摩阿维亚一起出发到锡芬去反对阿里，他当时对摩阿维亚说：'我不和你站在一起去背叛比你更应得到感谢的尊严的安拉'。摩阿维亚默然不语。'"伊本·希利甘的著作第4卷，第402页。

往阿卜德·阿齐兹处，很得阿卜德·阿齐兹的欢心。后者为他向阿卜德·马利克说情，终于求得赦免。穆萨在阿卜德·阿齐兹的庇护下，住在福斯塔特。[①]我们不知道穆萨在埃及的活动情况。不过阿卜德·阿齐兹显然坚持要让穆萨任马格里布总督之职。哈里发国家派在马格里布的总督在柏柏尔人的暴动面前屡屡失败，是阿卜德·阿齐兹坚持推荐他自己的人的有利因素之一。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追溯说："当哈散要求阿卜德·阿齐兹把他的幕僚塔利德从巴尔卡撤走时，阿卜德·阿齐兹说：'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一旦放弃它，罗马人便会来侵占。'"[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哈散去世后，穆萨就是阿非利加总督的候选人。我们猜想，那时支持选他的，是如前所述的哈里发瓦利德·本·阿卜德·马利克的兄弟，新任埃及总督阿卜杜拉·本·阿卜德·马利克。于是，哈里发便派穆萨前往阿非利加。

---

① 参看伊本·库特巴的《领导和政治》，第2卷，第48—49页。并见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0页："阿卜德·马利克要穆萨缴纳十万第纳尔罚金，阿卜德·阿齐兹代他缴了一半。"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3页。

（1）穆萨在马格里布的业绩：

穆萨到达凯鲁万，从哈散在阿非利加的代理人、他的幕僚阿布·萨利赫手中接管了权力[①]。伊本·库特巴说："穆萨对待阿布·萨利赫很凶，命他缴纳一万第纳尔罚金，并将他带上镣铐发配回马什里克。"[②]穆萨到马格里布来，显然期望取得前人未能实现的业绩。这一点，可以从伊本·库特巴所讲述的并为伊本·伊扎里引证的传述中知道：穆萨率兵到阿非利加时，他杀了一只落在他身上的鸟，把血涂在他衣服的胸口上，拔掉鸟毛，将鸟挂在身上，他说，他就是征服者，就是克而白[③]的主人。[④]穆萨登上讲经坛，向人们演讲："在我面前的阿非利加人中，只有两种人：愿意得到宽宥的和平共处者……或者信仰不坚、浅薄无知的人……凭真主发誓，我决不会离开这些丛山峻岭和坚固城堡，直到真主为了穆斯林们使其最高之巅变得卑下，使最坚固的城池遭受屈辱，并征服它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86 年事件》，第 4 卷，第 259 页。

② 伊本·库特巴：《领导和政治》，第 2 卷，第 50 页。

③ 克而白是麦加的天房，因其骰子之形而得名。——译者

④ 伊本·库特巴：《领导和政治》，第 2 卷，第 51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41 页。

们。"[①] 事实上，哈散虽然荡平了阿非利加和中马格里布，但阿拉伯人还没有征服西马格里布。这个重任就落在穆萨的肩上。穆萨开始采取的行动，是消灭在阿非利加残存的隐蔽的抵抗。他派出五百人的骑兵营前往(距凯鲁万城一天路程的)扎格万堡，完成对它的征服，把一万俘虏押回凯鲁万。[②]

穆萨在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的远征，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据说，这些远征就象一些军事游戏。作家们只谈到臆想的奴隶和俘虏的数字，有的城市，竟多达十万以上。[③]

至于(征服的)年份，则并未肯定，或绝对无从查考，采取军事行动的地点，也没有依次肯定下来。各种文本相互一致的，是穆萨·本·努塞尔曾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一次，由他亲自指挥，其他两次，则由他的两个儿子阿卜杜拉（大儿子）和马尔万领导。扎尔阿·本·阿比·穆达里克进行的第四次行动，也有所述及。功劳归于普

① 伊本·库特巴:《领导和政治》，第2卷，第51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1页。

③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0页。对照伊本·阿西尔的《回历86年事件》，第4卷，第259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6页。

罗旺萨耳发表的奥贝德拉文本，它清楚地阐述了远征西马格里布的主要步骤，并且还提到二十年前的奥克巴·本·纳菲厄所进行的大规模远征。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作家们可能是把穆萨·本·努塞尔的业绩和奥克巴·本·纳菲厄的业绩混为一谈，把穆萨的一些功绩也归在奥克巴的身上了。

在哈散回马什里克以后[①]，穆萨开始着手制服桀骜不驯的柏柏尔部族，这些部族尚未归降阿拉伯人。穆萨从阿非利加出发，前往中马格里布和丹吉尔省。柏柏尔人望风披靡，向西溃逃。[②]穆萨跟踪追击，经过近苏斯，到达萨杰拉马萨地区和德腊河。[③]显而易见，在这次惊人的追击中，惊慌失措的各个部族[④]相互混杂在一起。奥贝德拉叙述说："穆萨（在德腊河）遇到库塔马族人，他杀死了这个部族的国王卡马蒙。"[⑤]引证伊本·库特巴

① 伊本·阿西尔：《回历 86 年事件》，第 4 卷，第 259 页。

②③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42 页。

④ 《新文本》第 224 页。

⑤ 参看伊本·库特巴的《领导和政治》，第 2 卷，第 53 页，他错误地提到库塞拉·本·拉姆扎姆之死。显然，他本是想讲述库塞拉的儿子们即乌尔贝族诸王子。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41 页，称库塔马族之王为塔蒙，说穆萨没有把他杀死，而是"将他送到阿卜德·阿齐兹·马尔万处，后者在奥克巴村的池塘将塔蒙处死，那儿迄今还称为塔蒙池塘。"

著作的伊本·伊扎里在提到库塔马族之外，还加上胡马拉族和扎纳塔族。① 这些部族向穆萨投降，他就从其中选出一人令其统辖，并从他们的贵族中扣留人质。穆萨感到放心之后，才带了大量俘虏班师东返。②穆萨回到马格里布，在那里与桑哈贾部族遭遇。在木卢亚河，穆萨杀死了他们的国王。③

许多传述夸大了穆萨在这次远征中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传说在小小的萨朱马（或萨库马）城，——这是乌尔贝族的一个城市——他就俘虏了十万人，从而使得哈里发瓦利德大为惊异。他下谕给穆萨说："愿你遭难。朕以为，这是你的一次谎言。倘若你说的属实，那末，这是各民族云集之地。"④在萨朱马，穆萨借助奥克巴的儿子们，又一次为奥克巴报仇泄愤。他们是伊亚德、奥斯曼、阿布·奥

① 《新文本》第224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1、42页。

③ 《新文本》第224页。

④ 贝克里的著作第117—118页。《考证书》第194页，注释3。对照伊本·库特巴的著作，第2卷，第54页，他把这次征服定于回历83年，说穆萨的大将有伊亚德·本·奥克巴、扎尔阿·本·阿比·穆达里克、穆基拉·本·阿比·巴尔达和纳杰达·本·穆卡西姆。

贝达和穆萨，他们跟随穆萨·本·努塞尔杀死城中六百名头领显要。[1]

穆萨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功，自然而然就扩大了他在马格里布其他各地的活动范围。他派他的儿子马尔万率兵五千前往远苏斯[2]，命大将扎尔阿·本·阿比·穆达里克挥师征讨高阿特拉斯山的马斯穆达族的柏柏尔人[3]。两次远征都获得成功。马尔万带回的大批俘虏，成了作家们浮想联翩的话题。[4] 扎尔阿未经一战，马斯穆达人即宣布归顺，向他送上马斯穆达族和非马斯穆达族的人质。[5] 继奥克巴之后，这是阿拉伯骑兵第二次踏进马斯穆达的地界。马斯穆达人心甘情愿地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就肯定下来。[6]

（2）征服丹吉尔：

穆萨完成了从德腊沙漠、远苏斯到马斯穆达族地区的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的征服之后，便注目于从奥克巴时代起就由罗马的亲王朱利安统治的丹吉尔。这里说的丹吉尔并不是指丹吉尔城，而是指一个行省，在古代，它的地域辽阔，足有一个月的路程。后来，作家们在谈丹吉尔的征服时，

乃是指近苏斯的征服，即位于丹吉尔以南的地区，那里的各个部族已被制服，穆萨指派了一个最有声望的人担任总督。[7] 穆萨第一次成功地夺取了丹吉尔(城)，城里面住着的柏柏尔人中的布特尔人以及巴拉尼斯人的部族，他们都尚未归顺。"[8] 穆萨派他的儿子马尔万率领一支一千七百人的守

---

① 参看伊本·库特巴的传述（《领导和政治》，第2卷，第54—55页）；伊本·伊扎里(曾引证此传述)的著作第1卷，第41页；《新文本》第224页。

② 《新文本》第224页。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86年事件》，第4卷，第259页。他称马尔万为哈龙。对照伊本·库特巴的《领导和政治》，第2卷，第58页。

③ 《新文本》第224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3页(引证伊本·卡坦的传述)。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4页："当马尔万从苏斯到达时，穆萨迎了出来，两人相会。马尔万命跟随在他父亲身旁的每一个兵士都领取一个年青的侍者或婢女。穆萨对马尔万的兵士们也发出同样的命令。于是，人们回来时，都各自带着一个年青的侍者或婢女。"

⑤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3页。《新文本》第224页。

⑥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3页。

⑦ 同上。第205页。

⑧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5页。对照《史话集》，第4页；马卡里：《麝香煦风》，第1卷，第108页，他说："在(穆萨)以前，它从未被征服过。据说，它曾被打开，接着又关闭了。"

军，驻在丹吉尔海边。[1]显然，对马尔万来说，驻扎的条件并不有利。他与他的幕僚们想方设法，把领导权丢给塔里克·本·齐亚德之后，很快就离去了。[2]柏柏尔人显然以空前的热情前去丹吉尔沿海驻守，塔里克军不久便增至一万二千人。这些柏柏尔人中也包括马斯穆达族的人质和其它阿非利加、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的人质。有十几个阿拉伯的教律学家教给他们伊斯兰教教义和法律基础。[3]因此，除还在朱利安控制下的休达区域[4]之外，西马格里布的征服已经完成，伊斯兰教也已传开。这大约在回历90年（公元708年），与某些作家确定穆萨就任马格里布总督的时间相

①②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4页。

③ 同上。伊本·阿卜德·哈克姆记载的一个传述称："塔里克除有十六个阿拉伯人外，还拥有一万二千个柏柏尔人。"他接着说："这是不正确的。"其实，这个文本的作者是想说，这支守军由柏柏尔人组成，十六个阿拉伯人，则是被委派来教柏柏尔人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教律学家。对照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3页；伊本·阿西尔：《回历86年事件》，第4卷，第259页。并见伊本·希利甘的著作第4卷，第403页，他说："塔里克军共有一万九千名柏柏尔骑兵。"

④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5页。他确定安达卢西亚沿岸的马贾兹城（即阿耳黑西拉斯）也属于朱利安。

近。[①] 穆萨任用塔里克·本·齐亚德统辖丹吉尔后[②]，决定班师东归。在回凯鲁万的路上，他用比什尔·本·福蓝去征服距离凯鲁万三天路程的马贾纳城。此城位于现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边境，比什尔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此城，它就称为比什尔堡。[③]

（3）海上活动：

塔里克·本·齐亚德在丹吉尔就任总督和他在西马格里布独立领导阿拉伯军，被认为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关系正常发展的最美好的结果。

① 参看《新文本》，第224页。至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则确定此事发生在回历92年。这个年份偏晚，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对安达卢西亚的远征，那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和深思熟虑之后才完成的。

②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5页。他说："穆萨罢免了原来的丹吉尔统治者——我们猜想这是指马尔万·本·穆萨，——而委任塔里克·本·齐亚德。"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92年事件》，第4卷，第259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乙本，第76页。至于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则在其著作第205页中说："征服者是布斯尔·本·阿比·阿尔塔，这个地方遂称为布斯尔堡。"大家知道，布斯尔曾随奥克巴参加早期征服，不过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也曾陪同穆萨去征服马格里布。他的卒年，其实也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卒于摩阿维亚时代，也有说是在阿卜德·马利克时代。参看伊本·阿西尔的《丛林狮子》，第1卷，第180页。伊本·阿卜德·哈克姆采用第一种说法（见其著作第206页）。

这是一种兄弟情谊和同盟的关系，由于库塞拉同阿布·穆哈吉尔缔盟，这种关系开始卓见成效，尔后见诸于起用卡希娜的儿子们来率领哈散的军队和塔里克的独立领导，塔里克后来又在马格里布采取了最大的军事行动——征服安达卢西亚。从塔里克的家谱知道，这种(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代而达到顶点。他，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阿卜杜拉都有阿拉伯名字。而其曾祖，则是柏柏尔尼弗扎瓦族的瓦勒古·本·瓦尔法朱姆①。如果说，安达卢西亚的征服归功于塔里克，那末，我们也不应忘记穆萨在扩大海上活动范围方面的功劳，——没有这些海上活动，就不可能完成对安达卢西亚的征服。穆萨在海上进行了远距离的袭击，一直打到西西里岛、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的)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

穆萨重视突尼斯城的建设，以作好远征准备。他扩建了那里的兵工厂，开凿连接拉迪斯港和突

①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3页。认为塔里克是哈马丹人或者波斯人的说法，则毫无可靠的根据(《史话集》第6页)。我们认为，这些传述出于波斯作家的臆造，他们想把一切伟大的功绩都归功于他们波斯人。这发生在他们中掀起反阿拉伯主义的活动之后。

尼斯城的长达十二里的运河。有了这条运河，突尼斯城就成为船只的避风港。[①]

据传，远征西西里岛是从突尼斯出发的，主将阿亚什·本·阿赫亚勒在锡腊库扎城登陆，"将该城洗劫一空，平安凯旋而归。"[②] 至于袭击撒丁岛，则尽管传述对占领后所获得的大宗战利品颇为重视，但入侵的结果却不妙。由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传述知道，领导这次侵袭的是埃及舰队的司令胡泽勒族的阿塔·本·拉菲阿。[③] 他从苏萨城出发，随同的有阿布·阿卜德·拉赫曼·哈卜利和著名的再传弟子萨那人汉什·本·阿卜杜拉。[④] 阿拉伯海军在该岛的首都登陆。他们特别把卡塔德拉伊亚[⑤]（伊本·阿西尔称之为大教堂[⑥]）当作他们的目标，把那里的珍宝、金银器皿

① 伊本·库特巴的著作第2卷，第56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3页。伊本·库特巴：《领导和政治》，第2卷，第57页，他把这次入侵列在回历86年。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9—210页。他称之为"阿塔·本·拉菲阿·毛拉·胡泽勒"。伊本·库特巴：《领导和政治》，第2卷，第56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9页（他称之为萨巴人，而不是萨那人）。

⑤ 卡塔德拉伊亚，意大利文 Cattedrale，大教堂。——译者

⑥ 伊本·阿西尔：《回历92年事件》，第4卷，第272页。

和当地人积聚起来的钱财，占为已有。[1] 这个传述特别重要，因为它指出被一只金壶所诱惑的一伙人的漫无秩序，他们私藏战利品（缴获）中的钱财，千方百计地瞒过他们的长官，将其塞入剑鞘，甚至藏在猫的尸体里。命运不愿让他们安享这些背信弃义攫取来的钱财。他们的船只在归途中遇到艰险，风暴骤起，船只互撞，竟至粉碎。[2] 按照伊本·库特巴的说法，许多人淹死在靠近阿非利加海岸的地方。在找到的尸体中，"许多溺死者身上还带着第纳尔。"[3] 阿布·阿卜德·拉赫曼·哈卜利和汉什却得救了，因为他俩"没有染指掳掠物。"[4]

作家们把这不幸的结局看作天罚，因为这些人恣意劫掠不义之财，或者是些背信弃义的家伙。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9 页。对照伊本·阿西尔的《回历 92 年事件》，第 4 卷，第 372 页。努韦里的著作手抄本，甲本，第 82 页。传述指出，他们自发地到教堂里掠夺钱财，当时，有人射一只鸽子，箭头钉在天花板上，木板碎裂，钱币纷纷落在他们身上。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9 页。

③ 伊本·阿西尔：《回历 92 年事件》，第 4 卷，第 373 页。他说："他们都溺死了，无一生还。"这是夸张的笔法，意思是说许多人都淹死了。伊本·库特巴：《领导和政治》，第 2 卷，第 58 页。

④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9 页。

穆萨·本·努塞尔当然不能对他的军队中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置若罔闻。他派出自己的助手们，其中有阿姆尔·本·奥斯和亚齐德·本·马斯鲁克，去检查远征军中的生还者。阿姆尔揭露了偷藏钱财的各种离奇古怪的办法，如把第纳尔放在芦苇杆里，权充手杖使用，或在第纳尔上涂上沥青，甚至还有人把钱藏在身体的敏感部位。后来，阿姆尔勒令这些被查出来的水手到突尼斯的兵工厂去。[①]

关于上述两次侵袭的时间，作家把侵入西西里岛插入征服马格里布的期间[②]，并把征服安达卢西亚和侵入撒丁岛混为一谈，从而使伊本·阿西尔把侵入撒丁岛放在回历 92 年（公元 711 年）的事件之中。[③] 比较合乎逻辑的是，侵入撒丁岛是从马格里布的海军基地出发去完成的，而不是

---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10 页。伊本·库特巴:《领导和政治》，第 2 卷，第 57 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43 页。

③ 参看伊本·阿西尔的《回历 92 年事件》，第 4 卷，第 273 页。伊本·阿西尔在这次入侵以后，又引述了后来的伊本·哈比卜(回历 135 年)、法蒂玛王朝的曼苏尔(回历 323 年)和阿密尔王朝达尼亚的埃米尔穆贾希德（回历 406 年〔公元 1015 年〕）等时代阿拉伯人对撒丁岛的袭击。

从安达卢西亚出发的。因为，征服安达卢西亚才刚开始，阿拉伯人不可能在回历92年就到达安达卢西亚的东海岸。这一点，埃及的传述业已载明，而伊本·阿卜德·哈克姆在谈到赛义德·本·阿菲尔时也已提到。[①]因此，这些海上侵袭可能发生在直接征服安达卢西亚之前，而且我们还可以说，这些侵袭对越过狭窄的海峡去进行大冒险是一种鼓舞。

（4）特累姆森的塔里克，他与朱利安的关系：

于是，穆萨·本·努塞尔在凯鲁万稳定下来，“他在阿非利加已所向无敌。”他的副手和幕僚塔里克·本·齐亚德在丹吉尔为征服马格里布铺平道路，并觊觎着安达卢西亚。有的作家注意到——他们是有权的——塔里克耽在丹吉尔是令人奇怪的，丹吉尔与休达几乎就是一个城市，它由与安达卢西亚隔海峡相望的两个部分组成，而且，休达又在朱利安的掌握之中。有人倾向于认为，塔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9页。对照伊本·库特巴的《领导和政治》，第2卷，第56—57页，他把时间定在回历84年和85年，亦即在穆萨就任总督之前(?)。

里克的基地在后来兴建萨杰拉马萨城的德腊地区以北，即今天的塔菲拉勒，“因为萨累以及后面的非斯、丹吉尔和休达是属于基督教徒的。”① 但是，这种假设从两方面来说，不值一驳。首先，它同各种文本一致认为塔里克在丹吉尔或丹吉尔沿海的看法大相径庭；第二，阿拉伯人在占据北部的沿海富庶地区之后，还没有在干旱的南部沙漠立足下来。事实上，他们是北向安达卢西亚，而不是南下塞内加尔和西苏丹。

其实，作家们指的是广阔的丹吉尔行省，而不是小小的丹吉尔城。如前所述，丹吉尔行省长达一个月的路程，如果萨累城（今天的拉巴特市）划入行省西面的范围之内，丹吉尔城就要从东一直延伸到中马格里布边境和特累姆森。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一个传述支持这种看法：“朱利安送信给塔里克，怂恿他征服安达卢西亚。当时，塔里克在特累姆森，而穆萨则在凯鲁万。”② 这就是说，那时候，马格里布的特累姆森可以同阿非利加的

① 参看（引证伊本·卡坦传述的）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4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5页。

凯鲁万相提并论。从而可以揣测，当朱利安同塔里克和穆萨结成同盟的时候，丹吉尔城本身、休达城和朱利安所辖的领地都已划入阿拉伯人的版图之中。这也不妨从《史话集》的一个传述中加以了解。它记述说，穆萨·本·努塞尔确已征服了丹吉尔，他还企图征服休达，但是发现朱利安的"兵力、装备和援军已不比以往，奈何朱利安不得，于是穆萨就折回丹吉尔，开始采用袭击以拔除朱利安周围的地区，但未成功。"[①] 倘若此事属实，那末，塔里克住在穆萨无力制服的劲敌身旁，就未免太冒险了。

如伊本·阿卜德·哈克姆所说，塔里克与他的妻子乌姆·哈基姆[②] 住在丹吉尔行省的东部边境的特累姆森，继续执行阿拉伯人从奥克巴·本·纳菲厄时代以来对待朱利安的睦邻政策，尽管阿拉伯人已经占据休达的腹地，但塔里克并不想夺取休达城。他开始与朱利安互通信息，表示亲善。这位罗马的亲王作出响应，他严格地站在安达卢西亚的哥特人和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中间。

① 《史话集》第 4 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5 页。

他同塔里克之间的友谊纽带加强了，并且还互相馈赠礼物。[1] 最后，朱利安为阿拉伯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是征服安达卢西亚的积极因素。

作家们把阿拉伯人进入安达卢西亚作为扣人心弦的故事题材，其中最著名的是朱利安的女儿和安达卢西亚国王罗德里克的故事。[2] 不过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征服安达卢西亚乃是完成对马格里布征服的自然结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在自然地理方面，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关系密切，以至阿拉伯的作家们认为安达卢西亚是马格里布的西翼；另一方面，从腓尼基人、迦太基时代到汪达尔人时代，这两地的历史事件对彼此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种相互的影响延续到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时代，甚至一直到近代和现在。

征服安达卢西亚同在此以前阿拉伯人进行的征服不同，其特点在于马格里布人的参加，亦即马格里布地区一经征服，当地人立即站在阿拉伯人一边，积极地参加这次征服（安达卢西亚），甚至可以说，这次征服是他们独自承担的，这无疑是一件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05页。

② 同上。《史话集》第5页。

伟大的功绩，它证实了阿拉伯人的光荣和功绩，因为他们成功地执行了他们的使命——博爱和平等的使命，把当地人完完全全地争取到他们一边。在这次短暂的征服中，柏柏尔人为了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显得比阿拉伯人更热情，他们站在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一边，在欧洲传播使命，并为此慷慨捐躯。

于是，回历92年(公元711年)，塔里克率领一万二千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柏柏尔人，在安达卢西亚登陆。[①] 伊斯兰军取得了空前辉煌的胜利。他们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心脏，就象利刃切乳酪。穆萨·本·努塞尔在凯鲁万听到了捷报，在这之前，他名下的五分之一钱财和美貌的西班牙女俘虏已经送到。[②] 第二年(回历93年〔公元712年〕)，他带着身边的阿拉伯军亲自前往，并由许多著名人物陪同，其中有瓦利德·本·阿卜德·马利克的幕僚穆吉斯·鲁米、大名鼎鼎的再传弟子汉

① 《史话集》第6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43页："塔里克渡过海峡，到达安达卢西亚，跟他在一起的有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及其人质。这些人质是由穆萨留给他的，也是哈散在穆萨以前从中马格里布带回来的。"

② 《史话集》第6页。

什和菲赫尔族的哈比卜·本·阿比·奥贝达。穆萨命他的儿子阿卜杜拉留守凯鲁万。[①] 他横渡海峡到达安达卢西亚，与塔里克一起，在大约两年时间内，完成或几乎完成了对安达卢西亚的征服。安达卢西亚的财富、宝藏和俘虏，引起了阿拉伯作家们的丰富的想象，其程度超过了阿非利加和马格里布，甚至超过了马什里克和萨萨尼王朝的财富所激起的想象[②]。

(5)穆萨·本·努塞尔执政的结局：

随着完成了对安达卢西亚的征服，穆萨·本·努塞尔在马格里布的统治也结束了。哈里发瓦利德·本·阿卜德·马利克召他回去汇报他经手完成的征服，也为了清算他所获得的钱财和珍宝。穆萨打点收拾，准备返回马什里克。他把儿子阿

① 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7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43 页。关于汉什，参看伊本·库特巴的《领导和政治》，第 2 卷，第 65 页。这里错写成“哈比什·舍巴尼”。正确的是伊本·库特巴的著作中伊本·库提亚的《增补》，马德里版，第 137 页。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中加多所写的序，第 19 页。

② 安达卢西亚的财宝落入穆斯林手中，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张神桌。参看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8、211 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43 页；《史话集》第 19 页；伊本·库特巴的著作第 2 卷，第 63 页。

卜德·阿齐兹留在安达卢西亚，自己由塔里克·本·齐亚德陪同，将钱财和金银珍宝装船运到丹吉尔[①]。作家们对穆萨横穿马格里布的凯旋队伍，作了精彩的描写。金银财宝装上了车，从丹吉尔出发，“一百十四辆车，每一辆都装得满满的。”至于俘虏，据来斯·本·萨阿德说：“数量多如穆萨·本·努塞尔为伊斯兰教捕获的俘虏，还闻所未闻。”[②]

穆萨把儿子阿卜德·马利克留在丹吉尔之后，浩浩荡荡的队伍便向凯鲁万出发。[③]回历95年底（公元714年8月），穆萨到达阿非利加的京城。[④]他没有入城，而是驻留在凯鲁万附近叫做“马堡”的地方。[⑤]凯鲁万阿拉伯军的将领们派来祝贺使团。他们从穆萨处各有所得。他带来的“各色女奴是罗马和柏柏尔国王们的女儿，她们环佩铿锵，簪饰满身，犹如初升的新月。”[⑥]

①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3页。

③④ 同上出处，第44页。

⑤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11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4页。

⑥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4页。此处记载：“他夸耀带来的女奴，认为她们归他所有。他在注意到阿里·本·拉巴赫·西勒米有独霸她们的危险之后，便将女奴分赏了众人。”

穆萨把阿非利加事务处置妥贴后，令其长子阿卜杜拉代理其职。[①] 回历96年初（公元714年秋），他班师东返，随同的有他的其他儿子马尔万和阿卜德·艾阿拉，此外，还有阿拉伯的贵族、柏柏尔人的头面人物和哥特诸王公。[②] 回历96年3月23日（公元714年12月8日）星期四，穆萨一行抵达福斯塔特城。[③] 在那里，穆萨展示了他所获得的财产，表现出国王般的慷慨。他向福斯塔特的所有的教律学家和贵族赠送礼品。[④] 在巴勒斯坦，赞巴阿族人象迎接凯旋的国王一样接待他，为他宰了五十头骆驼。穆萨厚赏了他们。他把自己的一些亲属和年幼儿子留给他们之后，才告别而去，回到大马士革。已经奄奄一息的哈里发瓦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10页。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4页。

② 参看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4页。他把阿拉伯贵族分为古莱什人和辅士等。在柏柏尔人中，他提到了库塞拉和卡希娜的儿子们、亚苏尔人和苏斯国王米兹达纳，此外还有阿非利加诸城的王公。伊本·伊扎里除了叙述哥特诸王公外，还提到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的亲王。对照伊本·库特巴的著作，第2卷，第66页。

③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211页。

④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5页。伊本·库特巴的著作第2卷，第67页。

利德在病榻上接待了他。

回历 96 年 6 月（公元 715 年 2 月），瓦利德去世。穆萨·本·努塞尔成了新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卜德·马利克发怒泄愤的目标。对穆萨遭灾罹难的原因，各种传述众说纷纭。这里面有许多个人因素，其中一个原因是穆萨因同塔里克·本·齐亚德争夺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功劳而亏待了塔里克，并侵吞了他的财富和珍宝；① 还有一个原因是穆萨使苏莱曼失去获得这些财富的机会，而将它献给了弥留之际的瓦利德。②

钱财问题毫无疑问是招致对穆萨不满的原因之一，他擅自处置了一部分钱财，从凯鲁万到福斯塔特、巴勒斯坦，沿途大量向名流显贵送礼。众所周知，苏莱曼沿袭摩阿维亚开创的传统，苛刻地向穆萨进行清算。反对穆萨的证人，不乏其人。其中有麦地那人伊萨·本·阿卜杜拉·塔维勒，他原在穆萨军中担任战利品的主管（或分配者）。他向苏莱曼控告说："安拉以合法之财使你富有，而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07、210、211 页。

②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 1 卷，第 45 页。马卡里：《麝香煦风》，第 1 卷，第 133 页。

禁绝不义之财……可是穆萨没有从他带给你的全部钱财中取出五分之一来。”这从而使苏莱曼把穆萨所带来的钱财，尽行没入国库。[①] 最后，穆萨备受折磨，被迫赔偿巨款。在那样不幸的境遇中，他死去了，仿佛从翱翔的云端一落千丈。

钱财问题上的反目，不仅致穆萨于死地，而且还伴随了新政策的产生，使国家从瓦利德时代过渡到他的兄弟苏莱曼时代。除穆萨外，这种政策还杀死了国家中其他的文武大官。塔里克·本·齐亚德在马什里克不明真相地死去。库特巴·本·穆斯利姆是征服“河东”[②] 的英雄，也成了苏莱曼泄愤的另一个牺牲品，库特巴最后被由自己引导而成为英雄和胜利者的人所暗杀。穆萨、塔里克和库特巴这些人曾为哈里发国家和伊斯兰教立下丰功伟绩，把疆域扩大到东西两极，最后却被哈里发政权恩将仇报或以怨报德。除去哈里发的脾气或他的私欲之外，有些人还试图用阿拉伯各部族之间的宗派斗争来解释国家政策的剧烈变化。这些人认为，瓦利德原先遵循的政策是笼络盖斯

①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 211 页。

② 这是指底格里斯河以东的波斯等地。——译者

族人，在军事文治中，仰仗他们。而后来苏莱曼奉行的政策，却适得其反，他偏爱和任用也门族人，迁怒于他们的敌人。[①] 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有它的正确性，但仍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塔里克·本·齐亚德是个(阿拉伯人的)扶助者，而对穆萨·本·努塞尔本身，又众说不一，有人倾向于认为，究其渊源，乃是也门阿拉伯人中的拉赫姆族。[②] 也许，他们对王储苏莱曼·本·阿卜德·马利克所持的冷淡或敌视的态度，他们从幕后怂恿哈里发瓦利德嗣立他的一个儿子而不让他的兄弟即位的行为，这些都招致了苏莱曼对他们的愤怒。[③]

除此以外，我们猜想哈里发政权对处在遥远边境的穆萨·本·努塞尔和库特巴·本·穆斯利姆这样的有功之臣已有危险之感，——他们使人

① 参看杜齐的《西班牙的穆斯林史》，法文本，第1卷，第133—134页。

② 参看弗拉武赞(的《阿拉伯国家史》，阿布·里达的阿拉伯文译本，第253页)对此的评论。他驳斥了杜齐的看法，认为阿拉伯两大宗派之间的斗争问题，尚未明朗化。

③ 关于瓦利德希望嗣立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兄弟苏莱曼一事，参看哈桑·易卜拉欣·哈桑的《伊斯兰教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的历史》，第1卷，第324页。

想起阿慕尔·本·阿斯和哈立德·本·瓦利德，——担心他们趋向独立或者企图摆脱哈里发的国家政权。这些将领们驻在关山迢递的边疆，显然有权比较自由地行动，暴露出增加权力的雄心和愿望。有一个传述指出，安达卢西亚的征服是在穆萨的坚持和瓦利德的犹豫之中完成的。[①] 这同传说的阿慕尔·本·阿斯没有获得奥马尔的同意就进入埃及，何其相似乃尔。[②] 另一些传述解释穆萨对塔里克·本·齐亚德的不满，是因为塔里克违背主帅的教导，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便深入到安达卢西亚的腹地。[③] 穆萨的抱负表现在对埃布罗河和阿拉贡高地的远征上，而这却是他的部下力不能及的，以致汉什对他抗议说："你是在异想天开，或者是想追求比安拉赐给你的更多、更伟大的东西吗？"[④] 在处置战利品的钱财上，穆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他的随心所欲。根据前已述及的

---

① 《史话集》第5、6页。

② 伊本·阿卜德·哈克姆的著作第56页。

③ 参看伊本·库特巴的著作中伊本·库提亚的《增补》第137页。

④ 伊本·库特巴的著作第2卷，第65页。伊本·库提亚的《增补》第137页。

战利品主管的证词，他竭力攫取最大量的钱财，甚至有时剥夺了归其部下所有的五分之一份额的权利。与此同时，他还独占了许多钱财和漂亮的俘虏，终于使他的一些高级将领注意到这样做的危险性。他随意地以馈赠和礼物的形式来处理钱财和女奴，这是对自始至终有权处置这些钱财的哈里发的一种轻视。

于是，哈里发和他的谋士们有理由担心这个遭灾受难中的被审查人物的力量。他们问他，他和他的家属到底拥有多少幕僚和仆役，比如说，有近一千人吗？他答道："是的！一千人，不过如此而已。"[1] 接着又问他，为什么他不安于自己的尊严和体面，而去侵犯哈里发国家的利益，他说："凭安拉起誓，倘若我真要如此，那末，他们从我手边就一无所得，然而，我敬重尊严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毫无反叛之意。"[2]

事实上，穆萨虽落入哈里发政权的掌心，听任仇敌们的支配，但是，他仍是苏莱曼的心腹之患。

① 伊本·伊扎里的著作第1卷，第46页。关于穆萨幕僚的人数，见伊本·库特巴的著作，第2卷，第69页。

② 同上。关于穆萨被控为背叛，参看伊本·库特巴的著作中伊本·库提亚的《增补》，第126页。

穆萨来到叙利亚，而把整个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置于他儿子们的统辖下：阿卜杜拉在凯鲁万，阿卜德·马利克在丹吉尔，阿卜德·阿齐兹在塞维利亚。哈里发必须谨慎地对待穆萨，竭力使他的西方省份从穆萨儿子们的手中解脱出来。

虽然，苏莱曼被说成对待国家的高级将领恩将仇报，而且伊本·伊扎里把苏莱曼对待穆萨及其儿子们的行为看作是他始终遭人痛恨的过错之一，然而，苏莱曼却是倭马亚王朝中的一个伟大的哈里发，正是他，进行了制服君士坦丁堡最大尝试，在其身后又把政权传给了虔诚的哈里发奥马尔·本·阿卜德·阿齐兹，保持了荣誉。毫无疑问，当他对付穆萨等国家要人时，他的目的是励精图治，竭力在全国各地扩大哈里发政权的势力，使所有的官员臣服于哈里发，而在撤换旧官员时，他进行了调查，择优录用。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A1MjU1NDNfc3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525543_ss.zip",
"filesize": 24485146,
"md5": "75aa0ff782952781652f3282b09464b4",
"header_md5": "6c546394bf45bc5ca6c738ea702856ad",
"sha1": "7b6e6244f9776dc495c88267187cb45a76830887",
"sha256": "77b341ea3b6900ae18154f126d97465573f467c1e5beaa9fd2627d9c00ce3a63",
"crc32": 35318386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4798069,
"pdg_dir_name": "10525543_ss",
"pdg_main_pages_found": 310,
"pdg_main_pages_max": 310,
"total_pages": 380,
"total_pixels": 149374981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